





戰爭與和平

L·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 高地合譯



L·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 高地合譯

戰爭與和平
(二)

高地合題



3 0543 0403 9



『他有时使她打旋，忽而在右手上，忽而在左手上，
有时他跪下一膝，使她在自己的四週打旋……』

(原文第六三面)



『「籬笆上的狗，籬笆上的活狗」，皆尼索夫在他後面叫，這是騎兵對於騎馬的步兵的最大侮辱，他走到羅斯托夫面前大笑。』
(原文第一六二面)

戰爭與和平 第二卷

第一部

一

一八〇六年初，尼考拉羅斯托夫告假回家，皆尼索夫也回家赴福羅涅示，羅斯托夫邀他同赴莫斯科，並住在他家裏。在最後的前一站遇到了一個友伴，皆尼索夫和他飲了三杯酒，在赴莫斯科的途中，雖然道路崎嶇，他却在羅斯托夫身後的驛棧地板上睡着不醒，而羅斯托夫愈近莫斯科時，愈是心急。

「快到了嗎？快到了嗎？呵，這些難堪的街道、店鋪、麵包店、街燈、車輛！」當他們在城門口駛了淮假證並進莫斯科時，羅斯托夫這麼想。

「皆尼索夫，到了！睡了？」他說，把整個的身體衝向前，好像他希望用這種姿勢增加雪車的進度。皆尼索夫未回答。

「這是十字路拐，車夫薩哈爾常站在這裏；這裏是薩哈爾，仍然是同樣的馬。這裏是小商店，我

們常在這裡買薑餅。快到了嗎？嗷！」

「到哪家？」車夫問。

「在那邊街頭上，大房子，你沒有看見嗎！這是我們家，」羅托夫說，「這就是我們家！」

「皆尼索夫！皆尼索夫！我們馬上就到了！」

皆尼索夫抬起頭，哼了喉嚨，未作回答。

「德米特銳」，羅斯托夫向御者座上的聽差說。「那是我們家的燈火嗎？」

「當然是的，你父親的書房裡亮了」。

「還沒有睡覺嗎？啊？你以為怎樣呢？」

「當心不要忘記，立刻拿給我新上衣」，羅斯托夫添說摸着新鬍鬚。

「嗷，走吧」，他向車夫大聲說。「醒吧，發覺」，他向皆尼索夫說，他又垂了頭。

「嗷快走，三個銀盧布酒錢，快走！」在雪車離大門口僅隔三家時，羅斯托夫大聲說。他似乎覺得馬不在動。終於雪車到了右邊的大門前；在頭上羅斯托夫看見了熟識的，泥灰駭落的飛簷，階台，遺棄的燈柱。他在車子進門時跳下雪車，跑進門廊。屋宇那樣不動地，不歡迎地站着，好像誰來了是與他無關的。門廊裏沒有人。「我的上帝！一切都好嗎？」羅斯托夫想，帶着憂恐的心情站了一下，立刻又順門廊和熟識的，彎曲的階臺向前跑。同樣的門把柄，——伯爵夫人常因為她不乾淨而發怒，——同樣無

力地打開了。前廳裏點了一支臘燭。

老米哈益洛睡在簾子上。出門的跟班卜羅攷非，他是那麼有力，可以在背上扛起車子，他坐着，穿
了編打的鞋。他看着打開的門，他的淡漠，睡意的表情忽然變為喜樂的驚訝。

「呵喲，天呀！小伯爵！」他認出了小主東，大聲說。「這是怎麼的呵？我親愛的」？於是卜羅攷非，因興奮而顫抖着，奔向客廳的門，大概是要去通報，但顯然地又變了計，回轉身，伏到小主人肩膀上。

「都好嗎」？羅斯托夫問，抽出自己的手。

「謝謝上帝！一切謝謝上帝！剛剛吃過飯！讓我去看看老爺！」

「一切都十分好嗎」？

「謝謝上帝，謝謝上帝！」

羅斯托夫完全忘記了皆尼索夫，不願人去通報，拋開皮祆，蹣跚跑進黑暗的大廳。一切如舊，如舊的牌桌，如舊的蒙布的大蠟燭台；但已經有人看見了年輕的主人，他還未及跑到客廳，便從旁門裏直衝地飛出了一個人，好像暴風，抱他，並開始吻他。另一個第三個同樣的人從另一個第三個門裏衝出；又抱他，又吻他，又是喊叫與歡喜之淚。他不能分別誰是爸爸，誰是娜塔莎，誰是彼治。大家都同時喊叫，說話，吻他。只有他的母親不在內——他記得。

「我不知道……尼這考慮腦卡……我親愛的！」

「他在這裏……我們的……我親愛的，考利亞，……變了樣子了！沒有燈！茶！」

「吻我呀！」

「心愛的……也吻我」。

索尼亞，娜塔莎，彼洽，安娜，米哈洛芙娜，韋啦，和老伯爵都抱他；男僕女僕擁擠了房間，說話，呼叫。

彼洽抱他的腿。

「還有我！」他大叫。

娜塔莎把他扳轉過來，吻了他全臉之後，從他身邊跳開，抓住他上衣的邊裔，在同一的地方壓着像一隻羊，並尖銳地叫着。

各方面是閃耀着歡喜之淚的，可愛的眼睛，各方面是尋找接吻的嘴唇。

索尼亞，臉紅得像紅布，也抓住他的腮脰，發出幸福的目光，射入他的眼裏。這眼睛是她所期待的。索尼亞已經過了十六歲，她很美麗，特別是在這個快樂的狂喜的興奮的時候。她看他，不離眼，笑着並屏住氣息。他感激地管她；但他仍然期待並尋找什麼人。老伯爵夫人尚未出來，現在聽到門口的足音了。步子是那麼快，這不是他母親的步子。

但這是她，穿了他不在家時新做的，他不知道的衣服。大家放掉他，他跑到她面前，當他們走到一起時，她在胸口啜泣。她不能抬頭，只把臉貼他的衣服束帶上，皆尼索夫，不被人注意，走進房來，站在那里看他們，拭自己的眼睛。

「賽西利·皆尼索夫，令朋的朋友」，他說，向伯爵介紹自己，疑問地看他。

「非常歡迎，久仰，久仰，」伯爵說，吻皆尼索夫，兼抱他。尼考慮施卡信上說過，……娜塔莎，章噠這就是他皆尼索夫」。

同樣快樂，狂喜的許多臉，看着皆尼索夫的多毛的容貌，並環繞了他。

「親愛的，皆尼索夫！」娜塔莎大叫，狂喜得忘記了自己，跑到他面前，抱他，吻他。大家都因為娜塔莎的行爲而窘惑。皆尼索夫也發赤，但笑着，執娜塔莎的手接吻，

皆尼索夫被人領進給他預備的房間，而羅斯卡夫家的人都在休息室裏，在尼考慮施卡的身邊。

老伯爵夫人和他併坐，不放開她每分鐘所吻的他的手。別人環擠着他們，注視他的每個動作，每個字，每個目光；狂喜親愛的眼睛不離開他。弟弟和妹妹們爭吵着，並互助爭奪靠近他的地方，並鬪爭着誰爲他取茶，取手帕，取烟斗。

羅斯托夫因爲他們對他所表示的親愛而很快樂；但相會的第一分鐘是那麼幸福，以致他現在的快樂顯得微小，他總是期待更多，更多，更多的。

次日早晨，他們睡到九點多鐘。

在外房裏散亂着軍刀，行囊，劍袋，打開的箱子，和鐵靴子。兩隻有馬刺的擦淨的靴子剛才放在籬邊。僕人送來盥洗盆，剃鬚子的熱水，和刷淨的衣服。房裏有烟草與男性的氣味。

「挨，格鏡施下，烟斗！」發西卡皆尼索夫的沙聲大叫。「羅斯托夫，起來！」

羅斯托夫揉着粘煙的眼睛，從溫暖的枕頭上抬起髮亂的頭。

「遲了嗎？」

「遲了，快十點鐘了」，娜塔莎的聲音回答，在隔壁的房間裏可以聽到擦過的衣服的繃絳聲，低語聲：和女孩們的笑聲。從半開的門裏閃過了什麼藍色的東西，緞帶，黑髮，和愉快的臉。他們是娜塔莎，和索尼亞及彼洽，是來探問他們起來沒有。

「尼考林卡，起來！」又聽到娜塔莎在門外的聲音。

「立刻」。

這時彼洽在外房裏看見並掀起了軍刀，感覺到小孩們在從軍的哥哥面前所有的狂喜，把門打開，忘記了讓姐姐們看見未穿衣的男子是無禮的事。

「這是你的軍刀嗎？」他大聲說。

女孩們逃走。皆尼索夫帶着驚惶的眼睛把他的多毛的腿藏進被裏，看着他的伙伴求助。彼洽進門後

，門又關上。在門外聽到笑聲。

「尼考林卡，穿睡衣出來」，娜塔莎的聲音說。

「這是你的軍刀嗎？」彼洽問。「這是你的嗎？」他帶着謙虛的敬意問黑色的有鬍子的皆尼索夫。羅斯托夫趕快穿了鞋，穿了睡衣走出去。娜塔莎穿上了一隻有馬刺的靴子，並在穿另一隻。當他進來的時候，索尼亞在打旋，正要撒開衣服坐下來。兩人都穿了同樣的藍色的新衣服，——活潑，紅潤，愉快。索尼亞跑走，但娜塔莎抓住哥哥的手臂，牽他進了休息室，於是他們開始了談話。他們來不及互相問答成千的，只能對於他們有趣的瑣事。娜塔莎對於他所說的和自己所說的每一個字都發笑，不是因為他們所說的可笑，而是因為他愉快，她不能抑制自己用笑聲所表現的喜悅。

「呵，多麼好，好極了！」她對一切者這麼說。

在愛情的溫暖光輝之下，羅斯托夫半年來第一次感覺到在他心中和面上發出了那種小孩的笑容，這笑容是他離家後即不曾笑過的。

「不，你聽着」，她說，「你現在完全是大人了嗎？我非常歡喜，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他的鬍鬚。「我想知道，你們男子是什麼樣的人。和我們一樣嗎？不嗎？」

「爲什麼索尼亞跑了？」羅斯托夫問。

「是的。這又說來話長！你要怎麼同索尼亞說話呢？你呢還是你呢？（註）」

「看情形如何，羅斯托夫說。」

「請你叫他『傑』我以後再向你說。」

「但什麼原故呢？」

「好，我現在說。你知道，索尼亞是我的朋友，那樣的好的朋友，我爲他燒了腳膊。你看這里」。她捲起細沙的袖子，在肩下離肘很遠的地方（這里是舞衣也可遮蔽的）指示瘦，長，柔軟腳膊上的紅痕。

「我燒牠，向她證明我的愛情。我只是在火裏燒了一個尺，貼在這里。」

坐在他從前書房裏的沙發上，扶手上搭着墊子，看着娜塔莎狂熱的眼睛，羅斯托夫又回到那種自己的家庭的兒童的世界裏，這世界，除了對於他，對於別人沒有任何意義，但給了他一種最大的人牛慳慳；而用尺燙腳膊表示愛情，對於他不是無用的：他明白，並不驚異。

「就是這樣嗎？沒有別的呢？」他問。

「是那樣的好的朋友，那樣的好的朋友！那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尺；但我們永遠是朋友。她愛了誰，便永遠是那樣的；但我不明白這個，我馬上就忘記」。

「還有別的呢？」

【註】Fou(你)爲單數第二人稱，有親密之意，通常稱「你」及「你們」皆用多致第二人稱的

tu(你)無親密之意。但較客氣。

「是的，她那麼愛我和你」。娜塔莎忽然臉紅。「你記得，在你出門以前，……她說，你要忘記這一切的……她說，我要永遠愛他，但聽他自由。確實這是極好的，高貴的！是的，是嗎？很高貴的？是嗎？」娜塔莎那麼嚴肅地興奮地問，顯然他現在所說的，是她先前含淚說過的。羅斯托夫想了一午。

「我決不收回自己的話，」他說，此外，索尼亞是那樣的優美，爲什麼要放棄自己的幸福做那樣的傻瓜呢？」

「不，不」娜塔莎大聲說。「這件事我和她已經談到過了。我們知道你要說這話的。但是不類這話，因爲，你明白，假使你說——你認爲自己受到言語的束縛，那末就是，好像她有意說這話了。就是，你仍然勉強要娶她，可完全不是這回事。」

羅斯托夫看到，這一切是他們周密考慮過的。索尼亞昨天晚上用她的美麗感動了他。今天，瞥見她，他覺得似乎更加美麗。她是十六歲的美麗女孩，顯然是熱情地愛他（對於這個他一刻也不懷疑）。「爲什麼現在他不愛她，甚至不娶他想，她，」羅斯托夫想，「但……現在還有這麼多別的喜悅與興趣！」「是的，她們把這事好好想過了」，他想，「應當保持自由」。

「那好極了」，他說，「以後再說吧。呵，我多麼高興你！」他添說。「呸，你怎樣，對保理新沒有變嗎？」哥哥問。

「這是呆話！」娜塔莎發笑，大聲說。「我不想到他和任何人，並且不願知道。」

「當真的！那麼你要怎樣呢？」

「我」？娜塔莎問，快樂的笑容在她臉上現出。「你看見過丟報黑嗎？」

「沒有」。

「沒有看見著名的跳舞家丟報黑嗎？所以你不懂，我就是丟報黑的」。「娜塔莎彎了手臂，抓起她的裙子，好像跳舞時一樣，她跑開幾步，打了旋，作了足趾旋轉，把腳靠近腳，站在腳趾尖上，走了幾步。」

「看見我站嗎？這樣的」，她說；但不能用脚尖久站。「我就是丟報黑的！我決不同誰說結婚，我要做一個跳舞家。但是不要向人說。」

羅斯托夫那傑高聲愉快的笑，以致皆尼索夫在房裏發生羨慕，娜塔莎不能約制，和他一同大笑。

「不，好不好呢？」她仍然說。

「好。你已經不想和保里斯結婚了嗎？」

娜塔莎臉紅。

「我不想嫁任何人。看見了他，我要親自向他說。」

「當真的！羅斯托夫說。」

「但這都是空話，」娜塔莎繼續說，「那末，皆尼索夫好嗎？」他問。

「他好。」

「好，再見吧，去穿衣服。他是可怕的——皆尼索夫？」

「爲什麼是可怕的？」尼考拉問。「不，發西卡是可愛的。」

「你叫他發西卡嗎？……奇怪。他是很好嗎？」

「很好。」

「好吧，趕快來吃茶。大家在一起。」

娜塔莎用脚尖站起，好像跳舞家一樣地穿過了房間，但那樣地笑着，只是快樂的十五歲的女孩們這麼笑，在客廳裏遇見了索尼亞時，羅斯托夫臉紅。他不知道如何對待她。昨天他們在相見歡喜的第一分鐘裏接吻，但今天他們覺得不能這麼做。他覺得大家，母親和妹妹們，都疑問地看他，並且等着看他如何對待她。他吻她的手，稱她「您——索尼亞。」但他們的眼睛相遇時互相稱「你」並溫柔地接吻。她用自己的目光，求他原諒她竟敢由娜塔莎向他提起他的許諾，並感謝他的愛情。他用自己的目光感謝她給他自由，並向她說，無論如此或不如此，他決不停止愛她，因爲不能不愛她。

「但多麼奇怪呵」，韋妲選了大家靜默的時候說，「索尼亞和尼考林卡現在見面稱呼『您』好像生人一樣了。」

韋妲的意見是對的，和她所有的意見一樣；但和她的大部分意見一樣，大家都覺得不自如，不僅索

尼亞，尼考拉，和娜塔莎，並且老伯爵夫人也臉紅如女孩，她恐怕兒子對於索尼亞的愛情會妨礙他的合式的姻緣。

皆尼索夫，令羅斯托夫詫異，穿了新軍服，擦了髮油與香水，在客廳裏顯得和他在戰場上一樣的漂亮，對於女子和紳士是那樣的有禮，羅斯托夫想不到他會如此的。

二

自軍中回到了莫斯科，尼考拉·羅斯托夫被家人當着最好的兒子，英雄，和至寶的盧施卡；親戚們他是可愛的，悅人的，恭敬的青年；朋友當他是美麗的驃騎兵中尉，優良的跳舞家，莫斯科的最好的配偶之一。

羅斯托夫家的交游是全莫斯科；老伯爵今年的錢是充足的，因為所有的田莊再典押了，所以尼考盧施卡能夠很愉快的度日，養了自己的賽跑的馬，穿最時新的，在莫斯科沒有人穿過的馬褲，最時髦的，頭子極尖的，有小銀馬刺的靴子，羅斯托夫回到家，在短時期間適應舊日生活的環境之後，感覺到悅意的情緒，他覺得他已經長大成人了。因經文致試失敗而有的失望，爲車夫向加夫銳拉借錢，和索尼亞的偷吻——他想起了這一切，好像想起他的童年，他現在距童年是不可測量地遙遠了。現在他成了驃騎兵中尉，穿銀邊上衣，佩兵士的聖·喬治勳章，準備了馬匹賽跑，和著名的騎手，有年紀的，可敬的人在

一起了。他有一個認識的女子在樹道街，他晚間去看她。他在阿爾哈羅夫家跳舞會裏指導「美最佳」的舞，和卡明斯基元帥談到戰事，赴英國俱樂部，和一個四十歲的上校稱「你」，這人是皆尼索夫介紹的。

在莫斯科他對於皇帝的熱情稍減了，因為他在這時候沒有看見他，但他仍然常常說到皇帝，說到他對皇帝的愛，使人覺得，他並未說出他對於皇帝的全部情感，這不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並且他一心一意贊同當時莫斯科崇拜亞歷山大·巴夫洛維支皇帝一般情緒，當時莫斯科給了他一個名字叫作「肉身的天使」。

在羅斯托夫於莫斯科的短時間勾留中，在他回到軍隊之前，他不接近索尼亞，且反疏遠她。她是很美麗，可愛，且顯然是熱烈地愛他；但他是在青春的那個階段，這時候似乎有許多事情要做，而無暇注意這事，並且年輕人怕受束縛——寶貴他自由，這是他爲了許多別的事所需要的。這次在莫斯科的時候，當他想到索尼亞，他便向自己說：「哎！還有許多許多這樣的女子，在那裡什麼地方，還有許多我不認識的。在我希望講愛情的時候，還有很多時候，但現在我沒有時間」。此外，他還覺得在婦女團體中有什麼屈辱男性尊嚴的地方。他赴跳舞會，赴婦女團體，裝作他是違反自己意志而做這事。賽馬，英國俱樂部，和皆尼索夫的鬧酒，到什麼地方去，——這是另一回事：這是青年驃騎兵所適宜的。

【註】美最佳的 *Mezopotam* 的音譯，是一種波爾雙人舞名稱。——譯

三月初，依利亞·安德來維支羅斯托夫老伯爵在英國俱樂部忙着佈置歡迎巴格拉齊翁郡王的宴會。

伯爵穿着睡衣在大廳裏走着，向俱樂部的眼房著名的費克齊斯特與庖長吩咐關於巴格拉齊翁郡王歡迎宴會上的龍鬚菜，鮮胡瓜，楊梅，鰻魚，魚，等事。從這個俱樂部成立時，伯爵便是會員和理事。俱樂部派他佈置慶祝巴格拉齊翁的宴會，因為很少有人能夠那樣大手面地佈置周到的宴會，尤其是因為假使宴會向籌備需要錢的時候，很少有人能夠並願意掏腰包。俱樂部的廚子和眼房帶着愉快的面孔聽伯爵的命令，因為他們知道，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比在他面前，獲得更多的宴會的利益，這個宴會要花費幾千盧布。

「要當心，包子上要有摺扇花，摺扇花，你知道！」

「冷菜是三道嗎……」？廚子問。

伯爵想了一下。

「不能再少了，三道……」橄欖油拌蛋黃一道」，他說，曲着手指。

「那末，吩咐用大鱈魚嗎？」眼房問。

「怎辦呢，就是價錢不跌，也要用。呵，我的天，我幾乎忘記了。我們桌上還必須一道別的副菜，呵，我的天！」他抓頭。「誰替我拿花去了呢？米清卡！呵，米清卡！你快跑，米清卡，到莫斯科郊外去！」，他向應召而來的管家說，「你快騎馬到莫斯科郊外去，立刻命令花匠馬克謝姆卡派家奴們做事。

你說，把花房裡的東西都搬到這裡來，用氈子裹起來。要在星期五搬二百盆到這裡來。」

又發了更多其他的命令，他正要到伯爵夫人兒那里去休息，但他想起來了重要的事，便回轉身，叫回廚子和賬房，又開始發出命令。門外傳來男子輕微的足音和馬刺的響聲，美麗，紅潤，有發黑的鬚子的年輕伯爵走了進來，他顯然是休養得很好，並在莫斯科的安逸生活中裝飾得很考究。

「呵，我的孩子，我的頭打旋！」，伯爵說，在兒子面前笑着，好像是發羞。「那末，就是你來幫忙吧！你曉得我們還要歌手。我們的音樂是有了，吉卜賽人歌手要不要呢？你軍隊裡的弟兄喜歡這個。」

「真的，爸爸，我想，巴格拉齊翁郡王準備射恩格拉本戰役時，還沒有你現在這樣忙」，他笑着說。老伯爵裝作要發怒的樣子。

「好，你說，你來試試！」於是伯爵又轉向廚子，他帶着智慧的面孔，注意地親密地看父親和兒子。

「年輕人成什麼樣子，費克齊斯特？」他說。「笑我們老頭兒！」

「當然，大人，他們只要吃好的，但佈置一切，預備宴席，這不是他們的事」。

「不錯，不錯！」伯爵大聲說，並且愉快地抓住兒子的雙手，大聲說道：「你曉得，你落到我手裡

來了！你馬上就坐雙馬雪車，你到別素號夫伯爵那里去說，你說，依利亞·安德來維支伯爵派我來借鮮楊莓和鱈鳳梨。這是別人那裡弄不到的。自己若不在家，你就進去，向郡主們說，並且從那里，你就去雜耍場，車夫依巴特卡知道，你在那里找吉卜賽人依牛施卡，他就是那天在奧爾洛夫伯爵家跳舞的那個，記着，穿白色卡薩克衣服，你把他帶來，帶我這里來」。

「把他的吉卜賽姑娘帶這里來嗎？」尼考塔笑着說。「噢！……」。

這時，安娜·米哈洛芙娜無聲地走進來，帶着辦事的，煩心的，同時有甚督促溫柔的神情，這是她臉上一向所有的，雖然每天安娜·米哈洛芙娜看見伯爵穿睡衣，但每次他都在她面前催促，並因為衣服而求恕。

「沒有什麼，伯爵，親愛的」，她說，溫和地閉眼。「我要去看別素號夫伯爵」，她說。「年輕的別素號夫到了，伯爵我們現在要從他的花房裡弄到一切。我也需要去看他。他替保理斯帶了信來。謝上帝，保理斯現在司令部裡了」。

伯爵歡喜，因為安娜·米哈洛芙娜擔任了他的事務的一部分，於是命人爲她預備小馬車。

「你替別素號夫說，要他來。我要寫下他的名字。他和夫人一團來的嗎？」他問。

安娜·米哈洛芙娜豎起眼睛，她臉上顯出深愁……

「啊，我親愛的，他很不幸」，她說，「假使我們所聽的是真的，這是可怕的。當我們爲他的幸福

歡喜的時候，我們怎能想得到！這個年輕的別索號夫有那末崇高的天使心腸！是的，我從心裡可憐他，我喜要盡我的力量，給他安慰。」

「但爲了什麼呢？」羅斯托夫老小同聲問。

安娜·米哈洛芙娜深深嘆氣。

「道洛號夫，瑪麗亞·依發諾芙娜的兒子」，她用神祕的低語說，「據說，十分挖累她。他帶他出去，邀他住在彼得堡他的家裡，而現在……她到這里來了，這個無賴跟着她」，安娜·米哈洛芙娜說，她希望表示對於彼挨爾的同情，但在不覺的語調和半笑之中表示了她對於無賴——她這麼稱呼道洛號夫——的同情。「據說，彼挨爾自己腦得要死」。

「好，無論怎樣，向他說，要他到俱樂部來，——散散心。這是一個盛會」。

次日，三月三日，下午一時許，二百五十名英國俱樂部會員和五十名來賓等候貴賓，奧地利戰役的英雄巴格拉齊翁郡王來赴宴，

最初，在接到奧斯特理茲戰役的消息時，莫斯科發狂了。那時，俄國人是那麼慣于勝利，在接到失敗消息時，有些人簡直不信，又有些人對於那樣奇怪的事件尋找某種異常的解釋。在英國俱樂部裡，聚集了一切有名的，有可靠消息，有勢力的人，這里，在十二月，當消息開始傳來時，他們決不談到戰事和最近失敗，好像大家議定了對這件事沉默。領導談話的人，如拉斯托卜卿伯爵，尤銳·烏拉濟米饒維

支·道高儒考夫郡王，發盧耶夫，馬爾考夫伯爵，維亞率姆斯基郡王不在俱樂部中出現，却聚衆在家中，在他們親密的小團體裡，而隨聲附和的莫斯科人們（依利亞·安德來支·羅斯托夫屬於這一類人）在會裡留很短的時候，對於戰事沒有確定的觀念，又沒有領導。莫斯科人們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而批評這些壞消息是困難的，因此最好是沉默。但過了相當時候，好像陪審官走出會議室，首領們又出來了，在俱樂部發表意見，說的話又明白而確定了。他們找出了俄軍失敗這種不可信、未前聞、不可能的事件之原因，於是一切明白了，在莫斯科的各個角落裡他們說同樣的話。這些原因：是奧國人的欺詐，不良的軍需，波爾人卜爾諾信涉夫斯基和法國人蘭諾隆的奸詐，庫圖索夫的無能，和（低聲說的）皇帝的年輕與無經驗，他相信無德無能的人。但軍隊，俄國的軍隊，他們說，是異常的，並且完成了英勇奇蹟。兵士的軍官們，將官們——都是英雄。但英雄中之英雄是巴格拉齊翁郡王，他的聞名是由于對恩格拉本戰役和從奧斯特理茲的撤退，在這里只有把他的縱隊整齊地帶出，並且整天地打退了多一倍力量的敵人。巴格拉齊翁在莫斯科被選為英雄，是因為他和莫斯科方面沒有關係，他是外人。他們當面把光榮給這個英勇的、簡單的、沒有背景與陰謀的、仍然與意大利遠征的回憶及蘇佛羅夫的名字有連繫的俄國兵。此外，給他這種光榮，是對於庫圖索夫表示不滿意與不贊同的最好方法。

「假使沒有巴格拉齊翁，就應當發明一個」，談話家沈升仿倣福爾泰的話說。沒有人說到庫圖索夫，有的低聲告訴他，稱他為朝廷的風鷄，和老淫夫。

全莫斯科都重複道高儒考夫郡王這句話：「玩土必沾泥」，在失敗中用過去的勝利安慰自己，並且重複拉斯托卜卿伯爵的話，說對於法軍必須用興奮的話刺激我們去打仗，說對於日耳曼人必須邏輯地證明，使他們相信跑走比跑上前更危險；但對於俄軍只須約制，並要求安靜！在各方面不斷地聽到關於我國兵士們與軍官們在奧斯特利登所表現的個別英勇的新事蹟。有的執了軍旗，有的⁺一手殺死五個法兵，有的獨自裝五門大砲的彈。不相識的人說到別爾格，說他右手受傷，左手持刀前行。沒有人說到保爾斯斯基，只有最相識的人可惜他早死，留下有孕的夫人，和怪癖的父親。

三

三月三日英國俱樂部各個房間都有談話的嘈雜聲，俱樂部的會員和賓客們，穿軍服、禮服、甚至有入打粉，穿卡夫丹（一種俄國長袍——譯），好像一羣春天的蜂子，前後地走動，坐，立，聚，散。頭髮打粉的，穿低口靴，長統襪和號衣的聽差們站在每道門前，細心注意會員與賓客的每一動作，以便上前侍候。在座大部分的人是年長的受人尊敬的人，有寬大自信的臉，胖手指，堅決的動作與聲音。這種賓客與會員坐在一定習慣的地方，合成一定習慣的團體。在座一小部分人是偶然的賓客——主要的是年輕人，其中有皆尼索夫，羅斯托夫，和道洛號夫，他現在又是塞米諾夫部隊副軍官，在青年們的臉上，特別是軍官們，有那種對於老人們輕視的尊敬表情，他好像是向長輩說：「我們準備尊敬並敬重你們，

但記着，我們將來也是如此！」

亞斯維次基是老會員，也在這裏。彼埃爾奉夫人命令任頭髮長長，去除了眼鏡，他穿了時髦的衣服，但帶着憂悒喪氣的神情在大廳裡走動。和在各處一樣，許多人圍繞他，敬拜他的財富，他帶着習慣的姿勢，和無心的輕視對待他們。

論年齡他屬於年輕的團體，論財富和關係他屬於年長尊貴賓客的團體，因此他在兩個團體間來往。最著名的長者組成各團體的中心，甚至不相識的人也恭敬地走來聽名人的話。幾個較大的團體是在拉斯托卜卿伯爵，發盧耶夫和那銳施金的四周。拉斯托卜卿說到俄軍如何被逃跑的奧軍擁擠，而不得不用刺刀在逃跑者之間奪取道路。

發盧耶夫確信地說，烏發羅夫從彼得堡被派出來調查莫斯科方面對於奧斯特理茲戰役的意見。

在第三個團體裡，那銳施金說到奧國軍事參議院的會議，在會議裡蘇佛羅夫好像雄雞一樣，大聲回答奧國將軍的套話，站在那里的沈升想說笑話，說庫圖索夫顯然還不能像蘇佛羅夫學會這種不難的本領——叫得像雄雞；但長者們嚴厲地看這個說笑話的人，使他覺得，今天這里甚至說到庫圖索夫也是不相宜的。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饒斯托夫伯爵穿着軟靴，煩神地，忙碌地在餐廳與客廳之間來往，匆促地，完全同樣地問候他所認識的，重要的與不重要的人，有時他用眼睛搜尋他的整齊漂亮的兒子，高興地把

目光落在他身上，向他睜眼。小羅斯托夫和道洛號夫站在窗前，他認識他不久，却很看重他的友誼。老伯爵走到他們面前，和道洛號夫握手。

「請到舍下來玩，你同我的孩子是朋友……」一同在那里，好同做英雄事業……
啊！發西利·依格那齊支……！……！……！……！……！……！……！……！……！……！……！
都騷動，奔跑的聽差，帶着驚異的面色，報告：「來了！」

鈴聲響；理事們跑上前；散在各房間的賓客，好像鑿上撞合的裸麥，擠成一推，停在大客廳的門前

。巴格拉齊翁在前廳的門口出現了，沒有帽子與佩刀，按照俱樂部習慣，都交給了關守。他未戴羊皮帽，肩頭未挂皮帶，像羅斯托夫在奧斯特理茲戰役的前夜所見的那樣，他穿着新緊的軍服，佩了俄國和外國勳章，左邊胸脯上有聖·喬治星章。他顯然是正在赴宴之前剪了髮，刮了鬚鬚，這反損害了他的面相。他臉上有一種單純懽樂的神情，這連同他的堅決雄壯的神色，甚至在他臉上加了幾分喜劇的表情。和他同來的別克列邵夫·及費道爾·彼得羅維支，烏發羅夫停在門口，希望讓這個主要的客人走上前。巴格拉齊翁俯促了一下，不願接受他們的恭敬；在門口停滯了一下，終於巴格拉齊翁走在前。他羞澀地不自如地走在客廳的嵌木地板上，不知道把手放在何處；他在火線下的耕地上行走，如同他在射鷹格拉本走在庫爾斯克園的前面，却更習慣且更自如。理事們在第一道門前迎接他，向他說了幾句話。說

到他們看到這樣高貴的客人時的高興，並且不等他回答，便圍繞了他，領他進客廳，好像是支配了他。客廳的門口，由於會員與賓客的擁擠，是無法通過的，他們互相擁擠，並企圖互相從肩頭上望見巴格拉齊翁，好像是看稀有的野獸。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比大家笑得更有勁，說着：「請讓，親愛的，請讓，請讓」，推開人羣，領客人們進了客廳坐到當中的沙發上。要人們，尊貴的會員們，圍繞了新來的客人。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又在人羣中推開道路，走出客廳，一分鐘後又和另一理事帶了一個銀盤出現了，他把這個銀盤帶給了巴格拉齊翁郡王，盤上放了一首印成的頌揚英雄的诗。巴格拉齊翁看見了盤子，驚惶地盼顧，好像是尋找幫助。但所有的眼睛都要求他順從。覺得自己是在他們的權力之下，巴格拉齊翁堅決地用雙手接了盤子，並且忿怒地譴責地看着帶來盤子的伯爵。有人懇懇地拿開巴格拉齊翁手中的盤子，（好像不然，他便要這樣地拿到晚，這樣地走上餐桌），並要他注意這首诗。巴格拉齊翁好像是說，「好，我來讀」，把疲倦的眼睛看着紙，開始用注意的和嚴肅的神情閱讀。作詩的人拿了這首诗開始誦讀。巴格拉齊翁郡王垂頭面聽。（註）

亞歷山大皇朝之光榮，

爲我們保護齊特於御椅，

乃善良君子與蓋世英雄，

〔註〕這里的詩是用很壞的俄文作的。——毛德。

戰場之凱撤，祖國所神倚。

而僥倖的拿破勒翁（註）

憑經驗認識巴格拉齊翁，

不敢再向俄國人作挑釁……！！！！

但他還未讀完詩句，聽差頭自己大聲喊叫：『酒席準備好了！』門開了，餐廳裡響亮地送出波蘭曲調：『發出勝利之呼聲，歡樂呵，勇敢的俄國人』，於是依利亞·安德來伊支忿怒地看了看還在讀詩的作者，向巴格拉齊翁鞠躬。大家站起，覺得宴會比詩更重要，於是巴格拉齊翁又在別人之前走進餐室，巴格拉齊翁坐在首座上，在兩個亞歷山大——別克列邵夫與那銳施金——之間，這是有意要隱射皇帝的名字：三百個人按照階級與身份分坐在餐廳裡，那些較為重要的人——較為接近著名的客人：這是那樣自然，正如同水愈深的地方是愈低下。

正在吃飯之前，依利亞·安德來伊支把他的兒子介紹給郡王。巴格拉齊翁認識了他，說了幾句不連貫的不自如的話，和他這天所說的話一樣。當巴格拉齊翁郡王和他的兒子說話時，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高興地驕傲地看所有的人。

尼考拉·羅斯托夫和皆尼索夫及新相識的道洛號夫幾乎是一同坐在桌子的當中。彼挨爾和蓋斯維次

〔註〕拿破崙原文音係如此，因此句與下句壓韻，故譯如此。——譯。

基郡王坐在他們對面。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和別的理事們，坐在巴格拉齊翁的對面，他招待郡王，把自己作爲莫斯科款待的化身。

他的努力沒有落空。他的酒席，瘦肉和菜肴，是精美的，但直到席終他才完全心安。他向廚子眨眼，低聲吩咐聽差，並且興奮地等著每一道他所知道的菜。一切都優美。在第二道菜，上大鱸魚時，（看到這個，依利亞·安德來伊支更高興，發羞得臉紅，）聽差們開始拔出瓶塞，斟香檳酒。在這道發生了相當好感的魚之後，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和別的理事們交換目光。「還有許多飲祝，正是開端！」他低聲說，拿了杯子，立起。大家沉默，等着他要說什麼。

「祝君主皇帝的健康！」他大呼，同時他的善良的的眼睛裡漾出了高興與狂喜之淚。同時樂隊奏出：「發出勝利的呼聲」。大家都從位子上站起，大呼「鳴啦！」巴格拉齊翁用他在射恩格拉本戰場上同樣的聲音大呼「鳴啦！」年輕羅斯托夫狂喜的聲音在三百人的聲音中是最高的。他幾乎要流淚。「祝君主皇帝的健康」，他大呼，「鳴啦！」一口飲盡了酒，他把杯子拋到地上。許多人仿效他。高大的叫聲經過了很久。叫聲停止時，聽差們拾起了破片，大家又開始坐下，談話，對於他們的叫聲笑着。依利亞·安德來伊支又站起，看了看他的碟子旁的字條，提議飲祝我們上次戰事中的英雄彼得·依發諾維支·巴格拉齊翁郡王的健康，伯爵的藍眼睛又漾出了淚水。「鳴啦！」三百個聲音又大呼，而代替音樂的是唱歌班唱出巴弗爾·依發諾維支·庫圖索夫（註）的曲子：

對俄人的妨礙都是空，

勇敢是勝利的誓言，

我們有那格拉齊翁，

一切敵人都踏在足前……

唱歌班剛唱完。便接連了更多的飲祝，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對這些飲祝更受感動，大家捧碎了更多的酒杯，叫出更多的呼聲。他的飲祝別克列邵夫，那銳施金，烏發羅夫。道高儒考夫、阿卜拉克生，發盧耶夫的健康，飲祝理事們的健康，飲祝主席的健康，飲祝全部會員的健康。飲祝全體來賓的健康，最後單獨飲祝宴會籌備人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的健康。在這次飲祝時伯爵取出手帕，蒙了臉大哭起來了。

四

彼挨爾坐在這洛號夫與尼考拉羅斯托夫的對面。他貪饒的吃了許多，飲了很多，同平常一樣。但那些新近知道他的人，看見他今天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在全部宴會的時間沉默，並且眯眼皺眉環顧四周，或者眼睛注視不動，帶着完全心不在焉的神情。用手指拭鼻樑，他的臉色慘淡而萎倦。他似乎未着

「註」是一個詩人：不是那位將軍。——毛

見未聽見他身邊所發生的任何事情，而想着一件痛苦而未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未解決的苦惱他的問題——是郡主，在莫斯科的表姐，暗示道洛號夫和他的夫人的接近，和今天早晨接到的一封信，這信帶着一切匿名信所共有的惡意嘲諷，說他不能從他的眼鏡裏看得清楚，說他的夫人和道洛號夫的關係只對於他一個人是秘密的。彼挨爾決定地不相信郡主們的暗示，和匿名信，但他現在怕着坐在對面的道洛號夫。每次，當他無意的目光和道洛號夫美麗傲慢的眼睛相遇時，彼挨爾覺得他心中似乎升起了一種可怖的醜惡的東西，他趕快地轉過了頭。不覺地想起了他夫人一切的過去，和她對道洛號夫的態度，彼挨爾明白地看到，假使這不是關於他的夫人，則信中所說的會許是真的，至少會許似乎是真的。彼挨爾不禁想起戰後復職的道洛號夫如何回返彼得堡並去看他。利用他和彼挨爾酒肉朋友的關係，道洛號夫一直來到他的家，而彼挨爾容納了他，借錢給他。彼挨爾想起愛倫如何笑着表示她不滿意道洛號夫住在他們家裏，以及道洛號夫如何譏刺地向他稱贊他夫人的美麗，以及他如何從那時直到他來到莫斯科沒有一時離開他們。

「是的，他很美麗」，彼挨爾想，「我知道他。他有一件優美的事，就是侮辱我的名字，嘲笑我，正因為我爲他出力，並照拂他，幫助他。我知道，我懂得，在他心目中這件事對於他的欺騙加了什麼滋味，假使這是真的。是的，假使這是真的；但我不相信，我沒有權利相信，並且不能相信」。他想起道洛號夫在殘忍發作時的面部表情，例如在他把警官綁到熊背上拋入海中的時候，或者在他無故地向人挑

門的時候，或者在他用槍去斃車夫的馬時。當他看他的時候，這種表情常常現於道洛驢夫臉上。「是的，他是一個鹵夫」，彼挨爾想，「殺人在他看來是不算什麼的，他一定覺得大家都怕他，他一定歡喜這樣。他一定以為我也怕他。確實我怕他」，彼挨爾想，在發生這種思想時，他覺得他心中升起了一種可怕的，醜惡的東西。道洛驢夫，皆尼索夫和羅斯托夫此刻坐在彼挨爾的對面，似乎很愉快。羅斯托夫愉快地和他的兩個朋友——一個是勇敢的驃騎兵，一個是著名的莽漢，和無賴——交談，並偶而嘲笑地看彼挨爾，他在宴會的時候以他的癡思的、精神煥散的、魁梧的身軀而令人驚異。羅斯托夫惡意地看彼挨爾，第一，因為彼挨爾在他驃騎兵的目光中是一個非軍人的富翁，美人的丈夫，總之，一個老太婆；第二，因為彼挨爾在癡思與精神煥散中沒有認出羅斯托夫，未回答他的敬，彼挨爾沉思着不曾站起，未舉杯。

「他在幹什麼」？羅斯托夫向他大聲說，用狂喜而憤怒的眼睛看他。「難道你沒有聽到：祝君主皇帝的健康！」

彼挨爾嘆氣，順從地站起，飲盡他的酒杯，等到大家坐下時，他帶着仁慈的笑容對着羅斯托夫。

「呵，我沒有認出你」，他說。

但羅斯托夫未注意到這個，他大呼「嗚啦！」

「你爲什麼不恢復友誼」？道洛驢夫向羅斯托夫說。

「上帝保佑他，呆瓜」，羅斯托夫說。

「對於獎人們的丈夫應當客氣」，皆尼察夫說。彼挨爾沒有聽到他們說了什麼，但知道他們是說他。他臉紅，掉轉過頭。

「好，現在祝美人們健康」。道洛號夫說，他帶著嚴肅的神情，但在口邊上帶着笑容，拿着酒杯向彼挨爾。

「祝美人們健康，彼得如沙，和她們的愛人們健康」，他說。

彼挨爾垂下眼睛，喝了杯裏的酒，不答道洛號夫，也不回答他。聽差分散庫圖索夫的曲子，在彼挨爾面前放了一張，把他當作較尊貴的來賓。他拿起，但道洛號夫伸過手來，從他手裡奪去，開始閱讀。彼挨爾瞥了瞥道洛號夫，他的腫子又下垂；升起了一種可怕的，醜惡的，在全部宴會時間苦惱他的東西，並且支配了他。他將全部胖大的身軀伸過桌子：「你敢拿」他大叫。

聽到這個叫聲，並看到他是在對誰，聶斯維次基和鄰坐的人從右邊驚惶地匆促地看別索號夫。

「夠了，夠了，你幹什麼」？許多驚惶的聲音說。道洛號夫用明亮，愉快，殘忍的眼睛看彼挨爾，好像他說：「我就喜歡這樣」。

「我不給」，他清晰地說。

彼挨爾臉發白，嘴唇打戰，奪取這張紙。

「你……你……流氓……我挑鬥你」，他說，移動椅子，在桌旁立起。在彼挨爾做這行爲，說這話的俄頃之間，他覺得，這個一日來苦惱他的，關於夫人罪狀的問題，是最後、無疑、肯定地解決了。他恨她，並且永遠和她破裂了。雖然皆尼索夫勸羅斯托夫莫干預這件事，羅斯托夫却同意了做道洛號夫的見證人，飯後同別索號夫的見證人聶斯維次基談判決鬥的條件。彼挨爾回了家，但羅斯托夫和道洛號夫及皆尼索夫在俱樂部坐到晚間很遲的時候，聽吉卜賽人歌舞和其他歌曲。

「明天在索考爾尼基再見」。道洛號夫和羅斯托夫在俱樂部階台上分別時說。

「你安心嗎」？羅斯托夫問……

道洛號夫停住。

「你看，我用兩句話向你說明決鬥的全部秘密。假使你決鬥時，你寫遺囑，寫親愛的信給父母，假使你想到你會被打死，你便是一個呆子，並且一定要失敗；但你帶着堅決的，殺死對手的意向，盡可能地迅速而確信地去決鬥；那麼一切都好了。像我們考斯特羅馬的殺熊的人向我說的，他說，誰不怕熊呢。但你來看見一隻熊，恐懼就消失了，只要熊不走開了！我也就是這個意思。明天見，親愛的！」

次日上午八時，彼挨爾和聶斯維次基來到索考爾尼基森林，看到道洛號夫，皆尼索夫，及羅斯托夫已在那里。彼挨爾的精神好像一個人專心注意在與目前事件毫無關係的思慮上，他的消瘦的臉發黃。顯然這天夜裏沒有睡。他精神煥散地四顧，並且皺眉，好像是因爲眩目的太陽。兩種思慮完全佔據了他

：夫人的罪過——經過無眠的一夜，這已沒有絲毫懷疑——和道洛號夫的無罪，他沒有任何理由要會對他陌生人的榮譽。」也許假使我處在他的地位上，我要做同樣的事情，」彼挨爾想。「甚至確實我要做同樣的事；這個決鬥，這個屠殺是爲什麼呢？或者我打死他，或者他打中我的頭，我的肘，我的膝。從這里走開，逃跑，把自己埋藏到什麼地方去吧，」這思想來到他的腦裏。但正當他發生了這種思想的時候，他帶着特別鎮靜的，無心的，引起看他的人們的尊敬的神情，問道：「快了嗎，準備好了嗎？」

當一切都預備完畢，劍插在雪裏作爲距離的界限，而手鎗已發彈時，聶斯維次基走近彼挨爾。

「伯爵，他用羞澀的聲音說，「假使我在這個重要的時候，很重要的時候，我不向你說出全部的事實，我便是沒有盡我的責任，對不起你選我做見證人，給我的信任與尊敬，我以爲這件事沒有充分的理由，值不得爲這件事流血，……你是不對的，完全不對的，你發了脾氣……」

「呵，是的，笨得可怕……」彼挨爾說。

「那末請你讓我傳達你的歉意，我相信我們的對手會同意接受你的道歉，」聶斯維次基說，（他好像別的參與此事的人，好像此類事件中一切的人，不相信事情已到了真正決鬥的時候）。「伯爵，你知道，承認自己的錯，較之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遠爲高貴的。雙方都沒有侮辱。讓我去說……」

「不行，你說什麼！」彼挨爾說，「一切都是一樣……那末，準備好了嗎？」他添說。「你只要向

我說，向哪裏走，向哪裡射擊？他說，不自然地微笑着。他拿起手鎗，開始探問射擊的方法，因為，他從來不曾手裏拿過鎗，但他不承認這件事。「阿，對了，我知道，我只忘記」，他說。

「沒有道歉，決不」，道洛號夫向皆尼索夫說，他在那方面也作了和解的嘗試，也走到指定的地點。

決鬥的地點選擇在停機車的路旁八十步處，在松林中一小塊空地上，這里遮蓋着數日來在溶化的殘雪。對手們站得彼此相隔四十步，在空地的邊際。見證人們戴着步子，在濕深的雪中躡着，從他們所站的地方，留下足跡，直到瑟斯維次基與皆尼索夫的劍插得相隔十步表示界限的地方。雪汽與霧還存在；在四十步外不能看見任何東西。三分鐘內一切都準備好了，但仍然延遲開始。大家無言。

五

「呸，開始了」！道洛號夫說。

「好」，彼接爾說，仍然笑着。

情形顯得可怕。顯然是，這件事，開始得那麼輕易，已無法挽回，這件事自動地進行，已脫離人們的意志，且而必須完成。皆尼索夫最先走到界限，宣佈：

「因為對手們拒絕和解，那末就請開始吧，拿手鎗。聽到「三」就動步」。

「——！——！——！」皆尼索夫忿怒地大呼，走到邊上，兩人在踏成的道路上漸漸接近，在霧中彼此相認着。對手們走到界限即有權利如願地閉鎗。道洛號夫走得很慢，沒有舉鎗，用明亮、發光、藍眼晴看對手的臉，他的嘴和平常一樣帶着笑容。

聽到「三」，彼挨爾用快步走上前，走出了踏成的道路，走到未踏的雪上。彼挨爾執鎗，向前伸開右手，顯然是恐怕這支手鎗打死自己。他小心地把左手留到後邊，因為他想用牠支持右手。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走了六步，從路上走到霧上，彼挨爾看了看脚下，又迅速看道洛號夫，並且，如他所學的，攪了手指，開了鎗。毫末料到這樣大的聲音，彼挨爾因為自己向射擊而驚異，然後又笑自己的情緒，並且停住。因霧而特別濃厚的鎗烟，在開始，阻擋了他的視線；但他所期待的另一鎗聲沒有發出。只聽到道洛號夫急速的步驟，在烟氣中顯出了他的身軀。他一手叉着左腰，另一手抓着下垂的手鎗。他的臉被白，羅斯托夫跑上前，向他說了什麼。

「不——！不」，道洛號夫從牙齒裏說，「不，沒有完」，又走了幾個踉蹌的、搖擺的步子，達到劍前，倒在劍旁的雪上。他的左手有血，他在衣服上拭，並倚靠左臂上。他的臉發白，打鐵，打鐵。

「請——！」道洛號夫開始說，但他不能一下說出來——「請來吧」，他費力地說。彼挨爾，不能夠制哭泣，向道洛號夫跑去，他想越過界限之間的那個空間，道洛號夫大呼：「到界限」！於是彼挨爾明白了是什麼意思，停止在劍前。他們只相隔十步。道洛號夫把頭垂到雪上，貪饒的啃雪，又抬起頭，就

起身軀，縮進腿子坐着；尋找着穩妥的重力中心。他吞進一口雪，並咳嗽着；他的嘴唇打顫，但仍然笑着；他的眼睛顯出他的努力和最後掙扎的憤怒。他舉起手鎗，並開始瞄準。

「到邊上去，用手鎗掩護你自己」，聶斯維次基說。

「掩護你自己」！皆尼索夫甚至也不能約制，向對方大聲說。

彼挨爾帶着同情與懊悔的微笑，無助地伸開臂與腿，帶着他的寬胸脯對直地站在道洛號夫的面前，悲傷的看他。皆尼索夫、羅斯托夫、和聶斯維次基陪眼。同時他們聽到鎗聲和道洛號夫的怒吼。

「過了」！道洛號夫說，臉向下無力地躺在雪上。彼挨爾抱了頭，轉過身，走入森林，完全走在雪上。並且出聲地說着不可懂的話：

「蠢……蠢……死……謊……」他皺着眉重複。聶斯維次基叫他站住，並領他回家。

羅斯托夫和皆尼索夫抬走受傷的道洛號夫。道洛號夫 沉默着，眼閉着，躺在雪車上，對於向他所發的問題未回答隻字；但進了莫斯科，他忽然清醒了，並且艱難地抬起頭，拉住坐在身旁的羅斯托夫的手。羅斯托夫驚異道洛號夫臉上完全改變的和意外興奮溫柔的表情。

「怎樣？你覺得如何」？羅斯托夫問。

「壞！但要點並不在這裏。我的朋友」，道洛號夫用斷續的聲音說，「我們在哪裏？我們在哪裏？我知道。我沒有關係，但我殺死了她，殺了她。……她受不住這件事。她不能忍受……」

「誰」？羅斯托夫問。

「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的天使，我崇拜的天使，母親」，道洛號夫流淚，緊握羅斯托夫的手。當他稍微鎮靜時，他向羅斯托夫說明，他和母親同住，假使他母親看見他要死，她是忍受不了的。他求羅斯托夫到她那里去先爲備置。

羅斯托夫前去執行了這個任務，令他大大驚異的，是他知道了道洛號夫，這個暴徒莽夫洛道號夫，在莫斯科和老母及駝背的姊姊住在一起，並且是最溫柔的兒子和兄弟。

六

被接爾近來很少和夫人單獨相處。在他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家裏不斷地賓客滿坐。在決鬥之後的夜晚，他未回臥室，却留在他父親的大書房裏，別素號夫伯爵即是在這里逝世的。他常常如此。

他躺在沙發上，並且想睡覺，以便忘記他所發生的一切，但他不能做這個。那樣的一陣情緒，思想，與回憶的風暴，突然在他心中發作，以致他不但不能睡，而且不能坐在一定的地方，必須從沙發上跳起，快步地在房中徘徊。他時而想起她在新婚後的樣子，她的敞露的肩膀，和疲倦、熱情的目光，但立刻又想到道洛號夫美麗、傲慢、堅決、嘲諷的臉，如同他在宴會上所見的，又看見道洛號夫這幅蒼白、抖擻、痛苦的同一的臉，如同他轉過來跌倒雪上時所有的。

「發生了什麼呢？」他問自己。「我殺死了一個情人，是的，我殺死了自己夫人的情人。是的，是這回事。爲什麼？我怎樣地走到這個地步？」內在的聲音回答：「因爲你娶了她」。

「但是我的過錯在什麼地方呢？」他問。「在這里，你娶她，而不愛她；在這里，你欺騙了自己和她」，於是他生動的想起在發西利郡王家晚飯後的那個時間，他那時說出了這句由衷的話：「我愛你」。『全是因爲這個！我那時就覺得』，他想，「我那時覺得這不是適合的事，覺得我對於這件事是沒有權利的。就是這樣發生的」。他想起蜜月，並且對於這些回憶而臉紅。特別生動，屈辱可差的，是他想起有一天，在婚後不久，在正午十二時，他穿着綢睡衣從臥室走進書房，並且在書房裏看見了總管家，他恭敬地鞠躬，看彼挨爾的臉，他的睡衣。並且微笑，好像是用這種笑容對於主人的幸福表示恭敬的同情。

「我常常爲她而驕傲，爲她的絕色，她的社交才能而驕傲」，他想：「爲我的屋子而驕傲。他在這裏招待全彼得堡的人，爲她的不可接近與美麗而驕傲。這就是我所驕傲的地方？我那時想到，我不了解她。我常常想到她的性格，我向自己說過，我有過錯，我不了解她，我不了解那種永久的安寧與滿足，以及一切愛好與欲望的無有，而全部的解答是這個可怕的字，「她是淫蕩的」女人：我向自己說過這個字，一切都明白了！」

「阿那托爾常來向她借錢，吻她的光肩膀。她不給他錢，但讓他吻自己。她父親，說笑話，引起她

的嫉妒；她帶着鎮靜的笑容說，她不至於呆笨得去嫉妒；讓他去做他願意做的，她這樣說到我。有一天我問她是否感覺到懷孕的徵兆。她輕蔑地笑，並且說，她不是呆子，她不要小孩，說她決不替我養小孩。」

然後他想起她思想的粗魯與膚淺，她特有的言語的鄙俗，雖然她是在高級貴族團體中長成的。『我不是呆子……你自已去試試看，……你走開吧』，她常常這麼說。常常，看到她在年老和年輕男子與女子目光中的成功，彼埃爾不明白，為什麼他不愛她。『是的，我從來不愛她』，彼埃爾向自己說：『我知，他是淫蕩的女人』，她向自己重複，但不敢向自己承認。

『現在這洛號夫，他在那裏坐在雪上，並且勉強地笑着，要死了，也許用他一種虛偽的英勇回答我的懺悔』

彼埃爾屬於這一類的人，他們雖有所謂外在的性情的弱點，却不為他們的憂愁去尋找可告的知己。他獨自在他的憂愁中煎熬着。

『一切在她，一切的過錯在她一個人，』他向自己說：『但這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我使自己同她發生關係呢，為什麼我向他說：『我愛你』，這是一句謊話，比謊話更壞』，他向自己說。『我有過錯，應當忍受……什麼？名譽的敗壞，生活的不幸嗎？哦，都不相干』，他想，『名譽和尊嚴的敗壞，一切是相對的，一切都不決定於我』。

「路易十六被處死，因為他們說，他卑鄙，他是一個犯人」，彼挨爾心裏想：「他們在自己的觀點上是對的，正如同那些爲他殉難，並尊他爲聖人的人們也是對的。後來魏柏斯彼挨黑被處死，因為他是暴君。誰對，誰錯？沒有誰。但活的時候，你活吧：明天你要死，如同我會在一小時前死去。在生命比諸永恆僅是一瞬的時候，值得去自己苦惱嗎？」但在他認爲自己因爲這種思索而安寧時，他忽然想起了她，想起他極熱烈地向她表示虛偽愛情的時候，於是她覺得血向心中流注，並且必須又站起來，走動，擊碎，並撕毀手所碰到的東西。「爲什麼我向她說『我愛你』？他仍然向自己重複。重複這個問題到十次時，他腦子裏想起了莫利挨的話：「但他在這裏做什麼鬼呢」？於是他自己笑自己。

夜間他喚來侍僕，令他收拾行李去彼得堡。他不該和她住在一個屋子裏。他不能自己設想、他現在要向誰怎麼說。他決定明天走，丟一封信給她，在信中他向她說明他要永遠離開她的意思。

早晨當侍僕帶來咖啡走進房時，彼挨爾躺在摺椅上，手拿一本打開的書睡着。

他醒來驚惶地盼顧很久，不能明白他在何處。

「伯爵夫人派人來問大人在不在家，」侍僕說。

但彼挨爾還不及決定作何回答，伯爵夫人自己已經穿着白綉銀花睡衣，帶着未修飾的頭髮（兩條粗大的辮子在她美麗的頭上繞了兩圈有如冠冕）安靜地尊嚴地走進房；在她的大理石的微凸的額上有一抹怒容。她帶着壓制的鎮靜，沒有在侍僕面前開始說話。她知道了決鬥，並且來說這事。他一直等到

侍僕放下咖啡走出去。彼挨爾胆怯地從眼鏡上邊看她，好像被森犬圍繞的兔子，壓下耳朵，繼續在敵人面前躲着，所以他試圖繼續讀書；但覺得這是無意義而不可能，於是又胆怯地看她。她未坐下，帶着輕視的笑容看他，等候侍僕走了出去。

「這是什麼回事？你做了些什麼？我問你，」她嚴厲地說。

「我？我什麼？」彼挨爾說。

「現在成了勇士了！好，你回答，這個決鬥是什麼意思？你要用牠證明什麼？什麼？我問你。」

彼挨爾在沙發上沉重地轉身，張嘴不能回答。

「假使你不同意，我便向你說！」愛倫繼續說。「你相信他們向你所說的一切。他們向你說：『愛倫笑了一下，』說這洛號夫是我的情人，」她用法文說，以她的言語之粗魯的準確，說出「情人」這字，和任何別的字一樣，「你就相信！但你用這個證明了什麼？你用這個決鬥證明了什麼：你是一個傻子，大家都知道了！這會發生什麼呢？就是我要成爲全莫斯科的笑柄；就是大家都說你吃醉酒不明白自己的時候，向一個你無故嫉妒的人挑鬥，」愛倫的聲音漸漸提高，更加興奮，「這個人各方面比你好……」

「喂……喂……」彼挨爾哼着，皺眉，不看她，手足不動。

「你爲什麼相信他是我的情人呢？……爲什麼？因爲我願意同他來往嗎？假使你更聰明更可愛，我

便更歡喜你了。」

「不要同我說……我謝你，」彼挨爾沙聲地低語。

「爲什麼我不說呢！我聽說，我敢說，女子有了像你這樣丈夫，很少不找情人的，但我沒有做這事，」她說。彼挨爾想說什麼，用奇怪的眼睛看着她，她不明白他眼睛的意思，他又躺下。他這時生理上苦痛：他的胸脯緊壓，他不能透氣。他知道，他應該做點什麼來結束這個痛苦，但他所想做的是太可怕。

「我們最好分開吧，」他繼續地說。

「分開，請吧，只是你要給我財產，」愛命說……「分開，用這個來威脅我！」

彼挨爾從沙發上跳起，搖擺地走到她面前。

「我要殺死你！」他大叫，用他尚不知道的力量，從桌上抓起大理石板，走近她，向她舉起。

愛命的臉顯得可怕：她尖聲喊叫，逃開了他。他父親的性情在他身上表現出來。彼挨爾感覺到憤怒的渴望驅魔力。他擲下石板，將袖摔碎，並且伸開手臂走近愛命，用那可怕的聲音大呼「滾開！」全家都恐怖地聽到這個叫聲。假使不是愛命從房裏跑出，上帝知道這時候彼挨爾做了什麼。

☆

☆

☆

☆

一週後，彼挨爾交託夫人管理全部在大俄羅斯的田莊，這是他財產的大部分，他獨自去彼得堡。

童山方面接到奧斯特理茲失敗及安德來郡王陣亡的消息後，已是兩個月，雖有經過使館的一切信件與一切的調查，他的身體却沒有找出，他也不在虜俘名單裏。對於他的親屬最壞的情形，是他們還存着這種希望，以爲他被當地居民從戰場上拾起，並且也許他獨自躺在異域的什麼地方，在復元中，或者將死，而無力寄出自己的消息。老郡王從報上最先得知奧斯特理茲的失敗，報上與平常一樣，極簡短而今糊地說到俄軍在光榮的戰事之後不得不撤退，而且撤退得十分有秩序。老郡王從這個官方消息中明白了我軍被打敗。在帶來奧斯特里茲失敗消息的報紙之後一星期，來了一封庫圖索夫的信，向郡王報告他兒子所遭遇的不幸。

「你的兒子，我親眼看見，」庫圖索夫寫，「手執軍旗，在隊伍的前面，英勇地倒下，對得起他的父親和他的祖國。我及全軍都很抱歉，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是否尚生。我用這個希望安慰自己和你，就是，你的兒子是活着，因爲不然，他便要列名在戰場上所找到的軍官之中，我由軍使獲得了他們的名單」。

晚間很遲的時候他獨自在房中獲得這個消息，第二天老郡王和平常一樣出門作早晨的散步；但他對於管家、圓丁、和建築師默沉着，雖然是有怒意，却未向任何人說什麼。

當瑪麗亞郡主在尋常時間進他房時，他站在車床上工作，但和尋常一樣，沒有看他。

「啊，瑪麗亞郡主，」忽然他不自然地說，丟了鑿子。（輪子因為動力還在轉動。瑪麗亞郡主很久地還記得這個漸微的輪聲，這聲音和以後所發生的事混合在一起。）

瑪麗亞郡主走近他，看見他的臉，她心中忽然有什麼東西驚呆了。她的眼睛不復能看得清楚。由於她父親的臉，不悲傷，不頹喪，但憤怒而不自然地激動着的臉，她看到，有一種可怕的不幸懸在她頭上，並且壓迫她，這是生活中最壞的不幸，她還不曾經驗過，這是不可補救的不可了解的不幸，所愛着的死。

「爸爸！安德來嗎？」不優美不自在的郡主說，帶着那種不可表現的悲哀與自忘之美，以致她父親不能忍受她的目光，並且哭泣着轉過身。

「接到信。不在俘虜裏，不在陣亡裏。庫圖索夫寫的，」他尖銳地大叫，好像要用這叫聲趕走郡主。「死了！」

郡主未跌倒，未昏厥。她已經臉色發白，但當她聽到這話時，她的臉變了，她的炯灼美麗眼睛裡有什麼東西在發光。似乎是一種喜悅，崇高的喜悅，與人世的悲喜無關的喜悅，淹沒了那種在她心中的強烈的悲哀。她忘記了對於父親的一切恐懼，走近他，抓他的手，拉他到自己面前，擁抱他的乾枯，有節的頸子。

「爸爸，」她說。「不要背着我們一道哭。」

「混蛋們，惡漢們！」老人大叫，把臉避開她。「毀滅軍隊，毀滅人們！爲什麼？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郡主無力地倒在父親旁邊的椅子上流淚。她現在看見了她的哥哥，一如他帶着溫柔與驕傲的神態與她和莉薩分別時。她看見了他，一如他溫柔地，嘲笑地掛上聖像時。「他信仰了嗎？他因爲自己的不信仰而懊悔了嗎？他現在在那里嗎？在那里，在永久安寧與幸福的淨土嗎？」她想。

「爸爸，告訴我，這是怎麼的？」她含淚問。

「去，去，在戰爭裏打死了，把俄國最好的人們和俄國的光榮帶到戰爭裏毀滅了。去吧，瑪麗亞郡主。去告訴莉薩。我就來。」

當瑪麗亞郡主從父親那里回轉時，嬌小的郡主妃坐着在做活，她帶着孕婦特有的內心快樂安寧的神情看瑪麗亞郡主。顯然是她的眼睛沒有看瑪麗亞郡主，却看深奧的，看自己，看自己身中所要完成的那種快樂的神祕的東西。

「瑪麗，」她說，離開繡架向後仰靠，「把手放這裏來。」她拿了郡主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她的眼睛期待地笑着，有毫毛的嘴唇擡着，小孩般快樂地擡擡着。

瑪麗亞郡主在她面前跪下，把臉藏在嫂嫂衣褶裏。

「這裏，這里！——聽見嗎？我覺得很奇怪。你知道，瑪麗，我要很愛他，」莉薩說，用明亮快樂的眼睛看小姑。瑪麗亞郡主不能抬頭；她流淚。

「你怎麼哪，瑪莎？」

「沒有什麼！——我覺得難過！——爲安德來難過，」她說，在膝蓋上擦着眼淚。早晨，瑪麗亞郡主幾次開始準備暗示嫂嫂，但每次都開始流淚了。眼淚的原因是嬌小郡主不知道的，却激動了她，雖然她是不大留心的。她未說什麼，但不安地環顧，尋找着什麼。在午飯前老郡主走到她的房前，她一向怕他，他現在帶着特別不安的僵硬面臉，一個字也未說，又走出。她看瑪麗亞郡主，然後，帶着孕婦們專心注意在自己內部的眼睛表情，想了一下，於是忽然地流淚。

「接到了安德來什麼消息嗎？」她說。

「沒有，你知道，消息還不能夠來，但爸爸不安，我覺得可怕。」

「那末，沒有什麼嗎？」

「沒有什麼，」瑪麗亞郡主說，用炯炯的眼睛堅決地看嫂嫂。她決定不向她說，並勸父親把這可怕的消息隱瞞到嫂嫂分娩以後，分娩期快到了。瑪麗亞郡主和老郡主各用自己的方法忍受並隱瞞了各自的悲傷。老郡主不作希望了；他斷定，安德來郡主是打死了，雖然他派了一個僱員到奧大利去調查兒子的蹤跡，他却爲他在莫斯科定了一個紀念碑，打算立在他的花園裡，並且他向大家說，他的兒子打死了。

他企圖不改變從前的生活形式，但他的力量使他改變了：他走路更少，飲食更少，睡覺更少，一天一天變弱了。瑪麗亞郡主懷着希望。她爲哥哥祈禱，好像是爲活人，並且時時等候他回家的消息。

八

「我親愛的」，三月十九日上午早飯後嬌小郡主說，她的有毫毛的上唇如舊地擡着；但因爲自從接到可怕的消息那天以後，不僅在全家的笑容中，而且在齷齪中，甚至形伐中，都帶着悲哀，所以嬌小郡主受了一般情緒的影響而不知道原因，她現在的笑容顯得她比別人含着更多的悲哀。

「我親愛的，我恐怕今天早晨的 Breakfast (註)，像廚子福卡說的使我不舒服。」

「你有什麼事嗎，我心愛的？你臉發白。啊你臉很白」，瑪麗亞郡主驚惶地說，用沉重而柔軟的步子跑到嫂嫂面前。

「小姐，要派人找瑪麗亞·堡格大諾芙娜嗎？」在場的女僕之一說。(瑪麗亞·堡格大諾芙娜是附近驛城裏的產婆，在童山已住了兩星期。)

「好的好的」，瑪麗亞郡主接上說，「大概，確是的。我就去。不要怕，我的天使！」她吻了莉薩，想走出房。

〔註〕應爲 Breakfast 早餐之意。——毛。

「啊，不是，不是！」在蒼白之外，嬌小郡妃的臉上顯出小孩般對於不可避免的生理痛苦的恐快。

「不是，這是胃，你說是胃，說，瑪麗，說，……」郡妃小孩般地，痛苦地，任性地，甚至有幾分嬌揉地流淚，扭着她的小手。郡主跑出房去找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哦！」她聽到身後的聲音。

產婆已經帶着莊重而鎮靜的臉向她迎面走來，拭着她的肥小白手。

「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好像是，開始了」，瑪麗亞郡主說，用驚惶大睜的眼睛看產婆。

「哦謝謝上帝哦，郡主」，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說，未加快步伐：「你們，姑娘們，不用知道這些事情。」

「但醫生怎麼還不從莫斯科來呢？郡主說。（依照蒞薩與安德來郡主的願望，他們事前曾派人去莫斯科，請產科醫生，並時時盼望他來到。）

「沒有什麼，郡主，不要心焦」，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說，「沒有醫生也都會好的。」

五分鐘後郡主在自己房裏聽到有人拾沉重的東西。她窺探了一下，僕役們爲了什麼原故把安德來郡主房中的皮沙發抬入臥室。在搬抬者的臉上有嚴肅的壓制的神情。

瑪麗亞郡主獨自坐在房中，聽着屋裏的聲音，有時在別人走過時，把門打開，並注視走廊上所發生的事。幾個婦人輕步地走來走去，看看郡主，又轉過頭去。她不敢問，閉了門，回到自己房中，有時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有時拿起祈禱書，有時跪在神龕前。使她不快而驚異的，是她覺得她的祈禱，沒有平

服她的興奮。忽然她的房門輕輕地開了，她的戴頭巾的老保姆卜拉斯考維亞·薩維施娜在房門口出現了，由於郡王的禁止，她幾乎從未進過她的房。

「瑪盛卡，我來陪你坐一下」，保姆說，「我把郡王結婚蠟燭帶來了點在聖像的前面，我的天使，」她嘆氣說。

「啊，我多麼高興呵，保姆。」

「上帝是仁慈的，我親愛的」。保姆把鑲金花的蠟燭點在神龕前，穿着襪子坐在門邊。瑪麗亞郡主拿了書開始閱讀。只在聽到足音或話聲時，郡主便驚異地疑問地、而保姆鎮定地、相互觀看。屋子的每個角落裏都溢溢着瑪麗亞郡主坐在自己房中所感覺到的那種情緒，並且支配了所有的人。因為相信：知道產婦痛苦的人愈少，則產婦受苦愈少，所以大家都企圖裝作不知道；沒有人談到這件事，但所有的人，在郡王家裏常常沈着與恭敬的好禮貌之外，都顯出一種共同的焦慮，心軟，以及意識到一種偉大，不可解，在此時完成的事情。

在女僕的大房間裏聽不到笑聲。在男僕的房裏，所有的小仆人都坐着無言，準備着做什麼。在奴僕的房裏點了火與蠟燭，不睡覺。老郡主用腳跟踏地，在書房裏徘徊，派齊杭去向瑪麗亞·保格夫諾芙娜探問：什麼情形？

「只說：郡王派我來問：什麼情形？再來說她所講的」。

「報告郡王，開始臨盆了」，瑪麗亞。保格大讚美嬌說，鄭重的看探訊的人。齊杭去報告了郡王。「很好」，郡王說，閉了身後的門，於是齊杭不再聽到書房中任何微小的聲音。等了一會，齊杭走進書房，好像是調理臘燭。看到郡王躺在沙發上，齊杭注視他，和他煩惱的臉，搖搖頭，無言地走近他，吻了他的肩膀，然後走出房，沒有調理臘燭，也沒有說他爲什麼進來。世界上最嚴肅的神祕繼續在完。初夜已過，深夜來到，在不可知的神祕前的，期待與心軟之情緒，沒有減弱，却加強。無人睡覺。

★

★

★

★

是那樣的——一個三月之夜，好像冬季還希望當令，帶着激怒撒下最後的雪與寒風。他們派了一羣輪臂的馬到大路上，去迎接時刻盼望的從莫斯科來的日耳曼醫生，又派了一羣騎馬的人帶了燈籠去道路彎處，以便領他走過水窪與雪下淤凹。

瑪麗亞郡主早已放下了香；她沉默的坐着。她的明亮的眼睛注視在保姆打鐵的，她熟悉得無微不至的臉上；看她頭巾下漏出的灰色髮辮，看她頸下垂婚如袋的皮。

保姆薩維施娜手拿袜子，低聲地說話，她自己聽不到並且不懂自己話意，她說過上百次了，說已故的王妃如何在基錫涅夫生瑪麗亞郡主，那時只有一個摩爾大維阿的農婦，沒有接生的。

「上帝仁慈，醫生是決不需要的」，她說。

忽然一陣風吹在一扇外窗已除下的窗框上，（奉郡王的命令，百靈鳥鳴時，每個房間都打開外窗）

（註）吹開一個未門好的窗門，吹動了絲幔，吹進了冷風與雪，吹熄了臘燭。瑪麗亞郡主打戰；保姆放下襪子，走到窗前，伸出頭去抓吹開的窗框。冷風吹動她的巾角和漏出的灰色髮辮。

「郡主，親愛的。有人從大路上來了！」她說，抓着窗框，却未關上。「有燈籠，一定是醫生！」

「啊我的上帝！謝謝上帝！」瑪麗亞郡主說：「我應當去迎他；他不懂俄文」。

瑪麗亞郡主披上肩巾，跑去迎接來的人。當她走過前廳時，她在窗子裏看見一輛馬車和許多燈籠停

在門前。她走上樓梯，在欄杆的柱子上有一支臘燭，因風面流淚。僕役菲利普，帶着驚惶的臉，手裏拿着另一支臘燭，站在樓梯下邊的第一級上。更下邊，在樓梯轉彎處，可以聽到暖鞋的走來聲。瑪麗亞郡主覺得很熟悉的一種聲音在說什麼。

「謝謝上帝！」這個聲音說「父親呢？」

「上床睡了」，下面廚子皆密亞恩的聲音回答。

後來這個聲音又說了什麼，皆密亞恩回答了什麼，暖鞋的脚步迅速地走到樓梯上不可見的轉彎處。

「這是安德來！」瑪麗亞郡主想。「不是，這是不可能的，這是非常了」，她想，並且正當她這麼想的時候，在執燭的僕役的所站的地方出現了安德來郡主的險和身軀，他皮衣的領上有落雪。是的這是他，但蒼白而消瘦，並且有改變的異樣柔和的，但興奮的面部表情。他走上樓梯，並摟抱妹妹。

【註】爲溫暖計，俄國冬季窗子是雙層的。但妨礙空氣流通。故天氣稍暖時，即去其一層窗子。——毛

「你沒有接到我的信嗎？」他問，沒有等待回答，而回答是他得不到的，因為郡主不聽說話，他轉過身，又和他身後的產科醫生（他是在最後一站上和他相遇的）快步的走上樓梯，又攬抱妹妹。

「多麼奇怪的命運呢！」他說 「親愛的瑪莎」，於是脫下了皮衣與套靴，向郡妃的房走去。

九

嬌小郡妃騎在枕頭上，戴着白睡帽。（痛苦剛剛脫離了她）。黑色髮辮垂在她的發腫、發汗的腮上；有長了黑毛的上唇的、紅潤的、美麗的小嘴張開着，她喜悅地笑着。安德來郡王走進房間，站在她面前，在她所躺的沙發的腳頭。她的小孩般她、驚惶地、興奮地看人的、明亮的眼睛停在他身上，不改愛神情。「我愛你們所有的人，我沒有向任何人做壞事，為什麼我受痛苦呢？幫助我」，她的表情這麼說。他看丈夫，但他不明白此刻他出現在面前的意義。安德來郡王繞過沙發，吻他的額頭。

「我心愛的」，他說：這種稱呼是他從來未向她說過的。「上帝慈悲！」她疑問地、小孩般她、譔責地看他。

「我期待你的幫助，却什麼也沒有，你也是什麼沒有！」她的眼睛說。她不詫異他來此；她沒有明白他來到這里。他的來臨對於她的痛苦，和痛苦的減輕毫無關係。疼痛又開始了，瑪麗亞·保格夫諾夫娜勸德安來郡王走出房。

產科醫生進了房。安德來郡王走了出去，遇見瑪麗亞郡主，又走近她。他們低聲談話，但談話常常靜默。他們等待着，傾聽着。

「去，親愛的。」瑪麗亞郡主說。安德來郡主又走近夫人，在隔壁的房間裡坐着等候。一個婦人帶着驚惶的臉從房裡走出，看見了安德來郡主，便慌亂起來。她用手蒙了臉，這樣地坐了幾分鐘。在門那邊可以聽到可憐的，無助的野獸呻吟聲。安德來郡主立起，走到門前，打算打開。有誰抓住了門。

「不能，不能！」驚悸的聲音在那邊說。他開始在房中徘徊。叫聲停止，又過了幾秒鐘。忽然一個可怕的叫聲在隔壁的房裡傳出，——這不是她的叫聲，她不能這麼喊叫。安德來郡主跑到門前；叫聲靜止，聽到了嬰兒的啼聲。

「爲什麼帶了一個小孩子到那里？」安德來郡主在第一秒鐘這麼想。「小孩嗎？什麼樣的？……爲什麼那里有小孩？是小孩生了嗎？」

當他忽然明白了這啼聲的全部可喜的意義時，眼淚阻塞了他，他把雙手支在窗檯上，噙泣，流淚，好像小孩們哭。門開了。醫生穿着捲袖的襯衫，未穿上衣，臉色發白，下顎打戰，走出房間。安德來郡主向他說話，但醫生神馳地看他，一個字未說，從他身邊走過。一個婦人跑出，看見了安德來郡主，在門口遲疑住。他走進了夫人的房。她死了，躺在五分鐘前他看見她時同樣的姿勢中，雖有定了神的眼光和蒼白的腮，在那個有長着黑毛的嘴唇的，美麗的，小孩般的臉上，仍然有同樣的表情。

『我愛你們所有的人，沒有向任何人做壞事，你們向我做了什麼呢？』她的美麗、可憐的死臉上說。在房角裡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抖擻回白手裡有什麼微小的紅色的東西在喘叫。

兩小時後，安德來郡王輕步走進父親的房。老人已經知道了一切。他站在門口，門剛剛打開，老人便無言地用老邁的粗魯的手，像鉗子一樣，抱住兒子的頸子，並哭泣如小孩。

埋葬了嬌小的郡妃的三天後，安德來郡王走到墓穴中和她永訣，甚至在棺材裡，雖然眼閉着，她的臉還是如舊。『啊，你們向我做了什麼呢？』她的臉仍然這麼說，安德來郡王覺得，在他心中有什麼東西墮落了，對於那個他不能補救，不能遺忘的罪過，他是有罪的。他不能流淚。老人也走進去吻她的如蟬的小手，這手寧靜地高高地搭在另一隻手上，他也覺得她的臉說：『呵，你們向我做了什麼，為什麼？』看到這副臉，老人憤怒地轉過身。

又過了五天，他們命名了小郡主尼考拉。安德來伊支。當神父用鵝毛在嬰兒打鐵的紅色手掌與腳掌上塗油時，奶媽用下頰夾着襁褓。

充教父的祖父恐怕落下嬰兒，戰慄着，抱着他繞湯錫打的洗禮盆，把他遞給教母瑪麗亞郡主。安

來郡王因爲恐怕淹死嬰兒而心驚，坐在另一個房間裡，等候儀式完結。當奶媽，把嬰兒帶出的時候，他喜悅地看他，當奶媽向他說拋在洗禮盆中的蜡和嬰兒頭髮沒有沉下却浮起時，他贊同地點頷。(註)

十

羅斯托夫參與道洛號夫與別素號夫決鬥的事被老伯爵的努力隱瞞了，並且羅斯托夫沒有如他所期待地被降級，反被任命爲莫斯科總督的副官，因此他不能隨同全家的人赴鄉下，爲了新職務而全夏留在莫斯科。道洛號夫復元了，羅斯科夫在他復元的時候和他特別友善。道洛號夫臥病在母親處，她懇情地溫柔地愛他。老婦人瑪麗亞，依賽諾夫娜，因爲他和費佳的友情而愛羅斯托夫，常常向他說到自己的兒子。

「是尚伯爵，對於我們現在腐化的社會，他太高尚了，心太純潔了」，她說。「沒有人愛美德，牠刺大家的眼睛。你說，伯爵，在別素號夫那方面這是對的嗎，是光榮的嗎？費佳憑自己的好意愛他，現在也從不說對他不好的話，在彼得堡和警官的惡作劇，在那里鬧了許多笑話，他們不是在一起做的嗎？爲什麼別素號夫毫無責任，費佳却要自己肩負一切呢？他要負擔什麼呢！我們知道，他復級了，但他們能不使他復級呢？我想，像他這樣的勇士和祖國的子孫是不多的。現在是什麼——這個決鬥？這些人有感覺有名譽嗎！知道他是獨子，向他挑鬥，對直地向他放槍！好罷，上帝可憐我們。爲了什麼呢？

〔註〕俄國受洗時風俗，由神甫將小孩頭髮一撮連蜡投水，如蜡與髮浮起，卽爲吉祥。——毛

呵，我們這個時候，誰沒有醜陰說呢？假使他是那樣的嫉妒，爲什麼？我明白，他可以早使人覺得，這已經繼續了一年了。爲什麼挑鬥，以爲賈佳因爲自己欠他錢就不打他！多麼卑鄙！多麼惡劣！我知道，你了解賈佳？我親愛地伯爵，因此我誠心愛你，相信我。很少的人了解他。他有那樣崇高的天上的心靈！」

道洛號夫自己在復元期間，常向羅斯托夫說這些話，這些話是決不能期望他說出來的。

「他們認爲我是壞人，我知道，」，他說，「讓他們說罷。除了我所愛的，我不願知道任何人；但對於我所愛的，我那樣地愛他，我會爲他捨命，但其餘的，假使阻礙我，我便毀掉他們，我有一個敬重的寶貴的母親，兩三個朋友，你在其內，對於其餘的，我只看他們有用或有害而去注意。幾乎所有的人都有害，尤其是女子。是的，我親愛的，」，他繼續說，「男子們我遇見過親愛的，善良的，高尚的；但女子們，除了出賣的動物，——伯爵夫人們或者廚娘們都是一樣，——我還沒有遇到過別的，我還沒有遇到我在婦女中所尋求的那種天使的純潔和虔誠。假使我找到了這種女子，我便爲她捨命。但這些……」

他做了輕視的手勢。「你相信我，假使我還寶貴生命，我寶貴她只是爲了我還希望遇到這種天人，她革新我，滌清我，提高我。但你不懂這個。」

「不然，我很憤得」，羅斯托夫回答，他是處在他的新朋友的影響之下。

秋間羅斯托夫的家庭回到莫斯科。在冬初皆尼索夫也回來住在羅斯托夫家。尼考拉·羅斯托夫在莫

斯科所過的一八〇六年的冬初，是他和他全家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個時期。尼考拉帶了許多年輕人來到父母的家裡。韋姬是二十歲的美女；索尼亞是十六歲的女孩，具有初開花朵的一切豔美；娜塔半半是少女，半是小孩，有時可愛如小孩，有時可愛如少女。

這時候在羅斯托夫家有一種特別的愛情氣氛，在有很年輕很美麗的女孩們的家庭裡這是常有的。每個來到羅斯托夫家的年青人，看到這些年青的、易感動的、爲什麼原因（也許是爲了自己的美麗）笑着的、少女的面孔，看到這種活潑的騷動、聽到這種不連貫的、但對大家友善的、對一切有準備的、充滿希望的、年輕女性的話聲，聽到這些不連貫的聲音、有時是歌唱、有時是音樂，便感覺到那種準備戀愛與期待幸福的情緒，一如羅斯托夫家年輕人們所感覺到的。

道洛號夫是羅斯托夫最先帶來家的年輕人之一，全家的人都歡喜他，除了娜塔莎。爲了道洛號夫她幾乎同哥哥吵嘴。她認定，他是壞人，在他和別素號夫的決鬥中，彼挨爾是對的，而道洛號夫是錯的，他是可惡的，不自然的。

「我什麼都不明白！」娜塔莎帶着固執的剛愎大聲說，「他心壞，沒有感情。現在你知道我歡喜你的皆尼索夫，他是浪子，是一切，但我仍然歡喜他，這我明白，我不知道，要向你怎麼說；他的一切都是規定的，但我不歡喜這樣。皆尼索夫……」

「阿，皆尼索夫又是一回事」，尼考拉回答，使人覺得甚至皆尼索夫比之道洛號夫也不足輕重，「

應當明白，這個道洛號夫有多麼好的心腸，應當看見他和他母親在一起的時候，那樣好的心腸！」

「我還不知道這個，但他使我覺得不舒服，你知道，他愛上了索尼亞嗎？」

「什麼樣的蠢話……！」

「我相信，你會看到的。」

娜塔莎的預言實現了。不歡喜婦女的道洛號夫開始常來到他們家，並且他爲誰而來時問題立刻這樣解答了（雖然沒有人說到袖），他是爲索尼亞而來。索尼亞雖然從不敢說這個，她却知道，每次見到道洛號夫都臉紅得像紅布。

道洛號夫常常在羅斯托夫家吃飯，從不放過一次有他們在場的表演，常赴約蓋勒家的青年跳舞會，羅斯托夫家的人總是在這裏的。他向索尼亞作愛慕的注意，並且用那樣的眼睛看她，不僅她不能看到這種目光而不臉紅，而且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看到這種目光也臉紅。

顯然，這個強壯奇怪的人是處在這個黑色、優美的女子對他所發生的不可抗的影響中，這女子却豈另一個人。

羅斯托夫在道洛號夫與索尼亞之間發現了新的關係；但他沒有向自己確定這個新的關係是什麼樣的。『他們都愛上了什麼人』，他爲索尼亞及娜塔莎想。但他不像從前那樣對於索尼亞及道洛號夫覺得自然，他開始很少在家。

在一八〇六年秋，大家又懷着比上年更大的熱情說到對拿破崙的戰爭。下了命令，不僅要在每千人中徵十名新兵，並且還有九名後備義勇兵。處處詛咒保拿巴特，在莫斯科只談到迫近的戰爭。對於羅斯托夫家，這些戰爭準備的全部興趣只限于此，就是尼考廬施卡決不同意留在莫斯科，只等候皆尼索夫假期期結束，以便同他一道在節期之後回返隊伍。目前的離別不僅不妨礙他要樂，且甚至鼓勵他去要樂。他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家庭以外，在宴會上，夜會上，和跳舞會上。

十一

在耶誕節後第三天，尼考拉在家吃飯，這是他近來很少的事。這是正式的饞別宴；因為他和皆尼索夫要在受洗節後回營。有二十來人吃飯，其中有道洛號夫與皆尼索夫。

羅斯托夫家愛情的空氣和戀愛之氣氛從來不會令人感覺過如此強烈，如國在耶誕節的這幾天這樣。「抓住快樂的時機，使自己去愛，被愛！只有這是世界上真實的東西，其他皆不足道。我們在這裡只注意這一件事」，這個氣氛這麼說。

尼考拉和平常一樣，跑倦了兩對馬，不遑去到一切他應該去的地方，和邀請他的地方，正在吃飯之前回到家裡。他一進門，便注意並感覺到家中愛情的氣氛之濃厚，但此外，他不注意到幾個人之間所有的異常的窘態。特別興奮的索尼亞，道洛號夫，老伯爵夫人，娜塔莎也有一點兒。尼考拉明白在吃飯之前索

尼亞與道洛號夫之間一定發生什麼事情，他憑着特有的心智之靈敏，在吃飯的時候，很熱心地細心地注意他們倆。在這個節期的第三天晚上，約蓋勒（跳舞教師）家仍然有跳舞會，這是在節期中爲所有的男女學徒們舉行的。

「尼考林卡，你到約蓋勒家去嗎？請你也去」，娜塔莎向他說，「他特地請你去，發西利·德米特銳支也去」（這是皆尼索夫）。

「奉伯爵小姐的命令我什麼地方不去」！皆尼索夫說，他在羅斯托夫家戲謔地自居娜塔莎的騎士，「我準備跳披肩舞」。

「假使有空我答應了阿爾哈羅夫，他們有夜會」，尼考拉說。

「你呢……」他向道洛號夫說。剛剛問了這話，他注意到這是不該問的。

「是的，也許……」道洛號夫冷淡地忿怒地回答，看了看索尼亞，並且皺眉，又用他在俱樂部宴會上看彼接爾的同樣目光看尼考拉。

「有了什麼事情」，尼考拉想，道洛號夫在飯後立刻便走了，于是他更相信這個推測。他叫來娜塔莎，問是什麼回事。

「我找了你」，娜塔莎說，跑到他面前。「我說過，你仍然不願相信我」，她勝利地說，「他向索尼亞，求婚」。

無論尼考拉近來如何不注意到索尼亞，但當他聽到這話時，好像他身上掉下了什麼東西。道洛號夫對於無嫁產的孤兒索尼亞是適當的，並且在好幾方面是良好的配偶。從老伯爵夫人和社會的觀點看來，是不能夠拒絕他的。所以當他聽到這話時，尼考拉的第一個感覺是對於索尼亞的忿怒。他準備要說：「好極了，當然應該忘記了小孩子的許諾，接受這個提議」；但他還來不及說出這話，娜塔莎便說：

「你可以想想看！她拒絕了，完全拒絕了！」稍停後，她添說，「她說，她愛另一個人」。

「是的，我的索尼亞不能有別樣的行爲！」尼考拉想。

「媽媽求了她許多次，她都拒絕了，我知道，她不會變的，假使她說了什麼……」。

「媽媽求她！」尼考拉認真地說。

「是的」，娜塔莎說。「你知道，尼考林卡，不要生氣，但我知道，你不會娶她的。我知道，上帝知道爲什麼，我確實知道你不會娶她」。

「呵，你決不會知道這個」，尼考拉說；「但我必須同她說。多麼美麗呵，這個索尼亞！」他笑着添說。

「她是多麼美麗呵！我把她送來給你」。娜塔莎吻了哥哥，跑開。

一分鐘後索尼亞進來了，驚惶、無神、有罪般的。尼考拉走近她，吻她的手。這是他們在回家後第一次面對面說到他們的愛情。

「索斐」，他開頭畏怯起說，然後漸漸勇敢起來，「假使你願拒絕一個不僅是顯赫的，有益的配偶

；並且他是優美的，高貴的人……他是我的朋友……」。

索尼亞打斷他的話，

「我已經拒絕了」，她趕快地說。

「假使你是爲了我而拒絕他，我恐怕我……」。

索尼亞又打斷他。她用請求的驚異的目光看他。

「尼考拉，不要向我說這話」，她說。

「不，我一定要說。也許在我這方面這是自信，但仍然最好還是說。假使你爲我而拒絕，我應該向你說全部的真情。我愛你，我相信，甚於一切……」。

「我覺得夠了」，索尼亞赧赤地說。

「不；我愛過一千次，還要愛，不過我不會對於任何人有過對你這樣的友誼、信任、與愛情的感覺。那時我年輕。媽媽不願這事。事實上，我沒有答應什麼。我請你考慮道洛號夫的提議」，他說，困難地說出朋友名字。

「不要向我說這個。我不希望什麼。我愛你，像哥哥，永遠要愛你，我不再需要別的」。

「你是天使，我值不上你，但我只怕令你失望」。尼考拉又吻了一次她的手。

約蓋勒的跳舞會是莫斯科最愉快的。母親們，看着她們的子女們踏着新學會的舞步，這麼說；跳得最跌交的青年男女們自己這麼說；帶着屈服的思想和來此的成年女子與年輕人這麼說，並且感到最大的愉快。這年在這些跳舞會中造成了兩對姻緣。兩個美麗的高爾洽考夫郡主找到了求婚者，並且結了婚，使得這些跳舞會更有聲名。這些跳舞會中的特色是沒有主人與主婦，而有按照舞術原則向後踏足的、飛舞如羽毛的、善良的約蓋勒，他向所有的來賓售課程票；還有一點是，只有那些希望跳舞與娛樂的人們才赴這些跳舞會，例如第一次穿長衣的十三四歲的女孩們。除了很少的例外，大家都是，或者似乎是很美麗的；他們那樣狂喜地笑着，他們的眼睛是那樣地發光。有時最好的學生甚至跳「披肩舞」，其中最好的是娜塔莎，她以優美著名；但在這最後一次的跳舞會中他們只跳蘇格蘭舞，英格蘭舞，以及剛風行的美最佳舞（一種波蘭舞——譯）。約蓋勒用了別索號夫家的大廳，據大家說，這次跳舞很成功。有很多美麗的姑娘，羅斯托夫家的姑娘們是最美麗的當中的。她們倆是特別快樂而活潑。這天晚上，索尼亞因為道洛號夫的求婚，自己的拒絕，和對尼考拉的表白而得意，在屋裡打旋，不讓女僕梳她的頭髮，現在她透澈地表現出強烈的喜悅。

娜塔莎，因為在真正的跳舞會中第一次穿長衣而同樣地得意，是更加快樂。她們倆都穿白色，有粉紅緞帶的紗布衣。

娜塔莎一進舞場時，便置身在戀愛中。她不是愛某一特殊的人，而是愛所有的人。在她看人的時候

，她看見了誰，何愛上了誰。

「啊，多麼好！」她不斷地跑到索尼亞面前說。

尼考拉和皆尼索夫在大廳裡走動，親善地謙和地看跳舞的人。

「她多麼可愛，一定是美人」，皆尼索夫說。

「誰？」

「娜塔莎伯爵小姐」，皆尼索夫回答。

「她跳得多好，多麼優美！」沉默了一會，他又說。

「你說誰呢？」

「說你的妹妹」，皆尼索夫忿怒地說。

羅斯托夫發笑。

「我親愛同伯爵；你是我最好學生當中的一個，你應該跳舞」，矮小的約蓋勒走到尼考拉面前說。

「不，我親愛的。我在牆邊觀看吧」，皆尼索夫說。「你不記得你的功課我學得多麼壞嗎？……」

「呵，不是！」約蓋勒說，趕快的安慰他。「你只是不注意，但你有才能，是的，你有才能」。

音樂隊奏了新流行的最最佳舞曲。尼考拉不能拒絕約蓋勒，邀求了索尼亞。皆尼索夫坐到老太婆們

面前，把肘支在刀柄上，用腳踏着拍子，看着跳舞的青年們，愉快地說了什麼，引得太婆們發笑。約蓋勒，最先和他最得意，最好的學生娜塔莎跳舞。輕輕地，溫柔地踏着穿低口鞋的腳，約蓋勒最先同羞澀的、努力踏步子的娜塔莎飛過了大廳。皆尼索夫眼不離開她，並且用刀打拍子，帶了那樣的神情，這神情明白地說，他不跳舞，只是因為不想跳舞，而不是因為不能。在舞節的當中，他把走過身旁的羅斯托夫喚到面前。

「這完全不對」，他說。「這就是波蘭的美最佳舞嗎？但她跳得好極了。」
知道皆尼索夫甚至波蘭也以善跳波蘭的美最佳舞而著名，尼考拉跑近娜塔莎。

「去選皆尼索夫。他現在跳！非常好！」他說。

在叉輪到娜塔莎的時候，她站起，迅速地踏着她的鑲緞邊的低口鞋，畏怯地，獨自從大廳裏跑到皆尼索夫所坐的角落裏。她看見大家都望着她，期待着。尼考拉看見皆尼索夫和娜塔莎帶笑地爭執什麼，皆尼索夫拒絕了，但高興地笑着。他跑去。

「請，發西利·德米特鏡支」，娜塔莎說，「請去吧」。

「呵，放我吧，伯爵小姐」皆尼索夫說。

「噯，夠了，發夏」，尼考拉說。

「他們叫我小貓兒發西卡」，皆尼索夫談諧地說。

「我唱一整晚的歌給你聽，」娜塔莎說。

「妖兒，什麼事都向我做！」皆尼索夫說，解了軍刀。他從椅子後邊走出，緊握着女舞伴的手，抬起頭，落後一隻腿，等着拍子。只有在馬上在跳美最佳舞時才看不見皆尼索夫的矮身材，他顯得那樣英勇，正如他替自己所設想的那樣。等到了拍子，他勝利地談諧地斜視他的女舞伴，突然踏動一隻腳，好像球一樣，彈性地從地上跳起，並且帶了他的女舞伴，打旋地飛舞着，他無聲地用一隻腳飛過客廳的一半，好像，沒有看見站在面前的許多椅子，向椅子直衝；但忽然，碰響馬刺，撐開雙腿，停在腳眼上，這樣地站了一秒鐘，帶了馬刺的鏗鏘聲，雙腳落在一處，迅速旋轉，於是用左腳碰着右腳，又打旋地飛舞。娜塔莎猜中他有意要做的，並且，自己不知道如何，跟隨他舞——眼從着他。他有時使她打旋，忽而在右手上，忽而在左手上，有時他跪下一膝，使她在自己四周打旋，於是又奔馳，帶着那樣猛力向前衝，好像他有意要不換氣地跑穿全廳；有時又忽然停止，又做新的意外的舞步。當他敏捷地使他的女舞伴在她位子前打了旋，碰響馬刺，在她面前鞠躬時，娜塔莎甚至不會向他行禮。她迷惑地笑着看他，好像不認識他。

「這是什麼回事？」她問。

雖然約蓋勒不承認這是真正的美最佳舞，所有的人都稱贊皆尼索夫的才藝，大家不斷地選他，於是老人們開始笑着說到波蘭，說到過去的好時代。皆尼索夫因跳舞而臉紅，用手巾拭着臉，坐在娜塔莎旁

遊，在其餘跳舞時間一直沒有離開她。

十二

跳舞後羅斯托夫兩天沒有在自己家看見道洛號夫，也未在他家找到他；第三天他接到他的通知。

『因為我由于你知道的原因不願再到你府上去，並將歸營，所以今天晚上我請朋友們舉行告別宴——請赴英國旅館』。在指定的日子，羅斯托夫在十點鐘離開他和他家裏人及皆尼察夫所在的戲院，赴英國旅館。他立刻被引至道洛號夫今天所定的旅館中最好的房間。

有二十來人聚集在桌旁，道洛號夫坐在桌前的兩支臘燭之間。桌上有金幣鈔票，道洛號夫做莊。在求婚與索尼亞的拒絕之後，尼考拉便沒有看見他，想到他們將如何見面，他覺得不安。

道洛號夫明亮冷靜的目光在門口遇見羅斯托夫，好像他等了他很久。

『我們好久不見了』，他說，『謝謝你光臨。我馬上就要發完，依半施卡和歌舞團要來的。』

『我去找過你』，羅斯托夫紅着臉說。

道洛號夫未回答。

『你可以下』，他說。

羅斯托夫這時想起他一次和道洛號夫所談的奇怪的話。『只有呆子賭運氣』道洛號夫那時說。

「你或者是怕同我賭嗎？」道洛號夫現在說，好像是猜中了羅斯托夫的思想，並且笑了一下，在這個笑容的後邊，羅斯托夫看見了他在俱樂部宴會上及在別的時候所有那種心緒，在那些時候，好像道洛號夫厭倦了逐日的的生活，覺得必須用一種奇怪的，大部分是殘忍的行爲來避免牠。

羅斯托夫覺得不自在；他在頭腦裏搜尋却沒有找出笑話來回答道洛號夫的話，但在他來及做這個之前，道洛號夫，對直的看着羅斯托夫的臉，遲緩地，從容得大家可以聽到地，向他說：

「你記得，我同你說過賭錢的事……呆子才想憑運氣賭錢；要賭可靠的東西，我要試試看」。

「試運氣呢，還是賭可靠的東西？」羅斯托夫想。

「是的，你最好不賭」，他添說，拍擊一副打開的紙牌添說：「下注，諸位」！

把錢移到前面，道洛號夫準備發牌。羅斯托夫坐在他旁邊，起初未賭。道洛號夫看了看他。

「你爲什麼不賭呢？」道洛號夫說。很奇怪，尼考拉覺得必須拿牌，下了一小注，開始賭牌。

「我沒有帶錢來」，羅斯托夫說。

「我相信你」！

羅斯托夫放了五盧布在牌上輸了，又下又輸。道洛號夫「殺了」，即是，連贏了羅斯托夫十副。

「諸位，」發了一會兒牌，他說，「請把錢放在牌上，不然我會算錯的。」

有一個賭的人說，他希望他能夠相信他。

「能夠相信，但我恐怕弄錯，請把錢放在牌上」，道洛號夫回答。「你不要蹣跚，我們來算」，他向羅斯托夫添說。

賭博繼續，侍役不停地散香檳酒。

羅斯托夫所有的牌都輸了，他輸了八百盧布的賬。他在一張牌上寫了八百盧布，但當侍役給他香檳酒時，他變了意思，又寫了通常的數目，二十盧布。

「放手」，道洛號夫說，不過他似乎沒有看羅斯托夫，「快要贏回去了。輸給了別人，但贏了你。或者是你怕我嗎？」他又說。

羅斯托夫服從了，留下寫了八百的注子，把他從桌上拿起的破角的紅心七放下。他後來記得很清楚，他放下紅心七，在上面用破粉筆寫了粗圓的數字八〇〇；飲了給他的一杯暖香檳，對於道洛號夫的話笑着，帶着焦慮的心情等候着紅心七，看着道洛號夫拿一幅牌的手。這張紅心七的輸贏，對於羅斯托夫是很多的錢，在上週的星期日，依利亞·安德來伊夫伯爵給他兒子兩千盧布，他從來不願向他說到金錢的難，却向他說，這是在五月前最後的錢了，因此他求兒子這一次較為節省一點。尼考拉說，他覺得這錢太多了，說他要立誓在春季裏（歐西以五月下旬為夏季開始——譯）不要再錢。現在這筆錢只餘一千二百盧布了。所以，紅心七不僅有關於一千六百盧布的輸出，而且有關於諾富的失信。他帶着焦慮的心情看着道洛號夫的手，並且想：「唉，趕快吧，把這張牌發給我，我要拿帽子，坐車回家同哲尼索夫，

娜塔莎與索尼亞吃晚飯，我確信我手裏決不再拿牌了。」這時候，他家庭生活，和彼給的笑話，和索尼亞的談話，和娜塔莎的合唱，和父親玩兵牌，甚至廚子街的安適的臥室，都那樣生動地、明確地、美麗地在他心中出現了，好像這一切是早已過去的，遺失的，未欣賞的幸福。他不能設想，一種惡劣的機會將把七放在右邊不放在左邊，她將奪去他這全部新了解，新發現的幸福，並把他放入未經驗過的、不確定的不幸之深淵。這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焦慮地等道洛鐵夫手的動作。這隻寬骨的，紅潤的，在袖口下露見毫毛的手把這副牌放下，揀了送來的杯子和烟斗。

「那末你不怕和我賭嗎？」道洛鐵夫又說，好像是爲了要說一個愉快的故事，他放下牌，靠到椅背上，開始帶着笑容遲緩地說話。

「是的，諸位，有人向我說，在莫斯科散佈了一種謠言，說我是騙子，因此我勸你們對我要當心」。

「呸，發牌吧！」羅斯托夫說。

「呵，莫斯科的流言！」道洛鐵夫說，笑着拿起牌。

「啊啊啊啊！」羅斯夫差一點兒沒有叫起來，把雙手舉到頭髮上。他所需要的七已經是在頂上層，是這副牌裏的第一張，他所等的超過他應付的。

「但你不要自掘墳墓！」道洛鐵夫說，瞥了羅斯托夫一眼，繼續發牌。

經過了一點半鐘頭，大部份賭錢的都已對於他們自己的賭博持玩笑的態度了。

全部的賭博集中於羅斯托夫一人。代替一千六百盧布的，是爲他寫了一長列數字，他計算有一萬，但現在，他模糊地假定，已到一萬五千。但事實上，這筆賬已超過兩萬。邁洛魏夫沒有聽也沒有說故事；他注視羅斯托夫每一次手的動作，偶而地向他的賬上掃一眼。他決定繼續賭博直到這筆賬達到四萬三千他。選了這個數目，因爲四十三是他兩年齡與索尼亞年齡的總和。羅斯托夫把頭托在雙手裏坐在寫了的數字，滴了酒的，堆着牌的桌子前。一個苦惱印象沒有離開他：這雙寬骨的，紅潤的，在袖字下露見的毫毛的手，這雙他所愛的所恨的手，把他抓在掌握中。

「六百盧布，么，角，九。！贏回來是不可能的！……！在家裏是多麼愉快呵！……！兵牌加倍或清賬！……！這不可能！……！他爲什麼對我這樣做呢？……！」羅斯托夫想。有時他下了很大的注子；但邁洛魏夫拒絕和他賭這個數目，自己定了一個數目。尼考拉依從了他，有時禱告上帝，如同他在戰場上在阿姆施太頓橋上那樣地禱告；有時他假定那張牌，在桌下一堆轉回的牌中落到他手裏的第一張牌，會拯救他；有時他算計衣服上綠條的數目，打算把全部所輸的放在點數相圓的一張牌上，有時看着別的賭錢的人求助，有時看着邁洛魏夫現在冷淡的臉，企圖看透他心裏在發生什麼。

「其實知道這筆損失對我是什麼意思。他不能夠希望我失敗嗎？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要知道我愛他，……但他沒有過錯；在他走運的時候，他要做什麼呢？我是無錯的」，他向自己說。「我來做任何壞事。難道我殺了誰，損傷了誰，有過惡念嗎？為什麼有這樣可怕的不幸呢？這是何時開始的？不久之前我來到桌前，心想贏一百個盧布，爲媽媽在命名日買那樣一瓶酒，就回家。我是那樣快樂，那樣自由，那樣愉快！我那時不知道我是多麼快樂！那是何時完結的，這個新的可怕的情形是何時開始的？這個改變是如何表現的？我仍舊坐在這個地方，坐在這個桌子上，同樣地拿起牌放下牌，看這雙寬骨的伶俐的手。這是何時完成的，完成了什麼？我健康，壯強，仍然如舊，仍然在同樣的地方。不，這是不可能，實在，這一切是不得完結的。」

他臉紅，全身發汗，雖然房裏並不熱，他的臉色可怕又可憐，特別是因爲他要顯得鎮定而不能夠。計數達到了四萬三千的命定數目。羅斯托夫準備了一張牌，這張牌將加倍或抵消那剛剛記賬的三千盧布，這時道洛維夫丟下了這副牌，把牌推開，拿起粉筆，折碎，開始用清晰有勁的筆法寫下羅斯托夫欠賬的總數。

「吃飯了，是吃飯的時候了！這里有吉卜賽人！」

果然，一羣黑色的吉卜賽男女從冷的外面走進來，用吉卜賽人的語音說了什麼。尼考拉明白一切都完結了；但他用冷淡的聲音說：

「怎麼，不來了嗎？我準備了這樣漂亮的小牌」。好像最使他發生興趣的是賭博本身的愉快。

「一切都完結了，我失敗了！」他想，「現在，子彈進腦袋……只有這一條路了」，同時他用愉快的聲音說：

「嗚，再來一牌」。

「好」，道洛號夫回答，算完了總結？「好！來二十一個虛布」，他說，指着四萬三千旁邊的數字二十一，拿起了牌，準備發。羅斯托夫順從地擦下牌角，用心地寫了21，以代他準備要寫的六千。

「這對我都是一樣」，他說，「我唯一的興趣是更要知道你贏那個還是給我那個十」，

道洛夫號開始駭肅地發牌。呵，羅斯托夫現在多麼恨這雙手，短指的，紅潤的，在袖子下露見毫毛的，把他捏在掌握中的這雙手。……十發出了。

「你的眼是四萬三千，伯爵」道洛號夫說，伸着腰從桌上站起。「坐得這麼久，疲倦了」，他說。

「是的，我也倦了」，羅斯托夫說。

道洛號夫，好像是提醒他，不宜說笑話，打斷他說：

「我什麼時候收錢呢，伯爵？」

羅斯托夫臉紅着，把道洛號夫叫進另一間房。

「我不能馬上全盤給你，你要拿期票，」他說。

「聽着，羅斯托夫」，道洛驪夫說，活潑地笑着，看着尼考拉的眼睛，「你知道這句話：『在愛情中幸運，在賭博中不幸』。你的表妹愛你。我知道。」

「呵！覺得自己這樣地在這個人的掌握中，是可怕的」，羅斯托夫想。羅斯托夫明白，這個失敗的消息對於父母是多大的打擊；他明白，避免了這一切是多麼幸福，並且明白，道洛驪夫知道使他避免這恥辱與苦惱是可能的，而現在却想和他玩貓捉鼠。

「你的表妹……」道洛驪夫想說；但尼考拉打斷他。

「我的表妹同這件事毫無關係，用不着說到她！」他憤怒地大聲說。

「那末什麼時候收錢呢？」道洛驪夫問。

「明天」，羅斯托夫說過，走出房。

十五

說「明天」並維持適宜的語調是不難的；但獨自回家，看見妹妹，弟弟母親，父親，懊悔，並要求他在立誓之後無權要求的錢，——是可怕的。

他們在家裏還未睡。羅斯托夫家的幼輩，從戲院裏回來，吃了夜飯，坐在鋼琴前。尼考拉一進大廳，便籠罩愛情的，詩意的氣氛中，這氣氛在這年冬天充竊了他們的家，並且現在，這氣氛在道洛驪夫的

家婿與約蓋勒的跳舞之後，似乎在索尼亞與娜塔莎的頭上更加濃厚，好像暴風雨前的空氣。索尼亞與娜塔莎穿着藍色的、在戲院中所穿的衣服，美艷，並且意識到自己美麗，快樂，笑着站在鋼琴邊。韋妲與沈升在客廳下將棋。老伯爵夫人，等着兒子與丈夫，和住在她家的老貴族婦人玩「懾心思」牌。皆尼索夫帶着明亮眼睛和蓬亂頭髮，一隻腿向後曲着，坐在鋼琴旁邊，用他的短手指捺鋼琴，奏着和音，轉動眼睛，用他的低小、粗沙、但正確的聲音唱他自己所做的詩『仙女』，他試行爲這詩配樂譜。

仙女，你說，是什麼勁，

引我重理拋棄的弦音，

在心中燃起來什麼樣熱情，

手指下流出什麼樣喜歡！

他用熱情的聲音唱，他的瑪瑙般的黑眼睛射着驚惶快樂的娜塔莎。

「好極了！好極了！」娜塔莎大聲叫。「再唱兩句」，她說，沒有注意到尼考拉。

「他們一切如舊」尼考拉想，看着客廳，看見韋妲，和母親及老婦。

「啊！尼考拉卡在這里！」娜塔莎跑到他面前。

「爸爸在家嗎」？他問。

「我多麼高興呵，你來了！」娜塔莎說，未作回答，「我們是這樣的快活。發西利·德米特銳夫覺

我還留一天，你知道嗎？」

「沒有，爸爸還沒有回來」，索尼亞說。

「考考，你來了，到我這里來，親愛的！」伯爵夫人在客廳裡的聲音說。尼考拉走到母親面前，吻了她的手，無言坐在她桌邊，開始看她的摺牌的手。大廳裏仍舊傳來笑聲和向娜塔莎說話的愉快聲音，「噢，好，好，」皆尼索夫大聲說，「現在用不着推辭，輪到你唱 *Maria* 了」（註），我求你。」伯爵夫人盼願沉默的兒子。

「你有什麼事？」母親問尼考拉。

「啊？沒有什麼」，他說，好像他已經厭煩了這種同樣的問題。「爸爸快回來了嗎？」

「我想快了」。

「他們的一切如舊。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到何處去呢？」尼考拉想，又走進有鋼琴的大廳。

索尼亞坐在鋼琴前奏皆尼索夫特別愛好的棹歌序奏。娜塔莎準備唱歌，皆尼索夫用熱情的眼睛看着她。尼考拉開始在房間裡來回走。

「現在有興致使她唱歌！——她能唱什麼？這裏沒有東西是愉快的」，尼考拉想。

索尼亞彈了序奏的第一個和音。

〔註〕「意大利的船夫曲，可譯掉歌」——譯者

「我的上帝，我是一個敗家的不名譽的人。子彈進腦袋，這是唯一的途徑，不是唱歌，」他想，「走嗎？但到那裏去呢？都是一樣，讓他們唱吧！」

繼續在房裏徘徊着，尼考拉悲愴地看皆尼索夫和女孩子們，避免着他們的目光。

「尼考林卡，你有什麼事情？」索尼亞的目光注視着他問。她立刻看出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尼考拉避開了她。娜塔莎用自己的敏感也立刻注意到哥哥的心情。她注意到他，但她自己此時是那麽愉快，離苦惱，發愁，譴責是那麽遙遠，她有意欺騙自己（這是年輕人常有的事）。「不行，我現在是太愉快，我不能因為同情別人的苦惱而損害自己的愉快」，她感覺，並向自己說：「不是，我相信我弄錯了，他應該是同我一樣地快活。」

「噉，索尼亞」她說，走到大廳的當中，她認為這裏的反聲最好。抬着頭，垂下無生氣的手，好像跳舞的人們一樣，娜塔莎用有力的動作把脚跟貼着腳趾向前行，走到房間的當中停住。

「我就在這里！」她似乎這麼說，回答皆尼索夫跟隨她的熱情目光。

「她高興什麼！」尼考拉想，看着妹妹。「她怎麼不覺得乏味，不覺得羞恥！」塔娜莎唱出第一個音，她的喉音擴大，胸脯鼓起，眼睛顯出嚴肅的表情。她在這時不想到任何人，不想到任何事，從帶笑的嘴裏唱出聲音，這些聲音可以由任何人在同樣的時間裏與同樣的間隔中唱出，但這些聲音使你冷淡過一千次，而在第一千零一次使你興奮而流淚。

娜塔莎在這年冬天第一次開始嚴肅地唱歌，特別是因為皆尼索夫極喜她的唱歌。她現在唱得不像小孩，在她的唱歌裏已經沒有了她從前所有的那種可笑的小孩的努力；但照聽過她唱的内行批評家說，她唱得還不很好。『未經訓練，但是極好的聲音，應當訓練』，大家都這麼說。但他們通常在她的聲音停了很久之後才說這話。正當這個未經訓練的聲音帶着不規律的呼吸和緊張的過門在唱時，甚至内行批評家也不說什麼，只欣賞這個未受訓練的聲音，只希望再聽這個聲音。在她的聲音裏有那種處女的純潔，那種對於自己才能的無知，和那種尚未鍛煉的溫柔，她們那樣地和唱歌蓋構的缺乏合在一起，似乎在這種聲音裏不能夠改變任何東西而不損害牠。

『這是什麼回事』？尼考拉想，聽到了她的聲音，並大睜着眼睛。『她發生了什麼？她今天怎樣在唱！』他想。忽然他覺得全世界集中在下一樂音與下一樂節的期待裏，世界上的一切分成了三個拍子：
『Oh, mio crudele affetto……』 | , | 1 ,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我的殘忍的愛情——譯』 | 1 ,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不幸，金錢，遺洛驃夫，忿怒，名譽——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但這都是真實！』娜塔莎，嗷，親愛的！嗷，我的姑娘！……她要怎樣唱？(C)啊？唱了！謝謝上帝！他不知自己爲了加強這個。而在唱，唱了高音的第三度音程的配音。『我的上帝！多麼好！我能夠唱這個樂音嗎？多麼快樂啊！』他思。

啊！這個第三度音程如何地顫動了，羅斯托夫心中一種更好的東西如何地感動了。而這種東西無關

於世界上的一切，高過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什麼是輪錢，道洛號夫和諾言！……一切是廢物！人可以行兇，偷竊，而仍然快樂……

十六

羅斯托夫已經好久不會像今天感覺到這樣的音樂的愉快。但娜塔莎剛剛唱完了掉歌，他又想起了現實，他什麼也未說，走出去，下樓回到自己的房間，過了一刻鐘，愉快滿意的老伯爵從俱樂部回來了。尼考拉聽到他到家，便去見他。

「好，快活嗎？」依利亞·安德來伊文說，高興地驕傲地向着兒子笑。尼考拉想說「是」，但不能夠；他幾乎要哭。伯爵，點着了烟斗，沒有注意到兒子的心情。

「哎，不可避免！」尼考拉第一次又末一次這麼想。忽然好像他是要求坐馬車進城，他忽然用不經意的語調向父親說話，這語調他自己也覺得可憎。

「爸爸，我來找你有些事情。我幾乎忘記了。我需要錢。」

「真的嗎」，父親說，他處在特別愉快的心情中。「我向你說過，籌不到了很多嗎？」

「很多」尼考拉說，臉發紅，帶着愚蠢的無心的笑容，對於這笑容他後來很久不能自恕。「我輸了一點錢，就是說，很多，是非常多，四萬三千。」

「什麼？輸給誰的？……說笑話！」伯爵大聲說，忽然中風般的紅了頸子和後項，如同老人們這樣紅的。

「我答應了明天給」，尼考拉說。

「噉！……」老伯爵說，舉着雙手，無力的坐到沙發上。

「怎麼辦呢！誰不發生這種事情呢！」兒子用大方的勇敢的語氣說，同時他在心裏認爲自己是可鄙的惡徒，不能夠用全部生命來贖自己的愆過。他想吻父親的手，跪下求他寬恕，但他用無心的，甚至粗魯的語氣說任何人都發生這種事。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垂下眼睛，聽到兒子這些話，忙亂起來，尋找什麼。

「是的，是的，」他說，「困難，我怕，難以鑒判……誰不會發生過！是的，誰不會發生過……」伯爵向兒子臉上瞥了一眼，從房裏走出。……尼考拉準備遭拒絕，但未期望到這樣。

「爸爸！爸……爸！」他跟他身後叫，哭着，「饒恕我！」他抓住父親的手，把嘴唇貼上去，並且流淚。

★

★

★

★

在父親和兒子說話時，母親和女兒也有了同樣重要的談話。娜塔莎跑到了母親面前。

「媽媽！……媽媽！……他向我……」

「向你什麼？」

「向我，向我求婚。媽媽！媽媽！」他叫着。

伯爵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皆尼索夫求婚。向誰？向這個小娃娃娜塔莎，她不久之前還玩木偶，現在還在讀書。

「娜塔莎，夠了，呆話！」她說，還希望這是笑話。

「是的，呆話！我向你證實情」，娜塔莎忿怒地說。「我來問你怎麼辦，你向我說：『呆話』……」

伯爵夫人聳肩。

「假使是真的，皆尼索夫先生向你求婚，那末你向他說，他是呆子，這就完了。」

「不是，他不是呆子，」娜塔莎憤慨地嚴肅地說。

「那末你想怎樣呢？你現在總是在戀愛裏。好，你愛他，那末你就嫁他，」伯爵夫人說，忿怒地發笑，「上帝保佑你！」

「不是，媽媽，我不愛他，應當是，不愛他」。

「好，就這樣向他說」。

「媽媽，你發火了嗎？你不要發火，親愛的，我有什麼地方錯了嗎？」

「不是，但是，我親愛的，你要願意，我去同他說」，伯爵夫人笑着說。

「不，我自己去，你教我。一切對你都容易，」她添說，回答她的笑容。「假使你看見他怎樣向我說這話！其實我知道，他不想說這話，他悄然說的」。

「但仍然必須拒絕」。

「不，不須。我那麼可憐他！他是那樣可愛。」

「呶，那末，接受他的求婚。是你結婚的時候了」，母親忿怒地玩笑地說。

「不，媽媽，我那麼可憐他。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說」。

「好，不用你去說，我自己去說，」伯爵夫人說，因為別人敢把這個幼小的娜塔莎當作大人而發火。

「不，沒有關係，我自己去，你在門口聽，」於是娜塔莎從客室裏跑進大廳，這里皆尼索夫仍舊坐在鋼琴前的椅子上，用手蒙了臉。他聽到她的輕柔的足音而跳起。

「娜塔麗」，他說，快步地走到她面前，「決定我的命運吧。她在你的手裏」。

「發西利。德米特銳夫，我那樣同情你！……不，但你是這樣優美……但不須……這……但我永遠這樣愛你」。

皆尼索夫俯首向她的手，但她聽到奇怪的，她不明白的聲音。她吻了他的黑色，蓬亂髮髮的頭。這時候聽到了伯爵夫人衣服迅速的綫聲。她走近他們。

「發西利。德米特銳夫，我謝謝你給我們的光寵，」伯爵夫人用慌亂的聲音說，但皆尼索夫聽得嚴厲，

「但我的女兒太年幼，我覺得你是我兒子的朋友，要先向我說。在那種情形下你不至使我一定拒絕你」。

「伯爵夫人」！……皆尼索夫帶着下垂的眼睛和犯罪的面色說，還想說什麼，却口吃，

娜塔莎不能安靜地看着他那麼可憐。她開始出聲的哭泣。

「伯爵夫人，我對你們不起」，皆尼索夫繼續用斷續的聲音說，「但你知道，我那窮累拜你的女兒和你全家，我要捨兩次性命！」他看伯爵夫人，看見了她的嚴厲的臉：「好，再見，伯爵夫人」，他說，吻了她的手，沒有盼顧娜塔莎，用迅速的堅決的步子走出房。

★

★

★

★

次日羅斯托夫送別了皆尼索夫，他不想在莫斯科再留一天。他所有的莫斯科朋友在吉卜賽羅耍場歡送他，他記不得他們怎樣把他放上雪車，怎樣走過了前三站。

在皆尼索夫走過後，羅斯托夫等候着老伯爵不能一時籌集的錢，在莫斯科又住了兩星期，不出家門，大部分時間是在小姐們的房裏。

索尼亞對他比從前更溫柔更誠意。她似乎皆向他說，他輸錢是功過，她現在因為這個更加愛他；但尼考拉現在認爲自己值不上她。

他在女孩們的紙本上抄詩句與樂譜，直到最後寄完了全部的四萬三千盧布，收到了濱洛號天的收條，沒有辭別任何朋友，在十一月稍起程去趕已在波蘭的部隊。

第二部

一

在他和夫人說明後，彼挨爾乘車去彼得堡。在托爾薩克站上沒有馬，或者是站守不願放出來。彼挨爾必須等候，他未脫衣，躺在圓桌前的皮沙發上，把穿着暖鞋的大脚搭在圓桌上，沉思。

「箱子要卸下來嗎？預備床嗎？要茶嗎？」隨從問。

彼挨爾未回答，因為他什麼未聽見，什麼未看見。他在上一站就沉思了，並且繼續想着同一的問題——那樣重要的問題，他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未加任何注意。他不僅不注意他到彼得堡的早遲，或這個站上有沒有休息的地方，而且較諸他現在所縈思的思想，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將在這個站上留數小時，或者留一生。

站守及其妻，他的隨從，一個賣托爾薩克花邊的女婦，都走進房來効勞。彼挨爾沒有變更蹣跚的脚

的位置，從眼鏡上邊看他們，不明白他們需要什麼，以及他們如何能夠生活而不解決現在他加緊思的那些問題。自從那天，在他於決鬥後從索考爾尼基森林回家，並經過了第一個苦惱的無眠之夜以後，這些同樣的問題便盤踞了他；只是現在，在旅途的孤獨中，他們特別強有力地佔據了他。無論他開始想到什麼，他總是回到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他不能解決，並且不能停止去想。好像他腦海中維持他全部生命的主要螺旋釘鬆弛了。這個螺旋釘不再向前緊，也不向後鬆，却轉動，釘不住任何東西，總是在同一的螺旋線上，不能夠停止他轉動。

站守走進來，開始謙卑地請大人再等兩個鐘頭，在兩個鐘頭之後，他將（無論情形如何）為大人預備驛馬。站守顯然是說謊，只想從旅客獲得額外的酒資。「這是好是壞呢？」彼接爾問自己。「對於我是好，對於窮的旅客是不好，對於他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沒有的吃；他說有一個軍官因此打他，因為他必須趕路。我射擊道洛號夫因為我覺得自己受了侮辱。他們處死路易十六，因為他認為他是罪人。一年後，別人又處死那些殺他的人，也是為了某種原故。什麼是壞？什麼是壞？什麼是壞？應該愛什麼，恨什麼？為什麼生活，我是什麼？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什麼力量，控制這一切？」他問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當中的任何問題並無回答，除了一個不邏輯的回答，他完全不是對於這些問題的。這個回答是：「你死吧！一切都完結了。你將死，你將知道一切，或者停止發問。」但死也是可怕的。

托爾鐮克的女販用尖銳的叫聲喊售她的物品，特別是羊皮鞋。「我有成百的皮布，無處可用，雖却

穿着破皮祆站在這里畏怯地看我，」彼接得想。「爲什麼需要這錢？這些果然能夠增加她絲毫的幸福，和心地的安寧嗎？世界上有什麼東西能夠使她和我更不受罪惡與死亡的支配嗎？死亡，她結束一切，她定今天或者明天就要來到——比之永恆不過一瞬。」于是他又調整那不能釘牢任何東西的螺旋釘，這螺旋釘，仍然在同一的地方轉動。

他的僕人給了他一冊裁了一半的資，蘇薩（註）夫人的寄信體小說。他開始讀到某一阿美麗·德·晏斯腓爾特的痛苦和純良的奮鬥。「當她愛他的時候，」他想，「她爲什麼要奮鬥反對她的引誘者呢？上帝不能在她心中安置違反上帝意志的動機。我從前的妻子不奮鬥，也許她是對的。什麼也沒有找到，」彼接爾又向自己說，「什麼也未發現。我們只能夠知道這個，就是，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這是人類智慧的最高階段。」

他覺得他自己心中的一切和四周的一切是混亂的，無意義的，可憎的。但在這種對於四周一切的憎惡中，彼接爾找到一種惱人的欣喜。

「冒昧請大人擠一點兒，給這位先生，」站守說，他在身後領進屋來另一個也因爲馬匹缺乏而停頓的旅客。這個旅客是一個矮胖、寬肩、黃色、有皺紋的老人，在明亮的，有不確定的灰色的眼睛之上是

【註】Souza夫人（一七六一—一八三六）的小說阿美麗與阿爾房斯（Unlilnet Alphonse）係于1

高懸的灰盾。

彼挨爾把腿從桌上拿下，站起身，躺到爲他預備的床上，偶而看一下進房的人，這人帶着慳吝疲倦的神情，不看彼挨爾，困難地由僕人幫忙着脫衣服。身上墜了一件破舊的、南京布面的羊皮襖，瘦而見骨的路上穿着鞋靴，這個旅客坐在沙發上，把牠的太陽穴處很大很寬的、頭髮剪短的頭靠在椅背上，看了看別素號夫。這個日光的嚴肅、智慧、透透的衷情，驚動了彼挨爾。他想和這個旅客說話，但當他準備向他說到道路問題時，旅客已經閉了眼睛，交叉了有皺的老年人的手，有一隻的手指上戴了一個大鐵指環，上面有一個亞當頭部的像，他不動地坐着，或者是在休息，或者，如彼挨爾覺得的，是在深密地安寧地思索什麼。旅客的僕人是一個有皺紋的、黃色的老人，沒有鬍子和長鬚，這顯然不是因爲剃刮了，而是從來沒有生長過。靈活的老僕人打開了箱子，佈置了茶桌，搬來一個沸騰的茶炊。當一切都準備完好時，這旅客睜開眼睛，靠近桌子，替自己倒了一杯茶，又替沒有鬍子的老人倒了一杯給了他。彼挨爾開始覺得不安，覺得必須甚至不可免地，同這個旅客攀談。

他的僕人拿回一隻空的、底向上的杯子（註）和一块未吃完的糖，並問他可需要什么麼？

「不要什麼。把書給我」，旅客說。僕人把書給了他，彼挨爾覺得這是一本宗教書，旅客注神地閱讀。彼挨爾看他。旅客忽然闔了書，夾了記號在書裏，拿開了書，又閉了眼睛，把手臂靠在椅背上，坐

〔註〕俄國收錄及淺民通常酒杯表示不再需要。爲了經濟，茶內亦不和糖，僅口啣一塊。——毛

成先前的姿勢。彼挨爾看着他，還不及轉頭，老人已睜開眼睛，把堅決嚴厲的目光直射着彼挨爾的臉。

彼挨爾覺得自己受窘，想避開這個目光，但明亮的老返的眼睛不可抗地吸引了他注意。

二

「我有榮幸和別萊號夫伯爵說話，假使我沒有弄錯」，旅客從客地大聲地說。彼挨爾無言，疑問地舉眼鏡上邊看對話者。

「我久仰大名」，旅客繼續說，「並且聽說閣下所遭的不幸」。他似乎着重末後的字，好像他說：「是的，不幸，無論你叫牠什麼，我知道你在莫斯科所發生的事是不幸」。他說，「我對閣下的事很可惜」。

彼挨爾臉紅，趕快從床上拿下腿子，向老人伸青頭，不自然地羞怯地笑着。

「我不是由于好奇心向你提起這個，閣下，但是由于重大的理由。」他沉默，目光不離彼挨爾，並且在沙發上移動了一下，這個動作請彼挨爾坐到自己旁邊。彼挨爾不願和這個老人談話，但他不覺地依從了他，走近，並坐在他身邊。

「閣下，你不快樂，」他繼續說。「你年輕，我老了。我願盡我的力量幫助你。」

「啊，是的，」彼挨爾帶着不自然的笑容說。「很感激你。……請問你是從哪裏來的？」旅客的臉

是不和善的，甚至是冷淡而嚴厲的，但雖然如此，這條新樹識的言語和面孔却不可抗地、有吸力地感動了彼埃爾。

「假使你因為什麼原故不願向我說話」，老人說，「那麼閣下處向我說。」他忽然笑着意外地交疊的笑容。

「啊，不，完全不，正相反，我很高興認識你，」彼埃爾說，又看了一下新相識的手，靠近地觀看指環。他看着亞當人頭像，共濟會的標誌。

「請問，」他說，「你是共濟會員嗎？」

「是的，我是共濟會員，」旅客說，更深透地看彼埃爾的眼睛。「我為自己並代表他們向你伸友愛的手。」

「我恐怕，」彼埃爾笑着說，在共濟會員人格對他引起的信仰，與他對於共濟會員信仰的素常嘲笑之間遊移着，「我恐怕，我太不能了解，就這麼說吧，我恐怕，我對於世界的看法和你們的太衝突，我們不能夠互相了解。」

「我知道你的見解」，共濟會員說，「你所說的你那種見解，你覺得是你思索的收穫，其實他是大部分人的見解，是驕傲、憤恨、與無知的不變的成果。請閣下原諒我，假使我不知到這個，我便不同你說了。你的見解是一種可憐的謬誤。」

「固執地我能夠假定你是在謬誤之中。」彼揆爾微笑着說。

「我從來不敢說我知道真理，」共濟會員說，用他言語的確定與堅決更加感動了彼揆爾。「沒有人能夠獨自達到真理；只有用一塊一塊的石頭，由百萬代的人共同參與，從我們的始祖亞當直到我們現在，才能建立那座廟宇，這廟宇應當是偉大上帝的適當居所，」共濟會員說，閉了眼睛。

「我應當向你說，我不相信，不……相信上帝，」彼揆爾抱歉地費力地說，覺得必須說出真話。

共濟會員注意地看着彼揆爾，向他笑，好像一個強者數百萬萬富翁向一個窮人在笑，這個窮人向他說，他，這個窮人，連五個可以使他快樂的盧布也沒有。

「是的，你閣下不知道他，」共濟會員說。「你不能够知道他。你不知道他，因此你不樂。」

「是，是，我不樂，」彼揆爾承認；「但是我怎麼辦呢？」

「閣下，你不知道他，因此你很不快樂。你不知道他，但他在這里，他在我心中，在我的話中，他在你心中，甚至在你剛才所說的發憤的話中，」共濟會員用嚴厲打戰的聲音說。

他沉默，嘆氣，顯然是企圖安慰自己。

「假使他沒有，」他低聲說，「閣下，我就不同你說到他了。我們說到什麼，說到誰呢？你否認誰呢？」忽然他在聲音裏帶着歡樂的嚴厲與權力說。「假使他沒有，誰鼓勵他的？為什麼你有這個假定，以為有那樣一種不可解的人物呢？為什麼你和全世界都假定這種不可思議的人物——在他的全部性質上

萬能、永恆、無的窮人物——的存在呢？……」他停住，並且沉默良久。

彼挨爾不能並且不願打破這種沉默。

「他存在，但明白他是困難的。」共濟會員又說，不看彼挨爾的臉，却看着前面，他的龍鐘的手，因為內心的興奮而不能安靜，翻着書葉。「假使他是一個被你懷疑了他的存在的人，我便把這個人帶到你面前，抓住他的手，指給你看。但我這樣一個不重要的凡人，怎樣去把他的全部的萬能，全部的永恆，全部的恩惠指示給一個瞎子，或者一個閉了眼，不看了解他，不看了解自己全部卑鄙與罪惡的人呢？」他停了一下。「你是誰？你是什麼？你幻想自己是聰明人，因為你能夠說出這些褻瀆的話，」他帶着憂惱的輕視的嘲笑說，「你比那個玩弄變得巧妙的鐘表機件的小孩更笨，更不聰明，這個小孩大胆地說，因為他不明白鐘表的用途，所以他不相信造鐘表的工匠。認識他是困難的。我們許多世紀以來，從我們始祖亞當直到現在，便研究這種認識，但要達到我們的目的，還是無限的遙遠；但在對他的不了解中，我們只看到我們的弱小和他的偉大。……」

彼挨爾帶着驚悚的心情，用明亮的眼眸看着共濟會員的臉，聽他說，不判斷他，不問他，却一心一意相信這個生人向他所說的。或者是他相信共濟會員言語中的理論立場，或者是他同小孩們一樣，相信共濟會員言語中的聲調、信念、真摯誠，偶然幾乎打斷共濟會員的話聲之顛抖，或那雙明亮的、老年時、在這種信念中長成的眼睛，或共濟會員全身所顯現的鎮靜、堅決、與目的之認識（牠們比之他的頹喪與

失望，特別有力地驚動了他），——總之，他一心一意希望相信，並且相信，並感覺到了一種安寧，更新、與回生的喜悅情緒。

「這不是用理性了解的，而是用生活，」共濟會員說。

「我不懂」，彼挨爾說，驚恐地感覺到發生在自己心中的懷疑。他怕對談着各項理由的難解與軟弱，他怕不相信他。「我不懂，」他說，「怎麼人類智慧不能了解你所說的知識。」

共濟會員笑着溫柔、父愛的笑容。

「崇高的智慧和真理如同最純潔的液體，我們希望把牠吸收在自己心中，」他說。「我能夠在不潔的血脈裏容納這種純潔的液體並且判斷牠的純潔嗎？只有藉自身內部的清滌，我才能夠使這種獲得的液體達到某種程度的純潔。」

「是的，是的，是這樣的」，彼挨爾高興地說。

「崇高的智慧不僅是建立在理性上，不在那些人世物理、歷史、化學、等等科學上，理性的知識分爲這些科門。崇高的智慧是一種科學——整體的科學，這科學解釋整個的宇宙，以及在宇宙中的地位。要將這種科學放在自己心中，必須清滌並更新自己內心的「人」，因此，在認識之前，必須信仰，並使自己完善。爲達到這些目的，在我們心裏放進了上帝的光，牠叫作良心。」

「是，是，」彼挨爾同意。

「用你精神的眼睛看你內心的人，並且問你自己，你是否滿意自己。僅由智慧領導着，你達到了什麼？你是什麼？閣下年輕，富饒，聰明，有教養。你用這些給予你的福澤做了什麼呢？你滿意自己和你

的生活嗎？」

「不，我恨自己的生活，」彼挨爾皺眉說。

「你恨牠，那末就改變牠，清潔自己，並且由于純潔你將認識智慧。閣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吧。你怎麼過了你的生活呢？在酗酒與墮落中。從社會上獲得一切，什麼也不給社會。你獲得財產。你怎麼利用牠呢？你對於你的隣人做了什麼呢？你想到過你成萬的奴隸，你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幫助過他們嗎？沒有。你利用他們的勞力，過荒唐的生活。這就是你所做的。你選擇了一種對於你的同類有益的職業嗎？沒有。你在逍遙中過你的生活。後來你結婚了，閣下負起了領導年輕婦女的責任，你做了什麼呢？閣下沒有幫助她尋找真理的道路，却使她陷于欺騙與不幸的深淵。有人侮辱了你，你殺了他，你還說你不知道上帝，說你恨自己的生活。閣下，這里沒有智慧！」

在這些話之後，井濟會員似乎因為長時的說話而疲倦，又把手臂靠到沙發的背上，閉了眼睛。彼挨爾看着那個嚴厲的，不動的，老邁的，幾乎要死的臉，並且無聲地顫慄了嘴唇。他懇說：是的，卑鄙、閑散、墮落的生活，——但他不敢打破沉默。

井濟會員沙聲地老邁地啾啾嘆，並喚喚人。

「馬匹怎樣？」他問，沒有看彼接爾。

「他們帶來了換用的馬，」僕人說，「不休息嗎？」

「不，叫他們套馬。」

「難道他不說完一切，不答應幫助我，就走開，丟下我一個人嗎？」彼接爾想，站起來，垂下頭，偶面地看共濟會員，並開始在房中走動。「是的，我沒有想到這個，但我過了可鄙的腐化的生活，但我不歡喜牠，也不希望這種生活，」彼接爾想，「這個人知道真理，假使他願意，他能夠把牠啓示給我，」彼接爾希望，而不敢把這話向共濟會員說。這個旅客用習慣的老年的手收拾了他的東西，扣了他的羊皮衣。做完了這些事，他轉向別素魏夫，並且冷淡地用恭敬的語氣向他說：

「請問閣下現在到哪裡去呢？」

「我？……我去彼得堡，」彼接爾用小孩的，猶疑的聲音說。「我謝謝你。我完全同意你。但你不要以爲我是那麼壞。我一心一意希望成爲你所希望的那樣；但我從來不會找得任何人的幫助；……無論如何，我第一要負一切前責任。幫助我，指教我，也許，我將……」彼接爾不能再多說；他鼻子喘氣，轉過身。

共濟會員沉默良久，顯然在思索什麼。

「只有上帝給人幫助，」他說，「閣下，我們的教會所能給你的那種幫助，他將給你。你去彼得堡

，把這交給維拉爾斯基伯爵，」（他取出紙本，在一葉四摺的大紙上寫了幾個字）。「讓我給你一項勳告。到了首都，你把起初的時間用於孤獨與自我批評，不再走上從前的生活道路。因此我祝閣下旅途快樂，」他說，看見他的僕人走進了房，「和成功……」

彼挨爾從站守的籐子上知道這個旅客是奧謝卜·阿列克塞維支·巴斯皆夫。巴斯皆夫是最有名的共濟會員之一，並且是諾維考夫（註）時代的馬丁主義者之一。在他走後好久，彼挨爾不願下睡覺，不聞到馬，在驛站的房間裏徘徊，回想着他荒唐的過去，並且帶着生活更新之狂喜，向自己設想幸福的，不可寶貴的，善良的將來，他覺得這是很容易的。他覺得他曾經荒唐，只是因為他偶而忘記了做善良的人是多麼好。他心中沒有了從前懷疑的痕跡。他堅決地相信人類友愛的可能，他們在美德之道路上以互相扶助為目的而團結；他覺得共濟會是這種方愛。

二

到了彼得堡，彼挨爾不願任何人知道他到此，不到任何地方去，並且開始整天閱讀托馬·開姆彼斯，這本書不知道是誰寄給他的。讀這本書的時候，彼挨爾明白一件事，並且只是一件事；他明白了他偏

【註】諾維考夫（一七四四—一八一八）是一個從事教育的俄國共濟會員。馬丁主義者與一七

八〇年成立的俄國共濟會員的一個團體。——毛。

去會知道的那種愜意，就是——相信到達完善境地之可能，與奧登卜·阿列克塞維支啓示給他的，人們之間積極友愛之可能。在他到後一星期，年輕的波蘭伯爵，彼挨爾在彼得堡交際場上僅僅相識的，維拉爾斯基，晚間走進他的房間，帶了那種正式的嚴肅的神情，好像道洛羅夫的見證人見他時所有的，他閉了身後的門，相信了房間裏除了彼挨爾沒有別人，向他說道：

「伯爵，我帶着一件使命和建議來見你，」他向他說，沒有坐下。「我們會裏一個地位很高的人要求准許你在定期之前人會，並且提議我做你的保證人。我認爲執行這個人的意志是神聖的義務。你願不願在我的保證之下加入共濟會呢？」

這個人冷淡嚴厲的聲音激動了彼挨爾，彼挨爾幾乎總是看見他在跳舞會裡，在最顯赫的婦女團體中，帶着可愛的笑容。

「是的，我願意」，彼挨爾說。

維拉爾斯基點了點頭。

「還有一個問題，伯爵」，他說，「對於這個問題我勸你不要像一個未來的共濟會員，却像一個誠實的人十分誠實地回答我：你放棄了你從前的信仰嗎，你信仰上帝了嗎？」

彼挨爾想了一下。

「是！是！我信仰上帝」，他說。

「既然如此，……」維拉爾斯基開言，但彼挨爾打斷他。

「是，我信仰上帝，」他又說了一次。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去，」維拉爾斯基說。「我的馬車侍候你」。

維拉爾斯基一路無言。對於彼挨爾的問題——他需要做什麼並如何回答，維拉爾斯基只說，比他更有價值的弟兄們要試驗他，彼挨爾除了說實話，什麼也不需要。

進了會廳的大屋子的門，走過了一道黑暗樓梯，他們進了一個明亮的小前房，在這里他們不藉僕人幫忙，脫了皮外衣。他們從前房走進另一個房間。有一個奇怪的人出現在門口，維拉爾斯基，走到他面前，用法文向他低聲說了什麼，走到一個小櫥前，彼挨爾看見了裏面有他從未見過向衣服。從櫥裏取了一條手巾，維拉爾斯基把牠蒙在彼挨爾的眼睛上，在腦後打了結，把他的頭髮疼痛的糾紮到結裏。然後他將他的面搬到自己面前，吻了他，拉住他的手，引他去到某處。彼挨爾因為頭髮紮在結裏而疼痛，他因為疼痛而皺眉，因某種羞恥而微笑。他龐大的身軀，帶着下垂的手，皺眉的笑着的面容，用不穩定的、畏怯的步子跟着維拉爾斯基走。

他走了十來步，維拉爾斯基停住。

「無論你發生了什麼，」他說，「假使你堅決地決定入了我們的會，你就應該勇敢的忍受一切」。

彼挨爾用含糊作肯定的回答。「在你聽到門上響音時，你就放開眼睛，」維拉爾斯基添說；「願你

勇耶，感動。一於是而後轉爾握了手，羅拉爾斯走出。

廢了一個人，彼挨爾繼續如舊地笑着。他聳了兩次肩，舉手靠近手帕，好像是要把牠去掉，但又放了手，他紮了眼睛所過的五分鐘，好像是一小時，他的手麻木，腳軟弱；他覺得他疲倦了，他感覺到最複雜的異樣的情緒。他懼怕他所要發生的事情，更怕表現出他的恐懼。他好奇的想知道他將發生什麼，別人將向他啓示什麼；但他覺得最欣喜的，是那個時間來到了，就是，他終於踏上了革新與積極善良生活的道路，這是他在遇見奧謝卜·阿列克塞維支之後所夢想幻。

門上有了些敲聲，彼挨爾下了帶子，環視四周。房間裏漆黑：只在一個地方，在什麼白的地方，點了一盞小燈，彼挨爾走近，看見這盞燈在黑桌上，桌上有一本打開的書。這書是福音書；那個點了燈的白的地方是一個有眼眶和牙齒的頭殼。讀了福音書的第一句：『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彼挨爾繞過桌子，看見一個大的，盛滿了東西的，打開的箱子。這是一個有骨骸的棺材。他毫不詫異他所見的。希望着走進全新的生活，完全不似從前的生活，他等待着一切非常的东西，比他所見的更加非常的东西，頭殼，棺材，福音書，——！他覺得這都是他所期待的，他還期待更多的東西。企圖在自己心中喚起熱誠的情緒，他環視四周。『上帝，死亡，愛情，人類友愛，』他向自己說，在這些話上聯接了某種模糊的但欣喜的概念。門開了，有人走進來。

在微弱的，但彼挨爾已習慣的光綫裏，走進來一個不高的人。顯然是從亮處來到暗處，這人站住了

：然後，用小心步伐，他走近桌子，把一雙不大的，戴皮手套的手放在桌上。

這個不高的人穿了白皮帷巾，遮着他的胸部和腿上部，他的頸子上戴了項圈之類的東西，在項圈裏邊凸出高而白的繡領，環繞着他的長的，下部照亮的臉。

「你爲什麼到這里來」？進來的人說，在彼挨爾做出微聲時向着他。「你不相信光明的真理，並且看不見光明，你爲什麼來到這里？你希望從我們獲得什麼？智慧，美德，開化嗎」？

在門打開而不相識的人進房時，彼挨爾感覺到畏懼與恭敬的情緒，好像他幼年在懺悔中所感覺的：他覺得自己面對着一個在生活環境上完全陌生，而在人類友愛上很接近的人。彼挨爾帶着影嚮呼吸的騾動的心走近考問人（共濟會中預備求道者入會的入）。彼挨爾走近，認出這個考問人（註）是一個熟人，斯摩力亞尼諾夫，但他覺得認爲進來的人是熟人，是侮辱的事，進來的人只是一個同志和善良的導師。彼挨爾好久不能說話，考問人不得不重述他的問題。

「是，我……我……想革新」，彼挨爾困難地說。

「很好」，斯摩力亞尼諾說，於是立即繼續：「你明白我們的神聖教會幫助你達到你目的的方法嗎？……」考問人鎮靜地迅速地說。

「我希望……領導……幫助……革新」，彼挨爾說，他的聲音打顫，言語困難，這是由於興奮，由

〔註〕原文 *Proctor* 有辭義家，維辭家之意。——譯

於他不慣於用俄語說抽象的事物。

「你對於共濟主義有什麼見解呢？」

「我以為共濟主義是有善良目的的人們的博愛與平等，」彼挨爾說，因為他說的話不適合神怪的時候而覺得羞恥。「我以為——」

「很好」，考問人迅速地說，顯然是充份滿意這個回答。「你尋找過達到宗教目的的方法嗎？」

「沒有，我認為牠是不正確的，沒有遵從牠」，彼挨爾說得那末低，考問人聽不見，問他說了什麼。「我從前是一個無神論者，」彼挨爾回答。

「你尋找真理，爲了在生活中遵照牠的規律；因此你尋找智慧和美德，是不是？」考問人稍停後這麼問。「是，是，」彼挨爾承認。

考問人哼喉嚨，把戴手套的手交叉在胸前，並開始說話。

「現在，我要向你啓示我們的教會的主要目的，」他說，「假使這個目的和你的相合，那末你就進我們的會，得益。我們的教會的第一個主要目的和基礎——我們的教會就建立在牠上面，並且沒有任人力可以摧毀牠——是某種重要神祕的保存與留傳後世……從最古的時候，甚至從第一個人，直到我們，或者人數的命運就決定在這個神祕上。但因為這種神祕是沒有人能夠知道能夠利用的，假使他自己沒有準備長時間的，勤苦的清靜工作，則沒有任何人能夠希望迅速地獲得牠。因此我們有第二個目的，就是

準備我們的會員，儘可能地改善他們的心，用那些努力尋求這種神祕的人們藉傳統而啓示給我們的那些方法來清潔並開化他們的智慧，並藉此而教導他們能夠認識這種神祕。債條並改革着我們的會員，我們第三步企圖改革人類，在我們會員中給人類虔敬與美德的榜樣，並企圖藉此而用全力反對統治世界的罪惡。想想這些，我再到你這里來」，他說後，走出了房。

「反對統治世界的罪惡……」被挨爾重述，並且幻想到他將來在這種事業上的活動。他幻想着那種和他在兩星期前相同的人們，於是在心裏向他們作教訓指導的言論。他想像到墮落的不幸的人們，他將用語言與事實幫助他們；他想像到壓迫者，他將拯救出他們的犧牲者，在考問者所提的三個目標之中，最後的一個——人類的改革——最接近被挨爾。考問者所提那種重要的神祕，雖引起他的好奇心，却不使他覺得是真實的；第二個目標，自身的清潔與更新，最不引起他注意，因為他這時懷疑地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改革了從前的罪惡，只準備一心爲善。

半小時後，考問人回來向求道者說明七德，這是合乎索羅門神廟的七級，而每個共濟會員必須訓練的。七德是：（一）謹慎，遵守教會的祕密，（二）服從上級的會員，（三）道德，（四）對人類的愛，（五）勇敢，（六）慷慨，（七）對死亡的愛。

「第七」考問者說，「努力常常想到死亡，直到你覺得死亡不是可怕的敵人，而是朋友……他將從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那在美德之努力中疲憊的靈魂，並將他帶到那靜謐與安寧的地方。」

「是，這是應當如此。」彼挨爾想，這時考問人在這些話之後已經走出，讓他在獨自沉思中。「這是應當如此的，但我還是那麼軟弱，我愛自己的生命，牠的意義只是現在才漸漸展示給我。」但彼挨爾敲着手指所思想的其餘的五種美德，他覺得已有自己心中，勇敢，慷慨，道德，對人類的愛，尤其是服從，這在他看來甚至不是美德，而是幸福。（他現在是那樣高興他脫離了自己的武斷，而使自己的意志服從那些知道絕對真理的人。）第七德彼挨爾忘記了，並且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

考問者第三次很快地便回來，並且問彼挨爾他是否還堅持他的意向，是否決定了使自己服從一切向他所要求的。

「我準備了做一切，」彼挨爾說。

「我還要向你說，」考問者說，「我們的教會不只是用文字宣揚牠的教義，並且還用別的方法，這些方法對於真正尋求智慧與美德的人，較之僅是文字的說明，也許更有影響。這個會堂一定用牠的爲你所見的陳設，較之用文字更能向你的心說明過了，假使你的心是誠實的；你也許會在以後的入會儀式中看到同樣的說明。我們的教會模倣古代的社團，這些社團用象形文字展示牠們的教義。考問人說，「象形文字是某種不可感覺的東西的名稱，牠具有類似被代表物的諸性質」。

彼挨爾很知道什麼是象形文字，但不敢說。他沉默地聽考問人說，根據一切而覺得試驗要開始了。

「假使你堅決，我就向你舉行入會式了，考問人說，向彼挨爾更走近。「爲表示慷慨，我求你給我

「一切寶貴的東西。」

「但我身上什麼也沒有，」彼挨爾說，以為是要求他分散他所有的一切。

「你身上所有的東西：表，錢，戒指，……」

彼挨爾趕快取出了錢袋，表，好久不能從肥手指上取下訂戒指。這事做完後，共濟會員說：

「爲表示服從我請你脫衣服。」彼挨爾奉考問人的命令脫了上衣，背心，和左腳的鞋。共濟會員打開他右邊胸脯上的襯衣，並且彎着腰，把他左腿上的褲筒捲過膝蓋。彼挨爾想趕快也脫掉右腳鞋，捲起褲腳，以免他不相識的這人的勞動，但共濟會員向他說無須如此！——並且給了他一隻皮鞋穿在左腳上。帶着羞澀，懷疑，嘲笑自己的小孩般的笑容，——違反意志地露在臉上！——彼挨爾垂手撐腿站在考問的對面，等候他的新命令。

「最後，爲表示誠實，我求你向我說明你主要的嗜好，」他說。

「我的嗜好！我有許多嗜好，」彼挨爾說。

「那種嗜好，比較之其他一切最使你在美德的道路上動搖的，」共濟會員說。

彼挨爾沉默，尋索着。

「酒？貪食？安逸？懶惰？，暴燥？邪惡？女色？」他思索他的過錯，在心中衡量着牠們，不知給何種以優勢。

「女色，」彼挨爾用低弱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共濟會員在這個回答之後沒有動作，並且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他走近彼挨爾，拿起放在桌上的手巾，又紮了他的眼睛。

「我最後一次向你說：把你全部的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約制你的情緒，不要在熱情中尋找幸福，却要在你心中去找。幸福的泉源不在外，却在內……」

彼挨爾已經覺得了自己心中這種清新的幸福泉源，他現在喜悅地熱情地充滿他的心。

四

此後不久，進黑暗會堂來找彼挨爾的已非先前的考問人，而是保證人維拉爾斯基，彼挨爾從聲音上認出了他。對於那些關於他意向之堅決的新聞題，彼挨爾回答說：

「是，是，我同意，」於是，帶着鮮明的，小孩的笑容，帶着敞開的肝臟肺，不平地，畏怯的踏着一隻穿鞋一隻穿襪鞋的脚，隨着維拉爾斯基放在他的光胸脯的劍向前行。他由房內被領至走廊，向後向前的轉着，最後被領至會所的各門。維拉爾斯基咳嗽，他們用共濟會員的鑿聲回答他，門在他們前面打開。有誰的低聲（他的眼睛仍然紮住）向他問到他是誰，在何處何時降生，等問題。後來他又被領至別處，未放他的眼睛，在他行走的時候，有人用比喻向他說到他的參聖的困苦，說到神聖的友愛，說到世界的永恆的創造者，說到勇敢，他必須用勇敢去忍受困苦與危險。在這個參聖的時間，彼挨爾注意到他

有時被稱為求道者，有時為受苦者，有時為請求者，並且他們用鑿子與劍敲出各種聲音。在他被詣至某種物體前面的時候，他注意到在他的領導人之間發生了遲疑與紛亂。他聽到在他四周的人們之間低聲爭執，有一個人堅持他要走過某一個地話。然後，有人拿他的右手，放在某種東西的上邊，並命他用左手拿着一個盤羅放在左胸前，並使他重誦別人所誦的文字，宣讀忠於教律的誓言。然後，熄滅了臘燈，點着了火酒，這是彼挨爾從氣味上知道的，有人說，他可以看見小光。有人解了他的手巾，於是彼挨爾在微弱的火酒燈光中，好像在夢中一樣，看見了幾個人，穿着和考問人相同的帷巾，站在他對面，拿着劍對住他胸口，他們當中有一個穿白色、有血跡襪衣的人。看見了這個，彼挨爾把胸脯向前對劍移近，希望劍刺進他的身上。但劍縮回，立刻又把他紮了帶子。

「現在你看見了小光」，一個人說。然後又點了臘燈，有人說，他可以看見完全的光，又去掉他的帶子，十多個聲音忽然說道：「*Se tranti gloria mundi*（註）」

彼挨爾開始漸漸恢復鎮定，並盼顧房間和房間內的別人。在鋪了黑布的長桌旁坐了十二個人光景，都穿了同樣的如他先前所見的那種衣服。有幾個人彼挨爾在彼得堡的交際場中相識。

在主席坐位上坐了一個不相識的年輕人，頸子上有一個特殊的十字架，右手坐了意大利聖僧，兩年來彼挨爾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家曾見過他。那里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官吏和一個從前住在庫拉根家的瑞士

〔註〕——惡世榮華如此消逝。——原文注。

教師。都嚴肅地沉默着，都聽着主席的話，他手裏拿着一柄錘子。牆上有星形的光；在桌子的一邊有一個小地氈，上面有各種人物，在另一邊是祭壇之類的東西，上面有福音書和頭殼，在桌子四周有七個巨大的好像教堂所用的燈台。兩個同志把彼挨爾領至祭壇前，把他的腳排成直角，命他躺下，說他要匍匐在廟門前。

「他應當先接受錘子」，同志之一低聲說。

「啊！請你安靜」，另一個說。

彼挨爾沒有服從，用不安的近視的眼睛環顧四周，忽然他發生了懷疑。「我在何處？我在做什麼？他們不在笑我嗎？我想起這個不覺得羞恥嗎？」但這種懷疑只經過一瞬。彼挨爾環顧四周人們的嚴肅面孔，想起他所經過的一切，於是明白了不能停在半途。他因為自己的懷疑而恐懼，企圖恢復先前的熱誠情緒。他向廟門伏下。果然，他有了比先前更強烈的熱誠情緒。他躺了一會，有人命他立起，也把他穿上如別人一樣的白色皮胸帷，在他手裡放了一柄錘子，和三隻手套，然後大教主向他發言。他向他說，他要努力不讓任何東西染汗胸帷的純白，袖象徵堅強與純潔；然後，關於尚未說明的錘子，他向他說，他要用這把錘子剷除他心中的惡過，謙虛地用牠剷平鄰人的心。然後，關於第一隻男手套，教主說，牠們的意義彼挨爾不能知道，但應當保管牠們；關於第二隻男手套，教主說，他要在聚會上套牠們；最後，關於第三隻女手套，他說：

「親愛的弟兄，這雙女手套也是要給你的。把牠們給你所最尊敬的女子。用這個禮品向你選作女共濟會員的人證明你心地的純潔」。沉默片刻，添說：

「但要注意，親愛的弟兄，不要把這雙手套戴在不潔的手上」。

在教主向他說道最後的話時，彼挨爾覺得主席慌了一下。彼挨爾更慌，臉紅得直到落淚，如同小孩們紅臉那樣，不安地開始環顧，於是有了不自如的沉默。

這沉默被同志中的一人打破了，他領彼挨爾走到地氈前，開始在抄本裏讀出上邊的一切人物的解釋，日，月，錘，天平，鎚，粗的與立體的石塊，柱子，三個窗子，等等。然後有人向彼挨爾指定了他的地方，向他指示了會所的記號，向他說了口號，最後准許他坐下。大教主開始讀規章。規章很長，彼挨爾由於欣喜，興奮，與羞恥而不能懂得所讀的。他只聽見最後的條文，這是他記得的。

「在我們的廟宙宇中我們不知道別的階級」，大教主讀，「只有善惡間的分別。當心不要做出足以破壞平等的任何差別。飛往幫助同志，無論他是誰，領導迷途的，扶起跌倒的，對於同志不要懷任何惡念或仇恨。要親愛，恭敬。在一切的人心中燒起美德的火燄。與鄰人同樂，而嫉妒決不擾亂那種純潔的喜樂，饒恕你的敵人，不要對他復仇，却對他好。如是地執行最高法則，你將贏得古代的，你所失去的光榮的痕跡，」他念完，立起摟抱彼挨爾，並吻他。

彼挨爾在眼睛裏含着欣喜之淚，環視四周，不知如何回答他四周熟人們的慶祝與道賀。他不承認任

何等人；他只把他有的這些人看作同志，他着急地要同他們一道工作。

大教主敲了鐺子，大家坐到位子上，有一個人讀了關於謙虛之必要之道理。

大教主提議作最後的義務，於是負有「捐納收集者」的稱號的大官開始在同志間環繞。彼挨爾想在捐冊上捐出他所有的錢，但他怕藉此顯得驕傲，於是捐了和別人同樣多的錢。

會儀完結了，在回家時，彼挨爾覺得他是從什麼長途旅行中回來的，他在這段旅行中走了數十年，他完全改變了，並且放棄了從前的生活秩序和習慣。

五

在入會式後的次日，彼挨爾坐在家裏，讀着一本書，並企圖深解方圓的意義，牠的一邊象徵上帝，另一邊象徵道德，第三邊物體，第四邊混合物。有時他丟開書本和方圓，在自己想像中作出新的生活計劃。昨天在會所裏有人向他說決鬥的消息已傳到皇帝的耳裏，彼挨爾最好是離開彼得堡。彼挨爾提議去到他在南方的田莊，在那裏照顧他的農民。他欣喜地想到這個新生活，這時發西利郡王忽然走進他的房。

「我親愛的，你在莫斯科做了什麼？你為什麼同達利亞爭吵呢，我親愛的，你錯了」，發西利郡王走進房時說。「我知道一切，我可以確實向你說，愛命對於你是純潔的，正如基督對猶太人」。

彼挨爾想說話，但他打斷他。

「爲什麼你不直接坦白地到我這來，如同看朋友一樣呢？我知道一切，我明白一切」，他說，「你的行爲好像一個看重自己名譽的人所應當做的；也許太急燥，但我們不要討論這件事。你只要記住，在社會的目光中，甚至在朝廷的目光中，你把她和我放在什麼樣的地位上」，他添說，抑低聲音。「她住在莫斯科，你在這里。記住，我親愛的」。他抓住他的手向下拏。「這只是一個誤會；我想，你自己也這麼覺得。立刻寫信，由我帶去，她要到這里來說明一切，不然，我向你說，你會很容易受苦的，我親愛的」。

發西利郡王用神地看彼挨爾。

「我從可靠的來源知道皇太后對於這全部的事情很是注意。你知道她對愛命很仁慈」。

彼挨爾幾次要說話，但一方面發西利郡王不讓他說，另一方面，彼挨爾怕開始用堅決的拒絕與否認之語氣說話，而他堅決地決定了要用這語氣回答岳父。此外他想起了共濟會條文：「要親愛恭敬」。他皺眉，臉紅，站起；又坐下，使自己做他生活中最困難的事——當而向人說不快的話，說這個人沒有期料的話，無論這人是誰。他那習慣於服從發西利郡王無意的自信的語氣，甚至現在他也覺得不能反對這語氣；但他覺得，他此刻所要說的將決定他將來整個的命運；他將走從前的舊路，還是走新的，共濟會員們這樣動人地指示他的，他堅信可以達到新生的道路。

「嗷，我親愛的」，發西利郡主玩笑的說，「向我說：『是』，我親自寄信給她，我們就幸福了」。但發西利郡主還不及說完他的笑話，彼挨爾已面帶怒容——這使他像父親——不看到談話的限，低聲說到：

「郡主，我沒有請你來，去吧，請走」——他跳起，替他開了門。「走」！他又說，他自己不相信，却歡喜發西利郡主臉上所表現的慌亂與恐懼之表情。

「你怎麼了？你害病了嗎？」

「走」！打頭的聲音又說了一次。發西利郡主不得不起，沒有聽到任何說明。

一星期後，彼挨爾辭別了新朋友共濟會員們，留給了他們鉅額的慈善捐款，便去赴自己田莊。他的新朋友給了他寫給基也大與奧督陸兩地共濟會員的信，並應許了寫信給他，指導他從事他的新活動。

六

彼挨爾和道洛鐵大的事情遞掩過去了，雖然當時皇帝對於決鬥是很感佩，雙方當事人和見證人都未受苦。但決鬥的故事——由彼挨爾和夫人的分離所證實——在社會上流得很廣。彼挨爾，在他是私生子時，大家都垂愛地提攜地看他，在他是俄羅斯帝國最好的配偶時，大家都看顧他頌揚他，在他結婚後，在大閨女們和母親們不期望他什麼時，他的社會聲譽便大減了，尤其是因為他不能，並且不願尋求社會

的好感。現在大家對於這事情都指責他一個人，都說，他是一個無知的嫉妒者，和他父親一樣，不能克制殘忍的脾氣。但在彼挨爾走後，愛命回彼得堡時，她所有的朋友們，因為她的不幸，不僅都對她誠懇，而且還帶着恭敬的態度。在談話涉及她的丈夫時，愛命做出尊嚴的表情，這是她憑了她特有的機敏而採取的，但不明白她的意義，這種表情說出，她決定忍受自己的不幸而不抱怨，說她的丈夫是上帝給她的十字架。發西利郡王較公開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在談話涉及彼挨爾時，他聳肩膀，並指着額部，說：

「是一個狂人——我總是這樣說」。

「我早就說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到彼挨爾，「我那時便立刻在別人之先」，她堅持自己的先見，「說他是一個瘋狂的少年，受了當代惡劣觀念的腐化。別人都稱贊他的時候，你記得，他初從國外回來，有一天在我家的夜會上，把自己當作馬拉特，我那時便說過這話；結果怎樣？我那時便不希望這件婚事，預料到一切要發生的事情」。

安娜·芭芙洛芙娜仍舊在無事的日子，在自己家裏舉行如同從前一樣的夜會，這種夜會只有她一個人有本領佈置，在這些夜會裏樂了，第一，「真正好社會的菁華，彼得堡社會中智慧份子的花朵」，如同安娜·芭芙洛芙娜自己所說的。在社會上精選的人物之外，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夜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每次在她的夜會裏，安娜·芭芙洛芙娜對於她的團體都拿出新的，有趣的人物，並且沒有別的地方，像在她這些夜會裏一樣，那麼顯明地，可讓她表現出政治溫度表上的溫度，在這個表上有個特定的

、官方的、彼得堡的社會溫度。

一八〇六年末，這時，關於拿破崙在耶拿及奧厄爾斯泰特擊破普魯士軍隊，以及關於普魯士要簽大
都失陷的一切不幸的詳情已經接到，這時我們的軍隊已經開入普魯士，並且開始了我們對拿破崙的第二
次戰爭，這時安娜·芭芙洛芙娜在自己家裏舉行夜會。這個真正好社會的普華包括迷人的、不幸的、被
丈夫拋棄的愛倫，莫特馬爾，剛從維也納回來的動人的依包理特郡主，兩個外交官，姑母，一個在交際
場中被人簡單地稱為「很有德行的人」的年輕人，一個新任命的女官和她母親，還有幾十次要的人。

這次夜會裏安娜·芭芙洛芙娜招待客人的新人物是保里斯·德路別次考，他剛從普魯士軍中充任專
使到此，並且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的副官。

政府溫度表在這個夜會裏指示給大家的度數如下：無論所有的歐洲君主與將軍們怎麼放縱保拿巴特
，爲了對我和一般地我們做出這些不快與苦惱，我們對於保拿巴特的態度是不變的。我們並不停止說出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坦白的見解，我們只能向普魯士國王和別人說：你的情形更壞。「你願如此，喬治
·窩庭」。(註)這就是我們所能說的一切。這就是政治溫度表在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夜會上所指示的
。當保里斯——他要被用招待客人——進客廳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集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所領導的
談話，涉及我們與奧地利的關係，以及我們與奧地利聯盟的希望。

保理斯，穿華麗的副官制服，魁梧、活潑、紅潤、自由地走進客室，並且如僕地被領着去問候姑母，然後加入了總團體。

安娜·芭芙洛芙娜把瘦手給他吻，把他介紹給幾個他不認識的人，並向他低聲敘述每一個人。

「依包理特·庫拉根郡王——可愛的青年。克如格先生，哥本哈根的參贊——一個高深的智士」，並且簡單地：「錫托夫先生，一個很有德行的人」。這是對那個叫這個名字的人而說的。

保理斯，在服務期間，由於安娜·米哈洛芙娜的努力，他自己的趣味，以及他的謹慎性格的特點，得以使自己處於軍中最有利的地位。他做了極重要的人的副官，在普魯士有了極重要的使命，並且充任專使剛從那裏回來。他充分採用了那在奧爾辛茲使他滿意的，不成文的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個少尉能夠無比地站得高於一個將軍，根據這個規律，爲了在軍界上的成功，所需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工作，不是勇敢，不是恆毅，而只需要善於交結那些可以使他升級的人——並且他常常詫異自己的迅速成功，詫異別人不能了解這個。由於他這種發現，他全部的生活方式，他和舊友們的一切關係，他所有的未來計劃——完全改變了。他不富貴，但他最後的一文他都用來使自己穿得比別人更好；他寧願剝奪自己許多享受，不肯讓自己乘壞馬車，或者穿着舊軍服出現在彼得堡的街道上。他只接近並交結那些地位高於他，並且能夠爲他利用的人。他愛彼得堡，並且輕視莫斯科。關於羅斯托夫家以及關於他對娜塔莎的小孩子的情愛之回憶——使他覺得不悅意，獨自從進軍隊後，一次也沒有去過羅斯托夫家。他認爲是安娜·

芭芙洛芙娜的客廳是他事業上的重要發展，在這裏他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任務，讓安娜·芭芙洛芙娜利用他所具有的趣味，他注意地觀察每一個人，並估計着與他們每一個人接近的利益與可能。他坐在美麗的愛倫的旁邊指定給他的坐位上，聽着大家的談話。

「維也納認為所提的條約的基礎是那樣地不可達到，就是一串最光榮的成功也不能達到牠們，並且懷疑我們達到他們的方法。這是維也納內閣的確實的話」，丹麥的參贊說。

「懷疑是阿諛」，有高深智慧的人微笑着說。

「我們必須分別維也納的內閣和奧國皇帝」，莫特馬爾說。「奧國皇帝決不能想到這種事，只是內閣說了這話」。

「哎，我親愛的子爵」，安娜·芭芙洛芙娜插言。「歐洲決不會做我們忠實的聯盟者」。（她因為某種原故，用法文中特別美綴的發音說「歐洲」，這是她同法國人說話時所有的）。

然後安娜·芭芙洛芙娜將談話轉移到普魯士國王的勇敢與堅決上，要使保理斯加入談話。

保理斯注意地聽着說話的人，等着他的輪次，但同時却來及向他附近的美人愛倫盼了幾眼，她帶着笑容和美麗的年輕的副官的目光交遇了幾次。

說到普魯士的地位時，安娜·芭芙洛芙娜極自然地要求保理斯說他到格羅高的旅行，以及他所見的普魯士軍隊的情形。保理斯不慌不忙，用純粹正確的法語，說了極多有趣的關於軍隊、朝廷、的細情，

在他說話的全部時間裏，他力圖避免自己對於他所說的各項事實的意見。在相當時間裏保里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於是安娜·芭芙洛芙娜覺得她招待客人的新奇人物被全體客人滿意的接受了。愛侖對於保里斯的談話表示最大的興趣。她幾次向他問到旅途中的某些情形，好像她極注意普魯士軍隊的境況，他剛說完時，她帶着習慣的笑容向他說：

「你絕對地必須來看我」，她用那種音調說，好像由於某種他不能知道的考慮，這是絕對必須的。

「星期二的八九點鐘之間。你將使他大大樂意」。

保里斯答應了實現她的願望，並想同她談話。這時安娜·芭芙洛芙娜叫走了他，藉口姑母希望聽他說話。

「你知道她的丈夫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閉了眼睛，並且憂悵的姿勢指着愛侖。「啊，她是那麼不幸的美麗的婦女！不要在她面前說到他，請你不要說。這對於她太難受了！」

七

當保里斯和安娜·芭芙洛芙娜回至大團體時，依包理特郡王的話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椅子上向前伸着說：

「普魯士國王」！說了這個，他發笑。大家向他注意。「普魯士國王嗎」？依包理特問，又發笑，

又安靜地嚴肅地在他的椅子上向裏坐。安娜·芭芙洛芙娜等了他一會，但因為依包理特似乎堅決地不願再說，她開始說到不信神的保拿巴特如何在波茲達姆偷走了腓得烈大帝的劍。

「這是腓得烈大帝的劍，這個我！」她開始說，但依包理特用語打斷她：

「普魯士國王，……」剛剛大家在向他注意時，他又瀟灑，沉默。安娜·芭芙洛芙娜皺眉。莫特馬爾，依包理特的朋友，堅決地向他說：

「呸，你同你的普魯士國王有什麼事嗎？」

依包理特發笑，好像是他羞於自己的笑聲。

「沒有，沒有什麼，我只想說……」（他企望直述他在維也納所聽到的一個笑話，他整晚地準備說這個）。「我只想说 que nous avons tort de faire la guerre pour le roi de Prusse」（註）。

保理斯小心地笑着，他的笑容可以被被人看作對於笑話的嘲笑或稱贊，看這個笑話是如何被人接受。

大家發笑。

「這很壞，你的笑話，很俏皮，但不公正」，安娜·芭芙洛芙娜說，用打鐵的手指向他威嚇。「我

【註】「我們爲普魯士國王打仗是錯誤」。這是一句不可譯的文字遊戲。法文中「爲普魯士國

王」是一句成語，意思是「無意義」或「無益」，或「無效果」。意譯是「我們爲了無

益之事而打仗乃是錯誤」——譯

們不是爲了普魯士國王（卽：不是無故——譯）打仗，而是爲了正義。呵，這樣的嘴壞，這個依包理特郡王」——她說。

談話整晚未停，主要的是關於政治新聞。在夜會完結時，談話特別生動，這時他們談到皇帝所賜的獎賞。

「上年NN得到了一個有畫像的鼻烟壺」，那個有高深智慧的人說，「爲什麼SS不能獲得同樣的獎賞呢？」

「我請你原諒，一個有皇帝畫像的鼻烟壺是一件賞品，但不是一種殊榮，外交家說，「寧可說是禮物」。

「有過很多的前例，我可以向你舉出幾發曾堡」。

「這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人反駁。

「打賭，動綫，是不同的！」

當大家站起來要走時，整晚很少談話的愛倫，又用親善的，鄭重的命令要求保理斯在星期二準去看她。

「這是我很需要的」，他說，帶着笑臉頰安娜。芭芙洛芙娜，安娜。芭芙洛芙娜帶着在她說到她的崇高而女恩主時所有的那種靈敏的笑容，支持了愛倫的願望。似乎從保理斯在這個夜會中所說關於普魯

士軍隊的言語裏，愛命忽然發現了他的必要。她似乎是許了他，當他在星期二來時，她將向奧說明這種必要。

在星期二晚間進了愛命的華麗客廳，保羅斯沒有獲得明白的解釋，爲什麼他必須來此。這裏有其他客人，伯爵夫人很少同他說話，在他吻她的手時，她只皺眉，帶着奇怪的無笑容的臉，意外地低聲向他說：

「明天來吃飯！晚上，你一定要來……來！」

在這次來彼得堡時，保羅斯成了別索號夫伯爵夫人家親近的人。

八

戰爭爆發了，戰爭舞台靠近俄國邊境。處處聽到對於人類公敵保拿巴特的咒罵；鄉村裏召集了後備兵和新兵，並且從戰爭舞台上傳來各種消息，和平常一樣，是虛偽的，因此，有各種解釋。

保爾康斯基老郡王，安德來郡王，與瑪麗亞郡主的生活，自一八〇五年以來，大有改變。

老郡王在一八〇六年被任爲八個總司令之一，他們是奉命管理全俄民團事務的。老郡王是老邁衰弱了，在他認爲他的兒子被打死時，這是特別顯著，雖然衰老，他却認爲不該拒絕。皇帝親自任命的職務，而這個新開展給他的活動，刺激了並加強了他，他不斷地觀察他所負責的三個省；對於自己的職務持

離到拘泥的程度，對於下屬嚴厲到殘忍的程度，他親自過問極小的事情。瑪麗亞郡主已停止從她父親學教學，只在早晨，當父親在家時，她進他的書房。吃奶的尼科瓦郡主和乳母及保姆薩維施娜住在故郡妃的房裏，瑪麗亞郡主每天大部份時間花費在育兒室，盡她的力量，對於小姪兒擔任母職。部銳昂小姐似乎也熱情地愛小孩，瑪麗亞郡主常常犧牲自己，把撫養小天使（她這麼叫她姪兒）以及和他玩耍的喜樂讓給她的女友。

在靈山教堂的祭壇的附近是嬌小郡主妃坟墓上的小祭堂，在小祭堂裏有一個從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紀念碑，刻成一個天使張開翅翼，準備升天。天使有微皺擡起的上唇，好像是要笑，有一天安德來郡王和瑪麗亞郡主從小祭堂走出時，互相承認，很奇怪，這個天使的臉使他們想起亡婦的臉。但更奇怪而安德來郡主未向妹妹說的，是在雕刻家無意地在天使臉上刻出的表情上，安德來郡主讀到同樣的溫柔貞備的文字，好像他那時在他亡妻臉上所讀到的：「呵，你們爲什麼對我做了這件事？……」

在安德來郡主回家後不久，老郡王便分了財產給兒子，給了他保古治羅佛田莊，是離靈山四十哩的大田莊。一部分是因爲和靈山相連的痛苦回憶，一部分是因爲安德來郡主覺得自己不能常常忍受父親的性情，一部分是因爲他需要孤獨，安德來郡主利用了保古治羅佛，在那里立業，並將大部份時間用在那里。

安德來郡主在奧斯特理茲戰爭之後，堅決地決定了永不再提軍；在戰爭開始時，所有的人都要服從

役，他爲了避免前線的兵役，乃在父親的手下擔任召集民團的職務。在一八〇五年的戰事之後，老郡王和兒子似乎交換了地位。老郡王因活動而興奮，從目前的戰事中期望一切好果；安德來郡王，相反，沒有參與戰事，並暗自懊悔這事，他只看見壞果。

一八〇七年 月二十六日老郡王出外巡察。安德來郡王在父親出門時，大部分的時間留在童山。小尼考盧施卡生病已是第四日。送老郡王的車夫從城裡回來，帶了文件和書信給安德來郡王。

蹉差拿着信，沒有在書室裡找到年輕的郡王，走到瑪麗亞郡主的住處；在那里也未找到他。聽蹉差聽說郡王在育兒室裡。

「請，大人，彼得如沙帶了信來」，看護的保姆之一，向着安德來郡王說，他坐在兒童的小椅子上，皺着眉毛，用發抖的手，從藥瓶裡把藥水滴在一半是水的杯裡。

「是什麼事」？他憤怒地說，手大意地打顫，從瓶裡滴了太多的滴子在杯裡。他把杯裡的藥水傾在地上，又要水。女僕給了他水。

房裡有一個小孩的小床，兩隻箱子，兩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張小孩桌子，一張小椅子，安德來郡王坐在小椅子上面，窗子都掛了帷幔，桌上點了一支蠟燭，有一個裝訂的樂譜本子遮擋着，所以燭光照不到小床上。

「我親愛的」，瑪麗亞郡主站在床邊向哥哥說，「最好等一下吧……遲遲……」

「啊，費光吧，你總是說蠢話，你總是等待，等待得這樣」，安德來郡王用憤怒的聲音說，顯然是要刺傷他妹妹的心。

「我親愛的，確實是最好不要弄醒他，他睡着了」，郡主用請求的聲音說。

安德來郡王立起，拿着杯子，用脚尖走近小床。

「果然不要弄醒他嗎」？他不決地說。

「隨你意思——確實，——我想——但隨你意思」，瑪麗亞郡主說，顯然因為自己意見的勝利而畏怯、怕羞。他要哥哥注意那低聲喚他的女婢。

這是第二夜，他們兩不睡覺，看護發熱的小孩，在連續日之內，他們不相信家庭醫生，等着從城中去請的醫生，他們時而用這種醫藥，時而用那種。因不眠而萎靡，並且焦急，他們互相發洩愁悶，互相譴責，並且彼此爭吵。

「彼得如沙帶來你爸爸的信」，女僕低聲說。

安德來郡王走出。

「有什麼事」！他發火地說，聽到父親的口头命令，接了寄給他的信件和父親的信，又回到育兒室。「怎樣了」？安德來郡王問。

「仍然如舊，爲上帝的原故等一下。卡爾勒·依發內支總是說，睡眠比一切都好」，瑪麗亞郡主嘆

氣，低聲說。安德來郡王走近小孩，並撫撫他。他發熱。

「你同你的卡爾勒·依發內支真耐厭！」他拿了滴過藥水的杯子又走近床前。

「安德來，用不着！」瑪麗亞郡主說。

俱他忿怒地同時痛苦地向她皺眉，拿着杯子俯首靠近小孩。

「我要這樣」；他說。「來，我勸你，給他吃」。

瑪麗亞郡主聳肩，但依從地接了杯子，叫來保姆，開始喂藥。小孩啼哭，哮喘，安德來郡王皺眉，抓頭，走出了房，坐在隣房的沙發上。

信還都在他手裡。他機械地打開牠們，開始閱讀。老郡主在藍紙上用粗大長體的書法，有時用雀窠，寫了如下的信：

「此時由專使獲得極可喜的消息，如其不假。別尼格生，在愛勞對保拿巴特似乎獲得全勝。彼得堡人人歡呼，慰勞品不斷地往軍隊裡送。雖是日耳曼人——我慶賀他。科爾切夫的司令官，某漢德銳考夫，我不明白他在做什麼：到現在補充的人和軍需還未到。立刻騎馬奔去說，如一星期內不一切辦妥，我就要下他的頭。關於普魯士·愛勞戰役又接到一封撒渣卡寄來的信，他參與此役，——一切是真的。在不該干預的人不干預時，就是日耳曼人也打败保拿巴特。據說，他跑得極混亂。注意，立刻馳往科爾切夫去執行！」

安德來郡王嘆氣，又拆別的信封，這是兩葉俾利平寄來的寫得綉秀的信。他未看，摺了起來，又讀父親的信，末尾一句是：「馳往科爾切夫去執行！」

「不行，請你原諒，現在我不去，要等到小孩病好時」，他想，走到門邊，向育兒室裡窺探。瑪麗亞郡主仍舊站在床邊，輕輕搖小孩。

「但，他還寫了一件什麼不快的事嗎？」安德來郡王想起父親信中的內容。「是的。正在我不服勞兵役時，我們對保拿巴特打了勝仗。是的，是的，一切是嘲刺我。……！噢，祝你好，……！」於是他們開始閱讀俾利平的法文信。他看過，懂不到一半，他看，只是爲了興現在停止想到那件他太長久、太專心、太焦慮地所想的事情。

九

俾利平現在在總司令部裡做外交的事務，雖然他用法文寫作，用法國笑話，用法國成語，但他却用絕對俄國式的勇敢，自評，與自嘲描寫了全部戰役。俾利平說，他的外交禮節使他苦惱，說他對安德來郡王有可譯的通信，是快樂的，他能對他傾吐他因看見軍中的情形而積聚在心中的氣悶。這封信還是在普魯士。愛勞戰役前寫的。

「在我們的奧斯特里茲的偉大成功之後，我親愛的郡王，你知道」，俾利平寫，「我即不曾離開過

司令部。確實，我獲得了戰爭的趣味，而且覺得很好。我在這三個月內所見的，幾乎是不可信附的。

「我就從此開始。「人類的公敵」，如同你所知道的，攻毀普魯士人。普魯士人是我們的忠實同盟者，他們在三年之內只欺騙我們三次。我們爲他們而戰。但我們發現，人類的公敵毫不注意我們的漂亮談話，並且用他無禮而野蠻的方法攻擊普魯士人，不給他們有時間結束已開始的檢閱，在轉瞬之間即使他們收績，並且他自己進駐波茲達姆宮中。」

「普魯士國王寫信給保拿巴特說，「我極誠懇地希望陛下在我宮中受歡迎，受招待，得如尊意，並且我要誠意地在環境許可時採用一切辦法達到此目的。但願我能成功！」普魯士將軍們誇耀我們對法國人的禮貌，在初次勅降時便拋下武器。」

「格洛高的衛戍司令有一萬人，他問普魯士國王，假使他被召降，便將如何？……這都是事實。」

「總之，我們希望用我們的軍事態度來處理事件，但事實是我們打得起勁，不僅如此，我們還在自己的邊境上「同」並且「爲」普魯士國王打仗（註）。一切都準備齊全，我們只缺少一件小事，即是總司令。因爲他們覺得奧斯特理茲的勝利，假若不是總司令年輕，便更有決定性了，他們注意八十歲的老將，並且在卜羅薩夫斯基及卡明斯基間選擇了後者。這位將軍仿倣蘇佛羅夫，坐一輛有蓬木車來到我們這里，並且受到喜樂與勝利呼聲的歡迎。」

〔註〕見前注。

「四日，來到彼得堡的第一次郵差。我們把郵件帶進將軍的房裡，他愛親自過問一切。他叫我幫同檢信，並拿下寫給我們的。將軍看着我們做，並且等着寄給他的信件。我們找了——沒有。將軍不耐煩，親自來做這事，發現了皇帝寄給T伯爵，V郡王，及他人的信件。于是他發了一次脾氣。他向每個人發氣脾，拿了這些信，折開牠們，念了皇帝給別人的這些信。

「呵，他們這樣對我！不相信我！呵，命人監視我，好吧；你們滾走！」

「于是他這天寫了有名的命令給別尼格生將軍。

「我傷了，我不能乘馬，因此不能指揮軍隊。你帶了你的軍敗退到普爾士斯克！這一軍暴露在這里，沒有木材，沒有糧秣，因此需要幫助，又因為你昨天親自向部克斯海夫頓伯爵說，覺得應該退至我國邊境，那末你今天就執行吧」。

「他寫給皇帝說，「由于我各次騎馬出巡，我受到坐鞍的傷痛，牠加之我以前的旅途勞頓，使我完全不能騎馬指揮這樣廣散的軍隊，因此我將這個指揮權交給位次于我的將軍，部克斯海夫頓伯爵，並將我所有的隨員與部屬派到他那里，我向他建議，假使糧食不夠，便向普魯士內部退却，因為糧食只餘一天的額量，如奧斯忒曼與塞德摩來茲基兩師長所報告，有的部隊已盡沒有，而農人所有的都吃完了；我自己留在奧斯特羅林卡的醫院裡，直至痊愈。此外，徵臣敬呈上聽者，即假使軍隊在目前野營中再過半月，則奉問便沒有一個是健康的。」

「請讓這個老人解甲歸田吧，他是那樣的羞恥，他不能完成避他來做的這種偉大光榮的事業。我將在這里的醫院裡等候你仁恩的批准，以免我在軍中担任書記而非司令的任務。我離開軍隊，不會發生任何影響，好像一個瞎子離開軍隊一樣。像我這樣的人——在俄國有上千的」。

「將軍向皇帝發怒，並且處罰我們全體；這不是很邏輯的嗎！」

「這是第一幕。後來，趣事和笑話都必然地發生了。在將軍離朝之後，我們發現，我們面對着敵人，並且必須打仗。那克斯海夫頓，因為地位上的關係，是總司令，但別尼格生將軍並不抱這種見解；更因為是他和他的軍隊面對着敵人，他想利用這個機會，像日耳曼人說的，「*aus eigener hand*」（在自己手裡）打一仗。他打了一仗。這就是普爾士斯克戰役，他被人認為偉大的勝利，但在我看來，完全不是。你知道，我們文人，有一種很壞的習慣，決定戰事的得失。在戰後退却的，便是失敗，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根據這個理由，我們在普爾士斯克戰役中失敗了。總之，我們在戰後退却，但我們派了專使去彼得堡，報告勝利的消息，並且將軍不將指揮權交給那克斯海夫頓，希望從彼得堡方面獲得總司令的地位，酬答他的勝利。在這個間隙時期，我們開始了一些極有趣而特創的軍事計劃。我們的目的並未應份地在求避開或攻擊敵軍，但只是在求避免那克斯海夫頓將軍，他因地位上的關係應做我們的司令官。我們用那麼大的力量求達到這個目的，甚至在我們渡過不可涉渡的河流時，我們燒掉橋樑，隔開我們的敵人，這敵人現在不是保拿巴特，却是那克斯海夫頓。那克斯海夫頓幾乎被優勢的敵軍攻擊並被擒，這

是由于那些良好軍策之一，就是我們逃開了他。部克斯海夫頓追趕我們，我們疾奔。他還沒有渡到我們這邊岸上，我們又渡回那邊岸上去了。最後我們的敵人部克斯海夫頓夫追上我們，並攻擊我們。兩位將軍發火了。甚至在部克斯海夫頓方面有了挑鬥，在別尼格生方面有了瘋狂的怒火。但正在緊急關頭，傳達我們普爾士斯克勝利消息的專使，從彼得堡帶來我們的總司令的任命，於是第一個敵人部克斯海夫頓打倒了：我們可以想到第二個，保拿巴特。但假使這時我們面前不發生第三個敵人，是多麼好啊，這是「正教的軍隊」，他們大聲要求麵包、肉、餅乾、草楮，和別的！倉庫空虛，道路難行。正教的軍隊行劫了，並且是那種樣子，關于這個，上次的戰事不能給你絲毫概念。一半的軍隊都成了自由的小隊，蹂躪四鄉，殺人放火。居民澈底破產，醫院住滿病人，處處是飢荒。總司令兩度受到搶劫者的攻擊，而總司令不得不親自要了一營兵趕走他們。在這種攻擊的某一次中，我的空箱子和我的睡衣都損失了。皇帝要授權給各師長槍斃行劫者，但我恐怕這要使得一半的軍隊槍斃另一半」。

安德來都王開始只是隨便看看，但後來，不覺地，他所看的（雖然他知道應該相信俾利平到什麼程度）開始漸漸引起他的注意。看到這個地方，他揉了揉信，拋掉。不是他在信中所看的使他發怒，而使他發怒的，是那個生疏地方的生活能夠激動了他。他閉了眼睛，用手擦額頭，好像是趕走他對於所讀的東西的興趣，並且他聽着兒室裡發生的事。忽然他似乎聽到門那邊的一種奇怪的聲音。他覺得恐懼；他怕在他讀信的時候，小孩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在趾尖上走近兒室的門，並把門推開。

在他進門的時候，他看見保姆帶着驚惶的面孔，對他藏匿着什麼東西，瑪麗亞郡主已不在床前。

「我親愛的」，他他似乎聽到身後瑪麗亞郡主失聲的低聲。在長久的不眠與長久的興奮之後，這是常有的，他感覺到無故的恐懼：他腦子裡覺得，小孩死了。他所見所聞的一切向他證實了他的恐懼。

「一切完了」，他想，他額上發出冷汗。他意亂地走到小床前，相信他發現床是空的，保姆隱藏了屍體。他打開帳子，他的驚惶急迫的眼睛好久找不到小孩。最後他看見了他：紅潤的小孩，四肢伸開，橫躺在床上，頭比枕低，在夢中啞聲成聲，並且呼吸均勻。

安德來郡王看見了小孩，覺得欣喜，好像他已經失去了他。他俯首，如姐妹款他的，用嘴唇試探小孩是否有熱。嬌嫩的額是潮濕的；他用手摸頭——甚至頭髮也濕了：小孩淌了這麼多的汗。不僅他沒有死，並且現在，顯然是危機已過，他已轉好。安德來郡王想把這個微小、無助的生物抓起，摟緊，貼在自己的胸前；但他不敢這麼做。他站在他面前，看他的頭、和伸在被下的小手、小腿。他聽到身旁的低語聲，在床帳的下面出現了一個影子。他不盼顧，却看小孩的臉，仍舊聽着他的均勻呼吸。黑暗的影子是瑪麗亞郡主，她用無聲的脚步走到床前，掀起帳子放在身後。安德來郡王沒有理顧，知道是她，向她伸出手去。她緊握他的手。

「他發汗」，安德來郡王說。

「我就是來告訴你這話」。

小孩在夢中微微動彈，笑着，用額擦枕。

安德來郡王看着妹妹。瑪麗亞郡主的明亮眼睛，在帳下半暗的光線裡，因為眼中快樂之淚而異常炯灼。瑪麗亞郡主俯首靠近哥哥，並吻他，輕輕地碰了帳子，他們互相警戒，仍舊站在帳下半明的光線裡，好像不願離開使他們三人與其他世界相隔絕的這個世界。安德來郡王，在紗帳上絆亂頭髮，最先離開了床。「是的，現在贖給我的，就是這一件事了」，他歎氣而說。

十

在他加入了共濟會之後不久，彼埃爾，——帶着他寫自己所寫的，關於他應該在自己田莊上所做的事情的、詳情綱領，——去到基也夫省，那裏有他的大部份的農奴。

到了基也夫，彼埃爾把所有的管事都召集在他的總賬房裡，向他們說明自己的計劃和期望。他向他們說，他將立刻採取各項步驟使他的農奴從奴隸制度中完全解放，直到他的農奴不再受工役的壓迫，婦女與小孩不得派做苦工，對於農奴們應該給予幫助，處罰應該是規勸的而非肉刑的，在每個田莊上應該設立病院，救濟院和學校。有幾個管事（其中有些不甚識字的賬房）驚惶地聽了他的話，認爲話中的意思是年輕的伯爵不滿意他們的管理和中飽；有時，在開始的恐懼之後，從彼埃爾的含糊發言，和他們未聽過的新字眼裡發覺興趣；第三類的，只是聽到主東的話聲，便覺得滿意；第四類的，最聰明的，總管

家在內，從這些話裡明白了應當如何應付主東，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總管家對於彼挨爾的各項計劃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但他提出，在這些改良之外，必須普遍地辦理在惡劣情形中的各項事件。

雖然有別素號夫伯爵的鉅大財產，但自從彼挨爾獲得這筆財產，並且據說，每年獲得五十萬的收入以來，他覺得自己較之每年從故伯爵獲得一萬塊錢的時候，是更加貧困。在大體上他模糊地感覺到如下的預算。爲全部的田莊要付給土地銀行約八萬；莫斯科郊外田莊，莫斯科的房子，及郡主們的開支約三萬；用在津貼方面的約一萬五千，給慈善機關的約同此數；寄給伯爵夫人的生活費是十五萬；債務的利息約七萬；兩年中已動工的教堂的建築費各約一萬；其餘的——約十萬——他自己不知道怎樣用掉了，幾乎每年他被迫借債。此外，每年總管家要報告火災，或歉收，或工廠與作坊的翻建之必要。所以彼挨爾面前的第一件事，是他對之最無能力與志趣的事情——事務的管理。

彼挨爾每天要和總管家接洽事務。但他覺得，他的忙碌沒有使事務推進一步。他覺得，他的忙碌與事務全無關係，他的忙碌沒有把握住事務的要點，並且沒有使事務進展。在一方面，總管家表示事務處于最壞的情況中，向彼挨爾證明償還債務以及用農奴的勞力——這是彼挨爾不同意的——做新工作的必要；在另一方面，彼挨爾要求他們進行解放工作，對於這件事，總管家提出了先付土地銀行債務的必要，以及迅速執行的不可能。

總管家沒有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爲達到這個目的，他提議出售考斯特羅馬省的森林，出售下河的土地以及克利姆的田莊。但這一切的交易，在總管家的言語中，牽涉了那樣複雜的程序，禁令的取消，呈請，許可，等等，弄得彼挨爾沒有主張，只向他說：「是的，你就這麼做吧。」

彼挨爾沒有那種實際的耐性，——這將使他能夠直接地問理事務，——因此他不愛問事，只在管家的面前，努力裝出他問事的樣子。管家在伯爵面前也努力裝出：他認爲這番忙碌對於主東是極有用，而對於自己則不方便。

在大城裏有熟人；不相識的人們趕快地來結識，並且熱烈地歡迎新來的富人，本省最大的地主。對於彼挨爾主要弱點——卽是他在入會時所承認的那個——的各種引誘也是那樣有力，彼挨爾不能避免他們。彼在爾整天、整週、整月的生活又那樣勞神地、忙碌地消磨在夜會、晏會、早餐、跳舞會裏，如同在彼得堡一樣，不給他有思索的時間。代替彼挨爾希望去過的新生活的，是他仍歸過他從前那種生活，只是在另一個環境裏。

在共濟會的三大宗旨之中，彼挨爾承認他沒有實行那一條，就是：每個共濟會員要做道德生活的模範；在七項美德之中，他完全沒有了兩樣：道德，和對死亡的愛。他這樣地安慰他自己，說，在另一方面他實行了別的宗旨——人類的改進，並且有了別的美德——對於隣人的愛，尤其是慷慨。

一八〇七年春，彼挨爾決定回彼得堡。在回去的路上，他計劃巡視他所有的田莊，並親自確定他新

規定的事有了什麼結果，以及上帝交託給他的、他所力圖遺囑的人們，現在是什麼情形。

總管家，認為年輕伯爵的一切設施對於自己，對於他，對於農奴幾乎是瘋狂的，無益的，——他作了讓步。繼續表示解放工作是不可能的，他佈置了在各大田莊上建設校舍、醫院、和救濟院；爲了主東的來到，他在各處揀備了歡迎，——不是嚴肅慶祝的歡迎，他知道彼挨爾不歡喜這個，而是那種虔敬地的感謝的歡迎，帶着神像以及麵包與鹽的歡迎，他了解他的主東，正是這種歡迎會感動伯爵並欺騙他。

南方的春天，在維也納式車子裏舒適迅速的旅行，道路的清靜，歡喜地感動了彼挨爾。他未到過的各田莊——是一個比一個生動；各處的人民顯得富庶，並且熱情地感激他所遺的福利。處處是歡迎，牠們雖然使彼挨爾不自在，却在他的心底喚起了欣喜的情緒。在這一個人地方農民帶給他的麵包與鹽，以及彼得和保羅的聖像，並且要求他准許他們爲了尊敬他的天使們彼得與保羅（註），爲了表示對於他所遺的福利的愛與感激，用他們自己的錢在大教堂裏建立一個新祭壇。在另一個地方婦女帶着哺乳的嬰兒歡迎他，感謝他把她們從苦工中解放出來。在第三個田莊上，掛十字架的神甫來歡迎他，神甫有小孩們環繞着，他由于伯爵的仁德而救他們寫讀與經文。在所有的田莊上，彼挨爾親自看見了按照同一計劃在建築的、和已建築的石屋子，醫院，學校，救濟院，他們都不久就要開放的。處處彼挨爾看到管事報告農奴的工役較前減少，聽到穿藍色布衣的農奴代表的動人感謝。

〔註〕俄國教會於同紀念二人，「彼挨爾」即是「彼得」之意，故說是他的天使們。——毛

只是彼挨爾不知道，在那帶鹽與麵包給他的、和建築彼得與保羅祭壇的地方，是一個買賣村莊，聖彼得日的集場（註一），而祭壇是村上富農們早已建築的，他們就是在他面前出現的，而這個村上十分之九的農奴是在極度貧困中。他不知道，因為奉他的命令停止了派遣扶養乳嬰的婦女爲主人做工，這些哺兒的婦女們在自己的田面上做更苦工作。他不知道，這個掛十字架的、迎接他的神甫用自己的苛稅壓迫農奴，而聚在他身旁的學生是父母們含淚抵押給他，並用鉅額金錢贖回的（註二）。他不知道，石屋子由他的苦工們按照計劃建立起來，增加了農奴們的工役，而工役只是在紙面上減少了。他不知道，那里，即是總管家在簿冊上指示他奉他的意志減少三分之一租稅的地方，農奴的工役增加了一半。於是因此彼挨爾因爲他的巡察田莊而極喜，並且完全回復到他離開彼得堡時的那種慈善心腸，並且寫了熱情的情給「教師同志」，他這麼稱呼大教主。

「多麼容易呵，做這麼多的善事，需要多少的努力呵，」彼挨爾想，「爲這些事我們多麼不勞神呵！」

他因爲對他所表示的感志激而快樂，但接受時，覺得羞恥。這種感激使他想起他還能夠對這些簡單善良的人們做更多的事。

【註一】祭壇可以吸引附近各村莊之人來赴集場，於當地農人有益。——毛

【註二】兒童在農民自備田地上的工作，對於農民是寶貴的。——毛

總管家，一個極爲笨而奸詐的人，十分，精明而單純的伯爵，並且要弄他像傀儡，他看到所準備的屢次歡迎對於彼挨爾所發生的影響，更堅決地向他說到農奴解放之不可能，尤其是，不需要的理由，他們沒有這個也是十分快樂的。

彼挨爾在心底同意總管家，即是，他難以設想更快樂的人，並且上帝知道他們自由的前途是什麼；但彼挨爾，雖然不願意，却堅持他認爲是正確的事。總管家答應了用各種努力去實現伯爵的意志，明白地知道，伯爵不僅決不會考核：是否用了各種方法，爲了償還銀行債務，而出售了森林與田莊，並且也許決不會問到，也不會知道所蓋的房子是空在那兒，並且農奴們繼續拿出勞力與金錢，如同他們給別的主人們一樣，即是，拿出他們所能給的一切。

十一

在最快樂的心情中從南方旅行裏回轉，彼挨爾實現了他早懷在心的計劃，即是去訪他的朋友保爾斯斯基，他已兩年沒有見他。

保古治羅佛是在不美的、平坦的鄉間，四周環繞着田地，和已伐及未伐的樅林及樺林。地主的莊院是在筆直順大路兩邊的鄉村盡頭，在新掘的盈滿的塘後，塘邊尚未生草，塘在幼林之中，林間有几株高大松樹。

莊院包括打穀場，僕人下房，馬廄，浴室，廂房，和一座有半圓形正面——尚在建築中——的大石房子。在房子的四周是新闢的花園，籬籬和大門都堅牢而嶄新；在一個棚子下面有兩架救火筒和一隻漆綠色的水桶；路徑都直，橋都結實，有石欄干。處處有精確與匠心的印象。迎接的家奴們，回答這個問題——郡王住在何處——時，指示了塘邊新蓋的小屋。安德來郡王的老侍從，安唐，扶了彼挨爾下車，說郡王在家，領他進了清潔的小前廳。

在燦赫的環境——他曾在這種環境裏和他的朋友在彼得堡最後相見——之後，彼挨爾驚異這個小而清潔的房子的適度。他趕快地走進了尚有松木氣味的、未塗刷的、小廳，還想再向前走，但安唐用脚尖跑上前敲門。

「什麼事？」發出了粗暴不快的聲音。

「客人，」安唐回答。

「請他等一下，」於是聽到椅子推動聲。

彼挨爾快步走到門前，面對面地碰見了出房的，皺眉的，變老了的安德來郡王。彼挨爾抱他，去下眼鏡，吻他的腮，湊近看他。

「想不到，我很高興，」安德來郡王說。

彼挨爾未說什麼；他眼睛不動地，驚異地看他的朋友。安德來郡王所生的改變使他詫異。言語是親

愛前，安德來郡王的唇上和臉上有笑容，但目光是無色的，死氣的，雖然顯著的願望，安德來郡王卻不能在眼中顯出欣喜愉快的光芒。在彼挨爾尚未看慣的時候，使他驚訝並覺得疏遠的，不是他的朋友消瘦、蒼白、變老了；而是這種目光、和額上皺紋，表示對於某種東西的長久注神。

在久別後相會時，談話好久不能停止，——這是常有的事；他們簡短地問答那些事情，關於這些事情他們自己知道須作長談。最後，談話開始漸漸停止在方才約略說及的話上，在關於過去的生活、關於未來的計劃、關於彼挨爾的旅行、關於他的事務、關於戰爭、等等問題上。彼挨爾在安德來郡王神色中所見的那種凝神與頹廢，現在，在他聽彼挨爾說話時的笑容中，顯得更強烈，尤其是在彼挨爾興奮地、欣喜地說到過去或未來時。好像是安德來郡王期望、而不能夠、對他所說的發生興趣。彼挨爾開始覺得，在安德來郡王面前，熱情、幻想、對與快樂與良善的希望、——是不相宜的。他羞于說出他一切的、新的、共濟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因為他最近的旅行、在他心裏特別復生、並興奮。他約制自己，恐怕顯得單純；同時，他不能約制地期望趕快向他的朋友表示，他現在是一個全然不同的、較之彼得堡時更好的彼挨爾。

「我不能夠向你說，我在這個時候經過了多少事情。我甚至自己認不出自己。」

「是的，自從那個時候，我們變了很多，很多，」安德來郡王說。

「那末，你呢？」彼挨爾問，「你的計劃怎樣？」

「計劃嗎？」安德來郡王諷刺地說。「我的計劃嗎？」他重說，好像是詭異這種字眼的意義。「你看見的，我蓋屋子，我想來年全體搬來……」

彼挨爾無言，注神地看安德來郡王變老向險。

「不是，我問，」彼挨爾說……但安德來郡王打斷他：

「但爲什麼說到我呢，……告訴我，告訴我你的旅行，你在自己田莊上所做到的一切。」

彼挨爾開始說到他在自己田莊上所做的事情，企圖極力掩飾他所做的改革。安德來郡王幾次預先向彼挨爾說了他所要說的，好像彼挨爾所做的，是久爲人知的故事，他不僅不感興趣地聽着，並且甚至好像羞於彼爾所說的。

彼挨爾在朋友面前開始不安，甚至沈悶。他無言。

「是這樣的，我親愛的，」安德來郡王說，他顯然對於客人也覺得沉悶和不安，「我是在這里宿營，我只是來看看的。我今天又要到妹妹那里去。我要把你介紹給她。但你，似乎，認識，」他說，顯然是應酬客人，他覺得現在和他沒有了任何共同的興趣。「我們在飯後就去。現在你想看看我的地方嗎？」

他們出去走到吃飯的時候，談着政治新聞和共同的朋友們，好像彼此不很親密的人。安德來郡王只帶了幾分熱情與興趣說到他所蓋的新房屋與住處，但甚至在這里，在談話的當中，在足台上，當安德來郡王向彼挨爾說到屋子即將來佈置時，他忽然停止。「不過這里沒有任何東西是有趣的，我們吃了飯上

路吧。」在吃飯時，談話涉及彼挨爾的婚姻。

「我聽到這事的時候，很是詫異，」安德來郡王說。

彼挨爾臉紅，如同他每次說到這事時都臉紅，他急速地說：

「我什麼時候再向你說這一切的經過。但你知道，這一切都完結了，並且是永遠的。」

「永遠的？」安德來郡王說。「沒有東西是永遠的。」

「但你知道這一切是怎麼完結的嗎？聽到決鬥嗎？」

「是的，你經過了這件事。」

「有一件事，我要感謝上帝，就是，我沒有打死這個人，」彼挨爾說。

「爲什麼呢？」安德來郡王說。「殺死惡狗也是很好的事。」

「不，殺人是不好，不對的……」

「爲什麼不對呢？」安德來郡王重問；「什麼是對的，什麼不對！——這是人不該批評的。人在批評是非的時候，較之做任何事情，是永遠有錯，並且還要有錯。」

「對於別人有容，這就不對，」彼挨爾說，瀟灑地覺得，自他來此之後，安德來郡王第一次興奮起來，並且開始說話，並且希望說出來他變爲現在這樣的一切。

「誰向你說過，什麼是對別人的損害呢？」他問。

「損害？損害？」彼挨爾說，「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對自己的損害。」

「是的，我們知道，但我自己所知道的那種損害，我不能對別人做出來，」安德來郡王說，漸漸地興奮起來，顯然希望向彼挨爾說出他對於事物的新見解。他用法文說。「我只知道生活當中有兩種很實在的不幸；就是懺悔與疾病。唯一的幸福就是沒這兩種不幸。爲自己生活，只辭免這兩種不幸：這是我現在全部的哲學。」

「但對鄰人的愛呢？自我犧牲呢？」彼挨爾說。「不，我不能和你同意！只爲了不作損害、不懺悔而生活，這是不夠的。我這樣地生活過，我爲自己而生活，我毀壞了自己的生活。只是現在，當我生活時，至少，我企望」（因爲禮節彼挨爾糾正自己）「爲別人而生活時，只是現在我才明白了一切人生的快樂。不，我不同意你，確實你也不相信你所說的。」

安德來郡王無言地看彼挨爾，並且嘲諷地笑着。

「你要看見了我妹妹，瑪麗亞郡主。你會同她合得來，」他說。「也許你對於你自己是對的，」沉默了片刻，他繼續說；「但每個人都照他自己的方法而生活：你會爲自己而生活，你說幾乎因此而毀壞自己的生活，而只在你開始爲別人而生活時，才認識了快樂。但我的經驗相反。我曾爲了光榮而生活。（其實什麼是光榮呢？同樣的對別人的愛，希望爲他們做點事情，希望他們的釋贊。）我這樣地爲了別人而生活，並且不是幾乎，而是完全毀壞了自己的生活。在我只爲自己而生活時，我覺得更安靜。」

「但你怎麼是只顧自己而牛活呢？彼挨爾聞，激奮起來。「兒子，妹妹，和父親呢？」

「但這都是和我一樣，這不是別人，」安德來郡王說，「但別人，鄰人們，如同你和瑪麗郡主所說的，這是錯誤與損害的泉源。隣人就是那些人，你的基也夫的農奴們，你希望他們做善事。」。

他用嘲笑的眼光看彼挨爾。他顯然是挑引彼挨爾說。

「你說笑話，」彼挨爾說，漸漸興奮起來。「在我所希望的事情裏（我做得很少很壞），能夠有什麼錯誤和損害呢？但我希望做善事，確實做點什麼事？不幸的人們，我們的農奴，和我們一樣的人們，長成，死亡，對於上帝和真理沒有別的概念，只有儀式和無意義的祈禱，假使他們學得了安慮的信仰，——來生，報復，酬報，安慮，能夠有什麼損害呢？人們生病而死，沒有幫助，在物質上能夠那麼容易地幫助他們，在我給他們醫生、醫院、救濟衰老的時候，這裏有什麼損害與錯誤呢？農夫農婦和小孩們日夜不能休息，我給他們休息和閑暇，難道這不是具體的，不是無疑的福利嗎？……」彼挨爾說，急促而聲音含糊。「我做了這些事，雖然不好，雖然不多，但我爲了這個而做了點事情，並且你不但沒有使我相信：我做的是不好的，而且也沒有使我相信：你自己不是這麼想。而主要的，」彼挨爾繼續說，「是我知道，並且確實知道，做這種善事的喜樂，是唯一確實的人生快樂。」

「但，假使這樣處理問題，那末這又是一回事了，」安德來郡王說。「我蓋房子，闢花園，但你蓋醫院。兩種事情都能夠消滅時光。但什麼是對，什麼是善，——讓知道一切的人去批評，不是我們。好

，你要討論，」他添說，「好，說吧。」他們從桌旁走出，坐在代替洋台的階級上。

「好，我們來討論吧，安德來郡王說。」「你說到學校」，他繼續說，彎曲手指，「教導，等等，這就足，你使他，」他說，指著一個從他們身邊走過的、脫帽的農奴，「脫離他的牲畜狀況，給他精神的需要，但我覺得，唯一可能的快樂——是牲畜的生活，你却想剝奪他這個。我羨慕他，你却想使他變成我，但沒有給他像我的環境。你說到另一件事：輕減他的工作。在我看來，生理的勞動對於他是那樣的——一種必要，那樣的一種生存條件，正如智慧的勞動對於你和我。你不能够不思想。我兩點多鐘上床睡覺，各種思想來到我的腦經裏，我不能睡着，我輾轉，直到早晨還不能睡着，因為我思想，不能不思想，正如他不能不犁田、不割草？不然他便要進酒店，或者生病。正如同我不忍受他的可怕的生理勞動，我在一星期內就要死，同樣的他不能忍受我的生理安逸，他要發胖，要死。第三點——你說的是什麼呢？」

安德來郡王屈他的第三個手指。

「呵，是的，病院，醫藥。他有急症，他要死，你爲他放血，治好他。他要做十年殘廢人，拖累所有的入。讓他死掉，是遠爲簡單而舒服。別的人要生出來，他們這種人很多。假使你可惜損失了一個多餘的苦工——我是這樣看他，——而你由於對他的仁愛，希望治好他。但他不需要這個。此外，醫藥會經治好了某某人，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幻想呢！殺死——那樣！」他說，憤怒地皺眉，避開了彼埃爾。

安德來郡王那樣明白地、確定地說出的思想，可以看到，他已不止一次想到這個，並且他樂意地、迅速地說，好像一個久不說話的人。他的見解愈悲觀，他的神色愈生動。

「呵，這是可怕的，可怕的！」彼按爾說。「我只是不明白，——如何能夠懷着這種思想而生活。我有過同樣的時候，牠不久，在莫斯科和途中向時候，但那時我喪氣到那樣的程度，我好像不在生活，我覺得一切可憎……主要的，我自己。那時，我不吃飯，不洗臉……那末，你怎麼樣呢？……」

「爲什麼不洗臉呢，這是不清潔，」安德來郡王說。「相反，應該盡可能地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悅意。我生活，這是無罪的，所以應該更好一點，不妨礙任何人，活到死。」

「但是什麼東西引起你懷着這種思想而出活呢？你要坐着，不動彈，不參與任何事情……」

「生活並不是這樣地安安靜靜。我高興什麼事也不做，但這裏，一方面，當地的貴族賞光選我做代表（註），我極力避免了。他們不能明白，我沒有那種應有的資格，沒有那種顯著的、好意的、煩心的庸俗，這是做這種事所需要的。後來是這裏的這個房子，這是必須蓋起來的，爲了我要有一個可以心安自己的角落。現在有民團。」

「你爲什麼不在軍隊裏服務呢？」

「在奧斯特理茲之後！」安德來郡王愷悞地說。「不是；我很感謝你，我向自己發過誓，我決不在

【註】貴族代表爲一區之貴族及地主之正式代表人。——毛

作戰的俄軍中服務。即使保拿巴特駐紮在這里，在斯摩楞斯克，威魯童山，我也不，就是那時候，我也不在俄軍中服務。好，我向你這樣說過」，安德來郡王繼續說，恢復着鎮靜。「現在，民國，父親是第三區的總司令，我唯一避免軍役的辦法——是在他下面做事」。

「所以你在服務嗎？」

「我在服務」。他沉默了一會。

「那麼你爲什麼服務呢？」

「是爲了這個。我父親是他那時候最顯赫的人物之一。他老了，他不殘忍，但他有太活動的性格。因爲他慣於無限的權柄，現在有皇帝給他做民間總司令的這種權柄，他是可怕的。假使兩星期前我要遲了兩個鐘頭，他便要在尤黑諾夫絞死註冊員了。」安德來郡王帶笑地說；「所以我服務，因爲，除了我沒有人能夠感動父親，我有時從那些事後將令他煩惱的行爲中救出他」。

「呵，你看到這里！」

「是的，但這不是如你所想的，」安德來郡王繼續說。「我不曾期望，也不希望對於這個卑鄙的註冊員做絲毫善事，他偷民國的鞋子；我甚至很願意看見他絞死，但我可憎我父親，這又是我自己」。

安德來郡王漸漸興奮起來。當他企望向彼挨爾證明；在他的行爲中，從來沒有對鄰人作善事的希望時，他的眼睛火熱地發光。

「噫，你還想解放廢奴，」他繼續說。「這很好；但不是爲了你（你，我想，沒有杖打過任何人，不送人往西比利亞），更不是爲了廢奴。假使毆打他們，杖打他們，送往西比利亞，我想，他們毫不覺得這是更壞。在西比利亞他能夠過同樣的獸畜生活，身上的傷痕痊愈，他便快樂如舊。但這對於那些人是需要的，他們在道德上墮落，對自己懷着懺悔，壓制這種懺悔，並且因爲他們能夠公正或不公正地判罪而變得無情。我就可憐這種人，我願爲這種人而解放廢奴。你也許沒有看到，但我看見了，如何好人們，生長在這些有無限權力的傳統中，多年來，他們變得更暴躁，變得殘忍，野蠻，他們知道這個，但他們不能約制自己，並且變得更不幸，更不幸。」

安德來郡王帶了那樣的熱情說這話，彼挨爾不覺地想到這些思想是他的父親引起安德來郡王的。他沒有回答他什麼。

「我就是爲這個覺得可憐——爲人類尊嚴，爲良心的平安，爲純潔，而不是爲他們的脊背和額頭，這些，無論你怎麼打，無論你怎麼剃（註）仍然是同樣的脊背和額頭」。

「不是，不是，一千個不是！我決不同意你，」彼挨爾說。

「註」地主可放逐廢奴至西比利亞，去時，農奴頭髮須剃去一邊，如逃跑，可以容易抓回。

——毛。

傍晚安德來郡王和彼挨爾坐上蓬車，赴嵐山。安德來郡王，注意着彼挨爾，有時用言語打破沉默，表示他處在良好的心情中。

指着田地，他向他說到自己農事的改造。

彼挨爾愁悶地沉默，用單音節回答着，並且顯得浸沉在自己思想中。

彼挨爾以爲安德來郡王是不快樂，以爲他錯了，以爲他不知道真正的光明，並且彼挨爾應該來幫助他，開化他，提起他。但彼挨爾剛剛開始想到要如何說，並說什麼，他預見安德來郡王將用一個字，一個理由消滅他教義中的一切，於是他怕開始將他的精心愛神聖的東西放在嘲笑的可能性上。

「不，爲什麼你想」，彼挨爾忽然開言，垂下頭，作出牛觸角時的樣子，「爲什麼你那樣想呢？你不該那麼想」。

「我想什麼呢」安德來郡王詫異地問。

「關於生活，關於人類的目的。這是不可能的。我常常這麼想，並且我得救了，你知道是什麼嗎？——共濟主義。不，你不要笑。共濟主義——不是宗教的，不是儀式的派別，像我從前所想的；但共濟主義是人類最好最永久方面之最好唯一之表現」。於是他們開始瞭解的向安德來郡王說明共濟主義

他說共產主義是脫離政治與教會羈絆的基督教教義；是平等，友愛，與愛情的教義。

「只有做神聖的會員才是人生的真義；其餘一切都是夢，」彼挨爾說。「你想吧，我親愛的，在這個聯盟會之外，一切都充滿了欺騙與虛偽，並且我同意你，就是對於一個智識的，善良的人，除了像你，活完一生，只企圖不妨礙別人而外，沒有別的東西了。但你要採取我們的基本信條，加入我們的會，把你自已交給我們，讓我們領導你，我覺得，你立刻便感覺到自己是這個偉大不可見的線條的一部分，牠的端倪藏在天上，」彼挨爾說。

安來德郡王無言，看着前面，聽彼挨爾說。幾次他因為車輪的聲音沒有聽到，重問彼挨爾他所未聽到的。由於安來德郡王眼中所燃燒的特別光芒，並由他的沉默，彼挨爾看到，他的話沒有落空，安來德郡王沒有打斷他，也不要笑他的話。

他們走到一條瀟灑的河前，他們必須用渡船渡過去。留下了車，馬，他們走上渡船。

安來德郡王憑在船槓上，沉默地縱觀在夕陽中閃爍的潑水。

「那末，你對於這個有什麼感想呢？」彼挨爾問。「你為什麼沉默呢？」

「我想什麼嗎？我聽你說。一切都很好，」安來德郡王說。「但你說：加入我們的會，我們這兩你指示人生的目的，人類的前途，和統治世界的規律。可是我們是誰呢？——人們嗎？為什麼你知道一切

「爲什麼我一個人看不見你所看見的呢？你在地上看到善與真的王國，但我看不見牠」。

彼挨爾打斷他。

「你相信來生嗎？」他問。

「來生嗎？」安德來郡王重說，但彼挨爾不給他時間回答，並且認爲這重複是反對，尤其是，因爲他知道安德來郡王先前無神的信念。

「你說，你不能看見地上善與真的王國。我也沒有看見，並且牠不能看見，假使要把我們的生活看作一切的終緒。在地上，就是在這個地上，」（彼挨爾指着郊野，）「沒有真理——一切是欺騙與邪惡；但在宇宙中，在整個的宇宙中有真理的王國，我們現在是地上的孩童，且永遠是整個宇宙的孩童。我沒有在自己心中感覺到，我構成這個巨大、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嗎？我沒有覺得，我在這個巨大無量數的衆生之中——在這裏面表現了神，或崇高的權力，假使你願意這麼說，——我構成一環，自下層生物到上層生物的一級嗎？假使我看見，明瞭地看見從植物到人類的這個階梯，則我爲什麼要假定，這個階梯因我中斷，而不再向前，向前呢？我覺得，我不僅不消失，一如宇宙間無物消失，而且我永遠要在，並永遠在過。我覺得，在我之外，在我之上，活着精靈，在這個世界裏有真理」。

「是的，這是赫德的學說，」安德來郡王說，「但親愛的，不是這個說服了我，而說服我的，是生與死。說服你的，是你看見你所寶貴的人，他和你有關係，你對他有過錯，並且希望糾正自己」，（安

德來郡王聲音打頓，轉過身去，「而忽然這個人受苦，不幸，不復存在……爲什麼？不能夠沒有回答！並且我相信，回答是有的。……就是這個說服我，就是這個說服了我」，安德來郡王說。

「正是，正是，」彼挨爾說，「這不就是我說的那個嗎？」

「不是。我只說，使人相信來生之必要的，不是理論，而是這個，——當你和一個人手牽手地走進生活時，忽然這個人消失在無所的那里，而你停止在這個深淵之前，向下面看。於是我看了……」

「那末，這就對了！你知道，什麼是那里，什麼是某人！那里是——來生。某人是——上帝」

安德來郡王沒有回答。車和馬早已渡過對岸，已經套就，太陽已墜到地平線上，暮靄結在渡口的水潦上如星星，但彼挨爾和安德來，使驪差，車夫，和舟子驚異，仍舊站在渡船上說話。

「假使是有上帝，有來生，那麼便有真摯，有美德；並且人類的最高快樂是在努力達到她們。必須生活，必須愛，必須信仰，」彼挨爾說，「我們並不只是今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而且生活過，並且將永遠生活在一切之中，」他指天空。安德來郡王憑在船欄上站着，聽彼挨爾說話，眼不離開地看太陽在藍色水面上閃紅色反光。彼挨爾無言。是霧對面寧靜。渡船停了很久，只有流水的波在船底上打出微弱的浪聲。安德來郡王似乎覺得波浪的潑潑對於彼挨爾的話說道：「這是真的，相信這個！」

安德來郡王嘆氣，用明亮的、小孩的、溫柔的目光，看了看彼挨爾發紅的、勝利的、但仍然在畏友之前畏怯的臉。

「是的，假使這是如此！」他說。「但我們去上車吧」，安德來郡王添說，走出渡船，他看彼挨爾指示給他的天空，在奧斯特理茲戰役之後，他第一次看見那個崇高的、永恆的，他曾在奧斯特理茲田野上所見過的天空，並且在他心中睡眠很久的、較好的東西，忽然欣喜地、年輕地在他靈魂中醒覺了。這種情緒，在安德來郡王重回到習慣的生活環境時，便立刻消失了，但他知道，這種情緒——但他不知道如何發展她——活他在心中。和彼挨爾的見面，對於安德來郡王是一個新紀元，從這個時候開始了他內在世界的新生活，不過在外表上還是如舊的。

十三

當安德來郡王和彼挨爾來到童山住宅的大門時，已經天黑了。在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安德來郡王笑着要被挨爾注竄門後那裏所發生的騷動：一個彎腰的、背上有布囊的老婦，和一個不高的，穿黑衣的，有長髮的人，看見進來的車子，跑回屋子的正門口，兩個婦人跟他們跑，一共四個人，盼顧着車子，驚惶地跑上後門的階層。

「他們是瑪盛的神徒，」(註)安德來郡王說。「他們把我們當作我的父親。就是這一件事，她不服從他：他命令把這些~~聖~~聖者趕走，但她接待他們」。

〔註〕直譯則爲「上帝之民」。奧聖徒有別。——譯

「但這些神徒是什麼人？」彼挨爾問。

安德來郡王不及回答他。僕人們出來迎接，他問老郡王在何處，是否快要回來。

老郡王還在城裏，他們時刻地盼望他。

安德來郡王領彼挨爾到了他自己的住處，這是在父親的屋子裏一向爲他準備妥貼的，他自己去到育兒室。

「我們去看妹妹，」安德來郡王回到彼挨爾這里說，「我還沒有看見她，她現在藏起來了，和她的神徒們坐在一起。她受窘，是她應得的，但你看見神徒們。這實在最怪事」。

「什麼是神徒？」彼挨爾問。

「你會看見的」。

當他們進去時，瑪麗亞郡主確實窘迫而臉紅，在她的舒適房間裏，有燈籠在神像前，在茶炊後邊的沙發上和她並排坐着一個長鼻子，長頭髮穿僧服的年輕人。旁邊的椅子上坐着一個打皺的、瘦的、老婦，在兒童般的面部上有溫和表情。

「安德來，爲什麼不通知我？」他徵實地說，在她的參聖者們前面站起，好像雞雛前的老雞。

「看見你，我極愉快，我很高興，看見你，」在彼挨爾吻她的手時，她向他說。她從小認識他，現在他和安德來的友誼，他和夫人的不幸，尤其是他的良善，簡單的臉，使她對他竊喜。她用美麗，嫺熟

的眼睛看他，好像她說：「我很歡喜欢你，但請你不要笑我的朋友」。

交換了開頭的問題話，他們坐下。

「啊，依發奴示卡在這里，」安德來郡王說，笑着指示年輕的參聖者。

「安德來！」瑪麗亞郡主請求地說。

「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女人，」安德來用法文向彼挨爾說。

「安德來爲了上帝的原故！」瑪麗亞郡主用法文重說。

顯然是，安德來郡主對於參聖者們的嘲笑態度，和瑪麗亞郡主對於他們採用的祖譏，是他們之間習慣的，確定的態度。

「但我親愛的，」安德來郡主用法文說，「相反地，你應該感謝我向彼挨爾說了你和這個年輕人的親密」。

「當真嗎？」彼挨爾說，好奇地，嚴肅地（瑪麗亞郡主因此特別感激他）從眼鏡上邊看依發奴示卡的臉，他明白談話是關於他，用狡猾的日光看大家。

瑪麗亞郡主爲了自己朋友的窘迫，是完全無用的。他們毫不偏促，偏老婦人垂了眼睛，但側竊進來的人，她把茶杯底壺上放在茶托裏，把擦過的糖塊放在旁邊，鎮定地，不動地坐在靠背椅上，等着別人再向她倒茶。依發奴示卡從托裏嗅着茶。垂頭地用狡猾的、女性的眼睛看年輕人們。

「先是，在哪里，在基也夫嗎？」安德來郡王問老婦。

「是的，先生，」老婦儘量地回答，「在聖誕日我有榮幸在聖徒們那里接受了神聖的，天上的恩惠，現在，先生，在科利亞遜顯現了偉大的神恩。」

「呵，依發奴示卡和你在一起嗎？」

「我一個人去的，施主，」依發奴示卡說。企望用低聲說，「我只在尤黑諾夫碰見撒撒蓋尤示卡……」撒撒蓋尤示卡打斷了她的同伴；她顯然希望說出婚所看見的。

「在科利亞遜，先生，偉大的神恩顯現了。」

「怎麼，新的神骨嗎？」安德來郡王問。

「夠了，安德來，」瑪麗亞郡主說。「不要說，撒撒蓋尤示卡」。

「不……為什麼，小姐，為什麼不說呢？我喜歡他。他仁慈，是上帝選出來的，他是我的施主，給過我十盧布，我記得。我在基也夫的時候，瘋子基柔沙向我說，（他是一個真正的神徒，多夏赤腳，）他說，為什麼你不到你的地方去，到科利亞遜去，那里有顯靈的神像，上帝的神聖顯現了。聽了這話，我便同聖徒告別，我走了。」

大家無言，只有老婦吸着氣，用適度的聲音說話。

「我來了，我的先生，有人向我說：偉大的神恩啓示了，上帝的聖母從天上灑下了聖油……」

「好了，好了，以後再說，」瑪麗亞郡主紅着臉說。

「讓我問她，」彼接爾說。「你親自看見的嗎？」他問。

「當然，先生，我親自看見，臉上有那樣的光，好像天上的光，聖母腳上這樣地滴下，這樣地滴下……」

「其實這是欺騙，」彼接爾注意地聽了老婦的話，單純地說。

「呵，先生，你說什麼！」撒撒蓋尤示卡恐怖地說，向着瑪麗亞郡主求助。

「他們騙人，」他重說。

「主耶穌基督呵！」女參聖者畫着十字說。「呵，不要說了，先生。有一個將軍這樣地不相信，他說：『道士們騙人』，他說過這話，眼就瞎了。他夢見撒切爾斯基的神母來向他說，『你要相信我，我就治好你。』所以他開始要求：帶我到她那里去。這是我向你說的真正的事實，我親自看見的。他們把這個瞎子一直帶到她那里，他到了，爬下了，說：『治好我吧！』他說：『我要給你沙皇給我的東西。』我親自看見的，先生，一顆星那樣地放在聖像裏。當真——復明了。你那樣說，是罪過，上帝要罰你」，她恭敬地向彼接爾說。

「是怎麼會着聖像裏去呢？」彼接爾問。

「他們把聖母升成將軍了嗎？」安娜來郡主笑着說。

撒她蓋尤示卡頓然臉白，伸出手臂。

「先生，先生，你召罪過，你有兒子！」她說，忽然從蒼白變爲深紅。

「先生，你說了這樣的話，上帝饒恕你。」她劃十字。「主呵，饒恕他。啊，這是什麼回事？」

「她向瑪麗亞郡主說。她站起，幾乎要哭，開始整頓她的布囊。顯然，她又恐懼，又羞恥，她在能夠說出這樣話的人家接受了恩施，並且可惜她現在必須放棄這家的恩施。

「你爲什麼要說這話呢？」瑪麗亞郡主說。「你爲什麼到這里來的？」

「不，你知道我是說笑話，撒她蓋尤示卡，」彼挨爾說。「郡主，我發誓，我不想侮辱她，我只那麼說。你不要記住，我是說笑話，」他羞怯地笑着說，企望掩飾過錯。「這，全是我的錯；但他是無意，他是說笑話」。

撒她蓋尤示卡仍不相信，但彼挨爾臉上有誠意懺悔的神情；並且安德來郡王那麼溫和地時而看撒她蓋尤示卡，時而看彼挨爾，她漸漸地心安了。（註）

「註」此種女參聖者常數月數年甚至終生參詣各處聖地，行乞四方，在俄國甚爲普遍，其中亦有殘廢及神癡失常之人。他們常得信士們——如瑪麗亞郡主——的幫助。——毛德

女參聖者心安了，又被引入話談中，又很久地談着阿姆非洛羅神父，他過着那樣神聖的生活，他的手上渡生了香氣，又說到她相識的幾個修道士，在他最近去基也夫朝聖時，給了她墓穴的鑰匙，她隨身帶了乾糧，在墓穴裏和聖徒們過了兩天。「我向這一個祈禱，唱贊美詩，又走近另一個。我睡了，我又去吻聖骨；啊，那樣的安靜，那樣的幸福，不再想出來到上帝的世界裏來了。」

彼挨爾注意地，嚴肅地聽她說。安德來郡王走出了房。在他之後，瑪麗亞郡主領彼挨爾走進客廳，留下神徒們吃完他們的茶。

「你很仁慈」，她向他說。

「啊，我實在不想侮辱她，我那麼了解並很尊重這些情緒」。

瑪麗亞郡主無言地看他，並溫柔地笑。

「你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了，我愛你如兄弟」，她說。「你覺得安德來是怎麼樣呢？」她疾速地問，不給他時間對於她的親善的話有所回答。「他使我很不心安。冬天他的健康好些了，但上個春天，傷又開口了，醫生說，他應該出門去醫治。我在精神上很爲他擔憂。他沒有我們婦女這樣的性格，受苦，並哭洩自己的憂愁。他在心裡忍受憂愁。今天他愉快，活潑了；但這是你的來到那麼影響了他：他很少是這樣的。假使你能勸他到國外去，多麼好呵！他需要活動，而這種規律的平靜的生活是對他不好的。別人看不出，但我看見」。

約十點鐘時，僕役們聽到老郡王來車的鈴聲，奔到階級上。安德來郡王和彼挨爾也走出到階級上。

「這是誰？」下了車，看見彼挨爾，老郡王問。

「呵！很歡喜！吻我吧！」他說，知道了不相識的青年是誰。

老郡王心情很好，並且熱誠接待彼挨爾。

在夜飯之前，安德來郡王回到父親書房時，發現老郡王和彼挨爾在熱烈爭執中。彼挨爾證明，將來有一個時候，戰爭不再會有，老郡王嘲笑地，但不發怒地，辨駁他。

「血從眼眶裡流出，放進水，那時候就沒有戰爭了。老太婆的見識，老婆子的見識」，他說，但仍然親善地拍彼挨爾的肩膀，並走到桌前，安德來郡王在那里整理老郡王從威裡帶來的文件，顯然不想加入談話。老郡王走到他面前，並開始說到事務。

「貴族代表，一個姓羅斯托夫的伯爵，一半的人還沒有來。他來到城裡，想請我吃飯，——我給他這樣好的飯吃，——看這裏的這個——好，孩子，」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向兒子說，拍着彼挨爾的肩膀，「你的朋友是好人，我喜歡他！他提起我的精神。別人說聰明話，我不想聽，但他說廢話，却引起我這個老頭兒的精神。去吧，去吧」，他說，「我也許要來；陪你們吃夜飯。我再來討論。同我的笨姑娘瑪麗亞郡主要好吧」，他在門口大聲向彼挨爾說。

彼挨爾只是現在，在他來到黃山時，才看重他和安德來郡王友誼的全部力量與優美。這種優美表現

于他和他本人的關係中的，倘不如表現于他和他家族及家裡人的關係中的。彼挨爾和駁厲年老的郡王，和溫柔羞怯的瑪麗亞郡主，雖然他幾乎不認識他們，却一見如故。他們都喜歡他。不僅瑪麗亞郡主用最燦爛的目光看他，——她因為他對女參聖者的溫和態度而覺得滿意；而且幼小的周暉的尼考拉郡王——祖父這麼稱呼他——也向彼挨爾笑，向他手裡跑。當他和老郡王說話時，米哈伊·依發諾維支，和部銳昂小姐帶着喜悅的笑容看他。

老郡王出來吃夜飯：這顯然是爲了彼挨爾。在他客居童山的兩天之內，老郡王對他特別和善，並且要他再來看他。

在彼挨爾走後，而全家的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開始談論他，這是在新客人走後常有的事，而他們都只說到他好的地方，這是少有的事。

十五

在這次假期後回營時，羅斯托夫第一次感覺到並認識了他和肯尼索夫及全團的關係是堅強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羅斯托夫將到軍中時，他感覺到的情緒，類似他到廚子街的家屋時所感覺到的。當他看見本團第一團衣服未卸的驃騎兵時，當他認出紅髮的皆明波也夫時，當他看見栗色馬鬃鬚時，當拉夫路施卡高興

地向他主人大聲說：「伯爵來了！」時，當這髮的，在床上睡覺的肯尼索夫從上層樓跑出來擁抱他，而軍官們聚攏了來看新到的人時，——羅斯托夫感覺到他的母親、父親、妹妹們抱他時的那種情緒，並且喜悅之淚湧上了他的喉嚨，妨礙他說話。軍隊也是家，是不變地親愛而寶貴的家，好像父母的家。

報告了團長，接到了任命回原先騎兵連，擔任了值班和押運糧秣，加入軍中一切微小的與趣裡，覺得自己失去自由，並且釘在一個狹小不變的格子裏，——羅斯托夫感覺到同樣的安甯，同樣的供給，並且同樣地意識到他在如此如同在家，在自己的地方，如同他在父母的家裏所感覺到的。這里沒有自由世界的那種全部紛亂，在自由世界裏他找不到自己的地方，並且在自由選擇中發生錯誤；這里沒有索尼亞，他同她應該或不應該有所說明。這里沒有到某處或不到某處的可能；一天的二十四小時不能夠有那麼多不同的用法；沒有那麼多無數的人，——他們當中沒有人是較為接近，沒有人是較為疏遠；沒有那種和父親的不清楚不確定的金錢關係；沒有對這洛號夫的可怕的損失之回憶！這里在軍隊中一切是明白而簡單的。整個的世界分成了兩個不相等的部分：一個是我們的巴夫洛格拉德的騎兵團，另一個是所有其餘的。對於那些其他的，沒有任何關係。在軍隊裏一切是確知的：誰是中尉，誰是上尉，誰好，誰壞，並且主要的——誰是伙伴。隨軍商人相信他掛帳，軍餉一年發三次；用不着想和選擇，只有不做巴夫洛拉格德騎兵團認為不好的事；派到任務時，做那明白的、清楚的、確定的、命令的事：一切都會好的。

重回到軍隊生活的這些確定情形裏，羅斯托夫感覺到喜悅與安寧，好像一個疲倦的人在躺下休息時

所感覺到的。羅斯托夫覺得更喜悅的，是在這次戰役中的軍隊生活，因為他在輪錢給這洛號夫之後（對於這個行爲，雖有他家庭的多方安慰，他不能饒恕自己），他決定了不再像從前那樣服勞務，而爲了補救他的過失，他要好好服勞務，並做一個完全出色的伙伴和軍官，即是一個好人，這在人世上顯得是那麼困難，而在軍隊裏是那麼可能。

羅斯托夫，自從輸錢之後，決定了他要在五年之中向父母償還這筆債務。他一年收到一萬，現在他決定只拿兩千，其餘的留給父母作爲遺債。

★

★

★

★

我們的軍隊，在不斷的退却、前進、以及在普爾士斯克與在普魯士·愛勞的戰役之後，集中在巴吞示泰恩附近。他們等候皇帝蒞軍和新戰的開始。

巴夫洛格拉德圍，——屬於一八〇五年參與戰役的那部分軍隊，——在俄國縮充着，沒有趕上這次戰役的最初戰事。他們既未參與普爾士斯克戰事，也未參與普魯士·愛勞戰事，在戰事的前下半年會合了作戰的軍隊，他們屬於卜拉托夫軍隊。

卜拉托夫軍隊離開大軍單獨作戰，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幾次與敵人小接觸，擒獲了俘虜，並且有一次甚至奪得了烏地諾將軍的許多車輛。四月中，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在一個荒廢成墟的，無人的日耳曼莊附近駐紮了幾個星期，未睡防地。

是發覺的時候，泥濘，寒冷，河中冰破，道路難行；有好幾天沒有發給乾草給人馬。因此運糧不可能，所以兵士們分散在無人的荒村尋找番薯，但是這個也是很少。

一切都吃完了，一切的居民都逃走了；那些留下來的比乞丐情形還壞，不曉得他們取得什麼，甚至沒有側隱之心的兵士們常常把自己最後的東西給他們，而不取得他們的東西。

巴夫洛格拉德團在戰事中只損失了兩個受傷的人。但因為飢餓與疾病却損失了將近一半的人。在醫院中他們一定會死亡，所以疾病發熱的，和因不良食物而浮腫的兵士們，寧願服毒，在前線上費力地挖着臃子，不想進醫院。開春後，兵士們開始發現了一種地上長出的植物，類似龍鬚菜，因為什麼原因故他們叫牠瑪示卡的甜根，並且分散在場與地上尋找這種瑪示卡的甜根（牠很苦），用刀掘出來吃，雖然有命令禁止吃這種有毒的植物。春間在兵士當中發生一種新的疾病，手、腳、和臉都發腫，牠的原因醫生認為是吃這種根。但雖有禁令，皆尼索夫騎兵連的兵士却主要地吃這種瑪示卡的甜根，因為他們用最後的，每人只備得半磅的，餅乾拖延了兩星期，而最後分散的番薯都凍壞了，發芽了。

馬匹也用屋上的草頂飼喂了兩星期，都瘦得不能看，仍舊披着冬季的零亂的毛。

雖有這樣的不幸，兵士們和軍官們的生活却完全如舊；同樣地，現在，雖然面部蒼白浮腫，衣服破碎，驃騎兵們仍舊排隊點名，尋找食物，刷馬匹，擦軍械，挖下屋頂的草簍代替馬秣，到大鏟前吃東西，他們飢餓地從那里站起，嘲笑他們的劣食和飢餓。同樣如舊地，在軍務閑暇時，兵士們燃起篝火，

在火前烤袒裸的身體，吸煙，選擇並烘烤茁芽的腐壞的番薯，說出並聽關於波巧姆金及薩佛羅夫戰事的故事，或關於狡猾的阿瑟沙和神甫的僱工米考卡的傳說。

軍官們仍舊和平常一樣，兩三人合住無頂的、破敗的房子，高級的忙於搜集草蓆和番薯，和一般兵士們的生活資料，低級的任務和平常一樣，有的玩牌（錢很多，但食物缺乏），有的玩天真的遊戲——投圈圍和九柱戲。他們很少說到戰事的大勢，一部分因為不知道任何確實的情形，一部分因為他們空洞地覺得戰事的大勢是惡轉。

羅斯托夫仍舊和肯尼索夫住在一起，他們的友誼關係，在他們分別後，更加緊密。肯尼索夫從不說到羅斯托夫的家庭，但由於上級官對下級官所表示的溫柔友情，羅斯托夫覺得老驃騎兵勃塔莎的不幸的愛情，和這種友誼的加強，有點關係。肯尼索夫顯然盡可能地使羅斯托夫少受危險，當心他，在戰事之後特別歡喜地看見他安然無恙。在某一次的任務中，羅斯托夫在他尋找糧食的無人荒村裏，發現一個老波蘭人和他的女兒和一個乳嬰。他們沒有穿的，飢餓，不能走開，又沒有出行的工具。羅斯托夫把他們帶到自己的營裏，住在自己的營裏，維持了他們數週，直到老人轉好。一個談到女人的伙伴嘲笑羅斯托夫，說他最狡猾，說他若將伙伴們介紹給所拯救的美麗波蘭女子，不是錯誤。羅斯托夫把笑話當作侮辱，並且發火，向那個軍官說了那樣不快的話，肯尼索夫費了力才壓制兩人不決鬥。軍官走後，肯尼索夫不知道羅斯夫曾被帶回他的關係，開始責備他發怒，羅斯托夫向他說：

「聽你怎麼說，……」她對我像是姊妹，我不能向你說這對於我是多大的侮辱……因為……因為……」

皆尼索夫拍他肩膀，開始在房中迅速走動，不看羅斯托夫，這是他在心緒興奮時的行爲。

「你們羅斯托夫家是多麼呆呵」，他說，羅斯托夫看見了皆尼索夫眼中的淚。

十六

四月中軍隊因皇帝蒞軍的消息而興奮。羅斯托夫未能受到皇帝在巴吞奈恩所舉行的檢閱。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在崗衛上，遠在巴吞奈恩的前面。

他們紮着野營。皆尼索夫和羅斯托夫住在兵士們爲他們掘成的土窖裏，用樹枝和草土作頂。土窖是用當時流行的、如下的方法鑿成的：掘一溝，寬一阿爾申半，深二阿爾申，長三阿爾申半（一阿爾申合〇·九一公尺，二·二中尺——譯）。在溝的一端作出階級，這就是入口和階層，溝的本身便是房間，在這里，侍迓的軍官，如騎兵連長，便有木板橫在牆上，在裏邊，鑿着階級，——這是桌子。順溝的兩邊掘去一阿爾申寬的土，這便是兩張床，和沙發。屋頂蓋得可以讓人坐在當中站起來，甚至在床上的人如靠近桌子還可以坐。生活闊綽的皆尼索夫在屋頂的前面還有一塊板，——因爲他連裏的兵都愛他，——在這塊板上有一個破的，粘合的玻璃。當天氣很冷時，他們便在彎曲的欖板上，從兵士的燄火裏，把着

火帶到階級旁（皆尼索夫叫這部分士密爲客室），使牠那麼暖，軍官們只要穿一層襯衣，在皆尼索夫和羅斯托夫這里總是有許多軍官。

四月間羅斯托夫當值。在不眠之夜後，早晨七點多鐘回家時，他命人取火，換掉透雨的衣服，禱告上帝，喝茶，把東西有條理地放在自己的角落裏和桌上，帶着被風吹的發熱的臉，穿一件單衫，騎在背上，把雙手插在腦後，烤着火。他愜愜地想着，他日內便要因爲他最近的偵探工作而晉級，並等候着出門問皆尼索夫。羅斯托夫想同他談話。

在士密的後邊聽到了皆尼索夫顫動的叫聲，顯然是在發怒。羅斯托夫湊近窗子去看他同誰發生了事故，看見了曹長托卜清考，

「我命令你不要讓他們吃這糞根，瑪示卡的什麼！」皆尼索夫大聲說。「我親自看見的，拉薩爾秋克從田裏拔出來」。

「我命令過了，大人，他們不聽」，曹長回答。

羅斯托夫又騎到床上，滿腔地想着：「讓他麻煩吧，讓他忙碌，我做完了自己的事，騎着——好極了！」他隔牆聽到，在曹長之外，還有拉夫塔施卡在說話，他是皆尼索夫的伶俐、無賴的馬弁。拉夫塔施卡說到運糧車，餅乾，牛，這是他出去找糧食時看見的。

在棚子的外邊又聽到皆尼索夫遠處的叫聲，和話：「上馬！第二排」

「他們到何處去呢？」羅斯托夫想。

五分鐘後，皆尼索夫走進棚裏，用泥腳登上床，憤怒地點着烟斗，亂丟了他所有的東西，拿了鞭和刀，開始走出土窖。對羅姆托夫的嘲諷，何處去了——他憤怒地，不穩定地回答說，他有事。

「讓上帝和偉大的皇帝審判我！」皆尼索夫用門特說，羅斯托夫聽到，在棚子的外邊有幾匹馬的蹄子在泥濘中踐踏。羅斯托夫甚至不煩心皆尼索夫往何處去。在自己的角落裏烘暖後，他睡覺了；直到傍晚他才走出棚子。皆尼索夫還未回來。傍晚天氣開朗了；在附近土窖的旁邊有兩個軍官和一個見習軍官在玩撲克，帶着笑聲把蘿蔔拋在泥濘的軟土裏。羅斯托夫加入了他們。在遊戲的當中，軍官們看見向他們起來的運糧車：十五個驃騎兵騎着瘦馬趕在後邊。驃騎兵護送的車輛趕到馬槽前，一羣驃騎兵環繞了他們。

「看，皆尼索夫總是焦心」，羅斯托夫說，「看，熟食來了」。

「好呀！」軍官們說。「兵士們高興了！」

皆尼索夫來在驃騎兵稍後，陪伴着兩個步兵軍官，他和他們在說什麼。羅斯托夫走去迎接他。

「我警告你，上尉」，軍官之一說，此人瘦矮，顯然有怒。

「我告訴你，我不能放棄」，皆尼索夫回答。

「上尉，這個騷動你要負責，——搶走自己軍隊的糧食！我們的人兩天沒有吃了」。

「我的人兩週沒有吃了」，皆尼索夫回答。

「這是搶劫，你要負責，閣下！」步兵軍官提高聲音重說。

「但你爲什麼向我麻煩呢？啊？」皆尼索夫大吼，頓然發火。「我來負責，不是你，你沒有受傷，不要在這里哼。走！」他向軍官們大吼。

「好！」矮軍官大聲說，不畏怯，也未走開，「搶劫，所以我向你……」。

「乘沒有受傷的時候，趕快跑去見鬼」。皆尼索夫向軍官掉轉馬頭。

「好，好，」軍官威脅地說，掉轉坐騎，在鞍子上擺蕩着，快步走去。

「籬笆上的狗，籬笆上的活狗」，皆尼索夫在他後邊叫，這是騎兵對於騎馬的步兵的最大侮辱，他走到羅斯托夫而前大笑。

「從步兵奪來的，用武力奪了運糧車」！他說。「難道我要大家餓死嗎」？

趕到驃騎兵這裏的運糧車是指定給步兵的，但從拉夫路施卡知道了這個運糧車沒有人護送，皆尼索夫便帶驃騎兵去奪了來。餅乾自由地分發給了兵士們，他們甚至分給了他騎兵運。

第二天，團長召去皆尼索夫，把擡開的手指遮住眼睛，向他說：「我是這樣看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也不想過問；但我勸你騎馬到司令部去，在軍需處掩飾這件事情，並且假如可能，就給收條，說收到若干糧食；不然，若爲步兵隊寫了賄賂要求書，便安覆生事情，也許結果不好」。

皆尼索夫從團長那里直接去司令部，誠懇地執行他的勸告。晚間他在那樣的情形中回到自己的土窖

，羅斯托夫從來不曾看見過他的朋友有這樣的情形。皆尼索夫不能說話，並且喘氣。當羅斯托夫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時，他只用粗沙的聲力的聲音說出不可喻的咒罵與恐嚇。

羅斯托夫驚異皆尼索夫的情形，提議他脫衣服，喝點水，並去找醫生。

「要判我槍斃——哦！再拿水來——讓他們判，但我要，永遠要打強盜，我要告訴皇帝。給我冰」，他說。

來看病的軍醫說必須放血。從皆尼索夫有毛的手臂上流出了一深碟子黑血，直到那時，他才能夠說出他所發生的一切。

「我去了」，皆尼索夫說。「你們這裏的司令在那里」？他們指示了我。「請你等一下」。——「我有正事，我走了三十哩來的，我沒有功夫等，通報吧」。好，賊頭出來了；也想教訓我：「這是搶劫」！我說，「搶劫的不是那個拿糧食去供給他的兵士們的人，而是那個把糧食放進自己荷包的人」！「你願意安靜嗎」？好。他說，「寫收條給軍需官，但你的事情要報告司令部」。我到了軍需官那里。我進去，——在桌子旁邊……誰？不，你想……誰使我們餓死的」，皆尼索夫大聲叫，用他的大拳頭拍桌子，那樣猛，以致桌子幾乎要倒，並且杯子在桌子上跳起。「切季亞齊！怎麼，你使我們餓死」！一次，我在他醜臉上打一次，這樣弄得好極了……「呵……你這個人」……我開始打他。因此我高興，我能說」，皆尼索夫大叫，欣喜地憤怒地從黑色鬍鬚下邊露出他的白齒。假使他們不拉我，我便打

他死了」。

「但你爲什麼要叫呢，安靜一點，」羅斯托夫說：「看，血又流了。等一下，必須紮起來。」

皆尼索夫被裏紮，被放倒睡覺。第二天他醒來愈快並且安靜。

但在中午，副都副官帶着嚴肅愁戚的臉走進皆尼索夫與羅斯托夫合住的土窖，惋惜地把團長正式的公文出示皆尼索夫少校，公文裏問到昨日的事件。副官說，事情要發生極不利的變化，說指定了軍事審判委員會，說在目前對於軍隊搶劫及違法的嚴格性情下，這件事結果降級，便是僥倖了。

這件事在原告的面面所呈報的是這樣，就是皆尼索夫少校在截奪運糧車之後，無故地在酩酊狀態中來到軍需總監那里，呼他爲賊，以打威脅，並當他被領出時，他衝入辦公室，毆打了兩個公務員，並使一人的胛膊脫節。

皆尼索夫對於羅斯托夫的新問題笑着說，似乎一定有什麼別人牽涉在裏面，但這一切都是瑣屑不足道的事，他決不恐懼任何審判，假使這些匪徒敢和他爭執，他便要給他們不得忘記的回答。

皆尼索夫輕蔑地說到全部的事情；但羅斯托夫太知道他，不用注意他心裏的事（他瞞着別人），便知道他怕審判，並因此而苦惱，這件事顯然是要有不好的結果。咨詢的公文，和審判的通知開始每天來到，皆尼索夫奉命於五月一日將騎兵連交給他下級最高級的軍官指揮，並赴師部，去說明他在軍需處的關係。在這前一天，卜拉托夫帶了兩團卡薩克兵和兩連驃騎兵去偵察敵人。皆尼索夫和平常一樣，走在

哈維的前面，誇耀他的勇敢。法軍射擊兵放出一粒鎗彈打在他大腿上部的肉裏。也許在別的時候，普尼索夫帶着那樣的輕傷會許不離開軍隊，但現在，他利用這個機會，拒絕赴師部，並且進了醫院。

十七

六月裏發生了弗利法蘭的戰役，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沒有參與，在此役之後便宣佈了停戰。羅斯托夫痛苦地感覺到朋友的分別，自從他走後便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並且聖心他的案子和傷勢，利用了停戰的機會，請假去醫院看望普尼索夫。

醫院是在一個普魯士小城裏，這里被俄、法軍隊破壞了兩次。顯然因為這是夏間，田野上是那麼好，這個小城市，——有破爛的屋頂和籬牆，醜陋的街道，蓋護的居民，和街頭慢遊的醉兵與病兵——顯出特別淒慘的景況。

醫院是在一個石屋子裏，院子裏有破籬牆的殘餘，半破的窗格和玻璃。幾個裏紫的，蒼白的，浮腫的兵在院中陽光下行坐。

羅斯托夫剛進門，便聞到腐體與醫院的氣味。在樓梯上他遇見一個俄國軍醫口印雪加。在醫生的後邊走着一個俄國助手醫生。

「我不能夠分開，」醫生說；「晚上到馬卡爾。阿列克塞維支那裏來，我在那兒。」助手又問了他

什麼。

「哦！照你所知道的做！豈不都是一樣嗎？」醫生看見了上樓梯的羅斯托夫。

「你幹什麼，閣下？」醫生說。「你幹什麼？還是子彈打不到你，你想獲得傷寒症嗎？閣下，這裏是瘟疫室。」

「爲什麼？」羅斯托夫問。

「傷寒症，閣下。誰進來——死。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同馬凱夫在這里走動。」（他幫助手。）「這裏我們醫生已經死了五個人了。新的人進來，一星期就完了，」醫生帶着顯然的藉意說。「派了普魯士醫生，但我們的同盟者們不願如此。」

羅斯托夫說明他想看見住在醫院裏的驃騎兵少校皆尼索夫。

「我不知道，不曉得，閣下。你想想看吧，我一個人要管三個醫院，四百個病人！還好，普魯士的女善士們給我咖啡和裏傷布，——一個月兩磅，不然我們就死了。」他發笑。「四百，閣下；他們運送新的來。是四百人嗎？啊？」他向助手說。

助手顯出慌亂神情。他顯然厭煩地等候着多會的醫生趕快走。

「皆尼索夫少校，」羅斯托夫說；「他在莫利吞受傷的」。

「好像死了。啊？馬凱夫，」醫生漠然問助手。

但助手沒有肯定醫生的話。

「那麼他是高的，紅毛的嗎？」醫生問。

羅斯托夫形容了肯尼索夫的外表。

「有的，有這個人」，醫生似乎歡喜地說，「他一定死了，但我還是來看一下，我有名單。你有嗎，馬凱夫？」

「名單在馬卡爾·阿列克塞維支那里」，助手說。「但是醫你到軍官病房裏去，你在那里自己找，他向着羅斯托夫添說。

「哦，閣下，最好不去！」醫生說：「似乎你還是離開這里吧。」但羅斯托夫向醫生鞠了躬，求助手陪他去。

「你以後不要怪我！」醫生在樓梯下邊大聲說。

羅斯托夫和助手走進走廊。在這個黑暗的走廊裏，醫院的氣味是那麽強，羅斯托夫不得不捏住鼻子停住，鼓起勇氣再走。右邊的門開了，從這里走出一個扶拐杖的、瘦、黃、赤足、穿一件內衣的人。他依在門旁，用炯炯的羨慕的眼睛看來人。窺視門裏，羅斯托夫看見生病的和受傷的都睡在地板上，在草蓆上和大衣上。

「可以進去看看嗎？」羅斯托夫問。

「有什麼看的？」助手說。但正因爲助手顯然不願他進去，羅斯托夫走進兵士的病房。他在走廊上已經開到的氣味，在這里是更強烈。這裏的氣味有點不同；極極強烈，可以感覺到氣味正是從這里發出的。

在太陽從大窗子裏照亮的長房間裏，病的和傷的睡成兩列，頭向牆，在當中留了一條走道。他們大部分的人是在昏迷狀況中，不注意進來的人。那些意識清楚的人都爬起來，或拾起瘦、黃的臉，都帶着同樣的希望幫助、證實、和羨慕他人健康之表情，不離眼，注視羅斯托夫。羅斯托夫走到房間的當中，從打開的門裏看相鄰的房間，在兩邊看見同樣的情形。他站住，無言地環顧四周。他從未想到看見這種情形。正在他前面，幾乎橫在過道的當中，在光板上躺着一個病人，大概是卡薩克兵，因爲他頭髮已剃成圓形。這個卡薩克兵仰躺着，伸開大手大腳。他的臉色紅紫，眸子完全眩暈，所以只看見眼白，在尙是紅色的光腿和手上，脈管暴起如繩子。他用後腦撞地板，沙聲地說什麼，並重複這話。羅斯托夫注意聽他所說的，辨出了他所重複的話。這話是：喝——喝——喝——喝！羅斯托夫環顧，看可有人能夠把這個病人放在原來的地方，給他水喝。

「誰照顧這裏的病人？」他問助手。這時，從隣室走出一個軍需兵，一個醫院侍役，踏着脚步，在羅斯托夫面前伸直身軀。

「說你好，大人！」這個兵大聲說，向羅斯托夫轉動眼睛，顯然以爲他是醫院院長。

「把他扶開，給我水喝。」羅斯托夫說，指著卡薩克兵。「就是，大人，」這個兵滿意地說，仍舊更用力地轉動着眼睛，挺立着，但沒有離開地方。

「不，這裏沒有你的事，」羅斯托夫想，垂下眼睛，想走出去，但覺得右邊有向他注意地看着的目光，於是他盼顧。幾乎是在角落上，有一個年老的兵坐在大衣上，他有一個黃色的，好像骷髏的、枯瘦的、嚴厲的臉，和未剃的灰鬚鬚，他固執地看羅斯托夫。老兵旁邊的一個人向他低聲說着什麼，指著羅斯托夫。羅斯托夫明白了老兵意欲求他什麼。他走近，看見老兵只有一隻盤曲的腿，另一隻腿到膝蓋上都沒有了。老人的另一邊，離他稍遠，有一個年輕的兵不動地躺着，他的頭向後，在肩鼻子的、有雀斑的臉上，是如蠟的蒼白，眼睛凹在眶下。羅斯托夫看着肩鼻子的兵，冷氣透過了他的背。

「這個人好像是……」他向助手說。

「我們已經求過了，大人，」老兵說，下頰打顫。「早上就死了。我們也是人，不是狗……」

「我馬上就來，他們應當抬走，抬走，」助手疾速地說。「請吧，大人。」

「我們走，我們走，」羅斯托夫連忙地說，垂着眼睛，縮着身體，企圖不被注意地走過往視他的、譴責的、嫉妬的眼睛的行列，他走出了房。

走過走廊，助手領羅斯托夫進了軍官病室，這是三間打通了門的房。在這些房間裏有床，傷病的軍官們都坐、臥在床上。有幾個人穿着病院的睡衣在房中走動。羅斯托夫在軍官病房中遇見的第一個人是一個矮小、枯瘦、斷了一隻手的人，戴睡帽，穿醫院睡衣，啣着烟斗，在第一間房裏走。羅斯托夫看着他，企望想起他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

「上帝帶我們在這里會面，」矮小的人說。「屠升，屠升，可記得，我在射思格拉本帶你嗎？他們割掉了我一塊，這里——」他說，笑着指示睡衣的空袖子。「找發西利·德米特銳耶維支·皆尼索夫嗎？——同院的！」他說，知道了羅斯托夫要找誰。「在這里，在這里，」於是屠升領他進了另一間房，房內傳出幾個人的笑聲。

「他們怎麼能住在這裏並且還笑呢？」羅斯托夫想，仍舊感覺到他在兵士病房裏所聞的死屍氣味，仍舊看見四周那些在兩旁隨着他的、嫉妒的、目光，和那個眼睛凹下的年輕兵士的臉。

皆尼索夫用被蒙到頭，睡在床上，雖然已將近正午十二點鐘。

「啊，羅斯托夫！你好，你好？」他仍舊用他在車中時的同樣的聲音大叫；但羅斯托夫憂悒地注意到，隨同這種習慣的隨便和活潑，尚有一種新的、惡劣的、壓制的情緒流露在皆尼索夫的面部上，同壓調、與言語裏。

雖然受傷已經六週，他的傷雖輕微，却仍還未痊，他的臉上有全體醫院裏的人所有的那種白藍色。

但不是這個驚駭了羅斯托夫；使他驚訝的，是皆尼索夫似乎對他不高興，並且對他笑得不自然。皆尼索夫不向他問到部隊，也不問到戰爭的大勢。當羅斯托夫說到時，皆尼索夫不聽。

羅斯托夫甚至注意到，皆尼索夫聽他提起部隊和醫院之外的那種自由生活時，便顯得不悅。他似乎企望忘記從前的生活，只注意自己和軍需官的案子。對於羅斯托夫的問題，——這件事在什麼情形中，——他立刻從枕頭下邊取出委員會寄來的公文，和他的回答底稿。開始讀他的文稿時，他興奮起來，並且特別專羅斯托夫注意他在這個文稿中向自己敵人所說的尖刻語。皆尼索夫的同院伙伴，環繞着羅斯托夫——新從自由世界中來此的人，在皆尼索夫開始讀他的文稿時，便開始漸漸散去了。從他們的面色上，羅斯托夫明白，所有這些先生們聽過他的、聽得討厭的全部故事，已非一次。只有隣床的人，肥壯的烏爾兵，坐在病床上，愁感地皺眉，抽着烟斗；斷了一隻手的、矮小的屠升繼續聽着，不贊同地落着頭。在念讀當中，烏爾兵打斷了皆尼索夫。

「據我看」，他向羅斯托夫說，「應當直接請求皇帝恩赦。現在，聽說，要有很多的獎賞，隨着會隨恕的！」

「要我求皇帝嗎！」皆尼索夫用這樣的聲音說，他想在這個聲音裏加進炎熱的力量與火氣，但這種聲音却像無用的憤怒。「爲什麼？假使我是強盜，我就求恩赦，但我要受審判，爲了揭出真正的強盜們。讓他們審判，我不怕誰：我純潔地爲沙皇爲祖國服務，我沒有偷過！眨我，並且：你聽，我這樣直

接地寫給他們，這里我寫：「假使我是一個偷竊公物的……」

「寫得很好，沒有問題，」屠升說。「但要點不在這里，發西利·德米特銳支，」他也向羅斯托夫說，「應該屈服，但發西利·德米特銳支不願這麼做。你知道，審計官向你說，你的事情不好。」

「噉，讓牠不好吧，」皆尼索夫說。

「審計官替你寫了請願書，」屠升說，「你應當簽字，由這位先生寄去。他一定」（他指羅斯托夫）「在司令部裏有關係。你不能再找到更好的機會了。」

「但你曉得我說過，我不做卑鄙的事，」皆尼索夫插言，又繼續念他的文稿。

羅斯托夫不敢勸皆尼索夫，雖然他本能地覺得屠升和別的軍官們所提議的路徑是最可靠的，雖然假使他能夠給皆尼索夫幫助他便覺得自己快樂；他知道皆尼索夫意志的堅決和坦直的暴躁脾氣。

在皆尼索夫惡毒的文稿念了一小時以上，念完畢時，羅斯托夫什麼也未說，他在最愁悶的心情中，和重行聚在他身邊的、皆尼索夫同院的伙伴們在一起，過了這天其餘的時間，談着他所知道的，聽着別人的談話。皆尼索夫在整個的下午，愁悶無言。

在黃昏很遲時，羅斯托夫準備離開，問皆尼索夫可有什麼委託的事。

「是的，等一下，」皆尼索夫說，環顧軍官們，並從枕下取出文稿，走到有墨水瓶的窗前，坐下寫字。

「顯然鞭子打不破封套，」他說，離開窗子，送給羅斯托夫一大信封。這是審計官所作的給皇帝的請願書，在封套裏面皆尼索夫毫未提到軍需處的過錯，只請求恩旨。

「呈去，似乎是，——」他未說完，笑着痛苦而做作的笑容。

十九

回到部隊裏，向長官報告了皆尼索夫案件的情況，羅斯托夫帶着給皇帝的信赴提爾西特。

六月十三日法、俄兩國的皇帝相會於提爾西特。保理斯·德路彌茲考請求他所侍隨的某要人把他派在預定駐紮提爾西特侍從裏。

「我想看那個偉人，」他說，指拿破崙而言，他一直到現在，和別人一樣，稱他保拿巴特。

「你說保拿巴特嗎？」將軍笑着向他說。

保理斯疑問地看他的將軍，立刻明白，這是一個玩笑的試驗。

「郡王，我說的是拿破崙皇帝，」他回答。將軍帶着笑容拍他的肩膀。

「你前途遠大，」他說，並將他帶在身邊。

在皇帝們相會的那一天，保理斯是在塞門河的少數人之中；他看見有姓名起首字母的木筏，拿破崙在對岸從法國衛兵隊前走過，看見亞歷山大皇帝沉思的臉，他這時無言地坐在塞門河岸的旅店，等候

拿破崙蒞臨。他看見如何兩個皇帝坐上船，如何拿破崙先走上木筏，快步走上前迎接亞歷山大，向他伸手，以及如何兩個皇帝達到綵帳裏。自從他過了上層世界以後，保理斯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留心觀察在他四周所發生的事，並筆記下來。在提爾西特會議的時間裏，他探問和拿破崙一同來的人們的名字，他們所穿的軍服，並留心地聽取人們所說的話。正在皇帝們走進綵帳時，他看了表，當亞歷山大從綵帳裏走出時，他也沒有忘記再看時間。會議經過一小時又五十三分：他在這天晚上把這事和別的事一同記錄下來，他以寫這些事有歷史的意義。因為皇帝的隨從很少，所以對於軍艦禮券上成功的人，在皇帝們會議時能在提爾西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保理斯在提爾西特，他覺得他的地位從這個時候起，便完全穩固了。不僅他們知道他，並且注意他，熟識他。有兩次他向皇帝本人傳達使命，所以皇帝認識了他，並且所有的近臣不僅不像從前那樣對他疏遠，認為他是新進，而且假使看不見他，便要驚異。

保理斯和另一個副官——波爾的再林斯基伯爵——同住。再林斯基在巴黎的波爾人中長成，有錢，熱心地愛法國人，在他們駐紮在提爾西特時，幾乎每天有法國衛兵隊和總司令部的軍官們聚集在再林斯基和保理斯的地方吃午飯和早飯。

六月二十四日晚，保理斯的開屋再林斯基伯爵，請他的法國朋友們吃晚飯。在這個酒席上有一個嘉賓拿破崙的副官，幾個法國衛兵軍官，一個法國舊貴族家的少年，拿破崙兩侍從。在這天，羅斯托夫，利用黑暗以免被人認出，穿常服，來到提爾西特，走進再林斯基和保理斯同住處。

羅斯托夫，和全體的軍隊——他從他們那里來的——一樣，對於拿破崙和法軍的態度，還不會發生總司令部及保理斯所發生的那種轉變——自敵變友。軍中所有的人仍舊感覺到先前對於拿破崙與法人的仇恨、輕視、與恐懼之混合情緒。不久之前，羅斯托夫和卜拉托夫的卡薩克兵軍官談話時，曾經問到，假使拿破崙被擒，那末對他如對皇帝呢，還是如對犯人。不久之前，在路上遇見一個受傷的法國上校時，羅斯托夫曾經發火，向他證明在合法的皇帝與罪犯保拿巴特之間不能夠有和平。因此，保理斯住處的法國軍官們使羅斯托夫覺得奇怪，他們穿那同樣的衣服，這是他在哨兵線上慣于用完全不同的目光去看的，他剛看一個從門裏伸頭的法國軍官，他一向看見敵人時所感覺到的那種戰爭、敵愾的情緒，忽然支配了他。他站在門口，用俄語問德略別茲考是否住在這里。保理斯聽到門口奇怪的聲音，走出來迎接他。他的臉在起初認出羅斯托夫時，顯出厭煩。

「呵，是你，很高興，很高興看見你，」他仍然這麼說，笑着走近他。但羅斯托夫注意到了他起初的動作。

「我似乎來得不適時，」他說，「我該不來，但我有要事，」他冷淡地說：「！」

「不，我只詫異你怎麼從那裏來了。」他向一個呼他的聲音說：「我馬上就替你效勞。」

「我看到我來得不在時，」羅斯托夫重說。

厭煩的表情已經在保理斯臉上消失了；顯然是思索了並且決定了他應該怎麼做，他特別鎮靜地抓住

他的雙手，領他進了相鄰的房間。保理斯的眼睛鑲定地固執地看著羅斯托夫，好像她蒙了什麼，好像是戴了一種帷幕——習俗生活的藍色眼鏡。羅斯托夫如是感覺。

「啊，請你不要說了，你會來得不存時嗎」，保理斯說。保理斯領他進了擺餐席的房間，介紹了客人，提了他的名字，並說明他不是文人，而是驃騎兵軍官，他的老友。「再林斯基伯爵，伯爵，上尉，」他稱呼他的客人們，羅斯托夫皺眉看法國人，勉強地鞠躬，並且沉默。

再林斯基顯然不高興把這個新醜的俄國人接待在自己團體裡，未向羅斯托夫說話。保理斯似乎沒有注意到新人所產生的窘迫，帶着同樣的愉快的鎮靜，和他迎擁羅斯托夫時眼睛裡那種掩蔽的目光，企望使談話生動起來。法國人之一，帶有慣有的法國禮節，對着固執地沉默的羅斯托夫，並且向他說，他來到提爾西特，也許是爲了看看皇帝。

「不是，我有公事」，羅斯托夫簡短地回答。

羅斯托夫在他注意到保理斯臉的不滿意時便有了脾氣，並且發脾氣的人都一向如此，他覺得大家都敵意的看他，他妨礙所有的人。確實他妨礙大家，只有他一個人落在重行開始的共同談話之外，「爲什麼他坐在这里」？客人們對他注視的目光這麼說。他站起，走近保理斯。

「但我使你不安」，他低聲向他說，「我們去談一點正事，我還要走」。

「一斷也不行」，保理斯說。「假使你疲倦了，到我房裡去，躺着休息」。

「正是……」

他們走進保理斯所住的小房間。保理斯未坐下，羅斯托夫立刻發怒道——好像保理斯在他面前有什麼過錯，——開始向他說了皆尼索夫的事情，問他願不願，並且能不能託他的將軍爲皆尼索夫向皇帝求情，並轉遞奏呈。在他們倆單獨相處時，羅斯托夫第一次覺得他看保理斯的眼睛是不自在的事。保理斯腿架腿，用左手拍右手的鬚指，聽羅斯托夫說話，好像將軍聽屬下的報告，有時看着旁邊，有時帶着同樣掩蔽的目光對直看着羅斯托夫的眼睛。羅斯托夫每次在這種時候覺得不自在，他垂下眼睛。

「我聽說過這種事情，我知道皇帝對於這樣的事是很嚴格的。我想，這事不該傳到陛下那里。我看，最好是求軍長……但總之，我想……」

「那末你什麼也不願做，你就說吧！」羅斯托夫幾乎叫起來，不看保理斯的眼睛。

保理斯笑着：

「相反，我要做我能做的，只是我想……」

這時在門口聽到冉林斯基喚保理斯的聲音。

「好，去，去，去，……」羅斯托夫說，拒絕晚餐，獨自留在小房間裏，他在房裏來回地走了很久，聽着鄰室愉快的法語談話聲。

羅斯托夫來到提爾西特的這天，最不宜於爲皆尼索夫作請求。他自己不能去見當值的將軍，因爲他穿常服，並且沒有長官允許而來到提爾西特，而保里斯即使願意，也不能在羅斯托夫到此的次日做這件事。這天，六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和約的開端條款。皇帝們交換了勳章：亞歷山大接受了法國榮譽章，拿破崙接受了聖·安德來一級章，並且規定在這天法國衛兵營請卜來阿不拉任斯克的一營吃飯。皇帝們要參與這個宴會。

羅斯托夫對於保里斯覺得那末不自在，不悅意，當保里斯在飯後向他窺探時，他裝睡，並且在第二天清晨走出了屋子，企圖不見他。穿常服，戴圓帽，尼考拉在城裡逛，看法國人和他們的服裝，看街道和俄、法兩國皇帝們所住的屋子。在市場上他看見了擺設的桌子，和宴會的準備，在街上他看見了交聯的俄、法國旗，和具大的姓名起首字母A和N，在房屋的窗子裏有同樣的旗子和起首字母。

「保里斯不願幫助我，我也不願去找他。這件事完結了」，羅斯托夫想，「我們當中的一切都完了，但我娶不爲皆尼索夫做完我能做的一切，尤其是，不把呈文遞給了皇帝，我便不離開這里。給皇帝系上他在這里」！羅斯托夫想，不覺又走到亞歷山大所住的屋子前。

屋前有許多坐騎，侍從們聚在一起，顯然是準備皇帝出門。

「任何時候我能看見他」，羅斯托夫想。「只要我能夠直接把信交給他，並說一切……他們會因為我穿常服逮捕我嗎？不可能！他該明白，正義在哪一邊。他明白一切，知道一切，誰能比他更公正更寬宏呢？就是他們因為我在這里，將我逮捕，有什麼害呢？」他想，看着一個軍官走進皇帝所住的屋子。「他們在這里進去了。——哦！都不足道。我累去，並且親自遞呈文給皇帝；對於德路別茲考是更壞的，他弄得我做遺事」。忽然帶着他自己意料不到的堅決，羅斯托夫在荷包內摸着呈文，對直走向皇帝駐節的屋子。

「不，現在我不放棄機會，俟在奧斯特理茲戰役以後那樣了」。他想，時刻等候着遇見皇帝，並且覺得在有此思想時而血湧入心。「我要跪在他脚下求他。他將我扶起，聽我說，還感謝我」。羅斯托夫幻想了皇帝向他說的話：「在我能作善事的時候，我快樂，但糾正不平是最大的快樂」。在好奇地注視他的許多目光裡，他走上皇帝駐節的屋子的階級上。

從階級上有寬大的襪級直通樓上；右邊可見關閉的門。在樓梯下有門通下層。

「你找誰？」有人問。

「憑信，遞呈文給陛下」，尼考拉用打顫的聲音說。

「呈文——給值班的軍官，請到這里」（他們向他指示下邊的門）。「只怕他們不收」。

聽到這個無情的話聲，羅斯托夫對於他所做的事覺得驚恐；隨即可見皇帝的這種思想是那麽引誘他

，並且因此是那麼的可怕，他準備跑走；但一個迎接他的侍從爲他打開值班官的房門，羅斯托夫進去

丁。
一個不高的、肥滿的、三十歲的人，穿白褲，深統軟靴，和一件顯然剛才上身的細布襯衫，站在這
個房間裏；一個用人在他後邊扣絲綉的、美麗的、新吊褲帶，牠因爲什麼原故引起了羅斯托夫注意。這
個人和別一房間裏的人在說話。

「身材優美嬌嫩豔麗」，這個人說，他看見了羅斯托夫，停止說話，並且皺眉。

「你有什麼事？請顯露？……」

「什麼回事」？有誰在別的房间裏問。

「又是一個請願的」，掛褲帶的人回答。

「向他說，遲一下再來。他馬上就出來了，我們應該去」。

「遲一下，遲一下，明天。太遲了……」

羅斯托夫轉過身，想走出去，但有吊褲帶的人止住了他。

「誰派你來的？你是誰？」

「皆尼索夫少校派來的」，羅斯托夫回答。

「你是誰？單官嗎？」

「中尉，羅斯托夫伯爵」。

「好大膽子！奉命令來的。自己去，去……」他開始穿上侍僕遞給他的軍服。

羅斯托夫又走進外廳，並且看見階級上已有許多穿全禮服的軍官和將軍們，他必須從他們身邊走過。詛咒着自己的大膽，因為這個思想——他可以隨時遇見皇帝，在他面前受辱，並且被捕——而喪氣，想着自己行爲的充分無禮，並且懊悔着，羅斯托夫垂了眼睛，擠着走出屋子，屋前圍繞一種美麗的侍從，這時，有誰的熱烈的聲音喚他，有誰的手止住他。

「你閣下，穿了常服在這里做什麼」？低音問他。

這人是一個騎兵的將軍，在這次戰役中獲得皇帝的殊恩，曾經做過羅斯托夫所在的一師的司令。

羅斯托夫開始驚惶地辯護自己，但看見了將軍好意的、談諧的臉，他走到一邊，用興奮的聲音向他說了全部的案件，請求將軍寬恕了他所認識的皆尼索夫去求情。將軍聽了羅斯托夫的話，嚴肅的搖頭。

「可惜，可惜勇漢；把信給我」。

羅斯托夫還不及交出呈文，說完皆尼索夫的全部案件，在樓梯上已經聽到有靴刺的步驟，於是將軍離開他，走進階梯。皇帝的侍從官們跑下樓梯，走向坐騎。馬夫愛羅，就是在奧斯特理茲的那個人，乘來御馬，在樓梯上聽到了輕微的足音，羅斯托夫立刻便辨別出來。忘記了被認出的危險，羅斯托夫和幾

個好奇的居民走近階級，並且在兩年之後他又看見了他所崇拜的同樣的身材，同樣的臉，同樣的目光，同樣的步態，同樣的偉大與溫柔之和合……那種熱情與愛皇帝的情緒帶着如前的力量在羅斯托夫心中復生了。皇帝穿下來阿不拉任斯克部隊的制服，白色鹿皮褲，高統軟靴，掛羅斯托夫不認認的星章（這是法國榮譽勳章）走上階級，在腋下夾着帽子，戴着手套。他站住，環顧着，用他的目光照射四周的一切。他向將軍裏的一個人說了幾句話。他還認出了羅斯托夫的齋師長，向他笑，並召他到自己面前。

所有的侍從官都退後，羅斯托夫看見這個將軍很久地向皇帝說了什麼。

皇帝向他說了幾個字，走了一步，以便上馬。一羣侍從官和街頭羣衆——羅斯托夫在內——又靠近皇帝。站在馬前，手扶馬鞍，皇帝向着騎兵的將軍大聲話談，顯然希望大家都聽到他的話。

「我不能，將軍，我不能，因為法律比我更有力」，皇帝說，舉腳上燈。將軍恭敬地點頭，皇帝上了馬，在街上奔騰。羅斯托夫喜極忘形，隨羣衆跟着他跑。

二十一

在皇帝所去的廣場上，卜來阿不拉任斯克的一營兵在右邊，戴熊皮帽的法國衛兵營在左邊——面對面地站着。

當皇帝走到教堂的一旁的邊牆時，另一羣騎馬的人走到對面的那一端，羅斯托夫認出在他們前面

是拿破崙。這不會是別的人。他奔馳而來，戴了小帽子，搯了聖·安德來勳綬；在白上衣上穿着敞開的藍軍服，騎了異常純種的阿拉伯灰馬，馬背上有綠色綉金的馬衣。到了亞歷山大面前，他舉起帽子，在這個動作中羅斯托夫的騎兵眼睛不能不注意到拿破崙在馬上的姿勢很壞，並且不穩。各營呼喊：嗚啦！和皇帝萬歲！拿破崙向亞歷山大說了什麼。兩個皇帝下了馬，互相攔手。拿破崙的臉上有不悅的做作笑容。亞歷山大帶着熱誠的表情向他說了什麼。

雖然有趕退蠢笨的法國憲兵馬匹的踢踏，羅斯托夫却眼不離開，注意亞歷山大皇帝和保拿巴特的每一動作。使他意外驚異的，是亞歷山大把自己當作保拿巴特的平等的人，而保拿巴特十分自如，如同平等的人，對待俄國的沙皇，好像和皇帝在一起對於他是很自然很習慣的。

亞歷山大和拿破崙帶着一長列侍從們走到下來阿不拉任斯克的一營兵的右翼，正對着站在那里的羣衆。羣衆意外的發覺他們那樣接近皇帝們，站在前列的羅斯托夫覺得恐懼，怕被人認出。

「陛下，我請你允許我將榮譽勳章給你的最勇敢的兵」，一個響亮的，確定的聲音說，說出了每個字母。

這是矮小的保拿巴特說的，他對直的仰視亞歷山大的眼睛，亞歷山大注聽他向他所說的，點了頭，悅意地笑。

「給那個上步戰爭裏行爲最勇敢的人」，拿破崙添說，說出每一個音節，帶着句羅斯托夫討厭的韻

靜和確信，看着排立在他面前的俄軍行列，他們都敬禮，並且不動的注視本國皇帝的臉。

「陛下許我探問上校的意見嗎？」亞歷山大說，向營長考斯洛夫斯基郡王面前很快地走了幾步。保拿巴特這時候從白色小手上取下手套，撕破了，拋掉。副官趕快地從後邊走到前面，檢拾起來。

「給誰？」亞歷山大皇帝低聲用俄語問考斯洛夫斯基。

「陛下吩咐給誰？」

皇帝不滿地皺眉，環顧了一下說：

「但總該回答他」。

考斯洛夫斯基用堅決的神情環顧行伍，並且把羅斯托夫也包括在這個目光裡。

「不會是我吧？」羅斯托夫想。

「拉薩來夫」上校皺眉發令；於是行列中第一個兵，拉薩來夫敏捷地走向前。

「你到哪裡去？站這裡！」許多低聲音向拉薩來夫說，他不知道應當向何處去。拉薩來夫停住，驕惶地側視上校，他的臉打顫，這是被叫到行列前向兵所常有的。

拿破崙微微把頭向後轉，把他的胖小的手伸到後邊，似乎想拿什麼。他的侍從裏的人，在這一秒鐘裏猜到了是什麼事，有了騷動，他們低語，互相傳遞了什麼，一個侍從，就是羅斯托夫昨晚在保里斯處所見的那個人，跑上前，恭敬地向伸出的手鞠躬，不讓這隻手有一秒鐘的等待，在手上放下了一個訂發

的勳章。拿破崙看也不看，捏了兩個手指，勳章便夾在兩指之間。拿破崙走到拉薩來夫前，他大膽着限睛，繼續固執地只看本國皇帝的臉，拿破崙臉頰顯亞歷山大皇帝，藉此表示，他現在所做的是爲了他的同盟者。白小的手，拿着勳章，伸到兵士拉薩來夫的衣扣上。好像拿破崙知道，要這個兵永遠快樂，有酬報，與世界上其餘的人不同，只需要他的，拿破崙的、手垂恩地伸到兵士的胸前。拿破崙剛把十字勳章放在拉薩來夫的胸前，便放了手，轉向亞歷山大，好像他知道，這個十字勳章一定會粘到拉薩來夫的胸上。十字勳章果然粘上了。

俄國的和法國的官員的手立刻接住了十字勳章，把他掛在軍服上。拉薩來夫愁悶地看了有白小的矮子，他對他做了什麼事情，他繼續不動地行着禮，又彎直地看亞歷山大的眼睛，好像是問他：他還應該站着呢，或者他是否命他現在走開呢，或者也許還要做別的事呢？但他沒有命令他什麼，他在這種不動的地位中停留了很久。

皇帝們上馬走去。卜來阿不拉任斯克的兵士們散隊了，和法國的衛兵混雜在一起，坐在爲他們預備的桌子前。

拉薩來夫坐在榮譽座位上；俄國和法國的軍官們抱他，賀他，和他握手。成羣的軍官和民衆們跑來，只是要看看拉薩來夫。俄國法國的話聲和笑聲圍繞了廣場上的各個桌子。兩個得意洋洋的，快樂的軍官帶着發紅的臉從羅斯托夫面前走過。

「老兄，宴會樓怎？都是銀器」，一個說，「看見拉薩來夫嗎？」

「看見了」。

「據說，明天卜來阿不拉任斯克的人要請他們」。

「呵，拉薩來夫多麼幸福呵！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津貼」。

「這樣的帽子，兒郎們」！一個卜來阿不拉任斯克的兵大叫，戴着法兵的皮帽子。

「怪好的，好極了」！

「你聽到了口號嗎」？衛兵軍官向另一人說。「前天是拿破崙，法蘭西，勇敢；昨天是亞歷山大，俄羅斯，偉大；這一天是我們的皇帝發口號，別一天是拿破崙。明天皇帝要送聖·喬治勳章給最勇敢的法國兵。不能不？必須作同樣的回答」。

保里斯和他的伙伴冉林斯基也來看宴會。回去時，保里斯看見羅斯托夫站在屋角上。

「羅斯托夫！你好；我們沒有碰見」，他問他，並且不能壓制不問他，他發生了什麼事；羅斯托夫
的臉是異常地愁悶而煩亂。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羅斯托夫回答。

「你進來嗎」？

「是的，我進來」。

羅斯托夫在屋角站了很久，遠遠地觀看晏會。他的腦子裏發生了苦惱的思想，但無法找得結束。他心中起了可怕的懷疑。有時他想起皆尼索夫，和他的改變的精神，和他的屈服，想起整個醫院和斷折的手腳，和那種污穢與疾病。他那麼生動地覺得，他現在在閩利醫院中腐尸的氣味，他在環顧，以求明白從何處發出了這種氣味。有時他想起那個自盡的拿破崙和他的白手，他現在是皇帝，他受到亞歷山大皇帝的親愛與尊敬。為什麼手足被割，人被打死呢？有時他想起愛黨的拉薩來夫，和愛國的，不被敵的皆尼索夫。他發覺自己是在那些奇怪的，使他駭怕的思想中。

晏會上的食香和他的饑餓把他從這種狀態中喚出：在動身之前應當吃點什麼。他走進他早上所見的那家旅社。在旅社裏他看見很多的人和軍官們，同他一樣地穿着常服來到這里，他很難吃到飯。兩個本師裏的軍官邀他加入。談話自然地涉及和平。軍官們，羅斯托夫的伙伴，和大部分的軍隊一樣，不滿意弗利德蘭戰役之後所訂的和平。他們說，若再能持久一點，拿破崙就要失敗了，他的軍隊沒有了糧食，甚至沒有了彈藥。尼考拉無言地吃着，並痛飲。他獨自飲了兩瓶酒。他內心所起的思慮，沒有解決，仍舊苦惱他，他怕被自己的思想征服，又不能脫離這些思想。軍官之一說，看法國人是恥辱，聽到這話，羅斯托夫忽爾帶着毫無理由的火氣，開始大叫，因此很使軍官們詫異。

「你怎能夠批評最好的事情！」他大叫，臉都忽然充血。「你怎能夠批評皇帝的行爲，我們有什麼權利批評？我們不能明白皇帝的目的和行爲！」

「但我沒有一個字說到皇帝」，軍官自己辯護，不能用別的方法向自己說明他的怒火，只好以爲羅斯托夫是吃醉了。

但羅斯托夫沒有聽他的話。

「我們不是外交官吏，我們是兵，不是別詞」，他繼續說。「命令我們死——就死。假使處罰我們，那就是——我們有罪；我們不該批評。皇帝陛下願意承認拿破崙是皇帝，並且和他訂結同盟——是應該這樣的。假使我們開始批評並討論一切，就沒有東西是神聖的了。我們要照這樣地去說沒有上帝，沒有一切了」，尼考拉大聲說，拍着桌子，在他的對談者看來，這是極不切實的，但在他的思想路徑上是極有原因的。「我們的事務是盡責任，碎尸萬斷，也不思想，這就是一切」，他說完。

「吃酒吧」，不願爭吵的軍官之一說。

「好，吃酒吧」，考尼拉接嘴。「哎你！再來一瓶」！他大叫。

第三部

一八〇八年亞歷山大皇帝赴厄爾孚特和拿破崙皇帝再度會議，在彼得堡的上層社會裏有許多人說到這個鄭重會議的偉大。

一八〇九年，世界上兩個君主——他們這麼稱呼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親睦達到那樣的程度，當拿破崙在這一年向奧國宣戰時，俄軍即開赴國外，和從前的敵人拿破崙合作，反對從前的同盟者奧國皇帝；到那樣的程度，上層社會裏說到拿破崙與亞歷山大皇帝的姊妹之一聯婚的可能。但在外交政策之外，這時俄國社會的注意是特別有興趣對在國內的改革上，這些改革是這時候政府各部分中所發生的。

同時，生活，——人們現實的生活，和他們對於健康、疾病、勞作、休息、的實際興趣，和他們對於思想、科學、詩歌、音樂、愛情、友誼、仇恨、熱情的興趣，——如舊地獨立的前進，無關乎拿破崙。保拿巴特的政治親睦或仇恨，並無關於一切可能的改革。

安德來郡王在鄉間足不遠行地過了兩年。彼挨爾在他的田莊上所進行的那一切計劃，不斷地從這一種事業轉變到那一種，沒有達到任何結果，——這一切計劃，沒有向任何人說出，沒有顯著的費力，都由安德來郡王實現了。

他有那種爲彼挨爾所缺少的、高度的、實際的堅韌，他使事業進行，並不使他這方面有紛擾與吃力。

在他的一個田莊上，三百個農奴變成了自由的農民（這是俄國最早的例子之一），在別的田莊上用地租代替了工役。在保古洽羅佛他用自己的錢請了一個有訓練的產婆幫助產婦們，用薪金請了一個神甫教導農奴和家奴孩子們寫讀。

一半的時間安德來郡王用在童山陪他父親和他兒子，兒子尚在保姆扶養中；另一半時間他用保古洽羅佛的隱居處，他父親這麼稱他的村子。雖然他向彼挨爾表示過他對於一切外面世事的不關心，他却熱心的注意牠們，獲得許多書笈，並且自己也驚異地注意到，在剛從彼德堡，從生活的漩渦裏出來的人們來看他或他父親時，這些人對於國外及國內政治上的知識遺落在他們後邊，他却是隱處鄉間。

在田莊上的事務之外，在各種性質不同的書笈而瀏覽之外，安德來郡王此時尚從事于我輩最近兩次

不幸戰役之批評的研究，和草擬關於修改我國軍律與法令的計劃書。

一八〇九年春，安德來郡王去看他兒子的饒阿桑田莊，他是這個田莊的信託人。

被春日照暖，他坐在蓬車裏，看着初生的草，初出的樺樹葉，和初春的白雲朵在明晃晃空中浮蕩。

他不想任何事情，但愉快地無思索地看四周。

他們過了渡，在這里他曾于一年前同彼接爾談過話。他們馳過泥濘的村莊，打穀場，綠畦，下坡經過橋旁的積雪，上坡經過被水沖壞的土路，經過餘孽的田地，和各處長著發綠的矮樹的田地，並馳入道路兩旁的樺樹林裏。林間幾乎是有點兒熱，不覺有風。樺樹，全茁着綠色的、膩潤的葉子，動也不動，綠色的新草和淡紫色的花朵從上年的落葉下爬出，並將牠們掀起。散在樺樹間的小樅樹，以粗糙的不變的綠色、令人不悅地帶着冬意。馬進樹林時噴鼻，並顯見地發汗。

聽差彼得向車夫說了什麼，車夫同意地回答。但顯然待得覺得車夫的同情還不夠，他在趕車的位置上回頭看主人。

「大人，多麼輕鬆呵！」他說，恭敬地笑。

「什麼？」

「輕鬆，大人。」

「他說什麼？」安德來郡王想。「是的，一定是關於春天，」他想，看着兩邊。「一切都已發青了

……多麼快！樺樹，野櫻桃樹，赤楊已經發芽了……但我還沒有看見橡樹。是的，她在這里，橡樹。」

在路旁有一棵橡樹。牠大概比樺樹老十倍，比每一棵樺樹大十倍，高兩倍。這是一棵巨大的、兩人合抱的橡樹，有顯然折斷很久的樹枝，和破裂的樹皮，帶着老的傷痕。帶着巨大、醜陋、不稱地四伸、有瘤的手臂和手指，牠像老邁、憤怒、輕視的怪物站在帶笑的樺樹之間。只有林間幾棵死樣的常綠的樺樹和這棵橡樹不願順從春天的蟲惑，不願看見春天和太陽。

「春天，愛情，幸福！」似乎這棵橡樹說，「你怎麼還不厭煩那種完全不變的、愚笨、而無意義的欺騙？完全是一樣的，全是欺騙！沒有春天，沒有太陽，沒有幸福。你看那里，有被踐踏的、總是一樣的、死樺樹，而這里我伸出折斷的、破碎的手指，無論是在何處長出，從後邊，從旁邊；牠們長出——我也站着，我不相信你們的希望和欺騙。」

安德來郡王經過森林時間向這棵橡樹勝願了幾次。好像期待牠什麼。在橡樹下邊也有花草，但牠仍然愁悶着、不動地、醜陋地、固執地站在牠們當中。

「是的，牠對，這棵橡樹一千次對，」安德來郡王想，「讓別的人們重新陷在這個欺騙中，但我們認識生活——我們的生活完結了！」新的駭串的、與這棵橡樹有關的、失望的、但愁戚地悅慕的、感恩，發生在安德來郡王的心中。在這次旅行的時候他似乎重行想起了他的全部生活，並且達到同樣

的從前的安寧而無望的結論，就是他無須開始做任何事情，就是他應該活完他自己的生活，不做壞事，不懼怕，不希望任何事情。

一

爲了銳阿桑田莊上信託的事務，安德來郡王必須去見本縣的貴族代表。這人是依利亞·安德來維支羅斯托夫伯爵，安德來郡王在五月中去看他。

已是春季熱的時候。森林全穿上了衣裝，有灰塵，並且那末熱，走過水邊時，便想洗澡。

安德來郡王，不愉悅地、煩神地、想到他應該向貴族代表問些什麼關於事務上的話，從花園的路徑上來，到奧特拉得諾的羅斯托夫家。在右首樹木後邊他聽到婦女們、愉快的叫聲，看見從他車前橫跑而過的一羣女孩們。在頂前面，最近的，向車子跑來一個黑髮的、很瘦的、異常瘦的、黑眼的女孩，她穿黃色棉布衣，紮着白手帕，在帽子下邊露出未梳攏的髮辮。這個女孩叫了什麼，但看到了生客，沒有看他，便帶着哭聲跑回去。

安德來郡王忽然因爲什麼而感到痛苦。天氣那麼好，太陽那麼光明，周圍的一切是那麼愉快；那個瘦而美的女孩不知道，也不願知道他的存在，他爲了自己個人的、無疑是愚笨的、——但愉快的、幸福的生活而滿意、而快樂。——他高興什麼事呢？她想到什麼呢？不是關於軍律，不是關於銳阿桑田租

的處理。她想到什麼呢？她因為什麼而快樂呢？」安德來郡王不覺地、好奇地問自己。

依利亞·安德來雜支伯爵於一八〇九年住在奧特拉德諾，完全和他從前一樣，即是用狩獵、演戲、宴會、音樂會招待幾乎全省的人。他高興見安德來郡王，如同對於任何新客人一樣，並且堅留他過夜。

在這無聊的一天之間，招待安德來郡王的，有年長的男女主人，和客人中最尊貴的人，客人們因為將屆命名日而充滿了老伯爵的家，在這一天的之間，保爾康斯基幾次盼窺娜塔莎，她在年輕的一輩之中因為什麼而被笑、快活，他每次自問：「他想到什麼呢？她為什麼這樣高興？」

晚間獨自住在生地方，他好久不能入睡。他讀書，後來熄掉蠟燭，又點着。窗板打內面關閉着，房間裏覺得熱。他埋怨這個愚蠢的老人（他這麼稱呼羅斯托夫），他留住了他，向他說，城裏必要的文件還未來到，他埋怨自己留下來。

安德來郡王起身，走到窗前開窗子。他剛剛打開窗板，月光便射進房裏，好像他在窗外伺察地等候了很久。他打開了窗子。夜色新鮮，並且寂靜明亮。正在窗子前面，是一排絨頭的樹，一邊黑，一邊明亮如白銀。在樹下是某種茂盛、潮濕、多葉的植物，有些地方是銀色的枝葉。在黑樹那邊稍遠的地方，是一個有露水閃光的屋頂，右邊是一邊葉茂的樹，牠的枝幹是明亮發白的，在牠上面是一個幾乎圓圓的月在明亮的、幾乎無星的、春季的天空中。安德來郡王把肘肘搭在窗上，他的眼睛停在這個天空中。

安德來郡王的房是在當中的一層；在上面的房間裏住了人，也沒有睡。他聽到上邊女子的話聲。

「只再來一次，」，上邊女子的聲音說，安德來郡王立刻認出了這個聲音。

「但你要什麼時候睡呢？」另一個聲音回答。

「我不要睡，我不能睡，要我怎辦！來，最後一次……」

兩個女子的聲音唱了一個樂節，這是一個歌的結尾。

「啊，多麼優美！好，現在睡吧，完結了。」

「你睡，我不能夠睡，」第一個聲音走近窗子回答。她顯然完全伸頭在窗外，因為可以聽到她的衣聲，甚至她的呼吸聲。一切都安靜，如石，好像月亮，月光，和影子那樣。安德來郡王不敢動，怕洩露了他無心的在場。

「索尼亞！索尼亞！」又聽到第一個聲音說。「噉，怎能夠睡覺！你看，多麼優美呵，啊，多麼優美呵！起來吧，索尼亞，」她說，聲音裏幾乎帶着眼淚。「要知道這樣優美的夜是從未、從未有過的。」

索尼亞勉強地回答了什麼。

「不，你看，多麼美的月亮……！……啊，多麼優美！你到這里來。心愛的，親愛的，到這里來。來，你看見嗎？這樣地在這里蹲下來，這樣地，抱住自己的膝蓋，——抱緊，盡量地抱緊，——要用力——跳就飛上天了。這樣——你看！」

「當心，你要跌下去。」

聽到了爭執聲和索尼亞不滿意的聲音：

「你看，過了一點了。」

「啊，你只是破壞我的一切。好，去，去。」

一切又都沉悶了，但安德來郡王知道她仍然坐在那里，他有時聽到微微的蟋蟀聲，有時嘆氣聲。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意思！」她忽然叫起來。「睡亂睡吧！」她猛力閉了窗子。

「是與我的生存沒有關係的事！」安德來郡王在聽她說話時這麼想，因為什麼原故他希望而又怕她有什麼話說到他。「又是她！好像是有意義的！」他想。他心中忽然起了青年思想與希望的意外混亂，這反他已自的全部生活。他覺得自己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情，立刻入睡了。

三二

次日，只告別了伯爵一個人，不等到婦女們出來，安德來郡王就返家了。

安德來郡王返家時已是六月初，他又走進了那個樺樹林。在這個森林裏，那棵老大的，生瘤的橡樹那樣奇怪地深刻地感動了他。鈴聲在樹林裏較之一個半月前響得更響了；一切都是充滿的，蔭濃的，茂密的；散在林間的小樺樹沒有破壞的一般的美，遠從了一般的性質，溫柔地綠着穩妥的嫩芽。

整天炎熱，別處起了暴風雨，但只有很小的烏雲洒雨在這路的灰塵和膩潤的樹葉上。森林的左邊是黑暗，在陰影中；右邊——潮潤，明亮，在陽光裏閃動，因風微擺。一切都在花朵中；夜鶯低嚶高歌，時遠時近。

「是的，這裡，那棵橡樹在這個森林裏，我會和牠同意，」安德來郡王想。「但他在何處？」安德來郡王又想，看着道路的左邊，他沒有認出牠，欣賞着他所尋找的那棵橡樹。老橡樹，完全變樣了，撐開了膩潤的暗綠的帳幕，閃耀着，在夕陽的光線中輕擺。沒有了生節瘤的手指，沒有癩痕，沒有老年的不滿與苦悶——一切都看不見了。從粗糙的、百年的樹幹裏，沒有枝柯，便長出膩潤的幼嫩的葉子，使人不能相信這棵老樹長出了牠們。「是的，這就是那棵橡樹，」安德來郡王想，他忽然發生了無故的、春天的、高興與更新之情緒。他生活中一切最好的時光都忽然同時想起來了。奧斯特理茲和崇高的天空，夫人死的、譴責的面孔，在渡船上的彼挨爾，因夜色之美而興奮的女孩，那個夜，和月亮，——這一切都忽然在他心中想起來了。

「不，生活沒有在三十一歲完結，」安德來郡王忽然最後地、不變地決定了。「不照我知道我心所有的一切，還須大家都知道這個：彼挨爾，和那個想飛上天的女孩子，還須大家知道我，不讓我的生活只是爲了我自己，不讓他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那麼無關，我的生活應當反映在大家的身上，要他們和我一同生活。」

旋途歸來時，安德來郡王決定秋間去彼得堡，並且發現了這個決定的許多理由。整串理性的、邏輯的理由時時準備着聽他使用。因為這些理由他必須去彼得堡，甚至服兵役。他甚至現在不能明白，他如何能夠一度懷疑從事積極生活的必要，正如同一個月之前，他不明白，出村的思想如何能夠來到他的心中。他明顯地覺得，假使他不把生活經驗施諸實際，他不再從事積極的生活，則他的全部生活經驗都是空虛而無意義的。他甚至不明白從前如何能夠在那麼可憐的理論基礎上顯得：假使現在，在他的生活激訓之後，他再相信他能夠有用，相信幸福與愛情的可能，便是降低自己。現在理性提示了完全不同的方面。在這次的旅行之後，安德來郡王開始厭煩鄉村，從前的事務不使他發生興趣，並且，獨自坐在房中時，他常常站起，走到鏡前，久久地看自己的臉。然後他轉過身看故莉薩的畫像，她帶着希臘式的纏結的髮，在金框裏溫柔地、愉快地看他。她已不向丈夫說從前可怕的話，她簡單地、愉快地，好奇地看他。安德來郡王把手放在後邊，久久地在房中走動，忽而皺眉，忽而帶笑，思索着那些無理性的、不可言表的、神祕的、好像罪惡般的，——關於彼挨爾、光榮、窗前的女孩子、橡樹、婦女的美麗、愛情的思想，這些思想改變了他全部的生活。在這種時候，有誰進去看他時，他是特別地冷淡，嚴厲地堅決，並且是無趣地邏輯。

「我親愛的，」瑪麗亞郡主在這種時候進來了，便要說，「尼考林卡今天不能散步了：很冷。」

「假使是暖和，」在這種時候，安德來郡王便特別冷淡地回答他的妹妹，「他就穿一件單衫出去，

但因為是冷，應當替他穿上厚衣服，這是爲了禦冷而發明的。這是寒冷的結果，不是在小孩子需要新鮮空氣時，把他留在家裏，」他特別邏輯地說，好像是因為那種祕密的、不邏輯的、在他心中發生的、內在的情緒而處罰什麼人。

瑪麗亞郡主在這種場合裏，想到這種理情的思勞使男子們變得那麼冷淡。

四

安德來郡王在一八〇九年一月到了彼得堡。這是年輕斯撒然斯基的名望和他的改革運動之努力登臺造極的時候。在這個八月裏，皇帝乘車出行時，墜車傷了腳部，在彼得堡夫住了三週，只和斯撒然斯基一個人單獨見面。在這個時候所準備的，不僅是兩個那麼有名的、驚動社會的命令，要廢除朝廷的品級，要改試聯合陪審官和政府顧問，而且還有整部的國家憲法，這個憲法要改變俄國政府——自樞密院至縣政府——現有的法律、行政、及財政制度。現在，亞歷山大皇帝即位時所有的那些含糊的、自由的幻想都實現並且具體化了，他力圖藉他的贊助人洽爾托錫斯基，諾佛西換夫，考邱別，和斯特羅加諾夫的幫助來實現牠們，他說笑話時稱牠們爲「公共福利的喜劇」。現在，斯撒然斯基在內政上，阿拉克捷夫在軍事上代替了所有的人。

安德來郡王來到不久，即以御前侍臣身份，出現在朝廷裏和朝會上。皇帝遇見他兩次，不願向他說

一個字。安德來郡王甚至先就覺得，他是令皇帝不歡喜的，皇帝不悅意他的臉，和他整備的人。在皇帝看他時的冷淡牛疏的目光中，安德來郡王較之以前更加證實了這個覈定。朝臣們向安德來郡王說明，皇帝對他的疏視是因爲陛下不滿意保爾康斯基在一八〇五年以後未服兵役。

「我自己知道，我們不能夠主持自己的愛好與憎惡，」安德來郡王想，「因此無須想到把我關於軍律的意見書當面呈給皇帝，但事實將說明他自己。」他向一位老元帥，他父親的朋友，報告了他的意見書。這位元帥向他指定了時間，和愛地接待他，答應了奏聞皇帝。數日之後，安德來郡王接到通知，要他去見陸軍大臣，阿拉克捷夫伯爵。

★

★

★

在指定的日子，上午十時，安德來郡王來在阿拉克捷夫伯爵的客廳裏。

安德來郡王不認識阿拉克捷夫本人，從未見過他，但他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很少引起他對於這個人的敬意。

「他——陸軍大臣，皇帝陛下的心腹之人，沒有人需要對於他自身的德性有何問題；他奉命審查我的意見書，因此只有他能夠使牠被採用，」安德來郡王想，和重要及不重要的人一同在阿拉克捷夫伯爵的客廳裏等候着。

安德來郡王在他服務的時期——大部分時間是做副官，——看見過許多要人的客廳，這些客廳中各

種性質是他很明白的。阿拉克捷夫伯爵的客廳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在阿拉克捷夫伯爵客廳中等着輪流接見的不重要的人臉上，顯出羞恥與屈服；在大官的臉上顯出一種共同的窘促情緒；牠隱隱在個人的從容，和對於自己、對於自己地位、對於所等待的人的嘲笑之下。有的人沉思地來回走動，有的人低語着發笑，安德來郡王聽到西拉·安德來伊支（西拉意思是力量或暴力指阿拉克捷夫而言——譯者）這個渾名，和這句話：「叔叔要給你的」，這是關於阿拉克捷夫伯爵的。一個將軍（要人），顯然因為等得太久而惱怒，架着腿坐着，輕視地對自己笑着。

但剛剛門開時，在所有的臉上立刻只顯出一種情緒——恐懼。安德來郡王請值班的副官將他再通報一次，但他們嘲笑地看着他，並說他的輪次在適當的時候會到的。在副官領進又領出大臣房間的幾個人之後，一個軍官被引入那道可怕的門，他的謙卑驚悸的神情感動了安德來郡王。這個軍官的接見經過了很久的時候。忽然在門裏傳出不愉快的吼聲，面色發白的軍官，帶着打顫的嘴唇，從那里走出，抱着自己的頭，走過客廳。

在這之後，安德來郡王被領至門前，值班副官低聲說：「右邊，在窗子那里。」

安德來郡王走進簡單清潔的房間，在桌旁看見一個四十歲的人，他有長腰，長形而短髮的頭，深皺，在棕藍的暗淡的眼睛上有蹙着的眉毛，和凸起的紅鼻子。阿拉克捷夫把頭轉過來向着他，眼不看他。

「你要求什麼？」阿拉克捷夫問。

「我不……請求什麼，大人，」安德來郡王低聲說。阿拉克捷夫的眼睛向着他。

「坐下，」阿拉克捷夫說，「保爾薩斯基郡王嗎？」

「我不請求什麼，但蒙皇帝陛下把我所呈的意見書交給了大人……」

「請看吧，我親愛的，我看過你的意見書了，」阿拉克捷夫插言，他只和善地說了前面的話，便又不看他的臉，漸漸地仍舊落到咆哮的輕視的語調中。「你提議新的軍律嗎？規律很多，沒有人執行舊的。現在大家寫規律，寫比做容易。」

「我奉皇帝陛下意思來大人這里探聽，對於我所呈的意見書打算怎麼處理，」安德來郡王恭敬地說。「對於你的意見書我已有了批語，並且送到委員會裏去了。我不贊同，」阿拉克捷夫說，站起來，從寫字桌裏取一張紙。「在這里，」他交給安德來郡王。

在紙上有鉛筆橫寫的沒有大寫字母、沒有正確拼綴、沒有標點符號的話：「浮淺地作成因為這是模仿法國軍律寫作的並且不需要違背現有軍律。」

「意見書交給什麼委員會呢？」安德來郡王問。

「給軍事法規委員會，我提議你閣下也名列委員會中。只是無給職。」

安德來郡王笑了下。

「我也不想要。」

躬。

「無給的委員，」阿拉克捷夫真說。「我有榮幸。哎！叫！還有誰？」他大聲說，向安德來郡王鞠

五

等候着列名委員會的通知時，安德來郡王訪問他的舊友，特別是那些他知道有力量、並能于他有用的。他現在在彼得堡所感覺的情緒，好像他在戰爭的前夜所感覺到的，在這種時候，不安的好奇心使他苦惱，並且不可抵抗地引他注意高級社會，在這里準備了那決定數百萬人命運的未來。由於年長者的憤怒，由於局外人的好奇，由於局內人的謹慎，由於大家的忙碌與焦慮，由於委員會的衆多——他每天知道有新的委員會，——他覺得，現在，在一八〇九年，在彼得堡這里，準備了一種具大的政治戰爭，他的總司令是他不知道的、神祕的、他覺得是天才的人——斯撤然斯基。

他所模糊知道的這種改革工作，和主要的發動人斯撤然斯基，開始那麼熱切地引起他的興趣，軍律的問題在他心中立刻處於次要的地位了。

安德來郡王處在最有利的地位上，他可以受到當時彼得堡社會各方面最上層團體的好接待。改革黨熱烈地歡迎他，羅致他，第一，因為他有聰明與博學的名譽，第二，因為他由於解放農奴而獲得自由主義者的名望。不得意的老派，只把他當作他父親的兒子，非難改革，希求他的同情。婦女團體，社交界

，熱烈地歡迎他，因為他是一個有財產有地位的配偶，並且幾乎是一個新人，繞戴着一個因為假定的死亡和夫人的不幸結局而有的傳奇的光輪。此外，所有前知道他的人們，對於他的一般的批評是這樣的，說他在這五年之中大大變好了，變溫柔了，變老成了，說他沒有了從前的矯揉、驕傲、和嘲諷，而有了多年獲得的鎮靜。他們談到他，對他發生興趣，都希望看見他。

會見阿拉克捷夫的次日，安德來郡王晚間在考邱別伯爵家。他向伯爵說到他與西拉·安德來伊支的會面（考邱別這樣地稱呼阿拉克捷夫，帶着那種不確定的嘲諷口氣，如同安德來郡王在陸軍大臣的客廳中所感覺到的）。

「我親愛的，甚至在這件事情裡你也不能沒有米哈伊·米哈洛維支。他無事不過問。我要向他說。他答應了晚上來……」

「斯撒然斯基和軍律有什麼關係呢？」安德來郡王問。

考邱別笑着揉頭，好像詭異保爾康斯基的單純。

「前天我同他說到你」，考邱別繼續說，「說到你的自由農民……」

「是的，是你，郡王，解放了農奴嗎？」一位葉卡切銳娜朝代的老人說，輕蔑地轉向保爾康斯基。

「小田莊沒有任何收入，」保爾康斯基回答，企圖對他減輕自己的行爲，避免無用地觸怒老人。

「你怕落後，」老人看着考邱別，說。

「我有一件事搞不懂，」老人繼續說，「假使給了他們自由，誰將耕種呢？寫定法律容易，但管理就難了。正和現在一樣，我問你，伯爵，大家都要經過考試的時候，誰將是各部長官呢？」

「那些通過考試的人，我想，」考邱別回答，「腿架着腿，環顧着。」

「有一位卜銳亞尼文尼考夫在我這里服務，他是極好的人，金子般的人，他六十歲了，他也要考嗎？」

「是的，這是困難的，因為教育太不普及，但……」考邱別伯爵沒有說完，他站立起來，拉住安德來郡王的臂，走去迎接一個進門的、高大、禿頂、美髮的人，他有四十歲，有大而暴露的額，和異常奇怪白色的長臉。來人穿藍色禮服，頸上有十字架，胸部左邊有星章。這人是斯撒然斯基。安德來郡王立刻認出了他，並且心裏發生了震動，這是在生命的重要時候所有的。這是尊敬，是羨慕，是期望——他不知道。斯撒然斯基的全身有一種特別的風度，可以根據這個而立刻認出他。在安德來郡王所生活的圈子裏，他不曾看見過任何人在笨拙、粗魯的動作上有那樣鎮靜與自信，他不曾看見過任何人在半閉的、潤濕的眼睛裏有那種固執而同時又溫柔的目光，不曾看見過毫無意義的笑容中的那種固執，不曾聽見過那種優美、平滑、柔軟的聲音，尤其是，面部的那種溫柔的白色，且特別是相當寬、但異常肥胖、柔軟、白色的手。臉部的這種白色與柔軟，安德來郡王只看見住院院很久的兵士們有過。這人是斯撒然斯基，國務卿，皇帝的顧問，在厄爾孚特的陪伴，在那里他曾同拿破崙見過談過多次。

斯撒然斯基並未把眼睛從這個人臉上移到那個。臉上——這是進大團體時所不覺地發生的，——也不急着說話。他說話和緩，並且相信別人要聽他說，他只看他向着說話的人的臉。

安德來郡王特別用心地注意了斯撒然斯基的每個字和動作。這是人所常有的，特別是那些嚴厲地批評身邊人們的人，——安德來郡王和生人，特別是和他所聞名的斯撒然斯基這一類的人、相會時，總期望在他身上找出人類德性的完善。

斯撒然斯基向考邱別說，他抱歉他不能到得也早，因為在宮中被耽擱了。他不說，皇帝就擱了他。安德來郡王注意到了這種禮節上的矯飾。當考邱別向他介紹安德來郡王時，斯撒然斯基帶着同樣的笑容，遲緩地把眼睛移在保爾康斯基身上，並且沉默地看他。

「我很高興結識你，我和別人一樣久仰大名」，他說。

考邱別提起阿拉克捷夫對於康保爾斯基的接待。斯撒然斯基笑容更大。

「軍事法規委員會的主席是我的好朋友——馬格尼茲基先生」，他說，清晰地說出每一音節每一個字，「假使你願，我可以把你介紹給他。」（他在全句處停住。）「我希望你能找到他的同情，和贊助一切合理事件的願望。」

斯撒然斯基的四周立刻成了一個圈子，那個說到自己的職員卜銳亞尼支尼攷夫的老人也向斯撒然斯基致意。

安德來郡王，沒有加入談話，注意斯撒然斯基的一切動作，這個人，不久之前是一個不足輕重的神學生，而現在，在他的手裏——那雙白胖的手裏——握着俄羅斯的命運，保爾康斯基這麼想。斯撒然斯基回答老人時的異常的、輕視的鎮靜，感動了安德來郡王。他似乎是在不可測的高度上，向他說謙虛的話。當老人說話聲音太高時，斯撒然斯基笑着說，他不能批評皇帝願做的事情的利害。

在大圈子裏談了一會，斯撒然斯基站起，走近安德來郡王，把他帶到房間的另一端。顯然是，他認為應當注意保爾康斯基。

「剛才我沒有功夫和你談話，郡王，那位可敬的老人把我引到激動的談話裡去了」，他說，微微輕視地笑着，好像是用這種笑容承認：他和安德來郡王共同明白那些剛才和他談話的人們的不關輕重。這種態度奉承了安德來郡王。「我早就知道你：第一，因為你對於農奴們所做的事情，這是我們的最早的例子，對於這個我們很願有更多的追隨者；第二，因為你是那種御前侍臣之一，他們不因爲朝廷品級的新法規而覺得自己受委屈，這件事引起了那麼多的批評和議論。」

「是的，」安德來郡王說，「家父不願意我享受這種權利；我從最低的品級開始服務。」

「尊大人是上個世紀的前輩，顯然是我們同輩人之上，他們那樣批評這個計畫，這個計畫只是恢復自然的正義。」

「但我以爲，就是在這種批評裡也是有原故的，」安德來郡王說，企望抵抗斯撒然斯基的勢力，這

努力是他開始覺得的。他不願事事都同意他；他希望反對。安德來郡王，尋常說話流利而優良，現在和斯撒然斯基說話時，覺得難以表達自己，他太專心注意這個名人的個性。

「也許是爲了個人野心的原故，」斯撒然斯基和緩地說出他的話。

「一部分是爲了國家，」安德來郡王說。

「你是什麼意思？……」斯撒然斯基問，慢慢垂下眼睛。

「我是孟德斯鳩的崇拜者，」安德來郡王說。「他說，君主國的原則是榮譽，我覺得這種思想是不可非難的。貴族的每種權利特權，我覺得是維持這種情操的方法。」

笑容在斯撒然斯基的白臉上消失了，因此他的面相大大變好了。也許他覺得安德來郡王的思想是有趣的。

「假使你在這個觀點上看這個問題，」他開言，顯然困難地說着法語，較之說俄語是更慢，但十分鎮靜。他說，榮譽，L'honneur 不能夠維持在有害于公務的特權上；他說，榮譽，L'honneur 或者是：防免過失行爲的消極概念，或者是：爲了獲得表示榮譽的揄揚與獎賞的某種爭勝的原動力。

他的理論扼要，簡單，明白。

維持這種榮譽的制度，爭勝的原動力，是一種類似拿破崙大皇帝的榮譽勳章的制度，對於服務的成就是無害的，是助成的，這不是一種隱秘的或朝廷的特權。

「我不爭辯，但不能否認朝廷特權能達到同樣的目的」，安德來郡王說：「每個朝臣認為自己應當對得起他的職位。」

「但你不願享受特權，郡王，」斯撒然斯基說，用笑容表示，他願意有禮貌地結束那令他的對談者不自在的爭論。「假使你賞光在星期三駕臨舍下，」他添說，「我便先同馬格尼次基談一下，再向你報告可以令你有興趣的事情，此外，我還很樂意再和你細談。」他閉眼，鞠躬，照法國禮節，沒有道別，走出客廳，企圖不被人注意。

六

在他留在彼得堡的起初的時候，安德來郡王覺得，他在孤獨生活中所變成的全部思想習慣，被彼得堡方面令他注意的那些瑣屑的煩神，完全遮蔽了。

晚間回家時，他在記事冊裡寫下四五個必要的訪問和在指定時間裏的約會。生活的機械，日間的佈置要能各處趕上時間，佔去了他大部分的精神。他未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未想任何事情，且沒有時間思想，他只說話，成功地說出他在鄉村裏從前有時間想過的。

他有時不滿地注意到，他在一日之間，在各團體中，重複同樣的話。但他是那樣地成天忙碌，他沒有功夫想到；他沒有思索任何事情。

斯撒然斯基，和第一次同他在考邱別家會面時一樣，星期三在家裏單獨地接見保爾康斯基，和他良久地推心地談話，給了安德來郡王深刻的印象。

安德來郡王認為大多數的人是可鄙的、無價值的人；他是那樣希望在別人身上找出那種完善的活模範，這是他所力求的，他輕易地相信他在斯撒然斯基身上找到了那種完全理性、善良的人之模範。假使斯撒然斯基是和安德來郡王屬於同一社會，有同樣的教育和道德習慣，則保爾康斯基將立刻發現到他的軟弱，常人，非英雄的方面，但現在這種令他奇怪的、邏輯的思想習慣，因為他沒有充分了解他，更加引起他的敬意。此外，斯撒然斯基，或者因為他看重安德來郡王的才幹，或者因為他覺得必須為自己拉攏住他，斯撒然斯基在安德來郡王的面前賣弄了他的公正、鎮靜的理性，並且用那種優美的阿諛獎飾了安德來郡王，這阿諛連帶着自負，並且是寓于沉默的承認：只有他的對談者和他自己能夠了解其餘一切人的愚笨，和他們自己思想的智慧與高深。

在星期三晚間他們長時間的談話中，斯撒然斯基屢次說：「他們注意我們的一切超出深固習慣的一般水準的事實，……」或帶着笑容說：「但我們希望，狼吃飽了，羊又不丟。……」或者：「他們不能夠了解這個。……」並且總是帶着那樣的表情，好像是說：「我們：你同我，我們明白，他們是什麼，我們是誰。」

這個和斯撒然斯基的第一次長談，只在安德來郡王心中加強了他第一次見斯撒然斯基時所有的感覺

。他將他看作一個聰明的、思想嚴肅的、有大智的人，他用能力與堅毅獲得了權力，並且只爲了俄國的福利而運用她。斯撒然斯基在安德來郡王的目光中正是那種人，——理性地解釋一切生命現象，只承認合乎理性的東西是重要的，能夠對一切應用理性的標準，——這種人就是他自己所希望做的。在斯撒然斯基的說明中，一切顯得那麼簡單，明白，安德來郡王不覺地一切都同意了他。假使他反駁爭辯，那只是因爲他有意要顯得是獨立的，並不完全順從斯撒然斯基的意見。一切都合式，一切都好，但只有一件事煩擾安德來郡王；這就是斯撒然斯基的冷峭的、如鏡的、不讓人看透靈魂的、目光，和他的白色溫柔的手，安德來郡王不覺地爲着他的手，好像人們通常看有權的人的手那樣。如鏡的目光和那種溫柔的手因爲什麼原故激怒了安德來郡王。還有使安德來郡王不悅意的，是他注意到斯撒然斯基對於人們的過分輕視，和他用來支持自己意見的各種論證的方法。他利用各種可能的思想工具，除了用比喻，並且安德來郡王覺得，他從這種立場到另一種立場轉變得太猛烈。有時他站在實行家的立場上，並批評理想主義者，有時他站在諷刺家的立場上，譏諷地嘲笑反對者，有時他站在嚴格的邏輯的立場上，有時他升到玄學的領域裏。（這最後的論證方法，他用的特別多。）他把問題提到玄學的高度，涉及空間、時間、思想的定義，從那里引出反證，又落到原來爭論的立場。

總之，斯撒然斯基思想上的、仲安德來郡王驚異的、主要特質，是他對於理性的力量與合法性之無疑的、堅決的信仰。顯然是，斯撒然斯基從來不曾想到安德來郡王所常有的那種思想，即是，人終不能

表現出他所想的一切；並且他從來不曾懷疑過；我所想的一切、和我所信件的一切，是否毫無意義。斯撒然斯基的這種特別的思想習慣，最吸引安德來郡王注意。

在他和斯撒然斯基結交的初期，安德來郡王對他懷着熱烈的羨慕情緒，好像他一度對於拿破崙所懷有的。斯撒然斯基是神甫的兒子，許多愚人會許因為他是教士兒子和神甫兒子而輕視他。事實上許多人如此的，這件事實使安德來郡王特別注意自己對於斯撒然斯基的感情，並且不覺地在自己心中加強了他的感情。

在保爾康斯基在他家所度的第一個晚間，他們談到法規編纂委員會，斯撒然斯基嘲諷地向安德來郡王說，法規委員會存在了一百五十年，耗費了數百萬，一點事沒有做出，只有羅牛坎卜夫在一切法規條子上貼了標籤，

「這就是政府花了幾百萬所得的一切！」他說。「我們希望把新的司法權給貴族院，但我們沒有法律。因此，郡王 像你這樣的人現在不暇務，是一件過錯。」

安德來郡王說，爲了這個，需要法律的修養，而這是他所沒有的。

「但還誰也沒有，那你還期望什麼呢？那是邪惡的圈子，必須用強力從裡面走出來。」

★

★

★

★

一星期後，安德來郡王做了軍律編纂委員會的委員，並且，他毫無期望到，他做了法規編纂委員會

中分會的主席。由于斯堪那斯基的要求，他着手編纂民法書第一部，並藉拿破崙法典與歐斯帝尼安法典的幫助，他編纂私權的部份。

七

兩年前，一八〇七年，在他視察了田莊阿彼得堡後，彼挨爾不覺地處於彼得堡共濟會的領袖地位。他組織了包飯館和殯葬館，招收了新會員，努力于聯合各支會，和獲得確實的法規。他用自己的錢建修廟宇，並盡他的力量，收集捐款，對於這個，大部份的會員是吝嗇的，不一律的。他幾乎是獨自用錢維持該會在彼得堡所建的貧苦院。

同時他的生活進行如舊，有同樣的許多引誘和荒唐。他愛盛餐，痛飲，雖然認為這是不道德的，墮落的，他却不能避免他所參與的獨身團體的享樂。

但在他的事務與熱情的氛圍中過了一年之後，彼挨爾開始覺得，他所站立的共濟會基礎，從他的足下離得愈遠，他愈想堅牢地站在牠上面。同時他覺得他所站立的基礎，在他的足下離得愈遠，他愈不覺地受牠的拘束。當他人共濟會時，他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人確信地把腳放在沼澤的平面上。放了一隻腳，他沉下去了。爲了充分相信他所站立的基礎的堅牢，他放上了另一隻腳，並且沉得更深，陷在泥裡，不得已地在及膝的沼澤裏行動。

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不在彼得堡。(他近來放棄了彼得堡會所的事務，不離開地住在莫斯科。)

所有的弟兄們，會員們，都是彼挨爾在日常生活中的熟人，他難以只把他們看作共濟會裏的弟兄，而不看作G. 郡王，依凡·發西利也維支·Ⅱ等，這些人他在日常生活中知道大都是軟弱的，賤微的人。在共濟會的胸帷與徽章之下，他看見了他們的剝服和勳章，這是他們在生活中所圖取的。常常，收集捐臨時，計數着收款簿二——三十盧布，而且大都是懸欠，這是十個會員所捐的，他們當中有一半人是和他一樣的富實，——彼挨爾想起了共濟會的誓言，即是，每個弟兄應許了把他一切的所有物給予隣人；于是他心中起了許多疑竇，他企圖避免他們。

他將他所認識的弟兄們分為四類。在第一類中他算進了這樣的弟兄們，他們不在會務上，也不在人事上作積極的活動，但只研究神密的教會科學，研究如下的問題，上帝三名，或三原始物：硫黃，水銀與鹽，或索羅門神廟中方形與一切圖形之意義。彼挨爾尊重這種共濟會員，老會員們大都屬於這一類，彼挨爾覺得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也在內，但彼挨爾不與他們興趣一致。他的心不在共濟會的神祕方面。

在第二類中彼挨爾算進了自己，以及和他相同的弟兄們，追尋，動搖，在共濟會中尚未找得直接的、可解的路徑，但仍然希望找到牠。

在第三類中他算進了這樣的弟兄們(他們是最大多數)；他們在共濟會中看不見任何別的，除了外表的形式與儀式，他們注重這這外表形式的嚴密執行，不顧慮到他的內容與意義。彼挨爾對其以及甚至

總會的教主都是這類人。

最後，在第四類中也算進了多數的弟兄們，特別是新進入會的人。據彼挨爾的觀察，他們是這一類的人，他們不相信任何事情，不希求任何事物，他們加入共濟會只是爲了接近年輕的、有錢的、在關係血門第上有力的弟兄們，他們在會裏是極多的。

彼挨爾開始覺得自己不滿意自己的活動。共濟主義，至少是他在這裏所認識的共濟主人，他覺得，有時是只建立在外形上。他不想懷疑共濟主義，但他疑惑俄國的共濟主義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背離了牠的本源。因此他在歲暮出國，爲了獻身于教會的高級神祕。

★

★

★

★

一八〇九年夏間彼挨爾回到彼得堡。由於我國共濟會員和國外的通信，得知別索號夫在國外獲得許多高位人們的信任，深通許多神祕，升到了高級，並隨身帶來許多計劃，促進俄國共濟會會務發展，彼得堡的共濟會員們都來看他，巴結他，並且都覺得他隱藏了並準備了什麼。

召集了第二級支會的隆重會議，在這個會議裏彼挨爾應許了報告：教會上級領袖託他轉達給彼得堡弟兄們的事情。這個會議滿座。在通常的儀式之後，彼挨爾站起來，開始演說。

「親愛的弟兄們，」他開言，臉紅並且遲疑，手執寫成的演說辭。「在會所的幽靜中保持我們的神祕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行動，行動。我們在睡眠，但我們需要行動。」彼挨爾拿了稿本，開始讀。

「爲宣揚純潔的真理，並獲得美德的勝利，」他談，「我們必須消滅人們的成見，宣傳合乎時代精神的原理，負責幼輩的教養，用不可解的結，聯合最聰明的人們，勇敢地同時謹慎地克服迷信、不信、與愚惑，把那些相信我們的、維繫在共同目標中的、有權力與力量的人們組織起來。」

「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使美德的力量超過邪惡，必須努力，使正直的人，甚至在這個世界裡，也能因爲德的美德而獲得永久的報酬。但在這些偉大的計劃中，最妨礙我們的是——目前各種政治制度。在這種情形中，應該怎麼辦呢？歡迎革命呢？棄拋一切呢，以武力抗武力呢？……不是，我們離這個遠很遠。任何暴力的改革都該反對，因爲在人們毫無改變的時候，牠不能改正邪惡，因爲智慧沒有暴力的需要。

「本會的全部計劃應當建立于訓練堅決的、有德的、被信仰的統一所聯合的人們，——信仰的是：在各處用各種力量壓制罪惡與愚惑，並保護才能與美德，從灰塵中提出有功德的人們，使他們加入我們的會。只有那時候我們的教會才有權力，——不知不覺地細細混亂促成者的手，控制他們，使他們並不覺得。總之，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普遍有力的政府，牠包括全世界，而不破壞公民的義務，在這種政府之下，一切其他政府可以繼續通常的職務，並做一切的事情，只除了妨害我們教會的偉大目的，就是，使美德戰勝邪惡。這個目的就是基督教的本身。她教人要有智慧、要良善，並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循從良善最智慧的人們的榜樣和勸諭。

「在大家都沒沉在黑暗中的時候，當然，單是勸告便夠了；真理的新穎給她特別的力量，但現在我

們需要很有力量的方法。現在，被自己的感覺所支配的人，應該在美德中找到感官的快樂。情緒是不能拔除的；我們只應該企圖指導情緒向著高尚的目標。因此必須每個人能夠在美德的限度內滿足自己的情緒，必須我們的教會獲得達此目標的方法。

「我們不久便要在每個國家有相當數目優良的人，他們當中每一個人又訓練兩個別的人，並且他們彼此之間緊密地聯合着，——那時我們的教會便能做一切的事情，她已經在祕密中爲了人類的福利做了許多事情。」

這篇演說不僅在會裏面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並且還引起了激動。大部份的弟兄，看到這個演說中啓發主義（註）的危險計劃，令彼挨爾驚異地，對於他的演說表示冷淡。大教士站起來反對彼挨爾。彼挨爾更加興奮地發揮他的見解。好久沒有過這樣激烈的會議。他們分爲各派，有的譴責彼挨爾，批評他的啓發主義；有的支持他。在這個會議裏，第一次令彼挨爾詫異的，是人類見解的無限的差異，這使得，沒有任何真理在兩個人的目光中是一樣的。甚至那些似乎站在他這一方面的會員們，也是憑自己的意見來了解他，且加以限制和改變，這是他不能同意的，因爲彼挨爾的主義要求正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如他自己所了解的那樣，傳達給別人。

【註】這是一個祕密教會，係Adam Weishaupt于一七七六年所創立，爲半政治半宗教性的。其

目的是反對野蠻無知，提倡理性與美德。——毛德

在會議結束時，大主教惡意地諷刺地要彼挨爾注意到自己的暴燥，並且說，不單獨是對於美德的愛，還有爭鬥的熱情，領導他作爭論。彼挨爾未回答他，只簡短地問到，是否接受他的提議。他們告訴他，不，於是彼挨爾不等待通常的儀式，便走出會所回家。

八

彼挨爾又有了他所那麼懼怕的那種沮喪。他在會所裏發表了演說以後，在屋裏的沙發上躺了三天，不接見任何人，不出門去任何處。

在這時候他接到夫人的一封信，她要求他和她會面，寫着她因他而有的悲傷，和她願意爲他而貢獻自己全部的生命。

在信末她通知他說，她日內即從國外抵彼得堡。

在這封信之後，一個他所最看不起共濟會員破壞了他的幽獨，並且把談話引到彼挨爾的婚姻關係上，以及愛的勸告態度，向他表示了意見，說他對於夫人的厭惡是不對的，說彼挨爾違背了共濟會的第一條原則，不寬恕悔罪者。

同時他的岳母，發西利郡王的夫人派人來找他，要求他去看她，討論一件極重要的事，即使是端分鐘。彼挨爾看到，有一種對於他的同謀，勸他希望他和夫人復合，並且在極所處的那種心情裏，他趕至

「覺得這是不悅的。他覺得一切都是一樣：彼接爾不認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是有重大意義的，在現在支配他的沮喪心情的影響下，他既不看重自己的自由，也不看重他對於處罰夫人的堅持。」

「沒有人是對的，沒有人是錯的，所以誰也不錯，」他想。假使彼接爾不立刻表示同意他和夫人復合，這只是因為在他所處的沮喪心情中，他不能有任何作爲。假使現在夫人來到他這里，他現在不趕她。比之彼接爾現在所注意的事，和夫人同住不同住，不都是一樣嗎？

對於夫人和岳母未作任何回答，彼接爾立刻在晚間很遲的時候上路赴莫斯科，去看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這裏是彼接爾在日記中所寫的。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剛從恩人處來此，促匆寫下我所感覺的一切 粵西卜·阿列克塞維支生活貧困，受了三年瞎眼病的痛苦。從來沒有人聽到他的呻吟，或怨言。自早晨到深夜，除了他吃最粗糙的食物時，他都研究科學。他仁慈地接待我，要我坐在他所睡在床上；我向他作東方與耶路撒冷武士的手勢，他同樣地回答我，並且微笑地向我問到我在普魯士與蘇格蘭（註）支會裏所知的與所得的。我盡我所能地向他說了一切，向他說到我在彼得堡支會裏所提的原則，並報告了他們對我所做的惡意的接待，說到與弟兄們之間的破裂。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沉默思索了一會，向我陳述了他對這一切的見解，他立刻向我照明了過

〔註〕蘇格蘭支會不在蘇格蘭，在日耳曼。——毛

去的一切，和我前面的未來的全部路線。他使我驚異，問我是否記得什麼是本會的二個目的：（一）保持並研究神密；（二）爲了接受神祕而有的自我純潔與改善，和（三）藉這種純潔而努力而改進人類。在這三者之中何者是最重要的、第一個目的？當然是自我的改善與純潔。只有對着這個目標，我們才能夠永遠脫離一切環境而奮勉。但同時，就是這個目標需要我們最大的努力，並且因此，我們，被驕傲引入迷途，放棄了這個目標，或者力求神祕，——由於我們自己的不純潔而不配去接受他，——或者力求人類的改良，而我們的自己是邪惡與墮落的榜樣。啓發主義不是純粹的學說，正因為他受到社會活動的眩惑，並充滿了驕傲。在這個立場上，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批評了我的演說和我全部的活動。我在心底上同意他。在我們的談話涉及我的家事時，他向我說：「真正共濟會員的主要責任，如我向你說過的，是在自身的完善。但我們常常以爲，使自己去除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困難，我們立刻就可達到這個目的；相反，閣下」他向我說，「只有在人世的憂慮中我們可以達到這三個主要的目的：（一）自知，因爲人只能藉比較而知道自己，（二）完善，只有用爭鬥來達到他，（三）達到主要的美德——對死亡的愛。只有生活的各種腐化能夠向我們表示他的空虛，能夠加強——我們生來對於死亡的愛，或者對於新生活的復生。」這些話更堪注意，因爲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雖然有困東的身體痛苦，却從不厭倦生活，但他愛死；對於死，他雖然有內心的人的全部純潔與崇高，却並不覺得自己準備充分。然後恩主向我充分說明了創世的偉大方形的意義，並指出三與七是一切的基礎。他對我莫斯和彼得堡的弟兄們帶來

往，並且在會裏只負第二級的責任時，要企圖從驕傲的誘惑中引出弟兄們；領他們走上真正的自知與完善之途徑。此外，關於我個人方面，他勸我首先要注意自己，並且爲了這個目的他給了我一個稿本，就是我在所寫的這個；我將寫下此後我一切的行爲。」

「彼得堡，十一月廿三日。」

「我又和妻同住。岳母帶着眼淚來到我這裏，說愛倫在這裡，又說她求我聽她說話，說她是無罪的，說她因爲我的遺棄而不幸，還說了許多別的。我知道，假使我一旦讓自己看見了她，則我便不能夠拒絕她的願望。我在自己的懷疑中，不知道要去求誰的幫助和意見。假使恩人在此，他便會告訴我。我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重讀與西卜·阿列克塞維支的信，想起了我同他的談話，從這一切之中我求出了這個，就是我不該拒絕懇求者，應當向任何人伸出援助的手，尤其是對於一個和我有這樣關係的人，並且我應該擔負自己的十字架。假使我爲了善行而寬恕她，那末就讓我和她的復合只有一種精神的目標。我如是決定，並如是寫信給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我向妻說，我請她忘記過去的一切，請她恕我對她所做的任何錯事，並且我無須寬恕她。向她說了這話，令我高興。讓她不知道，我重新看見她是多麼的痛苦。我住在大房子裏的上面房間裏，並且感覺到快樂的甦生之情緒。」

和尋常一樣，這時上層社會，聚在朝廷大舞會中時，分爲九個小團體，各有自己的特點。其中最大的是法國的團體，拿破崙聯盟派的一路密安采夫伯爵和考爾庫爾的。愛命在彼得堡和丈夫剛剛同住之後，即在這個團體裏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之一。她接待法國大使館的人員，和屬於這一派的，以智慧與相貌著名的人，很多的人。

在有名的皇帝們會議時，愛命是在厄爾孚特，在那里同歐洲所有的拿破崙派的名人發生了這些關係。在厄爾孚特她有了燦爛的成功。拿破崙本人，在戲院看見她時，說到她：「這是一個極美的人兒」。她在美麗雅緻的婦人這種身分上的成功，未使彼挨爾驚異，因爲近年來她比從前更美。但使他驚異的是兩年來他的夫人爲自己獲得了一「豔美婦人，且聰明一如美麗」的名聲。著名的利恩親王寫給她八頁的長信。俾利平保留了她的警語，以便在別索號夫伯爵夫人面前第一次說牠們。在別索號夫伯爵夫人的客廳裏受招待，被人看作智慧的文憑；青年們在赴愛命的夜會之前瀏覽羣書，以便在她的客廳裏說點什麼，大使館的秘書們，甚至大使們，密告她外交祕事，所以愛命有某一種的力量。彼挨爾知道她很笨，他有大時帶着搖惑與驚惶的奇怪情緒，赴她的夜會和宴會，這裏談的甚關於政治，詩歌，與哲學。在這些夜會裏，他所感覺的情緒，類似一個魔術家每大期待著他的幻術將被看破時所感覺到的那種情緒。但或者因爲主持這樣的客廳正需要愚笨，或者因爲被欺騙的人滿意這種欺騙，騙術未被折穿，且「一個豔美聰明婦人」的名聲那麼不可動搖地貼附在唐命娜·發西莉華美娜·別索號夫的身上，她猶說出最凶毒最愚蠢

的話，而大家仍然稱贊她的每一個字，在裏面尋我較深的意義，這是她自己也不懷疑的。

彼挨爾正是這樣的丈夫，正是這樣顯赫的、社交的婦人所需要的。他是那樣一個心神馳散的、奇怪的、爲大紳士的丈夫，不妨礙任何人，且不僅不破壞客廳中高談闊論的一般印象，而且用他自己來對照夫人之優雅，和機智，作了於她有利的襯托。彼挨爾，在這兩年之間，由於他對於幻想的興趣之不斷的、專心的研究，和他對於其餘一切之真正的輕視，在他不感覺興趣的、夫人的團體裏，採取了那種對大家淡漠、不當心、仁慈的語調，這不是人爲地獲得的，並因此引起不自覺的尊敬。他進自己夫人的客廳好像進戲院，和大家都相識，對大家是同樣的高興，對大家是同樣的淡漠，他有時加入他感覺興趣的談話，並且這時候，不考慮到這里有沒有「大使館的人員」，低聲說出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有時並不完全合乎當時的論調。但對於「彼得堡最出色的婦人」的奇怪丈夫的意見，已經那樣地確立了，沒有人敢肅肅注意他的怪論。

在每天來到愛侖家的許多青年人之中，保理斯·德路別茲考！在職務上已極成功！在愛侖自厄爾學特回來之後，是別索號夫家最親密的人。愛侖稱呼他「我的侍僕」，且對待他如對小孩。她對他的笑容正如對大家所有的，但有時彼挨爾看到這種笑容覺得不悅。保理斯對彼挨爾帶着特別的、適當的、慫恿的恭敬。這種恭敬的態度也使彼挨爾不安。彼挨爾在三年之前因爲夫人帶給他的侮辱而那麼遽然地痛苦，現在他使自己避免了類似的侮辱，第一，因爲他不是夫人的真正丈夫，第二，因爲他不許自己懷疑。

「不，現在她成了藍襪子（女文士之意——譯），她永遠棄絕了從前的迷惑，」他向自己說。「沒有過這樣的例子：藍襪子有內心的迷惑」，他向自己重複不知何處取來的，他無疑地相信的箴言。但是，怪事，係理斯在夫人客廳中的存在（他幾乎總是在這裏）對於彼挨爾有了生理的影響：牠束縛他的四肢，消滅了他的舉動的隨意與自由。

「這樣奇怪的憎惡」，彼挨爾想，「但從前我甚至很滿意他」。

在社會的眼光裏，彼挨爾是大紳士，出色的夫人的有點兒瞎的，可笑的丈夫，聰明的怪人，不做任何事，但不妨害任何人，優美的，良好的人。這些時候，彼挨爾心中總是發生了一種複雜，辛苦極已的工作，展示他許多東西，並領他達到許多精神的懷疑與喜悅。

十

他繼續寫日記，這是他這時候在日記中所寫的：

「十一月廿四日。」

「八時起身，讀經文，然後去辦公」（彼挨爾聽恩人的勸告，在一個委員會中服務），「回來午餐，獨吃（伯爵夫人有很多客人，我不悅意的），吃得喝得有節制，飯後為弟兄們抄經文。晚間去見伯爵夫人，並談判關於B的可笑的故事，只在這時我才想起這是不該做的，大家都已經大聲發笑了。」

『帶着快樂、安靜的心情上床睡覺。偉大的主，幫助我走上你的途徑，（一）用安靜與思慮消滅怒火，（二）用自制與厭憎克服情慾，（三）遠離塵世浮華，但並不斷絕自己的（A）政府職務，（B）家庭的照顧，（C）朋友關係，和（D）財的事務』。

『十一月二十七日。』

『遲起，醒着躺在床上很久，讓自己懶惰。我的上帝，幫助我，加強我，讓我能走上你的途徑。讀經文，但無適當感覺。烏路梭夫弟兄來，談論塵世浮華。他說到皇帝的新戲。我開始批評，但想起自己的規律，和我們恩人的話，說，真正的共濟會員，在需要他時，應該是政府中熱心的人員，在他未被召用時，應該是冷靜的旁觀者，我的舌頭！我的敵人。弟兄們J. B. 和O. 來訪，有了關於收新弟兄的初談。他們把攷問人的責任委託我。覺得自己薄弱，不配。後來談話涉及神廟的七柱與階級，七科學，七德，七惡，聖靈的七賜的解釋。O. 弟兄很健談。晚間舉行了人會禮。屋子的新修飾頗增觀瞻的壯麗。保理斯·德路別茲考被收納。我提出了他，並且我是攷問人。在我和他在黑暗的神廟中的全部時間裏，一種奇怪情緒激動了我，我發現了我對他的仇恨情緒，我力圖克制而無功。因此我願實在地把他從邪惡中救出，並領他達到真理之路，但關於他的壞思想沒有離開我。我想，他入會的目的只是在希望接近我們會裏的人，並獲得他們的好感。在這個理由之外；他幾次問到N. 和S. 是否在我們的會裏（這個我不能回答他的），在這個之外，按照我的觀察，他不能感覺到對於我們神聖教會的尊敬，並且太忙，太滿意外表的人

生，不能希望精神的改善。我沒有理由懷疑他；但我覺得他不誠懇，在我和他面對面站在黑暗的神廟中的全部時間裏，我覺得，他輕蔑地笑我的話，確實想用我手中所拿的對着他時劍刺進他的光胸脯。我不能言語流利，且不能誠實地把我的懷疑說給我的弟兄們和大教主。宇宙的偉大建造者，幫助我尋找那脫離虛偽迷坑的真正道路吧！」

在這個後邊，日記裏有三葉空白，後來又寫如下：

「和B.弟兄有了單獨的、教誨的長談，他勸我保持和A.弟兄的關係。雖然我不配，却向我啓示了很多。阿道那伊是宇宙創造者的名字。愛羅伊姆是萬物主宰的名字，第三個名字，不可名的名字，有全體的意思。和B.弟兄的談話，在美德途徑上加強，振作贊助了我。在他面前沒有懷疑的餘地。我明瞭了可憐的塵世科學學說，與我們神聖的包羅一切的教義間的差別。人文科學分割一切來了，毀壞一切來觀察。在神聖的教會科學理，一切是整一，一切在他的總合與生活中被認識。三元——三種物質原素——是硫黃，水銀，和鹽。硫黃有油性與燃性；他與鹽相合，用他的燃性在鹽中引起一種要求，並藉此而吸取水銀，抓住他，留住他，和他共同產生各種物質。水銀是流動的，飛散的，精神的物質！基督，聖靈，他。」

「十二月三日。

「醒遲，讀經文，但無感覺。然後走出，在大廳中徘徊。想作思索；但未能如此，我的想像映出了一件四年前的事情。道洛號夫先生，在我的決鬥之後，和我相過於莫斯科，向我說，他希望我享受充分

的心靈安靜，雖然我向妻不在身邊。我那時未回答他。我現在想起了那次會面的詳細情形，並在自己心中向他說了最惡意的話，和毒辣的回答。只當我看到自己處在怒火中時，我恢復了精神，並拋棄了這個思想；但沒有充分地懺悔。後來保理斯·德路別茲考來，並開始談到各種異事；我從他來時便不滿意他的來訪，並向他說了一點不快的話。他反駁。我發火，並向他說了許多不快的、甚至粗野的話。他沉默了，我只在很遲的時候才約勸了自己。我的上帝，我完全不能和他相處下去了。這個原因是我的自大。我認爲自己高於他，因此我還比他壞，因爲他寬恕我的粗野，但我相反，對他懷着輕視。我的上帝，許可在他面前看到自己多更的卑鄙吧，並且要做的對於他也有益。飯後睡覺，在睡着了時，清楚地聽到聲音在我左耳上說：「你的日子」。

「在夢中我看見我走進黑暗中，立刻爲羣犬包圍，但前進無恐；忽然一隻小狗用牙齒咬住我的左腿，不讓過去。我開始用手勒牠。我剛剛打開了牠，另一隻更大的又開始咬我。我把牠舉了起來，並且舉得愈高，牠變得愈大愈重。忽然A弟兄來了，抓住我的臂，把我帶到一座屋子前，我們必須走過狹窄的板才得進去。我踏上去，板彎曲落下，我於是開始爬籬垣，手僅可攀到。墮了大勁之後，我才托上了自己的身子，我的腿子在一邊，我的上身在一邊。我盼望，看見A弟兄站在籬垣上，向我指示大路和花園，園中有一座巨大美麗的房子。我醒了。主呵，偉大的宇宙建造者呵！幫助我打退這些狗吧！我的各種情慾，特別是其中最後的一種，併合了前面各種情慾的力量；幫助我進入美德的神廟吧，我在夢中看

見了牠的幻像」。

『十二月七日。』

『做夢了，好像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坐在我的家裡，我很高興，並願意招待他。好像我同別的人不停地說話，忽然想起來，這會使他不滿意，並想靠近他，摟抱他。但剛剛靠近了，我看見他的臉變了，變年輕了，他低聲地向我說了教義裏東西，那麼低，我不能聽清。後來，好像，我們都從房裡走出，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我們或坐或臥在地上。他向我說了什麼。我好像希望向他說出我的感覺，並且我沒有聽他的話，開始向我自己想像自己內部的人的情況，和上帝庇蔭我的恩惠。我的眼睛裏流出了淚，我滿意，他注意到這個。但他煩惱地看了看我，並跳起，打斷了他的談話。我驚悸並問他，所說的話是否關於我的；但他未作回答，對我表示和愛的態度，後來忽然我們都在我的臥室裏，這裏有一個雙床。他睡在床邊上，我好像極願摟抱他，也躺在那裏。他好像問我：『說實話，你的最大的引誘是什麼？你知道抽屜嗎？我想，你已經知道牠了。』我因為這個問題而覺狼狽，回答說，懶惰是我的最大的引誘。他不相信地搖頭。我更覺狼狽，回答他說，我雖然從他的勸告，和妻同住，但並不像是妻子的丈夫。對於這個他反駁，說我不該使妻子失去我的溫存，讓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但我回答，說羞於爲此，於是忽然一切消失了。於是我醒來，在自己的思想中發現了經文的句子：「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發亮。黑暗不知道牠」。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的臉是年輕的，明亮的。這天收到恩人的信，他在信中寫到婚姻的義務。」

「十二月九日。」

『做夢了，帶着跳動的心從夢中醒來。夢見，好像我在莫斯科，在自己家，在大休息室裏，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從客廳裏出來。好像我立刻認出來，他已經完成了復生的程秩，我奔往迎他。我好像吻他臉，吻他手，他說：「你注意到我的臉不同了嗎？」我看他，繼續把他拘在懷裏，且好像看見，他的臉是年輕的，但頭上沒有髮，容貌全然不同了。好像我向他說：「即使我偶然和你相遇，我也曾認出你」，同時我想：「我說的是真話嗎？」並且我忽然看見，他躺着如同死屍，後來他漸漸恢復了原狀，同我走進大書室，拿一本大書，這是用畫圖紙寫的。好像我說：「這是我寫的」。他點頭回答我。我打開書，在這本書的每一頁上有優美的圖畫。並且我好像知道，這些圖畫表現：靈魂和牠的被愛者的愛情冒險。在各頁之上，好像我看見美麗的女像，穿了透明的衣服，且有透明的身體，飛入雲間。並且好像我知道這個女子正是「歌中之歌」的像。好像我，看着這些圖畫時，覺得我做錯了，且不能離開牠們。主呵，幫助我！我的上帝，假使你對我的此番摒棄，是你的行爲，則你時意志將實現；但假使我自己是原因，則教我，我當做什麼。假若你完全摒棄了我，我將因爲自己墮落而毀滅」。

十一

羅斯托夫家的情形，在他們鄉居的兩年之中，沒有改遷。

雖然尼考拉·羅斯托夫堅決地維持着自己的計畫，繼續在無聲舉的部隊裏本分地服務，用著比較地少數的錢，而奧特拉德諾的生活情形却是那樣，特別是米清卡那樣管理事務，以致債務無限制地逐年增長。顯然呈現在老伯爵面前的唯一補救是服務，於是他去彼得堡找事；找事，並同時，照他說，最後一次讓小姑娘們娛樂一下。

羅斯托夫家到彼得堡後不久，別爾格向章婭求婚，而他的求婚被接受了。

雖然羅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屬於上層社會，——他們自己不知道這個，也沒有想到，他們屬於何種社會，——在彼得堡的社會中他的地位是混亂的，不定的。在彼得堡他們是外省人，沒有那種人——就是在莫斯科到羅斯托夫家吃飯而不問他們屬於何種社會的人——來拜訪他們。

羅斯托夫家在彼得堡仍舊好客地生活着，一如在莫斯科，在他家的晚飯上聚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奧特拉德諾的鄰人，無錢的老鄉紳和女兒們，女官撒讓斯卡，彼挨爾·別素號夫，和縣郵局長的，在彼得堡做事的兒子。男子中很快地成爲彼得堡的羅斯托夫家的自家人的，有保理斯，彼挨爾，——老伯爵在街上遇見他，把他拉來家，——和別爾格，他整天在羅斯托夫家過，並向伯爵大小姐章婭表示那樣的關心，只有要求婚的年輕人能夠表示出來。

別爾格並未空向人表示了他在奧斯特理茲戰役中右手的傷，並完全不需要地用左手拿劍。他那麼固執地，並且那麼嚴厲地向大家說這件事，大家都相信他這個行爲的得策與價值，於是別爾格因爲奧斯特

理茲戰役而獲得兩個獎章。

在芬蘭戰事中，他也得顯著榮譽。他拾起溜彈的碎片——他打死總司令身邊的一個副官——並將這一個碎片帶到長官面前，正似在奧斯特理茲戰役後那樣，他那麼長久地固執地告訴大家這件事，大家也都相信了應該做這事，於是別爾格因為芬蘭戰役又獲得兩個獎章。在一八〇九年，他是衛兵上尉，有勳章，在彼得堡擔任一種特別有利的職務。

雖然有幾個懷疑者聽人說到別爾格功績時便笑，但不能不同聲別爾格是精到的、英勇的軍官，在長官面前有令譽，是一個有道德的青年，有光明事變前途，甚至在社會上有穩固地位。

四年前在莫斯科一家戲院的正廳裏遇到一位同事日耳曼人，別爾格向他指着韋妮羅斯托夫，用日耳曼語說：『Das soll mein weib werden（註），並且從那時起決定了娶她。現在，在彼得堡，考慮了羅斯托夫家和自己的地位，他斷定時候到了，於是求婚。』

別爾格的求婚最初遇到了不恭維他的猶豫。最初顯得奇怪，就是，無聞的利夫蘭的紳士的兒子向羅斯托夫伯爵小姐提婚；但別爾格性格的主要特質是那種單純的、好心向自我主義，羅斯托夫家不覺地想到這是好的，因為他自己那麼堅定地相信這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此外羅斯托夫家的家境很是不好，這是求婚人不會不知道的，尤其是，韋妮二十四歲了，她到各處去，雖然她無疑是美麗的、聰明的，

【註】「她將做我的妻子」。

却直到現在沒有人向她求婚。於是表示同意。

「你看」，別爾格向他的同伴說，他稱他的同伴爲朋友，只是因爲他知道人人都有朋友。「你看，我把這一切都考慮過了，假使我沒有想到一切，而這件事有什麼地方不相宜，我是不結婚的。但現在相反，我爸爸和媽媽現在寬裕了，我爲他們弄得了奧斯探區的租地，我能夠在彼得堡靠我的薪水過活，加上她的奩資，和我的精細，我們可以過得很好。我不是爲金錢而結婚，我認爲這是不高貴的，但必須妻子帶來她的錢，丈夫有自己可錢。我有職業，她有親戚和少數的資財。在我們這時代，這是有意義的，是嗎？尤其是，她是美麗的，可敬的姑娘，並且愛我……」

別爾格臉紅，並笑了一下。

「並且我愛她因爲她的性格是聰明的——很好的。她的妹妹便不同了——一家的，但完全不同，性格不可愛，沒有那種智慧，並且那樣的，你知道嗎？……不可愛。……但我的未婚妻……你要來看我們……」別爾格繼續說，他想說吃飯，但變了意思，說，「吃茶」，於是迅速地伸出舌頭，吐出圓、小的茶草扇圈，充分表現着他全部的幸福之夢想。

在起初的、別爾格向求婚在父母心中引起的猶豫之後，家裏有了在這種情形中通常的慶賀與欣喜，但欣喜不是誠意的，而是外表的。

在家裏對於這件事的感覺中，可以看出苦澀與羞恥。好像他們現在覺得慚愧，因爲他們不愛求婚

，現在在學理地獄中徘徊。心最不安的是老伯爵。他也許不該說出什麼是他心亂的原因，但原因是他的金錢情形。他確實不知道他有什麼，他有了多少債務，以及他能夠給章蓮什麼嫁產。在女兒們出產的時候，每人都指定了三百農奴作嫁產；但這些田莊之一已經出售，別的抵押出去並且那麼過期，不得不賣，所以陪嫁田莊是不可能，錢也沒有。

別爾格訂婚已逾一個月，距婚期只餘一星期了，而伯爵還未決定嫁產的問題，也未向夫人說到這事。伯爵有時想給章蓮以鏡阿桑的田莊，有時想出售森林，有時想借期款。在婚前數日，別爾格請早走進伯爵的書房，帶着悅意的笑容，恭敬地請未來岳父向他說明要給章蓮什麼。伯爵對於這頓早已預料的問題是那麼煩亂，他無思索地說出最先來到腦中的話。

「我歡喜，你歡喜，你將滿意的！！」

他站起，拍別爾格肩頭，想打斷他的談話。但別爾格和愛地笑着，說明假使他不確實知道要給章蓮什麼，並不該預先至少獲得一部分給她的嫁產，則他不得不解約。

「因為，你看，伯爵，假使我現在許我自己結婚，沒有確定的辦法維持我的妻子，我便行爲卑鄙了。」

談話是這麼結束的，伯爵想要表示大度並避免新的要求，說他將給他八萬盧布的期票。別爾格微笑，吻伯爵的肩頭，並說他很感激，但他若不得到三萬現款，便不能現在替置他的新生活。

「就是兩萬吧，伯爵，」他添說；「那末期票只要有六萬了。」

「是，是，好，」伯爵疾速地說，「只是要原諒，親愛呵，我給你兩萬，期票仍然是八萬。好了，吻我吧。」

十二

娜塔莎十六歲了，這是一八〇九年，這一年就是四年前她和保理斯接吻後同他在手摺上所計算到的。從那時起，她就沒有看見過保理斯。在索尼亞和母親面前，當談話涉及保理斯時，她十分自由地，好像是關於已經決定的事，說從前的一切是兒戲，這是不值得說的，而且早已忘記了。但在她心底的深奧處，這個問題——她和保理斯的婚約是玩笑還是嚴肅的有約束性的許諾——苦煩她。

從那時，從保理斯於一八〇五年離莫斯科入軍時起，他即未見過羅斯托夫們。他幾次在莫斯科，不遠地經過奧特拉德諾，但沒有一次去過羅斯托夫家。

娜塔莎有時想到他不願來看她，這種推測，被老輩們聽到他時的惑悶語氣證實了。

「現在都不記得老朋友了，」伯爵夫人在提起保理斯之後這麼說。

安娜·米哈洛夫娜近來很少在羅斯托夫家，舉止也特別尊嚴了，並且每次都熱喜地感激地說到兒子的才幹，和他在光榮事業。羅斯托夫家來與彼得堡時，保理斯來拜訪他們。

他興奮地來着他們。關於娜塔莎的回憶是保理斯最善意的回憶。但同時他帶着堅決的意圖來此，要明白地使她和她的親屬覺得，他和娜塔莎之間的童年關係，對於她和他，都毫無約束。他因為和別索號夫伯爵的密切，在社會上有了顯赫的地位，因為某要人的庇蔭，並充分利用了他的信任，在職務上有了顯赫的地位，他有了許多在考慮的計畫，就是要娶一個在彼得堡最富的女子，這會許很容易實現的。當保理斯進羅斯托夫家客廳時，娜塔莎在自己的房裏。知道了他來此，他紅着臉，幾乎跑進了客廳，露出甚於親愛的笑容。

保理斯記得娜塔莎穿短衣，留海下有黑的、明亮的眼睛，有縱情的小孩的嬉笑，如同他在四年前所認識的，因此，當完全不圖的娜塔莎進來時，他慌亂了，他的臉顯出熱喜的驚訝。他臉上這種表情使娜塔莎歡喜。

「呵，你認識你的玩皮的小朋友嗎？」伯爵夫人說。保理斯吻了娜塔莎的手，說他詫異她的改變。

「你長得多漂亮呵！」

「但願如此！」娜塔莎的笑眼回答。

「爸爸變老了嗎？」她問。娜塔莎坐下，未加人保理斯和伯爵夫人的談話，沉默地，極詳細地看着她童年的愛人。他感覺到那種固執、和愛的眼光對他的緊迫，並偶而看着她。

保理斯的軍服、馬刺、領帶、髮裝，這一切都是最詳盡的，且 *Comme il faut*（正公式——譯）。這

個娜堡莎立刻注意到了。他稍微靠邊坐在伯爵夫人身旁的椅子上，用右手理了理左手止極清潔的，合稱的手套，帶着嘴唇的特別精緻的啓合，說到彼得堡上層社會的娛樂，並且帶着輕微的譏笑提到從前莫斯科的日月，和莫斯科的知交。並不是無意地，——娜塔莎這麼覺得，——他提起最大的貴族時，說到他所赴的使館舞會，說到NN和SS的邀請。

娜塔莎自始至終無言地坐着，低頭看他。這種日光漸漸使保里斯不安，窘窘，他盼如娜塔莎次致加多，且說話有中斷。他坐了不過十分鐘，即站起，告辭。仍舊是好奇的，挑撥的，幾分嘲笑的眼睛看他。在他第一次的拜訪之後，保里斯向自己說，娜塔莎在他看來是和從前一樣地動人，但他不該願服這種情感，因為娶她——幾乎沒有嫁產的女孩子——將妨害他的事業，但恢復從前的關係而無結婚之意，乃是不高貴的行爲。保里斯自己決定了避免遇見娜塔莎，但雖然有此決定，他幾天之後又去了，且開始常去，於是整天在羅斯托夫家。他設想，他必須同娜塔莎說明，向她說，從前的一切都該忘掉，雖然一切……她不能做他的妻子，因為他沒有家產，而他們決不許她嫁他。但他總未能如願，且覺得作此項說明是不合式的。他一天一天的煩亂起來。照母親和索尼亞看來，娜塔莎似乎如舊地愛保里斯。她向他唱他所愛好的歌曲，給他看她的手冊，要他在上面寫字，不許他提起過去，使他覺得現在是多麼美好；他每天在迷霧中出門，未說他意欲說出的，不知道他做了什，爲什麼來，以及這事將如何結束。保里斯停止了去愛愛命，每天接到她的責備的信件，並且仍然整天在羅斯托夫家。

十三

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戴睡帽，穿睡衣，未髮假髮，只有一撮可憐的頭髮黏在白棉布帽下，嘆氣，哼着，匆匆在地氈上作晚禱，這時她的門響了一下，穿蹣跚赤足的，也穿睡衣的，戴髮髻紙的娜塔莎跑了進來。伯爵夫人回顧並皺眉。她讀完了最後的禱告文：『難道這個榻要做我的屍床嗎？』她的祈禱的心情消失了。娜塔莎臉紅着，興奮着，看見了母親在祈禱，忽然停止了跑步，蹲下來，不覺地伸出舌頭，嚇駭自己。看到母親繼續在祈禱，她蹣跚跑到床前，迅速地用這隻小腳推另一隻，脫下蹣跚，跳到榻上，這個榻伯爵夫人怕成爲她的屍床。這個榻是高的羽毛墊子的床，有五隻一個比一個小的枕頭。娜塔莎跳上去，沉在羽毛墊裏，滾轉向牆，並開始躺下來，在被褥下面亂動，捲曲身軀，把膝蓋擡到額下，把腳踢出，低聲笑着，時而蒙頭，時而窺看母親。伯爵夫人作完祈禱，帶着嚴厲的臉走到床前；但，看見了娜塔莎蒙頭，便笑着仁慈的無力的笑容。

「嗷，嗷，嗷，」母親說。

「媽媽，能說嗎，是嗎？」娜塔莎說。「嗷，親愛的，一次，再一次，就夠了。」她抱住母親的頸子，吻她的下頰。在她對母親的行爲上，娜塔莎顯出外表的舉止粗魯，但她是那麼機敏，靈巧，無論她怎麼用手抱母親，她總能做得要母親不受痛苦，不覺得不悅意與不舒服。

「噢，今天有什麼事嗎？」母親說，坐到枕頭上，等待着，直到娜塔莎從她身邊滾過兩次，伸出胳膊，作了嚴肅表情，在被下躺到她身邊。

娜塔莎在伯爵從俱樂部回家之前所作的這些夜省，是母女間最可愛的喜樂之一種。

「今天有什麼事嗎？我需要向你說……」

娜塔莎用手蒙了母親的嘴。

「關於保理斯，我知道，」她嚴肅地說，「我是爲這事情來的。不要說了，我知道。不，說吧！她放下了手。「說吧，媽媽。他好嗎？」

「娜塔莎，你十六歲了，我在你這種年紀結婚了。你說保理亞好。他很好，我愛他像兒子，但你希望什麼呢？……你在想什麼呢？你令他完全轉頭了，我看到這個……」

說這話時，伯爵夫人盼顧女兒。娜塔莎躺着，對直地不動地向前看着，睡在床角上的紅木獅身女首像之一，所以伯爵夫人只能看見女兒的側面。這個臉以他的異常嚴肅多神的表情感動了伯爵夫人。

娜塔莎在聽，在思索。

「噢，那末還有呢？」她說。

「你令他完全轉頭了，爲什麼呢？你從他希望什麼呢？你知道，你不能夠嫁他。」

「爲什麼？」娜塔莎問，未改態度。

「因為他年輕，因為他窮，因為他是親戚……因為你自己不愛他。」

「你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這不好，我親愛的。」

「但假使我想……」娜塔莎說。

「不要說蠢話了，」伯爵夫人說。

「但假使我想……」

「娜塔莎，我正經地……」

娜塔莎未讓她說完，把伯爵夫人向大手拉到自己面前，吻她背面，然後又吻手掌，然後又翻轉過來吻手背的前一節的關節，然後又吻關節間的地方，然後又吻關節，低聲說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說吧，媽媽，你為什麼不作聲？說呀，」她說，盼顧她的母親，她用溫柔的目光看女兒，好像在這個沉思中她忘記了一切她所要說的。

「這是不相宜的，我的心。不過大家都了解你們從小的關係，看到他和你這樣的接近，會許在來到我們家前別的年青人面前損害你，尤其是，空苦惱了他。他也許找到了一個合意的有錢的配偶；但現在他瘋了。」

「瘋了？」娜塔莎重複。

「我婆向你說我自己的事。我有一個表兄……」

「我曉得，基銳拉。馬特未支，但他是老人了。」

「並不一向是老人。但就是這句話，娜塔莎，我要去同保理斯說。他不該這樣常來……」

「爲什麼他不該，假使他願意？」

「因爲我知道，這是沒有什麼結果的。」

「你怎麼會知道？不要，媽媽，你不要向他說。多麼無聊！」娜塔莎用那樣的語氣說，好像一個人的財產要被人奪去。「噢，我不結婚了，假使他覺得愉快，我覺得愉快，就讓他來吧。」娜塔莎笑着看母親。

「不結婚了，但這樣，」她敷衍說。

「什麼樣，我親愛的？」

「就這樣。噢，很應該，不結婚，但……這樣。」

「這樣，這樣，」伯爵夫人重說，震動全身，笑出仁慈的、意外的、老年的笑聲。

「不要笑了，停吧，」娜塔莎大聲說，「你震動全床了。你像我像得可怕，再這樣笑吧……停吧……」

「她抓住伯爵夫人的雙手，吻了小指的一節——六月，並繼續在另一手上吻了七月，八月。「媽媽，他很愛我嗎？你看怎樣呢？有人這樣愛過你嗎？他很可愛，很，很可愛！只是不完全合我的胃口——他

那麼笨，好像飯廳的蠟……你不懂嗎？……笨，你曉得：灰的，明亮的……」

「你說什麼樣的廢話！」伯爵夫人說。

娜塔莎繼續說：

「難道你不懂嗎？尼考林卡便懂……別素號夫——他是藍的，深藍的，帶紅，他是四角形的。」

「你也和他調情，」伯爵夫人帶着笑聲說。

「不，他是共濟會員，我知道了。他是可愛的，深藍的帶紅，怎麼向我說呢……」

「伯爵夫人兒，」門外傳來伯爵的聲音。「你沒睡嗎？」娜塔莎赤足跳走，把拖鞋抓在手裏，跑回自己的房。

她好久不能睡着。她仍舊想着那沒有任何人能夠懂得的、她所懂得的、和她所想的。

「索尼亞？」她想，看着睡覺的、彎曲的小貓和她的大髮辮。「不，她能夠！她有德行。她戀愛尼考林卡，不再想知道別的了。媽媽，她也不懂。這是驚人的，我多麼聰明，多麼……她可愛，」她繼續想，用第三身說到自己，並且設想着，有一個很聰明、最聰明、最好的男人說到她：「她有一切，一切，」這個男子繼續說，「異常聰明，可愛，還漂亮，異常漂亮，伶俐，——游泳，騎馬都出色，好嗓子！可以說，是驚人的嗓子！」她哼着開如俾尼歌劇中她心愛的樂節，衝到床上，因為欣喜地想到她立刻就要睡覺而發笑，叫了杜妮亞莎熄蠟燭，杜妮亞莎還不及走出房，她已經轉入另一個，更快樂的夢想世

界，在這里一切都和在現實中一樣的輕易而美麗，但只是更好，因為牠是不同的。

★

★

★

★

第二天，伯爵夫人找來保理斯，和他說了話，於是從那天起，他即不再來羅斯托夫家。

十四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一〇年元旦的前夜，一位葉卡切銳娜朝代的要人家裏舉行舞會。外交團體和皇帝都要與會。

在英國堤上，這個要人的有名的宅第有無數的燈火盞亮着。在鋪紅布的輝明的大門口站有警察，不僅是有憲兵，而且在大門還有警察總監和數十個警官。許多馬車走開了，許多新的馬車和穿紅衣的，及戴花帽子的聽差又來了。從馬車裏走出了穿軍服的、佩星章與勳綬的人們；婦女們穿綢衣與白麂皮襖，小心地踏上砰然拉下的足踏板，疾速而又無聲地在紅布上走進大門口。

幾乎每次新車子來到時，羣衆裏便有了低語聲，帽子都脫下。

「皇帝嗎？……不是，大臣……親王……大使……你沒有看見花翎嗎？……」羣衆裏這麼說。羣衆裏的一個人，穿的比其餘的人都好，似乎認識所有的人，叫出當時最顯要的人的名字。

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客人來到跳舞會裏了，而要赴這個跳舞會的羅斯托夫們還在忙着裝飾。

羅斯托夫家對於這個跳舞會有過許多討論和準備；有過許多恐懼，怕接不到請帖，怕衣服準備不成，怕一切不能備置得合式。

瑪麗亞·依琳·娜姬芙娜·撒隆斯卡要和羅斯托夫家一同赴跳舞會，她是伯爵夫人的朋友和親戚，前朝的一個瘦而黃的女官，在彼得堡上層社會裏指導外省的羅斯托夫家。

晚間十時羅斯托夫家應去塔夫銳切斯基花園找女官；這時已經是十時欠五分，而小姐們尙未穿好衣服。

娜塔莎要赴她生活中第一個大跳舞會。她這天早晨八時即起身，全天處在狂熱的興奮與活動中。她全部精力，從早晨起，都集中在這一點上，就是他們全體：她，媽媽，索尼亞，如何穿得不能再好。索尼亞和伯爵夫人都十分信任她。伯爵夫人要穿絳紅天鵝絨的衣服，她們倆在粉紅色綢襪衣之上穿白色細紗衣，胸衣上帶薔薇花。頭髮要梳成 *à la Stepanne*（希臘式——譯）。

一切必要的事都做完了：腳，手，頸，耳，已經特別仔細地，合乎跳舞會的需要，洗淨，打了香水和香粉；已經穿上了空花的絲襪和白緞子有緞帶的淺口鞋；髮裝幾乎完成了。索尼亞衣裝完畢，伯爵夫人也完畢了；但爲別人而忙碌的娜塔莎却落後了。她仍然坐在鏡前，瘦肩上搭着睡衣。索尼亞已經穿好，站在房當中，綁緊了最後一條在針下擦響的緞帶，頂痛了小手指。

「不是那樣，不是那樣，索尼亞！」娜塔莎說，轉過頭，用雙手抓住頭髮，握着頭髮的女僕不及放

手。「緞帶不是那樣，到這里來。」索尼亞蹲下。娜塔莎改繫了緞帶。

「請，小姐，這樣我不行，」女僕搓着娜塔莎頭髮說。

「啊，我的上帝，等一下！這就對了，索尼亞。」

「你快完了嗎？」伯爵夫人的聲音說，「馬上就是十點了。」

「就好，就好了。……你準備好了嗎，媽媽？」

「只要繫上帽子了。」

「不要不讓我做，」娜塔莎大聲說：「你不知道！」

「但已經十點鐘了。」

決定了十點半鐘到跳舞會，但娜塔莎還要穿衣服，還要去替夫鏡切斯基花園。

髮鞋完畢後，娜塔莎穿着短裙——從裙下可見舞鞋——和母親的睡衣，跑到索尼亞面前，端相了她，然後跑到母親面前。轉動着母親的頭，系了帽子，剛剛吻到了她的灰髮，她又跑到替她在縮短裙子的女僕們面前。

問題是在娜塔莎的裙子上，袖太長了，兩個女僕在縮短裙邊，匆忙地咬着線頭。第三個在磨唇與牙齒間夾着針，從伯爵夫人面前跑到索尼亞面前；第四個在高舉向手上拿着紗衣。

「馬富洛莎，快一點，親愛的！」

「把頂針從那裏拿來，小姐。」

「快點吧，究竟？」伯爵說，從門外走進來。「這是你的香水。撒隆斯卡已經等夠了。」

「弄好了，小姐，」女僕說，用兩個手指擱起縮短了的紗衣，吹去什麼，並抖動了一下，用這個姿勢表示注意到她手中紗衣的透明純潔。

娜塔莎開始穿衣。

「馬上，馬上就好了，不要進來，爸爸，」大聲地在遮着臉部的紗裙下向開門的父親說。索尼亞用力開門。過了一分鐘，讓伯爵進來了。他穿藍色大禮服，長統襪，淺口鞋，搽了香水和髮油。

「啊，爸爸，你多麼好看，漂亮極了！」娜塔莎說，站在房當中，理着紗衣摺皺。

「請你，小姐，請你，」女僕說，她跪着，把衣服向下拉直，用舌頭把針從嘴的這一角轉移到另一角。

「你的意思！」索尼亞看了看娜塔莎的衣服，用失望的大聲說，「你的意思，又太長了！」
娜塔莎走開，去照壁鏡。衣服太長了。

「我的上帝，小姐，一點也不長，」馬富路莎說，跟着小姐在地板上爬。

「噢，長太了，我們繙起來，一分鐘就繙起來了，堅決的。」杜尼亞莎說，從胸前的布巾上取下針，又在地板上着手工作。

這時候伯爵夫人，穿天鵝絨衣、戴帽子、羞怯地輕輕地走進來。

「唔！我的美女！」伯爵大聲說，「比你們都好看！……」他想抱她，但羞紅着臉讓開，以免弄皺衣服。

「媽媽，帽子還要偏一點，」娜塔莎說。「我來用針弔，」於是衝上前，但縮衣的女僕不及跟她衝去，撕掉了一塊紗。

「我的上帝！這是什麼回事？還憑上帝不是我錯……」

「不要緊，我來縫，看不見的，杜尼亞莎說。

「美女，我的女皇！」從門外走進來的老保姆說。「啊，索妮施卡！美女們啊！……」
十時一刻他們終於上車出發了。但還須赴塔夫銳切斯基花園。

撒讓斯卡已經準備好了。雖然她年老而醜陋，她也有了羅斯托夫家的那些事，雖然沒有慌忙（這對她是慣事），却也把老醜的身子打了香水，洗乾淨敷了香粉，也小心地洗到耳後邊，甚至和羅斯托夫家一樣，當她穿了黃衣服佩了徽章走進客廳時，年老的女僕也熱烈地稱贊女主人的衣服。撒讓斯卡稱贊羅斯托夫們的衣飾。羅斯托夫們誇獎了她的趣味與衣飾，於是當心着髮梳與衣服，在十一點鐘上車出發了。

娜塔莎從這天早晨也沒有一分鐘的休閒，沒有一次想到她目前的事情。

在潮濕的寒冷的空氣裏，在顛簸的馬車的狹窄與黑暗中，她第一次生動地想到那裡，在跳舞會中，在輝明的客廳裏等待着她的東西——音樂，花朵，跳舞，皇帝，彼得堡所有的顯赫的青年。那等待着她的事情是那麼美好，她甚至不相信這會有的，她是那麼和馬車中的寒冷、窄狹、黑暗的情形不稱合。她只在她走上大門口的紅布時，才明白這等待着她的一切，她走進前廳，脫下皮簪，和索尼亞排排着在母親面前、在花間、走上輝明樓梯。只在這時候，她才想起她應該在跳舞會中如何舉止，並試行採取那種莊嚴的態度，她認為這是對於跳舞會女孩子所必須的。但令她快樂的，是她覺得她的眼睛眩惑了；她看不清任何東西，她的脈搏每分鐘跳一百次，血開始向她心裡湧。她不能有那種使她可笑的態度，她向前走，因興奮而焦急，並企望全力遮掩這個。這就是那種最適合她的態度。在他們前後，客人們行走着，同樣地低聲交談，同樣地穿舞服。樓梯上的鏡子反出穿白、藍、粉紅衣服的人，在袒臂與頸項上戴鑽石與珍珠的婦女們。

娜塔莎看鏡子，在反映中不能分出她與別人。大家都混雜在一個燦爛的展列中。在第一個客廳入口，韻律的話聲、步驟、致候聲——震聳了娜塔莎；燈火與光彩更使她眩惑。男女主人，已在進口處站了一小時半，向來賓說同樣的：「極高興看見你」，也這樣地迎接了羅斯托夫們和撒隆斯卡。

兩位姑娘都穿白衣服，黑髮上都有同樣的薔薇，同樣地行屈膝禮，但女主人不覺地把目光更久地放

在細瘦的娜塔莎身上。她看她，對她一個人，在主人的笑靨之外添了特別的笑意。看着她時，女主人也許想起了自己黃金的、不返的、少女的時代，和第一次的跳舞會。主人也用眼睛伴送娜塔莎，並問伯爵，誰是他的女兒。

「標緻！」他說，吻了自己的指尖。

客人們站在大廳裏，擁集在入口處，等着皇帝。伯爵夫人站在這羣人的前列。娜塔莎聽到並感覺到，有幾個聲音問到她、和許多眼睛問到她。她明白，她自己使那些向她注意的人覺得滿意，並且這羣觀察使她相當地心安。

「有的和我們一樣，有的不如我們，」她想。

撒隆斯卡向伯爵夫人指示跳舞會中最有名的人。

「這是荷蘭大使，你看，灰髮的，」撒隆斯卡說，指着一個有銀、灰、鬚、多的頭髮的老人，有許多婦女環繞着他，他說了什麼使她在笑。她來了，彼得堡的皇后，別素號夫伯爵夫人，」她指着進來了的愛命說。

「多麼漂亮！不釀瑪麗亞·安桃諾笑娜；你看年輕和年老的多麼注意她。又漂亮，又聰明……據說，……亂王因為她發狂了。這兩個，雖不漂亮，却更有人環繞。」她指出了穿過大廳的一位太太和很醜的女兒。

「她是百萬家財的姑娘，」撒隆斯卡說。「求婚的都在這裏，……還是別素驢夫伯爵夫人的弟弟，阿那托爾·庫拉根，」她說，指着一位美麗的騎衛兵官，他從她們手邊走過，高抬着頭，像婦女們頭上看着什麼地方。「多麼美麗！不是嗎？據說要替他娶這個有錢的。你的老表，德路別茲考，也很注意她。據說，有幾百萬。啊，這就是法國大使，」她說到老爾庫爾，回答了伯爵夫人的問題，他是誰。「你看，有點兒像皇帝。但仍然可愛，法國人是可愛的。在社交上沒有更可愛的了。啊，她也在這裏！不，我們的瑪麗亞·安桃諾芙娜比大家都好！穿得多麼簡單啊。漂亮！」

「這個肥胖的，戴眼鏡的人是全世界的共濟會員，」撒隆斯卡指着別素驢夫說。「把他放在他夫人一起，他真是一個大笨瓜！」

彼挨爾搖擺着肥胖的身軀，分開着人羣向前行，左右點頭，那樣無心地，善意地，好像他是走在市場的人羣中。他穿過人羣，顯然是尋找誰。

娜塔莎喜悅地注視彼挨爾的熟識的臉，照撒隆斯卡說，這個大笨瓜的臉，她知道彼挨爾在人羣中是我她們，特別是她。彼挨爾應許了她赴跳舞會，並向她介紹舞伴。

但沒有走進他們，彼挨爾停在一個不高的，很美麗的，穿白制服的，黑皮膚的人身邊，這人站在窗邊，和一個有屋簷與動綫的高漢子在交談。娜塔莎立刻認出了那個穿白制服、不高的年輕人：他是保爾·康斯基，她覺得她變得很年輕、愉快、美麗了。

「這里還有熟人，保爾康斯基，你看見嗎，媽媽？」娜塔莎說，指着安德來郡王。「記得嗎，他在奧特拉德諾在我們家宿過一夜的。」

「你認識她嗎？」撒隆斯卡說。「我不能容忍他。他現在疎縱晴雨。（註）並且那樣自負，沒有限制！他像他的父親。和斯撒然斯基纏在一起，寫了什麼計劃。你看，他怎樣對待婦女們！她和他說話，但他掉轉了頭，」她指着他說。「假使他對我的行為，像對於這些太太們，我便和他絕交。」

十六

忽然大家騷動了，人羣開始說話，擁上前，又散開，讓兩邊讓開的行列之間，在奏樂聲中，皇帝走進來。男女主人跟在他身後。皇帝急速前進，左右鞠躬，好像企望趕快完結了起初的祝侯。音樂隊奏了因譜詞而當時著名的波蘭曲。詞開始是：「亞歷山大，葉麗薩麥塔，你們使我們狂喜！」皇帝走進客廳，人羣向門口擁擠；有幾個人帶着變了的而色匆促地走到那里又走回。人羣又擁着離開客廳的門，皇帝在這里和女主人談話。一個年輕的人帶着沮喪的神情碰了一位太太，請她們讓開。幾個太太，臉上向表情完全忘記了一切社交禮節，向前力擠，弄壞了衣裙。男子們開始走近太太們，組成了波爾舞的對偶。

〔註〕這是一句法蘭西話，意思是有了極大的成就。

大家退讓，皇帝笑着，未合拍子，引着女主人的手，從客廳的門口走出。在他們後邊走着男主人和 M. A. 那鏡廳金，然後是大使們，大臣們，各位將軍，撒隆斯卡不停地叫着他們名字。一半以上的婦女們已經有了舞伴，在跳，或準備跳波蘭舞。

娜塔莎覺得她和母親及索尼亞是在少數的婦女們當中，她們被擠靠牆，並未被迫作波蘭舞。她站住，垂着細瘦的臂，並且帶着規律地起伏的、尚未定形的胸脯，抑制着呼吸，用炯灼的、驚悸的眼睛看着自己面前，帶着對於極樂與極哀有耐準備的表情。她既不注意皇帝，也不注意撒隆斯卡所指示的要人，——她只有一個思想：「難道沒有人到我這里來嗎？難道我不能在最先的人當中跳舞呢？難道這些男人們都不注意我嗎？他們現在好像不看我，或者即使他們看，他們也帶着這樣的表情，好像是說：「呵！這不是她，所以無須看。」不，這是不可能的！」他想，「他們應該知道我多麼希望跳舞，我跳得多麼好，他們同我跳舞便將多麼愉快。」

經過了很久的波蘭曲聲，開始在娜塔莎的耳朵裏響着，好像是憂悵的回憶。她想哭泣。撒隆斯卡離開了她們。伯爵在大廳的另一端，伯爵夫人 索尼亞，和她孤獨地在這個生的人羣中，好像在森林裏，不為任何人所注意、所需要。安德來郡王和一個女子從他們身邊走過，顯然沒有認出他們。美男子阿那托爾，笑着，向他所引的女伴說了什麼，用那樣的目光看娜塔莎的臉，好像看牆壁。保理斯從她們身邊走過兩次。每次都走開了。別爾格和夫人，沒有跳舞，走近他們。

娜塔莎覺得在這里，在跳舞會上，這個家庭聚會是羞辱的，好像除了在跳舞會上，便沒有別的地方，他家聚會談。她不聽，也不看韋妲，韋妲向她說到自己已穿綠衣。

終於皇帝在他最後的舞伴面前站住了（他和三個人跳了舞），音樂聲停止；一個着急的副官跑到羅斯托夫們面前，請他們再讓開一點，但她們已站在牆邊了；音樂隊奏出清晰的、精確的、動人的、韻律的華爾滋曲聲。皇帝帶着笑容臉顯大廳。過了一分鐘——還沒有人開始。司儀副官走近別索號大伯爵大人，邀請了她。她笑着舉起手，沒有看他，把手放在副官的肩上。司儀副官，舞術的能手，緊抱着他的舞伴，隨信地、從容地、韻律地和她開始在圈子的邊上作快步，在大廳的角上抓住她的左手，轉過她，在加快的音樂聲中只聽到副官疾速的伶俐的腳上的鞋刺聲，和每隔三個拍子在旋轉時他的舞伴的天鵝絨衣服的飄揚聲。娜塔莎齊着他們，準備哭泣，因為不是她跳華爾滋舞的第一迴。

安德來郡王穿上校的、白色（騎兵）制服，深縮襪，淺口鞋，活潑愉快，站在圈子的第一列，離羅斯托夫不遠。非爾號夫男爵和他說到明天的、預定的、第一次國務會議的集會。安德來郡王，是一個親近斯撒然斯基的人，參與法規委員會工作的人，能夠說出關於明天集會的可靠消息，關於這個流行了各種傳言。但他沒有聽非爾號夫向他所說的，時而看皇帝，時而看準備跳舞却未決定加進圈子裏的人們。安德來郡王注意這些在皇帝面前胆怯的男子，和那些因為希望被邀請而着急的女子。

波梭爾走近安德來郡王，抓住他的手臂。

「你總是跳舞。我心愛的人，年輕的羅斯托夫姑娘，在這里，你邀她跳，」他說。

「哪里？」保爾康斯基問。「對不起，」他向男爵語，「這個談話我們到別的地方再說吧，但在跳舞會裏應該跳舞。」他按照彼挨爾指示他的方向走上前。娜塔莎失望的、着急的臉投入了安德來郡王的眼睛裏。他認出了她，猜中了她的情緒，明白了她是初露面，想起她在窗子上所說的話，於是帶着愉快的面容走近羅斯托夫伯爵夫人。

「讓我介紹我的女兒，」伯爵夫人紅着臉說。

「我有榮幸認識過了，假使小姐記得我，」安德來郡王帶着恭敬的低低的鞠躬說，和撒隆斯卡說他粗魯的話完全相反，他走近娜塔莎，還未說完邀請跳舞的話，即舉起手摸抱她的腰。他提議了跳華爾滋舞。娜塔莎對於失望或狂喜有所準備的、着急的面容，忽然因為快樂、感激、幼稚的笑容而明朗了。

「我等你好久了，好像這個驚愕的、快樂的女孩子用她的笑容說，這笑容在她舉手放在安德來郡王肩上的時，表現在她的準備的眼睛中。他們是走進圈子裏面去的第二對。

安德來郡王是他那時候最好的跳舞者之一。娜塔莎跳得極嫺妙。她的穿緞子舞鞋的小脚，迅速、輕易、獨立地完成了牠們工作，她臉上現出熱烈的快樂。

他的光頸子和手臂是細瘦的、不美的。比之愛侖的肩，她的肩是瘦的，胸脯是不定形的，手臂是細的，但在愛侖身上似乎已經有了所有成千的，在她身上滑過的目光之聚漆，而娜塔莎好像是一個女孩子

，他第一次袒露肩臂，假使不是他們使她相信，這是必定需要的，她便覺得這是很可羞的。

安德來郡王愛跳舞，他希望趕快避免大家對他所作的政治的、理性的談話，希望突破那種因皇帝駕臨而形成時，令他厭煩的拘束，所以去跳舞，並且選擇了娜塔莎，因為彼按爾向他指出了她，因為她是他眼中美女們的第一個人；但他還未抱住這個纖細靈活的腰幹，她已靠得他那麼近，對他笑得那麼親密，她的美麗之酒灌進了她的心；當她換他一口氣，停住她，自己站定、並開始看跳舞者時，他覺得自己活潑年輕了。

十七

在安德來郡王之後，保里斯走到娜塔莎面前邀她跳舞，開舞的那個副官也來了，還有許多年輕人，於是娜塔莎把她多餘的舞伴轉讓給索尼亞；快樂着，臉紅着，整晚跳舞未停。她不注意任何事情。也不看這個跳舞會中引大家注意的事情，不但她沒有注意；皇帝和法國大使談話很久，他和某夫人說話特別仁慈，某某親王和某某先生做了什麼，愛倫有了巨大的成就並榮邀某某時特別注意；她甚至沒有看見皇帝，只是因為皇帝走後跳舞更爲生動，才注意到皇帝已去。

夜飯前，爲愉快的四對舞之一，安德來郡王又和娜塔莎跳舞。他向她提起他們在奧特拉德諾道路上第一次的相見，提起她在月夜中如何不能成眠，以及他如何無意地聽到她說話。娜塔莎聽到這個回憶而

臉紅，並企圖辯護自己，好像在她被安德來郡王無意聽到的情緒中有什麼可羞的。

安德來郡王，和一切在社交中長成的人們一樣，歡喜在交際場中遇到那沒有普通社交習氣的人。娜塔莎——和她的驚異、喜悅、羞澀、甚至法語的錯誤——便是這樣的人。他特別溫柔地細心地對待她，和她說話。坐在她身旁，和她說着最簡單最瑣屑的事，安德來郡王愛慕她眼睛裏喜悅的光芒，和她的笑容——這無關於所說的話，而是關於她內心的快樂。在有人選她，而她帶笑站起，並在大廳中跳舞時，安德來郡王特別愛慕她的美態。在四對舞的當中，娜塔莎在跳完舞節後，又喘氣，走到自己的位子。新的舞伴又邀了她。她已疲倦喘氣並且顯然想拒絕，但立刻又愉快地舉手放在舞伴的肩上，並向安德來郡王笑。

「我是很高興休息，和你坐一起，我疲倦了；但你看，他們選我，我高興這個，我快樂，我愛所有的人，我和你懂得這一切，」這個笑容還說了許多、許多別的話。當舞伴放下她時，娜塔莎跑過大廳，為舞節選兩個女子。

「假使她先到她表姊面前，後到別的女子面前，則她將是我的妻子，」安德來郡王看她時，完全意外地向自己說。她先到了表姊面前。

「頭腦裏偶而有了什麼樣的荒誕！」安德來郡王想；「但只有這是確實的，這位姑娘如此可愛，如此特卓，她在這裡跳不到一個月就要結婚了。……她在這裡是稀有的，」他想，這時，娜塔莎坐在他旁邊，理着脫出胸衣的蕾薇。

在四對舞完結時，穿藍禮服的老伯爵走到跳舞者的面前。他邀請了安德來郡主看他，並問女兒愉快否。娜塔莎未回答，只笑着那樣的笑容；這笑容，責備地說：『怎麼能夠得到這樣的語？』

『平生從來沒有過這樣愉快！』她說，並且安德來郡主注意到，她的纖臂如何迅速地舉起來要抱父親並且立刻又放下。娜塔莎是那麽快樂，好像平生從來沒有過。她是在那麽高度的快樂中，好像是一個人變爲十分善良與仁慈的時候，不相信邪惡、不幸、與愁悶的可能。

★

★

★

★

彼挨爾在這個跳舞會中第一次覺得自己因爲夫人在高綫團體中所處的地位而受到侮辱。他沮喪並且精神恍惚。一道寬大的皺紋橫在他的額上，他站在窗前，從眼鏡上俯視，沒有看見任何人。

娜塔莎去吃飯時，走過他身邊。

彼挨爾愁戚的不樂的臉使她驚異。她停在他面前。她想幫助他，把自己多餘的快樂轉讓給他。

「多麼愉快呵，伯爵，」她說，「是不是呢？」

彼挨爾無神地笑，顯然不明白他所聽說的。

「是的，我很高興，」他說。

「他們怎麼能夠不滿意什麼東西呢？」娜塔莎想。「特別是像別素驢夫這樣的人。」

在娜塔莎的目光中，所有在跳舞會裏的人都是同樣地仁慈、可愛、美麗的人；互相愛惜；沒有任何

人能夠互相損害，因此所有的人都應該是快樂的。

十八

次日安德來郡王想起了昨夜的跳舞會，但沒有思索很久。「是的，跳舞會是很輝煌的。還有……是的，羅斯托夫小姐是可愛的。她有新鮮的、特具的、非彼得堡的、令她出色的地方。」這就是他關於昨夜跳舞會所想的一切，並且吃過茶，坐下工作。

但由於倦疲或無眠，日間不宜於做事，安德來郡王什麼事也不能做。他仍舊批評自己的工作，這是他所常有的事，在他聽到有人來時，他高興。

來人是俾茲基，服務於各委員，來在於彼得堡各交際界，是新主義與斯撒然斯基的熱烈附從人，是彼得堡最忙碌的新聞採訪人，他屬於這種人，他們選擇輿論如同衣服——按照樣式，但他們正因此而似乎是最激烈的黨人。他不及脫帽，忙偉地跑進安德來郡王的房裡，立刻開始說話。他剛剛知道了今早皇帝開幕的國務會議的集會詳情，並且熱情地說到這事。皇帝的演說是異常的。這個演說是屬於那一類的，牠們只有立憲的君主才說的。「皇帝直接地說，國務會議和貴族會議是國家的階級；他說，政府不該建立在武斷上，而是在鞏固的原則上。皇帝說，財政應當改革，賬目應當公開，」俾茲基說，在某些字上加重語氣，並鄭重地睜着眼。

「是的，今天的會議是劃時代的，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他結束。

安德來郡王聽了關於國務會議開幕的話，——這個會議是他那麼不耐煩地期待的，並且認為那麼重要的——覺得詫異，就是，這件事，現在，在他已發生時，不僅不感動他，而且還使他覺得沒有別的比他更不重要。他帶着微微的嘲笑聽了俾茲基熱情的談話，他心中發生了最簡單的思想：「皇帝在會議裏說話，這於我同伴茲基何干，與我們何干！這一切能夠使我更快樂更好嗎？」

這個簡單的思想，忽然毀滅了安德來郡王從前對於進行中的改革的，全部興趣。這天安德來郡王要赴斯撒然斯基的「小團體」的宴會，主人邀請他時這麼說。在他所仰慕的人的家庭友誼團體中的這種宴會，先前很使安德來郡王發生興趣，尤其是因為直到此時他沒有在斯撒然斯基的家庭生活情形中看過他，但現在他不想去了。

在約定的吃飯時間，安德來郡王仍然來到了塔夫銳切斯基花園斯撒然斯基私人的小屋裏。在以異常清潔而出色的（令人想起修道院的清潔）小屋子裡做木鋪的飯廳中，到得稍遲的安德來郡王看到，在五點鐘，這個小團體，斯撒然斯基的至友們，已經聚集了。這裏沒有女客，除了斯撒然斯基的小女兒（臉長如父）和她的女教師。客人是熱爾未，馬格尼茲基，和斯托累平。在外廳裏安德來郡王便聽見了宏亮的聲音，和鏗鏘的清晰的笑聲，這笑聲好像在舞台上所有的。有誰的聲音，好像是斯撒然斯基的聲音，清晰地發出：哈……哈……哈……安德來郡王從未聽過斯撒然斯基的笑聲，而這個政治家則鏗鏘宏亮

的聲音令他覺得奇怪。

安德來郡王進了飯廳。大家都在兩窗之間擺了小食的小桌前站着。斯撒然斯基帶着愉快的臉站在桌前，穿着灰色禮服，佩星章，穿了白背心，打了白領帶，顯然是穿了同樣的衣服在有名的國務會議的集會上。客人們環繞着他。馬格尼茲基向米哈伊·米哈洛維支在說趣事。斯撒然斯基聽着，在馬格尼茲基說話之前即發笑。在安德來郡王進房時，馬格尼茲基的話又被笑壓住了。斯托亞平大聲地、低聲地笑，嚼着一塊有乳酪的麵包；熱爾未低聲發笑，斯撒然斯基宏亮清晰地笑。

斯撒然斯基，仍然笑着，向安德來郡王伸出他的白淨的柔軟的手。

「很高興看見你，郡王，」他說。「一會兒，……」他向馬格尼茲基說，打斷了他的話。「我們今天約定，這是娛樂的聚餐。對於正事一字不談。」他又向着說話的人發笑。

安德來郡王帶着驚異與失望的聲息聽了他的笑聲，看了發笑的斯撒然斯基，安德來郡王似乎覺得這不但是斯撒然斯基，而是別人。安德來郡王從前覺得斯撒然斯基一切神密動人之處，忽然變爲明顯而不動人了。

席間的談話沒有片刻停止，牠的內容好像是許要多可的軼事。馬格尼茲基還未說完他的話，便已別的人表示了他準備要說更可笑的話。大部份的軼事即使不是關於官場本身，也是關於做官的人。似乎，在這個團體裏，那些人們是到底確實地不重要，而對於他們的唯一態度，只是好意的嘲笑。斯撒然

斯基說，在今早的會議裡，有人向一個警官詢問意見，這個警官回答說，他是同樣的意見。熱爾未說了關於修正案的全盤故事，他的可注意處是一切參與其事的人的荒謬。斯托累平訥訥地加入談話，並熱烈地開始說到從前事務裏的弊病，威脅着要給談話以嚴肅的性質。馬格尼茲基開始取笑斯托累平的熱情，熱爾未說出來，於是談話又恢復了先前愉快的傾向。

顯然，斯撒然斯基在工作之後要想休息並在友誼的團體中調濟精神，他所有的客人都知道他的願望，試圖娛他並自娛。但安德來郡王覺得這種娛樂是難堪的不愉快的。斯撒然斯基的宏亮的聲音令他覺得不悅，他的虛偽音調的不停的笑聲，因為什麼原故，激怒了安德來郡王的感覺。安德來郡王未笑，怕自己令這個團體覺得無趣。但沒有人注意到他對於一般情緒的不相投。大家都似乎是很愉快。

他幾次想加入談話，但每次他的話都從口裏推出，好像軟木出水；他不能和他們在一起說笑話。在他們所說的話裏，沒有任何不好或不得體處，一切都是機智的，且也許是可笑的；但某種東西，即是組成愉快之精華的東西，不僅沒有，而且他們不知道牠的存在。

飯後，斯撒然斯基的女兒和她的女教師站起。斯撒然斯基用他的白手撫摩他的女兒，並吻她。安德來郡王覺得這種姿勢是不自然的。

男子們，按照英國式，留在桌上的葡萄酒前。在關於拿破崙的西班牙戰事的談話中，大家都意見一致地贊同，而安德來郡王反對。斯撒然斯基笑着，顯然要使談話離開已有的趨向，他說了一個趣事，與

談話毫無關係。大家都沉默了片刻。

斯撒然斯基坐在桌邊，塞了酒瓶，說：「現在好酒通行了」，遞給了僕人，站起。大家都站起，仍舊大聲地談著，走進客廳。斯撒然斯基接到專使送來的兩封信。他接了信，走進書房。他剛剛走出，一般的愉快便停止了，客人們開始理性地低聲地彼此交談。

「噫，現在背誦！」斯撒然斯基走出書房時說。「驚人的才幹！」他向安德來郡王說。馬格尼茲基立刻準備了姿勢，開始背出法文的諷刺詩，這是他為幾個有名的、彼得堡的人而作的、幾次被讚揚聲所打斷。安德來郡王，在誦詩完結時，走近斯撒然斯基，向他道別。

「你這麼早到哪里去？」斯撒然斯基問。

「我答應了赴夜會……」

他們沉默。安德來郡王靠近地看這雙如鏡的、不可看透的眼睛，並且他覺得可笑，他曾從斯撒然斯基，並從自己與他有關的一切活動上期望什麼，他曾重視斯撒然斯基所做事情。這種精確的、不愉快的笑聲，在安德來郡王離開斯撒然斯基以後，還在他耳朵裏響了很久。

回到家，安德來郡王開始想起四個月來的彼得堡生活，好像是什麼新的東西。他想起他的忙碌，追求，他的軍律計畫的經過，這個計畫已被注意，並且對於這個計畫他們力持沉默，只是因為另一計畫，一個很壞的計畫，已被擬出並奏呈了皇帝；他想起了委員會的聚會，別爾格也是委員之一；他想起，在

這些聚會中所努力繼續討論的，是委員會集會的形式與程序，而努力節短涉及的，是事情的實質。他想起自己的立法的工作，想起他如何當心地把羅馬法與法國法典的條文譯爲俄文，並且他覺得自己可羞。然後他生動地想起保古洽羅佛，他在鄉間的任務，他赴銳阿桑的視察，想起他的農奴，管家德隆；並且在心中把私權篇——他把這分爲數節——應用於他們之後，他覺得詫異，他能夠這麼長久地從事於這麼無用的工作。（註）

十九

翌日，安德來郡王拜訪了幾家他尚未去過的人家，其中有羅斯托夫家，他和他們在最近的跳舞會中恢復了友情。按照禮節他應該去訪問羅斯托夫家，此外安德來郡王想在她家裡看見那個特卓的、熱情的女孩子，她留給了他悅意的印象。

娜塔莎在最先的人當中遇見他。她穿了家常的藍色衣服，她令安德來郡王覺得她比穿舞服更美麗。她和全家都簡單地誠懇地接待安德來郡王，如同老朋友。全家，從前被安德來郡王那麼嚴厲地批評過，

〔註〕農民是奴隸，這妨礙開明的司法制度的採用；但這是拒絕在政府服務的理由，或者這表示改革的需要，這一點，托爾斯泰和西歐相信立憲政府爲進步之工具的思想家不能意見

現在，在他看來，都是美好的，簡單的，善良的。老伯留在彼得堡特別可愛的人的好客與好意，是那麼甚，安德來郡王不能拒絕吃飯。『是的，他們是善良的極好的人，』保爾康斯基想，『無疑，他們毫不認識娜塔莎是多麼寶貴；但他們是善良的人，他們是最好的背景，襯托出這個特別有詩意的、充滿生命的、豔美的姑娘！』

安德來郡王覺得娜塔莎有一種對他完全陌生的、特殊的世界，充滿着他所不知道的欣喜，這個陌生的世界，那時，在奧特拉德諾路徑上，在月夜的窗前，便惹惱了他。現在這個世界已不再惹惱他，不是陌生的世界了；但他自己踏入了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發現了新的愉快。

飯後，應安德來郡王的請求，娜塔莎走到大鋼琴前，開始唱歌。安德來郡王站在窗前，和婦女們談着，聽她唱歌。在歌句的當中，安德來郡王沉默了，頓然覺得有淚水進到喉嚨，而流淚的可能他自己不知道的。他注視唱歌的娜塔莎，他心靈中發生了新的幸福的情緒。他快樂，同時他悲哀，他確實沒有什麼要哭的地方，但他準備哭。爲了什麼？爲了過去的愛嗎？爲了嬌小郡妃嗎？爲了自己的覺悟嗎？……爲了自己對於將來的希望嗎？……是又不是。他想哭的主要原因，是在他心中某種無窮偉大的無限的東西，與那狹狹的、肉體的、即是他自己，甚至是她的某種東西之間，他所忽然生動地意識的、可怕的對照。這種對照在她唱歌時使他心痛而又歡喜。

娜塔莎剛剛唱完，便走到他面前問他覺得她的聲音如何。她問了這話，並且在她說了這話後即覺得

窘迫，明白這是不該問的。他笑着看他，並說，他歡喜她的歌聲，一如歡喜她所做的一切。

安德來郡王晚間很遲時離開了羅斯托夫家。他按照睡覺的習慣躺下睡覺，但馬上便看到他不能睡着。他忽而點着了蠟燭，坐在床上，忽而起身，忽而又躺下，毫不因為無眠而感覺疲倦；他心靈上是那麼歡喜而新穎，好像他是從氣悶的房間裏走進自由的空氣中。他心中尚未想到他愛上了羅斯托夫；他沒有想到她；他只向自己想像了她，因此，他全部生活對他有了新的意義。「我爲了什麼而奮鬥呢，當生活，全部生活和牠所有的喜悅展開在我面前時，我爲什麼在這個狹窄的無趣的範圍中忙碌呢？」他向自己說。於是在長久時間以後，他第一次開始，爲將來作快樂的計畫。他自己決定了，他必須注意他兒子的教育，爲他找一個教師，把兒交託給他；然後必須告假，到國外去，遊覽英國，瑞士，意大利。「在我覺得我是很年富力壯的時候，我必須享受我的自由？」他向自己說。「彼挨爾是對的，他說，必須相信快樂的可能，才得快樂，我現在相信他。我們讓死人去埋死人吧；在活着的時候，應該活着，並且要快樂，」他想。

二十

一天早晨，阿道爾夫·別爾格上校，穿了嶄新的軍服，頭髮向前刷，好似亞歷山大·巴夫羅維支皇帝的樣子，來着彼挨爾，彼挨爾認識他，如同他認識莫斯科和彼得堡所有的人。

「我剛才在你的太太伯爵夫人那里，我是那麼不幸，我的請求不能邀准；希望，在伯爵閣下這裏，我更榮幸，」他笑着說。

「上校，你有何見教？我一定奉令。」

「伯爵，我現在在新房子裡完全住定了，」別爾格說，顯然知道，聽了這話不會不違意的；「因此我希望請我自己的和內人的朋友們舉行一個小小的夜會，」（他更和悅地笑着。）「我希望伯爵夫人和你賞光駕臨舍下吃杯茶……並吃夜飯。」

只有葉侖娜·發西莉葉芙娜伯爵夫人，認為和別爾格之流的人來往是降低自己身份，能有絕拒這種邀請的殘忍。別爾格那麼明白地說出，爲什麼他希望在自己家裡召集人少的、要好的團體，爲什麼他樂意如此，並且爲什麼不肯在賭牌和其他壞事上花錢，但爲了好朋友們他願意花錢，以致彼挨爾不能拒絕並應許了赴會。

「只是不要遲了，伯爵，假使我大胆請求的話，那末八點欠十分，我大胆請求。我們總湊成一個牌局，我們的將軍要到的。他對於我很仁慈。我們要吃一頓夜飯，伯爵。那末，一定賞光了。」

和他遲到的習慣相反，彼挨爾這天不是在八點欠十分，而是在八點欠一刻來到別爾格家。

別爾格家辦妥了夜會所必需的東西，已經準備招待客人了。

別爾格夫婦坐在新酌，清潔，明亮，陳設了半身像，畫片，與新家俱的書房裡。別爾格穿了新的扣

緊的軍服，坐在夫人旁邊，向她說，人總是能夠並且應該結交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因為只有這時候才有結交的樂趣。「你可以認識一點什麼，你可以要求一點什麼。現在你看，我在從前的官級中怎麼生活」（別爾格不以年齡而以升級計算他的生活）。「我的同伴們現在還是沒有什麼，但我却候補做團長了，我有福氣做你的丈夫」（他站起來吻韋娘的手，但在走近她時，壓直了捲起的地氈角）。「我怎麼樣獲得了這一切呢？主要的——知道選擇我的朋友。當然，一個人必須為善，精到。」

別爾格笑着，意識到自己比軟弱的夫人優越，並且沉默，想到這個可愛的夫人終歸是軟弱的女子，她不能夠了解那組成男性尊嚴的一切，——*ein mannan sein*（做一個男人——譯）。韋娘同時也笑着，意識到自己比丈夫優越，他是善良的美好的男子，但照維維的意見，他和所有的男子一樣，終歸把生活了解錯誤了。別爾格根據自己的夫人作判斷，認為一切的女子是軟弱的，愚蠢的。韋娘只根據自己的丈夫作判斷，並擴大這個觀察；以為所有的男子都只認為自己是聰明的，而同時什麼也不懂，且驕傲，自私。別爾格站起，小心地摟抱他的夫人，以免弄皺了綉花肩巾，爲了這個他花了很多錢，他吻了她的脣中部。

「只有一件事，我們不要這麼快就有小孩們，」他按照自己意識不到的思想線索說。

「是的，」韋娘回答，我毫不希望這個。我們應當爲社會而生活。

「尤蘇波夫的爵夫人也有這完全一樣前，」別爾格說，帶着快樂的善意的笑容，摺着肩巾。

這時有人來通報別素壁夫伯爵來到。夫婦二人帶着自滿的笑容交換目光，將來客的光榮歸諸自己。

「這就是善於結交的意義，」別爾格想，「這就是善於處世的意義！」

「只是在我招待客人的時候，」章嫂說，「請你不要打攪我，因為我知道用什麼去招待每個人，在什麼人面人應當說什麼。」

別爾格也笑。

「不行：有時男人們需要有男性的談話，」他說。

彼挨爾被引入簇新的客廳，在這里，不能夠在任何地方坐下而不破壞牠的對稱，清潔，與秩序，因此是極明白而不奇怪。爾格大度地提議了爲貴客而破壞靠背椅或沙發的對稱，且顯然他發覺自己對於這件事是處在痛苦的猶豫中，讓客人的意思來解決這個選擇的問題。彼挨爾破壞了對稱，爲自己拉近一張椅子，於是別爾格和章嫂立刻開始了夜會，互相打攪着，招待客人。

章嫂在自己心中決定了，應該用關於法國使館的談話來招待彼挨爾，便立刻開始了這個談話。別爾格決定了帶有男性的談話，便打斷了夫人的談話，涉及對奧戰爭的問題，不覺地從一般的談話，跳到他對於那些要他參與奧國遠征之提議的個人意見，以及他沒有接受這些提議的理由。雖然談話是很不連貫的，並且章嫂因爲男性成分的干涉而發火，兩夫婦却滿意地覺得，雖然只有一個客人，夜會却開始得很好，並且夜會，有如兩滴水點，恰似任何其他夜會，有談話，茶，與點着的蠟燭。

保理斯不久便到了，他是別爾格的老同事。他帶着幾分垂愛與賞光的神色對待別爾格與韋迪。在保理斯之後來了一個婦人和一個上校，然後是將軍自己，然後是羅斯托夫們，於是夜會完全地無疑地和一切夜會一樣了。別爾格和韋迪，看到客廳中的動作，聽到不連貫的談話聲，衣服與行禮聲，不能約制喜悅的笑容。一切都和各人家裏的一樣，特別是將軍，他誇贊房屋，拍於爾格肩膀，並且帶着長輩的威權，吩咐佈置波斯頓牌桌。將軍坐在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旁邊，當他是僅次於自己的貴客。年長者在一起，年幼者在一起，主婦在茶桌前，桌上有同樣的點心放在銀盤子裏，和巴寧家夜會裏的一樣，一切是完全和別人家的一樣。

二十一

彼挨爾是貴客之一，應當坐下來和依利亞·安德來伊支，將軍，及上校玩波斯頓牌。彼挨爾在波斯頓牌桌上坐在娜塔莎的對面，自從跳舞會那天之後她所發生的奇怪的改變令他詫異。娜塔莎沉默，她不僅不像在跳舞會裏那麼漂亮，而且假使她沒有那樣文雅的、對於一切淡漠的神情，便很醜了。

「她有什麼事情？」彼挨爾想，看了看她。她在茶桌前坐在姊姊的旁邊，並且勉強地，向坐在身旁的保理斯回答了什麼，却未看他。彼挨爾出完了全份的牌，並拿了五回牌，令對手滿意，在他拿牌時，聽到開牌的聲音，和進房時離的腳步聲，他又看了她。

「她有了什麼事情呢？」他更詫異地問自己。

安德來郡王帶着小小的溫柔的表情站在她面前，和她說什麼。她抬着頭，臉發紅，並顯然企望壓制自己的緊張呼吸，看着他。她內心的、先前熾滅的、某種火燄的明亮光輝，又在她心中燃着了。她完全改變了。從醜陋又變爲她在跳舞會裏那樣。

安德來郡王走近彼·挨爾，彼·挨爾在朋友的臉上注意到新的、年輕的表情。

彼·挨爾在玩牌的時候換了幾次坐位，有時用背有時用臉對娜塔莎，在六次滿分的全部時間裏注意着她和他的朋友。

「他們當中發生了很重要的事情，」彼·挨爾想，喜悅而又苦辣的情緒使他興奮，並忘記了玩牌。

在六個滿分之後，將草站起，說不能夠這麼玩的，於是彼·挨爾獲得了自由。娜塔莎在一邊和索尼亞及保里斯談話，韋婭帶着微笑和安德來郡王說什麼。彼·挨爾走到他的朋友面前，問了他們談的是否秘密，坐到他們旁邊。韋婭注意到安德來郡王對娜塔莎的注意，覺得在夜會上，在真正的夜會上，絕對必須對於情緒有巧妙的暗示，於是利用了安德來郡王是獨自一個人的時機，她開始和他說到一般的情緒並說到她的妹妹。她覺得，對於這麼聰明的（她認爲安德來郡王是如此的）客人，必須把她的外交才幹用出來。

當彼·挨爾走近他們時，他注意到韋婭是在自滿的談話熱情中，安德來郡王顯得窘（這是他少有的）。

「你以爲如何呢？」韋妮帶着微笑說。「郡王，你是那麼透達，立刻便能了解人的性格。你覺得娜塔莎如何？她能夠長久地受約束嗎？她能夠和別的女人一樣」（韋妮意思是自己），「一旦愛了一個人，便永遠對他忠實嗎？我認爲這是真正的愛情。你覺得如何呢，郡王？」

「我對於你的妹妹知道的太少了，」安德來郡王回答，帶着嘲諷的笑容，在這個笑容裏他正企圖掩飾自己的窘態，「不能解決這樣微妙的問題；此外，我注意到，女子愈不動人，愈有恆心，」他添說，並看了看彼挨爾，他這時走近了他們。

「是的，這是真的；在我們這時候，」韋妮繼續說（提到我們這時候，正如一般智力有限的人們愛這麼說，他們以爲他們發覺並注重了我們這時候的特點，以爲人性隨時間而改變），「在我們這時候，女子們有這麼多的自由，以致『受寵之樂』妨害了她真正的情緒。而娜塔麗，應當承認，對於這個是很容易感受的。」

回轉到娜塔莎，這又使安德來郡王不悅地皺眉；他想站起，但韋妮帶着更優美的笑容繼續說。

「我以爲，沒有人像她那樣受人寵愛，」韋妮說，「但沒有人，直到最近最近，沒有人使她認真地滿意過。你知道，伯爵，」她向着彼挨爾，「甚至我們可愛的表兄保理斯，說句不外的話，在柔情的園土裏走得很遠很遠了……」她有意提起當時流行的愛情地圖。

「但妳同保里斯是朋友嗎？」韋迪向他說。

「是的，我認識他……」

「他當然向你說過他對娜塔莎的幼年的愛情了。」

「呵，有過幼年的愛情嗎？」安德來郡王問，忽然意外地臉紅。

「是的。你知道，在表兄妹之間，這種親密有時引起愛情：表親是一種危險的關係。是不是？」

「呵，無疑的，」安德來郡王說，忽然，不自然地興奮起來，他開始和彼挨爾說笑話，說他應當小心地對待他的五十歲的，在莫斯科的表姊妹們，在笑話的當中他站起來，拉住彼挨爾的手引他走開。

「什麼事？」彼挨爾說，詫異地看他朋友的奇怪的興奮，並注意到他投向娜塔莎的目光。

「我需耍，我需耍同你說話，」安德來郡王說。「你知道我們的女手套」（他說到共濟會的手套，這是給予新入會的弟兄作爲信託所愛的女子之用的）。「我……但不，我以後再同你說……」於是在眼睫毛帶着奇怪的光芒，舉止上帶着不安，安德來郡王走近娜塔莎，並坐在她旁邊。彼挨爾看見安德來郡王問了她什麼，她紅着臉回答了他。

但這時別爾格走到彼挨爾面前，堅持地要求他加入將軍與上校之間關於西班牙戰事的爭論。

別爾格滿意而快樂。喜悅的笑沒有離開他的臉。夜會是很好的，和他所看見的其他夜會完全一樣。一切完全相同。婦女的優雅的談話，牌戲，牌後將軍提高了聲音，茶炊，點心；但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在夜會上一向看見而希望模倣的。在男子之間缺少了大聲的談話，以及關於什麼重要而智慧的問題的爭論。將軍開始了這個談話，別爾格把彼挨爾引到他面前。

二十一

第二天安德來郡王，因為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邀了他，故赴羅斯托夫家吃飯，並在他們家花了一整天。

家裏所有的人都知道安德來郡王爲誰而來，且他也不隱瞞，整天企圖和娜塔莎在一起。不僅在驚愕的、然而快樂的、熱喜的娜塔莎心中，而且在家裏所有的人心中，都感覺到對於某種嚴重的、定要發生的事情的恐懼。當安德來郡王和娜塔莎說話時，伯爵夫人用憂愁的、嚴肅的、厲然的眼睛看他，當他回顧她時，又羞怯地、作假地、開始某種不重要的談話。索尼亞怕離開娜塔莎，並且當她和他們在一起時又怕擋事。娜塔莎和他面對面在一起時，因為希望的恐懼而面色發白。安德來郡王的羞怯令她詫異。她覺得他要向他說什麼，但他不能夠決定。

在晚間安德來郡王離去時，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面前，低聲說：

「怎麼樣？」

「媽媽，爲了上帝的原故，現在不要問我什麼吧。這不能說，」娜塔莎說。

但雖然這麼說，這天晚上娜塔莎却帶着不動的跟睛在母親的床上躺了很久，時而興奮，時而驚駭。時而她向母親說，他如何稱賞了她，時而說，他要到國外去，時而說，他問到他們這個夏天將任何處，時而說，他向她問到保理斯。

「但這樣的，這樣的……我從來沒有過！」她說。「只是我怕他，我總是怕他，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這是真實的，是嗎？媽媽，你睡了？」

「沒有，我心愛的，我自己也怕」，母親說，「去吧。」

「我不睡也是一樣。睡覺是多麼愚笨呵！媽媽，媽媽，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過！」她說，因為她在自己心中所意識到的那種情緒，而帶着驚異與恐懼。「我們能夠想得到嗎！……」

娜塔莎似乎覺得，當她初次在奧特拉德諾看見安德來郡王時，她已愛上了他。她似乎是懼怕這種奇怪的意外的快樂，就是，她甚至在那時所選擇的人（她堅決地相信這個），這個人現在又遇見她了，並且似乎對於她不是無情的。

「他一定是有意的，現在我們在這里，他也來到了彼得堡。我們應該在這個跳舞會裏見面的。這一切都是命運，顯然這是命運，把一切引到了這個地步。甚至那時，當我一看見他的時候，我便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向你說明什麼呢？這是什麼詩？你說……」母親思索地說，問到安德來郡王在娜塔莎的手冊上

所題的詩。

「媽媽，他是斷弦的，這不醜嗎？」

「說夠了，娜塔莎。禱告上帝吧。Les mariages se font dans les cieux（婚姻是天定的——譯）。」
親愛的，媽媽，我多麼愛你，我多麼舒服呵！」娜塔莎大聲說，流出快樂與興奮之淚，並摟抱着母親。

同時安德來郡王坐在彼挨爾家，向他說到自已對娜塔莎的愛，和堅決的要娶她的意向。

★

★

★

★

這天葉侖娜·發西莉·葉芙娜伯爵夫人家有盛大的宴會，到會的有法國大使，有一個新近常到伯爵夫人家來的外國的親王，有許多顯赫的男女。彼挨爾在樓下，在各廳堂間徘徊，他的聚思凝神與愁悶的面容，令所有的客人們都詫異。

彼挨爾從那個跳舞會的時候起，便感覺到憂鬱病侵襲的來臨，並且極力地企圖壓制。自外國的親王和他的夫人接近時，彼挨爾意外地被任為御前侍臣，從這時候起，他開始在大交際場中覺得難堪與羞恥，而從前的、煩悶的、關於一切人世虛夢的思想，又更加常常來到了。這時，他所注意到的，在他心愛的娜塔莎與安德來郡王之間的情感，由於他的地位和他朋友的地位之間的對照，更增強了這種煩悶的心情。他同樣地企望逃避關於自己夫人，和關於娜塔莎與安德來郡王的思想。他又覺得一切比之永恆是不重要的，又出現了這個問題：「爲了什麼？」他日夜使自已忙着共濟會的工作，希望趕走憂勞心情

的來臨。彼挨爾在十二點鐘的時候，走出伯爵夫人的住處，坐在樓上瀟灑菸草氣味而窄狹的房間裏呆坐前，穿着粗陋的睡衣，抄謄原本的蘇格蘭共濟會的規章，這時有人走進房來。這人是安德來郡王。

「呵，是你，」彼挨爾帶着凝神的、不滿的面色說。「我在工作，」他說，帶着那種逃避了生活不幸的面色，揷着稿本，這面色是不幸的人看自己工作時所有的。

安德來郡王帶着光亮的、極喜的、恢復了生意的臉，站在彼挨爾面前，沒有注意他的愁戚的臉，帶着快樂之自私，向他笑着。

「噫，我親愛的，」他說，我昨天起向你說，今天我是爲這事來看你的。從來沒有感覺過同樣的事情。我戀愛了，我親愛的。」

彼挨爾忽然深深嘆氣，把他沉重的身軀躺在沙發上，在安德來郡王的身邊。

「同娜塔莎羅斯托夫，是嗎？」他說。

「是的，是的，還有誰呢？從來沒有相信過，但這種情緒比我更強。昨天煩悶，痛苦，但我不爲世界上任何事情而放棄這個煩悶。從前我沒有生活過。我只是現在才生活，但我不能夠是沒有她而生活。但她能夠愛我嗎？……我對於她，是太老了。……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我？我？我向你說什麼呢？」彼挨爾忽然說，站起來在房中徘徊。「我總是想到這個。……這一個姑娘是那麼寶貴，那麼……她是少有的姑娘。……我親愛的，我求你，你不要太理性化，不要懷疑

結婚，結婚，結婚！……我相信，沒有人比你更幸福了！」

「但她呢？」

「她愛你。」

「不要說廢話了……」安德來郡王說，笑着看彼挨爾的眼睛。

「她愛你，我知道，」彼挨爾忿怒地大聲說。

「不，你聽，」安德來郡王說，用手止住他。「你知道我處在什麼樣的地位嗎？我必須向誰說出一切。」

「噫，噫，說吧，我很高興，」彼挨爾說，驕貴他的臉色變了；皺紋平貼了，他高興地聽安德來郡王說。

安德來郡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新的人。他的厭倦，他對生活的輕視，他的醒悟，哪里去了呢？彼挨爾是他能夠向他說出心事的唯一的人；因此，他向他說出了心中的一切。忽而他輕易地、勇敢地作出長久將來的計劃，說他不能爲了父親的怪癖而犧牲自己的幸福，說他將如何使他的父親同意這件婚事並愛她，或者不得他的同意而進行；忽而他詫異那種支配他的情緒，好像是一種奇怪的、陌生的、於他無關的東西。

「要有誰向我說我會這樣地戀愛，我斷不會相信這，」安德來郡王說。「這完全不是我從前所有的那種情緒。全世界在我看來分爲兩半；一半——她，那里有一切的希望，幸福，光明；另一半——一切沒有她的地方，那里一切是沮喪，黑暗，……」

「黑暗和愁悶，」彼接爾重複，「是的，是的，我懂得這個。」

「我不能不愛光明，這不是我的錯。並且我很快樂。你明白我嗎？我知道，你爲我高興。」

「是的，是的，」彼接爾承認，用親愛的憂悒的眼睛看他的朋友。安德來郡王的命運在他看來愈光明，他自己的命運顯得愈暗淡。

二十三

爲了結婚，須有父親的同意；爲了這個，安德來郡王第二天去看他父親。

父親外表安靜地、但內心忿怒地接受了兒子這報告。他不能懂得，在他覺得生活已完結時，怎麼別人還想改變生活，在生活中加進什麼新的東西。「假使他們只要如我所願的讓我活完一生，那末就讓他們如他們所願的去，」老人向自己說。但對於兒子，他利用的在重要的時候所利用的那種外交。採用了安靜的語氣，他批評了整個的問題。

第一，在門第上、財產上、名望上、這個婚姻是不顯赫的。第二，安德來郡王不是在壯年的初期，而且健康虛弱（老人特別注意這一點），但她是很年輕的。第三，他的兒子，要交託給一個女孩子是可憐的，「第四，最後，」父親說，諷刺地看着兒子，「我要求你把這事延遲一年，到國外去，讓身體復元，如你所希望的，爲尼考拉郡王找一個日耳曼人，然後，假使你的愛情、熱情，固執，隨你想是什麼

，還是那麼大，那時就結婚。」

「這是我最後的話，你知道，最後的，iii」老郡王用那樣的聲音結束，這聲音表示沒有任何東西會使他改變他的決定。

安德來郡王明白地看出，老人希望：他的情感，或他未婚妻的情感，不能經受一年的試驗，或者他自己，老郡王，在這時死去。於是也決定了實現父親的意志：提婚，而將婚期延遲一年。

在他在羅斯托夫家的最後夜會的三星期後，安德來郡王回到了彼得堡。

★

★

★

★

在他和母親說明後的次日，娜塔莎整天期待保爾康斯基，但他沒有來。第二天，第三天，還是一樣。彼埃爾也沒有來，娜塔莎不知道安德來郡王去看父親，不能解釋他之不來。

這樣地過了三星期。娜塔莎想不到任何地方去，並且好像影子一般，懶散而頹喪，在房間裏徘徊，晚間避開大家祕密地流淚，夜間也不到母親面前去。她不斷地臉紅、慍怒。她覺得大家都知道她的失望，笑她，並可憐她。在她內心苦惱的強烈之外，這種虛榮的苦惱加強了她的不幸。

有一天她來到伯爵夫人面前，想向她說什麼，忽然流淚了。她的眼淚是彼埃爾的小孩的眼淚——這個小孩不知道爲什麼受處罰。

伯爵夫人開始安慰娜塔莎。娜塔莎，起初聽母親說話，忽然打斷她：

「停吧，媽，我沒媽有想他，也不要想他！那，他常來，又不來了，不來了，……」
她的聲音打顫，她幾乎要哭，但控制了自己，並安靜地繼續說：

「我完全不想結婚了。我怕他；我現在完全，完全安靜了……」

在這個談話的次日，娜塔莎穿上了那件舊衣裳，這件衣裳在平常早晨所獲得的愉快，是她所特別熟悉的，她從這天早晨恢復了從前的生活方式，這是在那次跳舞後所放棄的。她喝了茶，走進大廳，她特別愛好這個大廳的宏亮的回聲，她開始唱唆唆曲（唱歌的練習）。唱完了第一個練習，她站在大廳的當中，重複她所特別愛好的一個樂節。她高興地聽着（好像她覺得是意外的）歌聲的優美處，歌聲蕩漾着，充滿了整個的空大廳，並遲遲地散去，她忽然愉快起來。「爲什麼關於這個想得太多呢，並且是那麼好呵，」她向自己說，開始在大廳裏前後走動，不僅在嚮壁的嵌不地板上踏着脚步，而且在每一步中從後跟到腳趾移動着（她穿了新的心愛的鞋），好像聽自己的聲音一樣，同樣高興地注聽韻律的腳跟落地聲與腳趾擦地聲。走過鏡前時，她向鏡子裏看。「她就是我！」好像她臉上的表情向自己說。「噢，好。我不需要任何人。」

一個聽差想進來收拾大廳裏的東西，但她不讓他進來，她又把門閉了起來，並繼續走動。她這天早晨又回到她所愛好的心情中：愛自己，羨慕自己。「這個娜塔莎多麼麼呵！」她又用第三身的、集合的、男子的話說到自己。「美麗，好聲音，年輕，沒有人妨礙她，只讓她安寧吧。」但無論讓她多麼安寧

，她已經不能安寧，並立刻感覺到這個。

前廳的外門開了，有誰問：在家嗎？並聽到了誰的脚步聲。娜塔莎看鏡子，但沒有看見自己。她聽到了前廳的聲音。當她看見自己時，她的臉變白了。是他。她確實知道了，雖然是隔着掩閉的門聽到他的聲音。

娜塔莎，蒼白而驚異，跑進了客廳。

「媽媽，保爾康斯基來了！」她說。「媽媽，這是可怕的，這是不堪忍受的！……我不願……受苦！我怎麼能呢？」

伯爵夫人還不及回答她，安德來郡王已帶着慌張的嚴厲的臉走進客廳。他一看見娜塔莎，他的臉便明瞭了。他吻了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的手，坐到沙發旁邊。

「我們好久沒有榮幸……」伯爵夫人開言，但安德來郡王打斷了她，回答她的問題，並顯然忙於要說他所要說的。

「我這一陣沒有到你們這裏來，因為我在父親那裏：我需要同他商量一件極重要的事。我昨天晚上回來，」他說，看了看娜塔莎。他在片刻的沉默後又添說。「我要同你談一下，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深深嘆氣，垂下眼睛。

「我一定奉教，」她說。

娜塔莎知道她應該離開，但她不能做這事；有什麼東西緊緊壓她的喉嚨，她無禮地、對直用大睜的眼睛看安德來郡王。

「立刻？現在？……不，這不可能！」她想。

她又看她，這個目光使她相信她沒有錯。是的，立刻她的命運就要決定了。

「去吧，娜塔莎，我會叫你的，」伯爵夫人低聲說。

娜塔莎用驚惶的懇求的眼睛看了看安德來郡王和母親，走了出來。

「伯爵夫人我來是求你女兒的手（求婚意——譯），」安德來郡王說。

伯爵夫人的臉發赤，但她未說什麼。

「你的提議……」她鎮靜地開言。他無言，看着她的眼睛。「你的提議……」「（她慌亂了）」「令我
們悅意，我……接受你的提議，我高興。我的丈夫……我希望……但這決定於她自己……」

「有了你的同意，我就向她說……你同意嗎？」安德來郡王說。

「是的，」伯爵夫人說，把手伸給他，當他低頭吻手時，她帶着疏遠與溫柔的混合情緒，把嘴唇貼到他額上。她願愛他如子；但覺得他是陌生的可怕的人。

「我相信我的丈夫會同意的，」伯爵夫人說，「但你父親……」

「我的父親，我向他說過了我的計劃，他提出了同意的堅決條件，婚期不能早過一年。這個我想向

你說，」安德來郡王說。

「確實，娜塔莎還年輕，但——那麼久！」

「這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安德來郡王嘆氣說。

「我叫她到你這里來，」伯爵夫人說過，走出了房。

「主呵，可憐我們吧，」伯爵夫人尋找女兒時重復着。索尼亞說娜塔莎在臥室裏。娜塔莎坐在自己的床上，臉發白，帶着暗淡的眼睛，注視聖像，迅速地劃着十字，低語着什麼。看見了母親，她跳起，向她跑去。

「怎樣，媽媽？……怎樣？」

「去，到他那裏去。他求你的手」，伯爵夫人冷淡地說，娜塔莎如是覺得，「……去……去，」伯爵夫人愁悶地譴責地在跑開的女兒後邊說，並深深地嘆氣。

娜塔莎不能記得她如何進了客廳。進門看見他時，她站住了。「難道這個陌生的人現在要成爲我的一切了嗎？」她自問，並立刻回答：「是的，一切：他一個人現在對於我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寶貴。」安德來郡王垂下眼睛，走到她面前。

「我一看見你的時候，就愛你。我能希望嗎？」

他看了看她，她臉上嚴肅的懇請令他驚異。她的臉說：「爲什麼要問呢？爲什麼要懷疑你不會不知

這回事呢？在不能夠用文字表現感情時，爲什麼要說呢？」

她靠近他，並站住。他執了她的手吻了。

「你愛我嗎？」

「是，是，」娜塔莎似乎厭煩地說，大聲透氣，又是一次，更加顫促，並且流淚。

「爲什麼？你有什麼事？」

「呵，我是那麼快樂，」她回答，在眼淚中含着笑容，更貼近他，想了一秒鐘，好像是問自己這是否可能，並吻了他。

安德來郡玉抓住她的手，看她的眼睛，在自己心中找不出從前對她的愛。他心中忽然轉變了什麼；不是從前詩意的、神祕的願望之美，而是對她女姓的幼稚的軟弱處的憐憫，對她的專心與忠實的恐懼，對那永久維繫他和她的義務的厭煩而又欣喜的意識。實際的情緒，雖不如從前那麼光明而有詩意，却更嚴肅更強烈。

「媽媽向你說過不能早過一年嗎？」安德來郡玉說，仍舊看她的眼睛。

「這果真是我嗎，那個小女孩嗎（大家都這麼說我）？」娜塔莎想，「我果真從現在這個時候是一個妻子，和這個陌生的、可愛的、聰明的、甚至也被我父親尊重的人平等嗎？這果真是真的嗎？現在已不能見塵生活，現在我已是大入，現在我已負起了一言一動的責任，這是真的嗎？呵，他問了我什麼呢

「？」

「沒有，」她回答，但她不懂得他所問的。

「原諒我，」安德來郡王說，「但你是那麼年輕，而我已經有了這麼多的生活經驗。我為你害怕你還不能識自己。」

娜塔莎帶着集中的注意聽他說，企望懂得他的話却未懂得。

「延遲了我的幸福，這一年對於我是困難的，」安德來郡王說，「在這個時候，你要相信自己。」

我請你在一年之後使我快樂；但你是自由的：我們的訂婚要保守秘密，假使你以為你不愛我，或者愛了……」安德來郡王帶着不自然的笑容說。

「爲什麼你說這話呢？」娜塔莎插言。「你知道，從你第一次來到奧特拉德諾的那天，我就愛你了，」她說，堅決地使人相信她說的是實話。

「在一年之內你就認識自己了……」

「一敷——正年」娜塔莎忽然說，只是到現在才懂得婚期要延遲一年。「但爲什麼一年呢？爲什麼一年呢？……」

安德來郡王開始向她說明延遲的理由。她未聽。

「沒有別的辦法嗎？」她問。安德來郡王未作回答，但他的臉上表示了改變這個決定的不可能。

「這是可怕的！這是可怕的，可怕的！」娜塔莎忽然說，又哭泣。等一年，我要死的：這是不可能，這是可怕的。」她看了看愛人的臉，在他臉上看見了同情與困惑的表情。

「不，不，我要做一切，」她說，忽然停止了眼淚，「我是那麼快樂！」

父母進了房，祝福了訂婚的男女。從這天起，安德來郡王開始以未婚婿的身份來羅斯托夫家。

二十一

不舉行結婚禮，也不向任何人宣佈保爾安康斯基和娜塔莎的訂婚；安德來郡王堅持如此。他說，因為他是延遲的原因，所以他應該担負這事的全責。他說他要永遠用自己的話約束自己，但他不想約束娜塔莎，並讓她有完全自由。假使她在半年之內覺得她不愛他，她還有權利拒絕他。這是沒有問題的，父母和娜塔莎都不願聽這話；但安德來郡王堅持如此。安德來郡王每天來羅斯托夫家，但不以未婚夫的態度對娜塔莎；他稱她「您」，並且只吻她的手。安德來郡王和娜塔莎在訂婚之後有了完全和從前不同的，親密的，簡單的關係。他們好像在那以前彼此不相認識。他和她都愛提起；當他們還沒有什麼時，他們彼此如何地看對方；現在他們倆都覺得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那時作假，現在簡單而誠懇。起初，家裏人對於安德來郡王覺得不自然；他似乎是陌生世界的人，娜塔莎很久才使家人了解安德來郡王，並隱晦地使大家相信他只是似乎那麼特別，但他是和大家一樣，並且她不怕他，沒有人應該怕他。幾天以後，

家裏人對他習慣了，且無拘束地在他面前過着如舊的生活，他也參與了這個生活。他知道國伯爵談論農事，同伯爵夫人和娜塔莎說到衣服，同索尼亞說到手冊與刺綉。有時羅斯托夫家的人彼此之間，或者在安德來郡王的面前，詭異這一切的經過，以及這事的許多徵兆是多麼明顯：安德來郡王到奧特拉德諾，他們到彼得堡，老保姆在安德來郡王第一次到他們家時所注意到的，娜塔莎與安德來郡王之間的相似處，一八〇五安德來與尼考拉之間的抵觸，以及其他許多別的，被家裏人所注意到的，關於這事的前兆。

家裏充滿了那種詩意的沉悶與沉默，這種沉默是在未婚男女之間一向具有的。常常大家坐在一起，沉默無言。有時別人站起並走開，未婚的男女留在一起，仍然沉默無言。他們很少說到未來的生活。安德來郡王伯，並且羞於，說到這個。娜塔莎同有這種感覺，正似同有他一切的感覺，他總能猜中他的感覺。有一次娜塔莎問到他的兒子。安德來郡王臉紅了，這是他現現所常有的，且娜塔莎特別愛看這個。他說，他的兒子將來不同他們住在一起。

「爲什麼」？娜塔莎驚愕地說。

「我不能從爹爹面前把他帶走，還有……」

「我要多麼愛他啊！」娜塔莎說，立刻猜中了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你想免除我們受人指責的籍口」。

老伯爵有時走到安德來郡王面前，吻他，問他關於彼洽的教育及尼考拉的職務的意見。老伯爵夫人

看他們時，嘆氣。索尼亞時值戲事，並企圖找出單獨留下他們的藉口，即使是在他們不顧如此的時候。在安德來郡王說話（他很善說話）時，娜塔莎驕傲地聽他說；當她說話時，她恐懼而又驕傲地注意到，他任意地搜尋地看她。她搖惑地問自己：「他在我身上尋找什麼呢？他的目光在窺察什麼呢：怎麼，我沒有他的目光所尋找的東西嗎？」有時她落入她所特有的、狂野的愉快的心情中，那時她尤其愛聽並看安德來郡王如何發笑。他很少發笑，但當他發笑時便縱情大笑，並且每次在這種笑聲之後，她覺得自己接近他。假使不是她想到眼前靠近的別離便覺得恐懼，她便是完全快樂了。

在他離彼得堡的前夜，安德來郡王帶來了彼挨爾，他從那次跳舞時以後不曾來羅斯托夫家。彼挨爾似乎神散而心亂。他同母親交談。娜塔莎和索尼亞坐在棋桌前，邀安德來郡王到她面前去。他走到她們那里。

「你早就認識別素號夫嗎？」他問。「你喜歡他嗎？」

「是的，他可愛，但很可笑」。

于是她，和一向說到彼挨爾時一樣，開始說到他的精神渙散的逸事，這些逸事是別人爲他製造的。

「你知道，我把我們的秘密信託給他了」，安德來郡王說。「我從小便認識他。他有信心。我求你，娜塔麗」，他忽然嚴肅地說；「我走要，上帝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可以不受……噢，我知道，我不該說這話。真有一點，當我走後，假使你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呢？……」

「無論有了什麼煩惱」，安德來郡王繼續說，「我求你，索婁小姐，無論發生了什麼，只去找他一個人求意見，求幫助。他是最心軟的可笑的人，但是最金鈞心」。

父親，母親，索尼亞，甚至安德來郡王自己，都不能預見這個分別對於娜塔莎有何影響。臉紅，興奮，帶着乾枯的眼睛，她這天在家裏走動着，忙着最不重要的事情，好像不明白那等着她的事情。她甚至在他告別時最後一次吻她的手的時候，也不流淚。

「不要走！」她只用那樣的聲音向他說了這話，那聲音使他想了一下，他是否需要果然留下來，他以後很久還記得這聲音。在他走後，她也不哭；但她在自己的房間坐了幾天，不哭，對任何事無興趣，只有時說道：「呵，他爲什麼走呢？」

但在他走後經過了兩週，她令身邊的人同樣地覺得意外，從她的精神疾病中復元了，她和從前一樣了，但只帶着改變的、精神的面貌，好像小孩們在欠病之後帶着不同的面貌從床上起來。

二十五

尼考拉·安德來伊支·保爾廢斯基郡王的健康與性格，在兒子走後的這一年之內，變得很壞。他的體氣更大，他的無敵的怒火大部分是落在瑪麗亞郡王的身上；他似乎力圖找出她全部的弱點，以便儘可

能均殘忍地在精神上磨滅她。瑪麗亞郡主有兩種感情，因此有兩種喜悅：姪兒尼考慮施卡和宗教，而二者都是郡王的攻擊與嘲笑的好題目。無論他們談到什麼，他總把談話兜繞到老處女們的迷信，或小孩們的溺愛與姑息。「你要使他」（尼考林卡）「成爲和你自己一樣的老處女；沒有用；安德來郡王要有一個兒子，不是老處女」，他說。或者在瑪麗亞郡主面前，他向部鏡昂小姐問到她是否歡喜神甫，聖像，並說笑話……

他不斷地損傷瑪麗亞郡主的尊嚴，但女兒却無須寬恕他。他能夠在她面前有過錯嗎，她的父親，她仍然知道他愛她，他能夠不公正嗎？什麼是公正呢？郡主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可怕的字：「公正」。人類一切複雜的法則，在她看來，合成了一個簡單而明白的法則——愛人與自我犧牲的法則，這是他爲我們立下的，他帶着愛而爲人類受苦，他自己是上帝。別人的公正與不公正與她何干呢？她自己應該受苦，愛人，她這麼做了。

安德來郡王冬間來到童山，他愉快，優裕，溫柔，瑪麗亞郡主好久沒有看見過他如此。她預感到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沒有向瑪麗亞郡主說到任何關於自己愛情的事。在離家之前，安德來郡王和父親長談了什麼，並且瑪麗亞郡主注意到，在離別之前兩人彼此都不滿意。

在安德來郡主走後不久，瑪麗亞郡主從童山寫信給她在彼得堡的朋友尤麗·卡拉根，和女孩們一向所夢的一樣，瑪麗亞郡主夢見她嫁給了自己的哥哥，而她這時因爲她的哥哥在土耳其陣亡而服孝。

「悲哀似乎是我們共同的命運，親愛溫柔的朋友尤麗。」

「你的損失是那麼可怕，我只能向自己解釋這是上帝的特恩，他想試驗你——愛你——和你高貴的母親。」

「啊，我親愛的，宗教，只有宗教能夠從失望中救出我們，雖然不能安慰我們的悲哀。只有宗教能夠向我們說明，沒有宗教的幫助，人便不能懂得；爲了什麼目的，因爲什麼原故，善良的崇高的人們——他們能夠在生活中尋得快樂，不儻不妨害任何人，而且是別人的幸福所必須的——被召回上帝那裏，而留下邪惡的、無用的、有害的、拖累自己和別人的人們活在世上。我所看見的，永不會忘記的第一個死——我的可愛的嫂嫂的死——對我發生了那樣的印象。正如同你問命運，爲什麼你的優美的哥哥要死，同樣地我也問，爲什麼天使莉薩要死，她不僅不向人做任何損害，而且在善良的思想之外，她心中從來沒有過別的。你知道，我親愛的，從那時起過了五年了，我，帶着不足道的智慧，已開始明白地懂得，爲了什麼她要死，並且怎麼她的死只是造物者無限恩惠的表現，他的一切行爲雖然我們大部份不了解，實只是他對於他的創造物無窮之愛的表現。我常常想，要她担負母親的一切責任，也許她是太天使般的真純了。做年輕的妻室，她是不可指責的；也許她不能夠做同樣的母親。現在不僅她對我們，特別是對安德來郡王，留下了最純潔的惋惜與記憶，且也許她在那裏獲得了我不敢爲自己希望的地位。但不要說她可怕，這個可怕的早死，雖有全體的悲傷，對於我和哥哥却有最幸福的影响。那時，在她死時，這

種思想是我想不到的；那時，我要懇切地趕走這種思想，但現在他是那麼明白，無疑。我親愛的，我把這一切寫給你，只是爲了要你相信福音書的真理。這成了我生活的原則；沒有上帝的意志，人頭上不會落下一根毛髮。而支配他的意志的，只是一種對於我們的無限的仁愛；因此無論我們發生的是什麼，一切是爲了我們的好。

「你問，我們是否要在莫斯科住這個冬天。雖然我極願看見你，我却不想也不願如此。你曾詫異的，保拿巴特是這事的原因。原因在此：我父親的健康顯著地衰弱了；他不能忍受反對，脾氣變大了。這種脾氣，你知道，大都是對於政治的。他不能忍受這種思想，就是：保拿巴特在平等的地位上對待全歐洲的君主們，特別是偉大的葉卡切銳娜女皇的孫子！你知道，我對於政治完全沒有興趣，但從我父親口裏，和他同米哈伊·依發諾維支的談話中，我知道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給予保拿巴特的一切光榮，似乎在全世界上只有童山方面不承認他是偉人，更不把他當作是法國皇帝。我父親不能忍受這種事情。我似乎覺得，我的父親，主要地因爲他對政治的見解，並預見到他對任何人無拘束的、表示意見的方法，將引起衝突，不願談到赴莫斯科。他在治療上所獲得的一切，將因爲不可避免的關於保拿巴特的爭論而喪失。無論如何，這事很快地可以決定了。」

「我們的家庭生活進行如舊，只是哥哥安德來不在家，我已經給你寫過，他近來很變了。在他的不幸之後，他只是現在，在今年，精神上完全蘇醒了。他變得如同小時我知道的那樣了：善良，溫柔，具

有金心，和這一樣的心，我還不會知道過。我似乎覺得，他明白了他的生活並未完結。但隨同這種精神的改變，在生理上他很軟弱。他比從前更瘦，更神經質。我爲他忧心，並且高興他作這次的國外旅行，這是醫生早已向他說過的。我希望這可以治好他。你向我說，在彼得堡大家說他是最能幹，最有教育，最聰明的青年之一。恕我這種家屬的自負——我從來不懷疑這一點。不能細數他在那裏對大家——從自己處奴直到貴族——所做的仁惠。到了彼得堡，他只取得他應得的。我詫異怎麼從彼得堡傳來莫斯科各種謠言，且特別是那種不確實的，如你向我所寫的——關於我哥哥和年輕的羅斯托夫小姐臆測的訂婚的謠言。我不以爲安德來將娶任何人，特別是她。原因在此：第一、我知道他雖然很少提到亡妻，但這個損失的悲哀，在他心中是太根深蒂固了，他不至決定爲她找繼承人，爲我們的小天使找繼母。第二、因爲，就我知道的，這個姑娘不是那些能夠令安德來郡王歡喜的女子之中的。我不以爲安德來郡王選了他作夫人，我坦白地說：我不願如此。但我說得太多，寫完第二頁了。再會，我親愛的朋友；願上帝保佑你在他的神聖萬能的照顧下。我親愛的友伴，郭銳昂小姐吻你。

瑪麗亞」

二十六

在夏天的當中，瑪麗亞郡主接到安德來郡王從瑞士寄來的意外的信，在信中他向她說了奇怪的、意外的消息。安德來郡王說到自己與羅斯托夫小姐的婚約。他整個的信中含著着他對未婚妻的熱情的教育

，和他對姊妹的溫柔的友情與信任。他寫着，他從來沒有像他現在這樣地愛過，只是現在才懂得並認識生活。他辭妹妹原諒他，因為在他到童山時，雖然他同父親說過，却沒有向她提及這個決定。他沒有向她說到這個，因為瑪麗亞郡主會請求父親給他同意，並且，沒有達到目的，反會觸怒父親，而她將使自己負起他的不滿的全部重壓。不過，他信上說，那時候這事情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澈底決定。「那時候父親向我指定了時間，一年，現在指定的時間已經過了六個月——一半了，我較之從前更堅持自己的決定，假使不是醫生留我在這裏，在海島上，我自己便回俄國了，但現在我的歸期又不得不延遲三個月。你知道我，和我與父親的關係。我不需要他的任何東西，我曾經並且永遠要獨立，但做事違反他的意志，在他也許與我們相處不久的時候，引起他的怒火，將破壞我一半的快樂。我現在寫信給他說到同樣的事，請你選擇適宜的時間，把信交給他，並且告訴我，他對於這整個事情的看法，以及是否有希望：他同意縮短三個月時間」。

在長久的搖惑、懷疑、祈禱之後，瑪麗亞郡主把信交給了父親。次日，老郡王向她安寧地說：

「寫信給你哥哥，要他等到我死了……不久了——我馬上就要讓他自由了……」

郡主想反駁什麼，但父親不許她說，並且聲音漸漸地高起來。

「結婚，結婚，好孩子，……好親戚！……聰明人，啊？有錢的，啊？是的。她要成爲尼考盧施卡很好的繼母！你寫信給他，讓他明天就結婚。她做了尼考盧施卡的繼母，我要娶小部銳昂了！……哈，哈，

哈，他不能沒有繼母！只有一點，我的家裏不再需要女子；讓他結婚，住在他自己家裏。也許你也要到他那裡去吧？」他對着瑪麗亞郡主：「上帝保佑你，到霜裏去，到霜裏去，……霜裏去！……」

在這場怒火之後，郡王即不再說到這事。但他的壓制的、對於兒子弱點的、惱悶，表現在父親對女兒的態度上。在從前的嘲笑藉口之外又加上了新前——關於繼母的，和對部銳邱小姐愛怕的話。

「我為什麼不娶她呢？」他向女兒說。「她將成爲優美的郡妃！」近來令她懷疑而驚異地，瑪麗亞郡主開始注意到，她的父親果然開始漸漸地接近法國女子。瑪麗亞郡主寫信給安德來郡王說她父親接他信時的態度；但安慰了哥哥，給他希望，說父親會同意這個主張。

尼考盧施卡及其教育，安德來和宗教，是瑪麗亞郡主的安慰與喜悅；但此外，因爲每人需要有人人的希望，瑪麗亞郡主在自己心裏的深奧處，具有隱藏的夢想與希望，這便給了她生活中主要的安慰。這種安慰的夢想與希望是「神徒」給她的，——他們是愚信的人和參聖者，瞞着郡王來看她。瑪麗亞郡主活得愈久，她經歷的觀察的生活愈多，她愈詫異人們的近視，他們在這裏，在人世上，尋求喜悅與幸福；他們勞作，痛苦，爭鬥，互相作惡，爲了達到這種不可能的、虛幻的、罪惡的幸福。「安德來郡王愛過他的夫人，她死了，他不僅如此，他想從另一個女子獲得他的幸福。父親不願如此，因爲希望安德來娶更有名望更有錢配偶。他們都爭鬥，受苦，煩惱，損害他們的心靈，永久的心靈，爲了達到曇花一現的財富。不僅我們自己知道這個，——基督，上帝的兒子，來到地上向我們說，這個生命是瞬間的生命

是，試驗，但我們仍然要保持牠，並想在牠當中尋找幸福。怎麼沒有人懂得這個？」瑪麗亞郡主想，「沒有人，除了這些被輕視的神徒，他們肩扛布袋從後面的階梯上來看我，怕被郡主看見，不是爲了避免受他磨難，而是爲了不引他走人罪惡。丟開家庭，親屬，與一切關於人世財富的思慮，爲了不黏着在任何事情上，穿麻布的破衣，用假定的名字，遊行各處，不向人們做壞事並爲他們祈禱，爲那些趕他們的人祈禱，爲那些衛護他們的人祈禱：高於真理與生命，沒有真理與生命！」

有一個女參聖者，費道修施卡，是一個五十歲，矮小，安靜，麻面的女人，曾經赤足帶環子游行過三十年。瑪麗亞郡主特別歡喜她。有一天，在黑暗的房间裏，在孤燈的光下，當費道修施卡說自己的生時，瑪麗亞郡主忽然那麼有力地想到，只有費道修施卡一個人找得了生命的真正道路，並且她決定了自己也去參謁聖地。當費道修施卡已去睡時，瑪麗亞郡主久久考慮這個問題，最後決定了，無論這是多麼奇怪——她必須去參謁聖地。她只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一個犯罪者，阿金非神甫，這個神甫贊同了她的計劃。在給女參聖者們禮物的藉口下，瑪麗亞郡主爲自己預備了全部的女參聖者的服裝：襯衣，草鞋，粗外袍，和黑布巾。常常走到了祕密的抽斗前，瑪麗亞郡主懷疑地站住，不知她執行計劃的時間是否到了。

常常聽着參聖的故事時，被他們簡單的——對於他們是機械的，而對於她是充滿深奧智慧的！——言語所興奮，她幾次準備拋棄一切，從家裏跑出。在她的幻夢中，她已經看見自己和費道修施卡穿這

粗布襯衣，帶着拄杖與行囊在灰塵的道路上蹣跚着，作參聖的旅行，沒有嫉妒，沒有人世的愛，沒有慾望，從這個聖地走到那個聖地，于是在最後的最後，到了那里，在這裏，沒有悲哀，沒有嘆息，而有永久的喜悅與幸福。

「到了一個地方，我懇祈禱；不待習慣了，歡喜了這個地方，——又向前走。我要走，直到我的腿無力，我倒下來死在什麼地方，我終于要走到那個永恆的安靜的領域，那是沒有悲哀，沒有嘆息！……」

「瑪麗亞郡主想。」

但後來，看見了父親，尤其是幼小的考考，她的決心又變軟弱了，她偷偷地流淚，並覺得：她是有罪的：她愛父親和姪兒甚於愛上帝。

第四部

一

聖經的傳說說，工作的缺乏——懶惰——是第一個人在墮落前的幸福條件。對懶惰的愛好，仍舊是在墮落的人的心中；但災殃仍然壓在人的身上，不僅因為我們必須帶着臉上的汗去尋找麵包，而且因為在我們道德的本質上，我們不能夠懶惰而又安逸。一種內在的聲音說，我們懶惰是有罪的。假使人能夠找得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中，他雖然懶惰，却覺得自己有用並且在盡自己的責任，他便將找得原始幸福的一方面。這種義務的、不可指責的懶惰，有一整個的階級——軍人階級——在享受。軍職的主要吸引力是在、且將來也在、這種義務的、不可責的懶惰中。

尼考拉·羅斯托夫充分感覺到這種幸福，他在一八〇七年之後繼續在巴夫洛格拉德團裏服務，已指揮督尼索夫的那個騎兵連。

羅斯托夫變成了直率的慈善的人，他被莫斯科的朋友們當作粗人，但他受同僚、下屬、長官的親愛，與尊敬，並且他滿意自己的生活。近來，在一八〇九年，他常常在信中發覺到母親的怨訴，說家中金錢的情形是漸漸困難了，並且是他回家承歡並安慰年老雙親的時候了。

讀這些信時，尼考拉覺得恐懼，他們要把他拖出那種環境，在這種環境裏，他使自己隔離了一切人世糾紛，那麼平靜地安寧地生活着。他覺得他遲遲又要回到那種生活的漩渦：有事務的混亂與調整，有管家的帳務，有爭吵，陰謀，有親戚，有社交，有索尼亞的愛和對她的謔言。這一切是可怕地困難，複雜，他用冷淡的經典約法文回答母親的信，開頭：我親愛的媽媽，結尾：你的順從的兒子，却不提他何時回家。在一八一〇年他接到家書，他們在信中告訴他娜塔莎和保爾康斯基的訂婚，並說結婚將在一年之後，因為老郡王沒有同意。這封信苦惱了並侮辱了尼考拉。第一，因為他捨不得家裏損失娜塔莎，他愛她甚於全家的人；第二，從他的驃騎兵觀點看來，他可惜他沒有躬逢此事，因為他要向這個保爾康斯基表示，和他結親完全不是什麼大光榮，並且假使他愛娜塔莎，他便可以進行而無須顧父親的同意。他懷疑了一下，是否要告假去看訂過婚的娜塔莎，但那時正要演習，又想到了索尼亞，和糾紛，於是尼考拉又延期。但同年春天他接到母親的一封信，這是瞞了伯爵寫的，這封信說服了他回家。她寫着，假使尼考拉不來家，不管理家務，則全部田產將拍賣，大家都要討飯了。伯爵是那麼軟弱，那樣信任米清卡，並且那麼仁慈，大家都那樣欺騙他，一切是漸漸地變壞了。『爲了上帝的原故，我求你立刻來家，假使你不願使我和你全家不幸，』伯爵夫人寫着。

這封信感動了尼考拉。他那種中庸的常識，還向他指示出什麼是應該的。

現在應該回家了，即使不是退伍，也是告假。爲什麼應該走，他不知道；但飯後睡覺醒來時，他命

人把灰色的馬爾斯——他久未騎的，壞得可怕的馬——套上鞍子，並在隨着汗馬回任區時，他向拉夫施卡（皆尼索夫留給羅斯托夫的馬弁）和晚上來此的兩事們說明他請假回家。他想起了這事便覺得困難而奇怪，就是，他要走了，不待從司令都裏知道（這豈特別感覺興趣的）他是否要升為上尉，或將因為最近的演習而獲得聖·安娜勳章；他想起這事，便覺得奇怪，就是他沒有把三四匹栗色馬賣給高盧夫斯其伯爵，關於這三四匹馬波蘭的伯爵只同他作了談判，而羅斯托夫打了賭要賣兩千盧布；這似乎是不可解，就是騾騎兵們沒有他還能夠為波蘭的卜莎斯皆茲其小姐舉行跳舞會，和那些為波蘭的保羅索夫斯其小姐舉行跳舞會的烏爾兵爭風，——但他知道他必須離開這個光明的良好的世界，而去到那一切是舞腳與混亂的地方。一星期後他的准假令來了。不僅是全團而且是全旅的同事們給羅斯托夫餞別，每人攤十五個盧布，——有了兩個音樂隊奏樂，兩個唱歌團唱歌；羅斯托夫和巴索夫少校跳了「特來巴克」舞；臨前的軍官們抬起，擁抱，又放下羅斯托夫；第三連的士兵們又抬起他一次，並大呼啦！然後他們把羅斯托夫放上雪車，護送他到第一站。

這是常有中事，在道路的一半程中，從克來明秋格到基也夫，羅斯托夫所有的思想仍然是在後邊：——在連裏；但顛簸了一半路程之後，他已開始忘記三四匹栗色馬，他的曹長道饒伊維伊考，並開始不安地向自己問到奧特拉德諾的情形如何，他將在那里發現什麼。他離家愈近，愈強烈地、極強烈地想到自己的家（好像精神上的情緒也服從那種吸力與距離平方成反比的定律）；在奧特拉德諾之前的最後一站，

他給車夫三盧布酒資，並且如同孩子一樣，喘息着跑到家裏的階層上。

在會面的熱喜之後，在期望未能滿足的一種奇怪情緒之後——一切還是一樣，爲什麼我那麼忙碌呢？——尼考拉開始住在如舊的家庭環境中。父母還是如舊，只是老了一點。他們之間的新事情是某種不安，有時是意見不洽，這是從前沒有過的，並且尼考拉立刻知道這是由於不振的家務。

索尼亞已經二十歲了。她不會長得再美，她不能再有更多的長處了；但這樣也夠了。自尼考拉時，她便充滿了快樂與愛情，這個女子可靠的、堅固的愛情喜悅地感動了他。彼洽和娜塔莎最使尼考拉詫異。彼洽已是高大的、十三歲的、美麗的、愉悅的、聰明的、玩皮的孩子，他的聲音已經破碎了。尼考拉對娜塔莎詫異了很久，並且笑着看她。

「你完全變了」，他說。

「怎麼樣，醜了嗎？」

「相反，用多麼威風。那妃！」他低聲向她說。

「是的，是的，是的」，娜塔莎喜悅地說。

娜塔莎向他說到自己和安德來郡王的戀愛故事，他到奧特拉德諾的訪問，並出示了他最後的信。

「怎麼樣，你高興嗎？」娜塔莎問。「我現在是那麼安寧，快樂」。

「很高興」，尼考拉回答。「他是很好的人。怎麼樣，你戀愛很深嗎？」

「怎麼向你說呢？」娜塔莎回答，「我愛過保里斯，教師，皆尼索夫；但這次完全不同。我覺得安寧，堅決。我知道沒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我現在是那麼安寧、舒服。完全不像從前……」

尼考拉向娜塔莎表示了他滿意婚期延遲一年；但娜塔莎猛烈地攻擊哥哥，向他證明這是沒有別的辦法的，說違反父親的意思而進入家庭中是不好的，說她自己願意如此。

「你完全，完全不懂」，她說。

尼考拉沉默，同意了她的。

哥哥看她時，常常詫異。好像她完全不像是一個與未婚夫分離的在戀愛中的女子，她氣平，安靜。完全和從前一樣地愉快。這使尼考拉詫異，甚至使他懷疑保爾康斯基的訂婚。他不相信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尤其是因為他沒有看見過她同安德來郡王在一起。他總是覺得在這個提議的婚事中有點什麼是不對的。

「爲什麼延遲呢？爲什麼沒有訂婚禮？」他想。

有一次同母親談到妹妹，他覺得詫異並有一部分滿意，他發現母親在心底上也有同樣懷疑地看這件婚事。

「這里他寫的」，她說，給兒子看安德來郡王寄來的信，她帶着那種潛隱的惡意的情緒，這是母親

對於女兒未來結婚幸福所一向持有的，「他信上說，不會在十二月以前回來。是什麼事情留住了他？當然，疾病！健康很弱。你不要告訴娜塔莎。你不要看她愉快；她已到了最後的少女時期，但我知道每次他的信來時她是什麼樣子」。

「但無論如何，上帝賜許，一切都將美好」，她每次這麼結束：「他是極好的人」。

一一

在到家的初期，尼考拉是嚴肅的，甚至是無趣的。他必須過問這些愚笨的家務，這使他煩悶，他母親就是爲了這個要他回家的。爲了趕快地從肩上卸下這個重負，在回家的第三天，他不回答他去何處的問題，忿怒地帶着打鐵的肩走到廂房去看米清卡，向他要細賬。這些細賬是什麼，尼考拉較之在恐懼與困感中的米清卡知道更少。米清卡的談話與眼目沒有經過很多時候。管事，代表，和村書記，在廂屋的前室裏等候着，起初帶着恐懼與滿意，聽到年輕伯爵的漸漸增高的聲音在吼叫在爆炸，然後又聽到連續的、責罵的、可怕的話。

「強盜！下賤的畜牲！……我要斬狗……不是對爸爸……行搶……」云云

然後這些人，帶着同樣的滿意與恐懼，看見年輕的伯爵，臉色全紅，眼睛充血，抓住米清卡的領子，在言語間適當的時候用腮和膝蓋敏捷地踢他的後邊，並大叫：「滾走！要棍，你的魂不准在這里！」

米清卡對直飛下六邊階層，跑進樹叢。（這個樹叢是奧特拉德諾犯人們有名的躲避處。米清卡自己從城裏醉酒歸來時便藏在這個樹叢裏，並且與特拉德諾的許多人知道了這個樹叢的拯救力，在這里躲避米清卡）。

米清卡的妻子和姨子帶着驚悸的臉從房間的門裏伸頭向門廊處看，房裏煮着一個清潔的茶炊，有管家的一張高的床，上面鋪了一床拼湊的十錦被。

年輕的伯爵氣喘着，沒有注意他們，用堅決的脚步走過他們的身邊，進了屋裏。

伯爵夫人，立刻由於女僕而知道了廂屋裏所發生的事，一方面覺得心安，就是他們的家境應該轉好了，另一方面覺得不安，就是他的兒子將如何忍受這件事情。她幾次蹣跚走到他的門口，聽見他一袋又一袋地吸烟。

第二天，老伯爵把兒子叫到一邊，帶着羞怯的笑容向他說：「你知道，我親愛的，你空發火了。米措卡向我說了一切」。

「我知道了」尼考拉爆，「我在這里，在這個愚蠢的世界裏，決不會明白任何東西」。

「你發火他沒有登賬那七百個盧布。你知道牠們寫在複頁上，你沒有看另一頁」。

「爸爸，他是惡棍和賊，我知道。做了的，做過了。但假使你不願意，我便什麼也不向他說了」。

「不是，我親愛的」，（伯爵慌亂了。他覺得，他沒有管理好夫人的田莊，並且對不起子女們，但他不知道如何糾正這個）。「不是，我請你管事情，我老了，我……！」

「不，爸爸，假使我對你做了什麼不悅意的事，請你原諒我；我知道的比你少」。

「鬼譴他們，這些農奴們，財務，和複式簿記，」他想。「牌賬我是會算的，但對於複式簿記——什麼也不懂，」他向自己說，並且從那時起不再過問家事。只有一天伯爵夫人把兒子叫到面前，向他說，她有安娜·米哈洛芙娜兩千盧布的期票，並且問尼考拉，他想怎麼處置這筆錢。

「好吧」，尼考拉回答。「你向我說，這件事決定在我；我不歡喜安娜·米哈洛芙娜，我不歡喜保理斯，但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而且窮。我就是要這麼做」，於是他撕掉這張期票，這行為使老伯爵夫人流出了歡喜之淚。此後，年輕的羅斯托夫已不再過問任何事務，帶着熱烈的情緒，忙着新鮮的打獵的事情，這在老伯爵家有規模的設備。

三

已有冬意了，晨冰堅硬了浸波秋雨的土地，草已變色，並且明綠地對比着發棕色的、牛踏的、冬麥的田，和淡黃的、夏麥的餘孽，和紅色的稔麥的田。高地與樹林，在八月稍還是黑色冬麥田與休耕田間的綠島，現在成了明綠的冬麥田中金色的、鮮紅的島。兔子已經擰了一半毛，小狐狸開始出走，小狼已

此狗大。是最好的打獵時候。熱心的年輕的獵人羅斯托夫的犬不僅長成了打獵的身材，而且那末整齊，在獵人們會議中決定了給獵犬休息三日，並在九月十六日出發，從橡林中開始，這里有未被獵取過的小狼。

九月十四日的情形是如此。

一整日獵隊都在家裏；天氣結冰而寒冷，但晚間天上有雲並且化冰了。九月十五日晨，當年輕的羅斯托夫穿着睡衣向窗外看時，他看見了這樣的早晨，對於打獵不能有再好的天氣了：好像天在融化，向地下沉落，並且沒有風。空氣中唯一的運動是從上向下的微小水點或霧點的柔軟運動。在花園的空枝上掛了透明的水點，滴在新落的葉子上。菜園的土地好像罌粟，閃爍潮濕地發黑，並且在不遠的距離中和溼溼的潮濕的霧幕相混合。尼考拉出去走到潮濕的有泥的階層上：聞到枯樹與狗的氣味。黑色的、寬臂的睡狗米爾卡，有大、黑、突出的眼睛，看見了主人，站起來，伸出後腿，躺下如兔，然後忽然躍起，舐他的鼻子和鬚鬚。另一隻狼狗，在花園的徑道上看見了主人，曲起脊背，直奔到階層上，豎起尾巴，開始在尼考拉腿上摩擦。

「呵咪嗜！」這時傳來了那種不可仿效的獵人的呼喚聲，這聲音混合了最深沉的低音和最尖銳的次中音。從角落上走出了管狗的獵人大尼洛，頭髮剪成烏克蘭式，是一個灰髮的打鐵的獵人，手裏執着一根彎曲的鞭子，帶着自立與輕視世間一切的表情，這只是獵人才有的。他在主人面前取下切爾開斯式的帽子，並輕視地看他。這種輕視對於主人不是侮辱：尼考拉知道；這輕視一切、高過一切的大尼洛仍

然是他的家人和獵人。

「大尼洛！」尼考拉說，羞怯地覺得，看到這種打獵的天氣，這些狗，和獵人，他已被那種不可抵抗的打獵情緒所支配，在這種情緒裏人忘記他一切從前的計劃，正似一個在戀愛中的人看見了他的情婦。

「吩咐什麼，大人？」執事長殷勤、因呼喚而沙啞的低音問他，兩隻黑色的明亮眼睛從眉下俯視沉默的主人。這兩隻眼睛好像是說：『怎麼，忍不住了嗎？』

「好天氣，呵？騎馬，打獵，呵？」尼考拉說，搔米爾卡的耳朵後邊。

大尼洛未回答，並眯眼睛。

「派了烏發爾卡天亮時去聽，」在短時的沉默後他的低音說，「他說，她移到奧特拉德諾園地裏去了，在那里咆哮。」（她移去，意思是他們倆所知道的一隻母狼，帶了小狼進了奧特拉德諾的森林，這里離家兩哩，是一個小獵地。）

「可以去嗎？」尼考拉說，「同烏發爾卡到我這里來。」

「聽你吩咐！」

「那麼現在不要喂了。」

「聽到了。」

五分鐘後，大尼洛和烏發爾卡站在尼考拉的房間裏。雖然大尼洛身材不高，但在房間裏看他，却

發牛那樣的印象，好像是看一匹馬或一隻熊站在地板上，在家具與人類生活環境中。大尼洛自己感覺到這一點，照常地站在門邊，企圖說話更加低聲，不移動，以免破壞主人房間裏的什麼，並企圖趕快地說出一切，塵出戶外，從天花板下走出到天空下。

完結了問話，問知了大尼洛的意見，就是狗皆沒有問題（大尼洛自己也想出去），尼致拉命人備馬。但大尼洛正要走出時，娜塔莎沒有梳頭穿衣，披了保姆的大衣服，跑了進來。彼治和她一同跑進來。

「你去嗎？」娜塔莎說，「我曉得了！索尼亞說你不去。我知道，今天這樣的天氣，不能不去的。」
「我們去，」尼考拉勉強地回答，因為他今天有意作嚴重的獵事，不願帶娜塔莎和彼治。「我們去，但只是打狼：你覺得乏味的。」

「你知道，這是我最大的樂事，」娜塔莎說。「這是不好的，——你自己去，叫人備馬，一句話不通知我們。」

「一切阻擋對俄國人都是空，」我們去！」彼治大叫。

「但你知道你不能去：媽媽說的，你不能去，」尼考拉向娜塔莎說。

「不行，我要去，一定要去，」娜塔莎堅決地說。「大尼洛，叫人替我們備馬，叫米哈益洛把我的狗帶來，」她向獵人說。

在房間裏，這似乎對於大尼洛是不宜的、厭煩的，但和小姐有什麼事情——對於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垂下眼睛，趕快走出，好像這事於他無關，企圖不要偶然的損傷了小姐。

四

老伯爵一向具有大規模的打獵設備，現在把這一切交給了兒子管理，這天，九月十五日，他覺得愉快，自己也準備出去。

一小時後，全部的獵隊都在階層上了。尼考拉帶着嚴厲的莊重的神情，表示現在無暇過問瑣事，走過了向他說話的娜塔莎與彼洽面前。他檢查了獵隊的各部分，派了一羣獵犬和幾個獵人先去截後路，坐上栗色馬，向他的羣犬呼喚着，從打穀場進至通達奧特拉德諾園地的田畝上。老伯爵的馬，栗色的鬮馬，叫作維夫良卡，由伯爵的馬弁牽着；他自己要坐車一直去到保留給他的地點。

全部的獵犬是五十四頭，由六個管狗的人領牽着。在主人之外，獵人是八個人，在他們後面有四十多條狼犬奔跑着，所以連同主人的狗，共有一百三十條狗，二十個騎馬的獵人。

每隻狗知道牠的主人和自己的名字。每個獵人知道自己的任務、地點、和指定的工作。剛剛走出了籬垣，大家便都沒有了雜聲與談話，韻律地安靜地展開在通達奧特拉德諾森林的道路和田畝上。

馬匹走在田畝上如在柔軟的厚氈上，在過路的時候偶爾踏在水窪裡。潤濕的天繼續不覺地，規律地

向地面下墜；空氣安靜、緩和、無聲。只偶爾聽到獵人的呼喚聲，馬噴鼻聲，抽鞭聲，或走錯地位的狗叫聲。

在他們走過一里路時，從霧裏又出現了一個騎馬的人和羆犬，迎接羅斯托夫家的獵隊。前面的是一個活潑美麗的、有灰大鬍鬚的老人。

「你好，伯伯，」尼考拉在老人走近他時說。

「前進，好極了！……我知道的，」伯伯說（這人是一個遠親，羅斯托夫家的不富的隣人），「我知道的，你不能忍耐，很好，你出來了。前進，好極了！」（這句話是伯伯的口頭禪。）「立刻到圍埔裏去，我的給爾其克向我說，依拉根家的人帶了獵犬在科爾尼基；他們要在你面前打小獸。前進，好極了！」

「我也是到那里去。怎樣，把狗混在一起吧？」尼考拉問，「合在一起……」

獵犬合成了一羣，伯伯和尼考拉並排而行。娜塔莎裹着圍巾，在巾下可以看見活潑的有炯炯眼睛的臉，她奔馳到他們面前，她伴隨着不離她的彼治和米哈益洛——一個獵人和騎手，他奉命照顧她。彼治笑着什麼，鞭打並勒住他的坐騎。娜塔莎伶俐地、確信地坐在黑馬阿拉不其克上，不費力地用確信的手勒住了馬。

伯伯不贊同地盼顧了一下彼治和娜塔莎。他不歡喜把兒戲和嚴重的打獵混在一起。

「伯伯，你好，我們也去！」彼治大叫。

「你好，你好，但不要踏到狗身上去了，」伯伯嚴厲地說。

「尼考林卡，特路尼拉是多麼好的狗呵！牠認識我，」娜塔莎說到她心愛的獵犬。

「第一，特路尼拉不是狗，是狼狗，」尼考拉想，並且嚴厲地看妹妹，企望使她覺得他們之間這時候所隔的距離。娜塔莎湊得了這個。

「伯伯，你不要以為我們會妨礙什麼人，」娜塔莎說。「我們要停在自己的地方不動的。」

「好極了，伯爵小姐，」伯伯說。「只是不要從馬上跌下來，」他添說，「不然便騎不上了，——前進好極了！」

奧特拉德諾的林地出現在一百沙羅以外，管狗的已走到那里。羅斯托夫最後和伯伯決定了從什麼地方放狗，並且向娜塔莎指定了她站立的地方，這里決不能有什麼東西跑過，他從後邊向山坡上去。

「噉，姪兒，你攔住母狼，」伯伯說，「當心不要他滑脫了。」

「看情形如何吧，」羅斯托夫回答。「卡拉伊，啡啡！」他喊叫，用這個喊聲回答伯伯的話。卡拉伊是一隻老的、醜的、泥色的獵犬，牠因為單獨攻擊母狼而出名。一切都佈置就緒。

老伯爵知道兒子的打獵熱情，忙着不要遲緩，管狗者還未及達到地點，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愉快，紅潤，帶着打獵的帽，乘了黑馬的車，已從綠路上趕到留下給他的地點，理好了皮袋，穿上獵靴。

，騎上光滑、飽滿、安靜、良善、和他一樣變灰色的維夫良卡。馬和車子送回去了。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雖然不是精幹的獵人，但很知道打獵的規則，他走進樹林的邊際，站在那里，理好韁繩，在鞍上坐穩，並且覺得自己準備了，笑着回顧。

在他的後邊站着他的侍隨審明·切克馬爾，他是一個復朽的老騎手。切克馬爾牽着三隻猛狗，但牠們是和主人及馬同樣地肥胖的狼狗。兩隻伶俐的老狗躺臥着，沒有皮帶。在一百步外，在樹林的邊際，站着伯爵的另一僕人，米咸卡，一個極莽的騎手和熱心的獵人。伯爵按照舊習慣，在打獵之前飲了一銀杯獵家香料白蘭地酒，吃了點食物，並飲了半瓶他心愛的葡萄酒。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爲酒食而有點臉紅；他的眼睛上蒙了水氣，特別明亮，他裹着皮襖，坐在鞍上，有小孩子準備散步的神情。

瘦的、孱弱的切克馬爾，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看着主人，他和他心心相投地住了三十年，並且明白他的悅意心情，等候着快意的談話。還有第三個人小心地（顯然他受到了警告）從樹林裏邊騎馬出來，停在伯爵的身後。這人是一個灰鬍鬚的老人，穿女人的袍子。戴高尖帽。他是小丑那斯他斯亞·依發諾夫那。

「噉，那斯他斯亞·依發諾夫那，」伯爵說，並向他眨眼，「你只要把獸駭走，大尼洛曾給你的！」
「我自己……有鬍子了，」那斯他斯亞·依發諾夫那說。

「施……！」伯爵發出禁言聲，並轉向塞明。

「看見娜塔麗·依莉尼施娜嗎？」他問塞明。「她在那里？」

「他和彼得·依利支站在若羅夫的蒿草後邊，」塞明笑着回答。「雖然是小姐，却很歡喜打獵。」

「呵，塞明，你驚奇她騎馬……呵？」伯爵說，「就是男子也不過如是！」

「怎能不驚奇呢？勇敢，伶俐！」

「尼考拉沙在哪里？騎馬在利亞道夫岡子上，是嗎？」伯爵仍然低聲問。

「正是。他曉得站在什麼地方。他那樣會騎馬，我和大尼洛有時候驚異他，」塞明說，知道如何討

好主人。

「騎馬很好，呵？馬術怎麼呢，呵？」

「就同圖畫一樣！那天他那樣地在薩發爾斯基的草叢裏趕出了狐狸。他跳過水溝，好看極了——馬要值一千盧布，騎馬的人是無價的。這樣的人是不容易找的！」

「要找……」伯爵重複，顯然可惜塞明的話結束得太早了。「要找，」他說，打開皮襖的一邊，採取鼻烟壺。

「有一天，他們帶了全副勳章從彌撒裏出來，米哈伊。謝道銳支……」塞明沒有說完，清晰地聽到寂靜空氣中傳來的犬跑聲和兩三隻犬嘶聲。他僵了頭，諦聽，並沉默地向主人伸手招作警告。「他們

找到小獸了……」他低聲說，「正對直到利亞夫崗子上去了。」

伯爵忘記了收拾臉上的笑容，順着林間小徑向前看去，手拿鼻烟壺，沒有聞。在大吠聲後，聽到了喚的聲音，這是大尼洛的低音的號角發出來的；羣犬合併到最前面的三隻狗裏，聽到了獵犬的大叫聲，帶着那種特別的嘶聲，這嘶聲是她們追狼的表示。管狗的人已不呼喚，却在叫「嗚嗚嗚嗚，」時而低沉時而尖銳的大尼洛的聲音壓倒了一切的聲音。大尼洛的聲音好像是充滿了整個的森林，越出了森林，而遠遠田野。

沉默地靜聽了幾秒鐘，伯爵和他的侍從相信獵犬分成了兩羣：大的一羣，吠聲特別熱烈，向遠處而去，另一羣順着森林從伯爵面前經過，在這一羣中聽到了大尼洛的嗚嗚聲。兩羣的聲音相合，又分開，又都走遠。塞明嘆氣，彎下腰，理皮帶，一隻小狗絆在皮帶裏了；伯爵也嘆氣，注意到手裏的鼻烟壺，將牠打開了，捏取了一撮。

「退後！」塞明向走出樹林之外的狗子大聲叫。伯爵顫了一下，掉下了鼻烟壺。那斯他斯亞·依靈諾夫那下了馬，開始揀拾。

伯爵和塞明看他。忽然，——這是常有的事，——追逐的聲音立刻靠近了，好像獵犬叫吠的嘴和大尼洛的嗚嗚正在他們的前面。

伯爵環顧，在右邊看見了米威卡，他用睜大的眼睛看伯爵，他舉起帽子，向指示前面的另一邊。

「當心！」他用那樣的聲音說，顯然這話已經糾纏了很久要他說出。放出了狗，他向伯爵面前跑去。伯爵和塞明從樹林中馳出，在左邊看見了一隻狼，這隻狼柔軟地擺着，輕輕地跑着進了左邊他們所站過的樹叢。憤怒的狗嘶鳴，並脫出了皮帶，從馬蹄下向狼奔去，

狼停止了奔跑，笨拙地，好像一個害喉管交的人，向羣狗掉轉寬額的頭，並照舊柔軟地擺着，跳了一次又一次，擺了尾巴，藏進林中。同時，從對面的樹叢中，慌亂地跑出一隻、兩隻、三隻獵狗，帶着如鼠啾啾的吠聲，於是全體的狗跑過田野，向着狼跑過的地方跑去。在羣狗の後邊，矮胡桃樹分開了，大尼洛的棕色時、因滿汗而發黑的馬跑了出來。大尼洛騎在他的長脊背上，躬着背，向前垂着，沒有帽子，灰色的散亂的髮披在紅潤的滿汗的臉上。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他叫。當他看見伯爵時，他的眼睛閃了一道電光。

「日……」他叫，用舉起的鞭子威嚇伯爵。

「讓……狼走了！……好獵人！」好像不願再向窘迫的驚惶的伯爵多說話，他帶了他對於伯爵的大怒，鞭打了棕馬的潮濕下墜的肚旁，追趕着獵犬。伯爵好像一個被處罰的人，站立盼顧着，企圖用笑容引起塞明同情他的地位。但塞明已經不在了：他已繞過樹叢，去攔阻獵人禁林。在兩邊也有許多獵犬同樣地在跑着。但狼走進了樹叢，沒有一個獵人擋住了牠。

五

尼考埃·羅斯托夫這時候站在自己的地方，等候野獸。憑犬奔的遠近，憑他所熟悉的許多獵狗的聲音，憑警狗的人遠近及高聲，他感覺到林中所發生的事情。他知道在這個林中子狼與母狼；他知道，獵犬分成了兩批，有一處在追逐了，並且有什麼事情弄壞了。他在自己的這邊時時等候着野獸。他作了一千種假定，野獸將如何並從何方跑來，他將如何去追趕。希望變成了失望。他幾次向上帝禱告，要狼跑到他這裏來；他帶着那種熱情的、懊悔的感覺作禱告。人們因為瑣屑的原因，而有強烈的興奮時，便帶着這種感覺作禱告。『呔，』他向上帝說，『爲我做這件事，費你什麼呢？我知道，你偉大，向你求這個是有罪的；但爲了上帝的『故你做吧，把母狼引到我面前來，讓卡拉伊在伯伯的面前——他從那裏向這裏看——咬住牠的喉管，咬死牠。』在這半小時內羅斯托夫有一千次用固執的、緊張的、不安的目光察看在白楊之上有兩棵橡樹林邊際，有斜壁的山谷，和右方矮樹那邊露出來的、伯伯的帽子。

『不，這個幸福是不會有的，』羅斯托夫包想，『但費你什麼呢！不會有！我總是在牌上，在戰爭上，在一切上都不幸』。奧斯特理茲和道洛驃夫都明確地、但迅速變換地閃現在他的想像中。『只要一牛當中有一次打倒一隻母狼，我就不再希望別的東西了！』他想，集中着視聽，向左方盼顧，又看右方，並注聽着低微的獵聲。他又看右方，看見空曠的田地上有什麼東西向他迎面跑來。『不是，這是不可

能的！』羅斯托夫想，深深嘆氣，好像一個人在他久所期待的東西實現時那麼嘆氣。發生了偉大的快樂——且那麼簡單，沒有聲音，沒有光色，沒有記號。羅斯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懷疑經過一秒多鐘。狼向前跑，困難地跳過路上的溝。

這是一隻老狼，有灰脊背和飽滿的紅肚子。牠從容地跑着，顯然相信沒有人看見牠。羅斯托夫屏氣地看狗。狗背翹着，站着，沒有看見狼，什麼都不懂。老卡拉伊轉過頭來，呲出黃牙齒，忿怒地尋找狗，用牙齒咬後腿。

「嗚——嗚——」羅斯托夫撮起嘴唇，低聲喚。狗都搖動了鐵環，蹣跚起來，聳起耳朵。卡拉伊搔過牠的後腿，站起來，聳起耳朵，輕搖尾巴，尾上懸了毛猴圈。

「放呢？不放呢？」尼考拉向自己說，這時狼已離開樹林，向他走近。忽然狼的面容全部改變了；牠頭抖了一下，看到了大概牠從未看見過的人，眼睛向牠看着，於是微微地把頭轉向獵人，站立住——退，還是進？「哎，都是一樣，進——」牠似乎向自己說，並且前進，已不環顧，帶着柔軟的、遲緩的、自由的、但堅決的動作。

「嗚——嗚——」尼考拉用不像自己的聲音叫喚，他的良馬自動地直向山下衝去，跳過水溝，橫截狼的路，羣犬跑得更快，追趕着馬。

尼考拉沒有聽到自己的聲音，沒有覺得自己在跑，沒有看見羣犬，沒有看見他在跑的地方；他只看

見狼，狼加快了步子，不變方向，朝山凹奔去。最接近野獸的是黑色鬃鬃的米爾卡，牠開始靠近野獸了。更近，更近，……牠趕上牠了。但狼側視牠；米爾卡不像從前一樣去攻擊，却忽然豎起尾巴，開始立定在他的前腿上。

「嗚嗚嗚嗚！」羅斯托夫喊叫。

紅色的劉比姆，從米爾卡的後面跳上前，向狼直撲，咬住了牠的後腿，但立刻又驚恐地跳到另一邊。狼蹲伏，呲出牙齒，又起來，向前跑，隔着一阿爾申（約二·二中尺——譯）的距離，跟隨了全部的狗，都不接近牠。

『要走開了！不行，這不可能！』尼考拉想，繼續用沙聲音喊叫。

「卡拉伊！嗚嗚嗚！」他喊叫，尋找老狗，他唯一的希望。

卡拉伊用了全部的老勁，盡可能地伸直身軀，看着狼，費力地跑到旁邊，橫截狼。但由於狼的運動迅速和狗的運動遲緩，看到卡拉伊的打算是錯了。尼考拉已經看到那個樹林在他面前不遠，狼若跑到那裏便一定會逃脫了。但狗和獵人在前面出現了，幾乎是迎面而來。還有希望。尼考拉不認識的、一隻年幼的長狗在前面向狼直撲，幾乎把牠撞倒。狼意外地迅速立起來，向小獵犬衝去，呲了牙齒，——流血的、頭旁撞破的狗，尖銳地叫着，以頭撞地。

「卡拉尤施卡！老人！……」尼考拉哭了。

老狗，帶着後腿上糾結的毛簇，因為這一延遲，橫擋了狼的路，離牠只有五步了。好像是感覺到危險，狼也視卡拉伊，把尾巴更向腿當中夾，加快了跑步。但那時——尼考拉只看見卡拉伊所發生的事！牠立刻咬在狼身上，和狼在牠們前面的水溝裏滾成一團。

那時候，當尼考拉看見了在水溝裏和狼鬥的羆犬，犬下面狼的灰毛，牠伸直了後腿，緊貼的耳朵，和驚惶的、喘息的頭（卡拉伊咬住了牠的頸子），這時候，當尼考拉看見了這情形時，是他生活中最快樂的時候。他已抓住鞍橋，要下馬斬狼，但忽然在狗羆之間野獸的頭伸上來，然後牠的前蹄在水溝邊上。狼磨牙（卡拉伊亦未咬住他的頸子），用後腿踢出水溝，夾着尾巴，又跑開了羆狗，向前移動。卡拉伊帶着豎起的毛，大概是受損害或受傷了，困難地從水溝裏爬出。

「我的上帝！爲什麼呢？……」尼考拉失望地喊叫。

伯伯的獵人從另一邊馳馬而來橫截狼的道路，他的狗又止住了野獸。又將牠圍了起來。

尼考拉，他的僕人，伯伯和他的獵人，追趕野獸，嗚嗚叫着，喊叫着，每次在狼後蹲踞便準備下馬，每次在狼振作起來向樹林裡——這裡可以救他——移動時，便又向前跑。

在這次追趕的開始，大尼洛聽到嗚嗚聲，便已從森林的邊際跑出。他看見了卡拉伊咬住了狼，於是止住了馬，以爲事已結束了。但在獵人們沒有下馬而狼振作起來，又逃跑時，大尼洛馳動他的標馬，不向狼跑去，而對面向森林跑去，和卡拉伊一樣——橫截野獸，由於這個方向，在伯伯的羆犬第二次止

住狼時，他跑到了狼那里。

大尼洛沉默地馳奔，左手執着出鞘的刀，用鞭子打棕馬的凸出的旁邊，好像用連枷。

尼考拉直到喘息的棕馬從他身邊走過時，才看見聽到大尼洛，他聽到了身體落地的聲音，並看見了大尼洛在羣犬的當中伏在狼的背上，企圖抓住狼的耳朵。顯然對於狗，對於獵人，對於狼，現在一切都完結了。野獸驚惶的貼了耳朵，企圖起來，但羣狗咬住了牠。大尼洛，站了起來，踏了一步，好像是要躺下來休息，把全身滾在狼身上，抓着牠的耳朵。尼考拉想斬，但大尼洛低聲說：「不要，我們來細」，於是換了地位，把腳踏在狼頸子上。在狼嘴裏放進了一根棍棒，綁緊，好像是用皮條加鞣勒，又細綁了蹄子，大尼洛把牠從這邊向那邊擺宕了兩下。

他們帶着快樂的、疲乏的面孔，把活的母狼映在驚駭的、嘶鳴的馬背上，隨帶着向狼吠叫的羣犬，他們把狼帶到大家應當聚合的地方。狼犬捕獲了兩隻小狼，提犬捕獲了三隻。獵人們帶了捕獲物與談話聚到一起，大家都來看母狼，牠垂着寬額的頭，口裏嚼着木棍，用大的、玻璃的眼睛看所有的這一羣圍繞牠的狗與人。當他們觸動牠時，牠揮動着被縛的腿，兇野而同時簡單地看大家。依利亞，安德來伊克伯爵也來摩弄狼。

「噢，多大的母狼」他說。「母狼啊，」？他問站在旁邊的大尼洛。

「是母狼，大人，」大尼洛回答，趕快地脫了帽子。

伯爵想起了他所放走的狼和他同大尼洛的衝突。

「但，弟兄，你發火了」，伯爵說。

大尼洛什麼也未說，只羞慚地笑着小孩子般溫和的可愛的笑容。

六

老伯爵回家了。娜塔莎和彼洽答應了立刻回家。獵隊更向前行，因為還早。在中午，他們把獵犬放進長着密的、小樹林的山谷裏。尼考拉站在一塊休耕田上，看見了他全部的獵人。

在尼考拉的對面是綠田，他的一個獵人站在那里，單獨地在矮胡桃樹的後邊的四子裏。剛剛放了那些獵狗，尼考拉便聽到他所識別的一隻狗——弗托爾恩——的間斷的聲音；別的許多狗和這隻狗合夥一起，時而沉默，時而又吠。片刻之後，從山坡上送來追趕狐狸的聲音，全體的狗，合到一起，在空地上追趕，向着尼考拉對面的綠田地上跑去。

他看見了馳聘的管狗人戴着紅帽子在長着樹的山谷邊，甚至看見了羣狗，並時時期待着，在那邊，在綠蔭上，出現狐狸。

站在四子裏的獵人移動了，並放出羣犬，尼考拉看見了一隻紅的、低矮的、奇怪的狐狸，牠散開尾巴，匆忙地在綠蔭上奔跑。羣犬追趕牠。現在牠們靠近狐狸了，現在狐狸在牠們當中兜圈子，更快地兜

着圈子，在他的四周旋着散開的尾巴；現在一隻白狗撲來，在他後邊是一隻黑的，一切混雜在一起了，羣狗不動，頭聚在一起，後部分開着向外，好像一顆星。有兩個獵人跑到羣狗那里，一個戴紅帽，另一個陌生的，穿綠色上衣。

「這是什麼回事？」尼考拉想。「這個獵人從那裏出來的？他不是伯伯的人。」

獵人們打到了狐狸，站立好久，沒有轉身。帶着凸出的鞍子的羣馬站在他的旁邊，狗皆躺着。獵人們搖動手臂，對狐狸做了什麼。從那里發出號角聲——這是議定的爭執的信號。

「這是依拉根的獵人和我們的依凡有了爭執」，尼考拉的僕人說。

尼考拉派了僕人去召他的妹妹和彼洽，並騎馬慢步走到管狗人所聚集的地方。有幾個獵人跑到了發生爭執的地方。

尼考拉下了馬，和騎馬來到的妮塔莎及彼洽站在羣犬的旁邊，等候人來報告事情解決的經過。爭執的獵人在馬鞍上帶着狐狸從矮樹後邊走出，來到年輕的主人面前。他遠遠地脫下了帽子，企圖恭敬地說話；但他臉發白，喘氣，臉上有怒容。他的一隻眼睛被打傷了，但他也許不知道這個。

「你們那里發生了什麼？」尼考拉問。

「啊，他要殺死我們的狗追到的狐狸！我的鼠色的狗抓住的。去審判我吧……他搶狐狸！我用狐狸打了他一下子。牠在這里，在鞍子上。你要這個嗎？」獵人說，指着獵刀，大概是以為他還在和仇人說

話。

尼考拉沒有同獵人說話，要妹妹和彼治等候他，他去到敵人，依拉根的獵隊所在的地方。

那個勝利的獵人騎入獵人的團體，在那裏，在同情的好奇的人羣中說他自己的功績。

事實是如此，就是依拉根家和羅斯托夫家有了爭執並且涉訟，他打獵的地方，按照習慣是屬於羅斯托夫家的，現在似乎他有意派人來到羅斯托夫家裏打獵的山谷，並允許了他的獵人搶奪別人家獵狗的東西。

尼考拉從未見過依拉根，但因為在他的判斷與情緒中，向來沒有過中庸之道，由於聽說這個地主的好事與剛愎，他滿心懷恨他，並認為他是最大的仇人。他現在憤怒地與奮地騎到他面前，緊握着鞭子在手裏，完全準備了對於他的仇人作最堅決、危險的行爲。

他還未騎過森林的高地，已看見一個向他迎面而來的肥碩的紳士，戴麕皮帽，騎美麗的黑馬，帶隨着兩個僕人。

代替仇人的，是尼考拉發現依拉根是一個莊嚴的有禮貌的人，特別願意結識年輕的伯爵。走近了羅斯托夫，依拉根拿起麕皮帽，說他很惋惜這件事情；說他已命人處罰那個奪取別家狗子的獵物的人，要求伯爵結識，並將自己的獵地給他用。

娜塔莎怕她的哥哥做什麼可怕的事情，興奮地騎馬跟在他身後。看到敵人們友善地施禮，她騎到他們面前，依拉根在娜塔莎面前把麕皮帽舉得更高，故意地笑着，並說，憑了她對於打獵的熱情，憑了他

久聞而趨向美麗，伯爵小姐是一個蒂阿娜（女神——譯）。

依拉根，爲了掩飾他的獵人的過失，堅持地要求羅斯托夫到他的高地上去，她在一個之外，是他爲自己保留的，據他說，這裏有很多兔子。尼考拉同意了，於是加大了一倍的獵隊，向後移動了。

要到依拉根的高地，須走出畝上。獵人們走成一線。紳士們走在一起。伯伯，羅斯托夫，依拉根都儉看別人的狗，企圖不被別人看見，並且不安地在這些狗裏尋找自己狗的敵手。

依拉根的狗羣中一隻小純種、瘦而有鋼肌、美鼻、凸出的黑眼、紅花狗的美麗，特別感動了羅斯托夫。他聽說過依拉根的狗的靈活，在這個美麗牝犬身上他看到了他的米爾卡的敵手。

在依拉根所引起的關於今年收成而鎮靜的談話當中，尼考拉向他指示了紅花狗。

「你這隻狗很好！」他用無心的語氣說。「靈活嗎？」

「那個嗎？是的，是一隻很好的狗，能捕獲東南」，依拉根用冷淡的聲音說到他的紅花狗蒂爾薩，這是在一年前用三個奴隸的家庭換來的。「所以你們不誇口他們打殺了，伯爵」，他繼續已經開始的話，認爲禮該向年輕的伯爵回答同樣的話，依拉根看了他的狗，選擇了米爾卡，牠的寬臀引起他注意。

「你這隻黑花狗很好，——很好！」他說

「是的，很好，會跑」，尼考拉回答。「只要有一隻母兔子跑到田地上來，我便讓你看，他是多麼好的狗」，他想，並轉過身向用人說，他要給一個盧布給那個找到兔子的。

「我不懂」，依拉根繼續說，「怎麼別的獵人們嫉妒野獸和狗。我向你說我自己的事情，伯爵。你知道，我喜歡騎馬，和這樣的人騎馬……還能有更好的事嗎？」（他又對娜塔莎脫獵皮帽子）；「但這個，計算獸皮，獲得多少我都不注意！」

「噢，是的。」

「我也不憤慨，別人的狗捕獲了，我的狗沒有，——我只愛看打獵，是不是，伯爵？因為我認爲……」

「噢吐咪——咪，——這時聽到了停止的管狗人之一的冗長的叫聲。他站在麥田岡子上，舉起鞭子，又重複了冗長的聲音：「噢吐咪——咪！」這個聲音和舉鞭，表示他看見前面有一隻躺着的兔子。」

「好像他發現了」，依拉根無心地說。「好我們去捕，伯爵！」

「是的，應當去……但——怎麼，一起嗎？」尼考拉回答，看着葉爾薩和伯伯的紅毛如加伊，這兩個敵手，他從來不會用他的狗比較過。「牠們要勝過我的米爾卡嗎？」他想，和伯伯及依拉根排排着到兔子那裏去。

「毋兔嗎？」依拉根問，走近發現兔子的獵人，並非不興奮地環顧着，並喚着葉爾薩。……

「你，米哈伊·尼卡諾鏡支？」他向伯伯說。

伯伯，皺眉向前走。

「要我說什麼。你的——前進，好極了！——你用村莊買狗，你們的狗植幾千。你們試驗你們的狗，我來看！」

「如加伊，哪，哪，」他喊叫。「如加尤施卡」，他添說，不覺地用這親愛稱謂表示出他的溫柔和他對於這個紅狗的希望。娜塔莎看見並且感覺到這兩個老人和哥哥的隱藏的興奮，她自己也興奮了。

獵人舉着鞭子站在岡子上，紳士們慢步騎馬走近他；在地平線上走動的獵犬都離開了兔子；紳士以外的獵人們也走開了。一切動作遲緩鎮靜。

「頭對哪邊？尼考拉問，騎馬走了一百步，走到發現兔子的獵人那里。但獵人還不及回答，兔子感覺着明天早晨將有的冷意，不躺着，却跳起。有皮帶的羣犬，吠着，向山下追趕兔子；沒有皮帶的提犬都從各方面向獵犬或兔子奔去。所有的動作遲緩的管狗者，叫着：停住！集合着狗子，獵人們叫着：噢——吐！指導着狗子，——都在田地上奔跑。安靜的依拉根，尼考拉，娜塔莎，和伯伯皆飛馳，不知道如何跑，及何處去。只見見狗和兔子，只怕有一那刹看不到這個追逐。兔子是一隻靈活的母兔。牠跳起時，並不立刻奔跑，却聳起耳朵，注聽叫聲與蹄聲從四邊向牠而來。牠跳了十次，不快，讓狗追上牠，最後選定了方向，並明白了危險，貼了耳朵，全力逃跑。牠伏到休耕田上，但前面是綠疇，那里是泥濘的。發現兔子的獵人的兩隻狗最靠近牠，最先看定並追兔子；但牠們離牠遠遠時，已從後邊飛出了依根拉的紅花狗葉爾薩，和牠相隔一狗的距離，以可怕的迅速對準了兔尾，撲上去，滾了一下，以為抓

住了牠。兔子穹起脊背，跑得更快。寬闊的米爾卡從葉爾薩的後面搶上前，迅速追趕兔子。

「米爾施卡！親愛的！」是尼考拉的勝利的叫聲。似乎米爾卡就要抓著兔子，但牠趕過頭，跑遠了，兔子折回，美麗的葉爾薩又去追趕，緊隨著兔子的尾巴，好像是在打算，這次不要弄錯，抓住牠的後腿，

「葉爾生卡！小妹妹！」是依拉根的哭嚷的不像自己的聲音。葉爾薩沒有注意他的祈求。在好像牠正要抓住兔子的時候，兔子折轉，跳入綠蔭與休耕田間的界溝裏。葉爾薩和米爾卡，又排排著，好像一對搶車的馬，追趕兔子；兔子在界溝裏容易跑，狗不能迅速靠近牠。

「如加伊！如加尤彌卡！前進好極了！」這時候另一個新的聲音喊叫，於是如加伊，伯伯的紅色寬額狗，伸直身軀，穹起背，趕上了前面兩隻狗，從牠們後面趕上前，帶著可怕的緊張直撲兔子，把牠從界溝裏趕到綠蔭上，更兇狠地在泥濘的綠蔭上又撲了一次，陷到膝部，於是只看見牠滾了一下，脊上沾了污泥，和兔子打滾。羣狗圍著牠如星形。傾刻之間，所有的人都站到攙攙的狗旁。只有快樂的伯伯下了馬，剮了兔腳。抖著兔子，讓血流去，他驚訝的回顧，瞬着眼睛，手足不知所措，並說話，但不知向誰說，在說什麼。「這就是前進！」這是狗……趕上了所有的，值千的，和值一個盧布的——前進好極了！」他說，喘息着，並憤怒的回顧，好像是咒罵誰，好像都是他的敵人，都侮辱了他，只是現在他終於自己平直了。「這就是你們的頑犍子的——前進好極了！」

「如加伊，脚！」他說，丟下割下的淤泥的鬼腳，「你應得的——前進好極了！」

「牠疲倦了，獨自追趕了三次，」尼考拉說，他沒有聽任何人說，也不注意他的話是爲人喜到。

「這算什麼、橫截！」依拉根的僕人說。

「那樣地追過了頭，任何看門的狗都抓得住的」，依拉根同時說，他臉發紅，因馳胸與興奮而費力地喘息。

這時娜塔莎，未及換氣，喜悅地激動地喊叫得那麼尖銳，震動了大家的耳朵。她用這個喊叫表現了別的獵人們在同時的說話中所表現的一切。這個叫聲是那麼奇怪，假若這是在別的時候，她便要自己羞慚這個野蠻的喊叫，大家都要詫異這個喊叫。作伯自己扭轉鬼子，伶俐地敏捷地把牠搭在馬背上，好像是用這一搭責備大家，並且帶着那樣的神情，表示他不願同任何人說話，他騎上他的棕紅的馬走去。除了他，大家都愁悶，委屈，騎馬散開，很久以後才能恢復先前伴侶的淡漠。他們又很久地看紅毛的如加伊，牠帶着襪染汗泥的、駝起高背，響着鐵環，帶着勝利者安靜的神情走在伯伯的馬蹄後。

「當然，在沒有追趕的時候我和別的都一樣，呶，追趕時，你看吧！」尼考拉覺得這狗的神情說。好久以後，當伯伯騎馬走來和尼考拉說話時，尼考拉覺得受寵，伯伯在這件事以後還肯和他說話。

在傍晚依拉根和尼考拉告別時，尼考拉覺得自己離家那麼遠，他接受了伯伯的提議，讓獵隊，在伯伯的小村莊米哈洛夫卡宿夜。

「假使你們到我這裏來，——前進好極了！」伯伯說，「這就更好；你看，天氣潮濕」，伯伯說，「你們該休息，伯爵小姐可以用馬車送回去」。伯伯的提議被接受了，派了獵人去與特拉德諾取馬車；尼考拉和娜塔莎及彼洽到伯伯家。

大小五個僕人跑到前門的階層上迎接主人。幾十個女子，老的、大的、小的，從後邊的階層上看到家的獵人們。娜塔莎——女子，騎馬的小姐——的在場，引起伯伯的家奴們好奇心到那樣的程度，許多都不因為她的在場而拘束，走到她面前，看她的眼睛，在她面前談論她，把她當作出現的奇蹟，不當作凡人，且不能聽到、懂得他們說到她什麼。

「阿任卡，看呵，她坐在邊上。她坐着，衣裳邊擺着……你看小號角！」

「呵唷，還有刀呵……！」

「看韃靼女子！」

「你怎麼會不裁下來？」最勇敢的直接向娜塔莎說。

伯伯在生長草木的園花內小木屋的階層前下了馬，看了看家裏的人，命令地、大聲說話，要閑人都走開，並吩咐了別的去辦一切必須的事情招待客人。

掃散了。伯伯扶她跨下了馬，並且用手臂引她踏上不穩的、木板剛磨平的木板階，屏裏是未塗刷的木板牆，不很乾淨，看不出來居住的人的目的是要沒有污點，但也看不出來疏忽。門廊處發出新鮮的蘋果味，掛了狼皮和狐皮。

伯伯把客人們從前房領進有摺桌和紅椅的小廳，然後領進有樺木圓桌與沙發的客廳，然後領進書房，這里有破沙發，脫線的地氈，和蘇佛羅夫的、主人父母的、及他自己戎裝的畫像。書房裏有強烈的烟草氣味和狗的氣味。伯伯在書房裏要他們坐下，如同在家裏一樣，他自己走了出去。如加伊帶着未刷的背走進書房，躺在沙發上，用舌頭和牙齒清理着自己。書房通走廊，走廊上可以看見有破帷的屏風。在屏風的那邊可以聽到婦女的笑聲和低語。娜塔莎、尼考拉、和彼洽脫了外衣，坐到沙發上。彼洽伏在肘上，立刻睡着了；娜塔莎和尼考拉無言地坐着。他們的臉發熱，他們很餓，很愉快。他們互相看（在打獵後，在書房裏，尼考拉認為無須對他的妹妹表示他的男性的優越）；娜塔莎向哥哥眨眼，兩人忍了不久，便大聲發笑，不及想出發笑的藉口。

停了一會兒，伯伯穿了卡薩克衣，藍褲，小靴走進書房。娜塔莎覺得，這套衣裝，她會驚異地嘲笑地看見伯伯在奧特拉德諾穿過的，是合式的衣裝，沒有地方亞於大禮服與常禮服。伯伯也愉快；他不僅不惱怒兄妹的笑聲（他不會想到他們會嘲笑他的生活），而且自己也加入了他們無故的歡笑。

「對了，年輕的伯爵小姐——前進好極了——像她這樣的還沒有見過」——他說，給了羅斯托夫

一根長烟管，把另一根短的破的烟管用習慣的姿勢放在三個手指之間。

「整天騎馬，就和男子一樣，她好像沒有事兒！」

伯伯來後不久，一個女孩——從足音上看顯然是赤脚的——打開了門，一個肥胖、紅潤、雙下頰，飽滿紅嘴唇、美麗的，四十歲的女人，手拿大盤子，走進門。她在眼睛裏和每一種動作裏帶着好客而尊嚴與誠意，看着客人，帶着和善的笑容恭敬地向他們鞠躬。雖然肥胖甚於常人，使她向前挺起胸脯和肚子，向後昂着頭，這個女人（伯伯的女管家）行動却極輕易。她走到桌前，放下盤子，用白肥的手伶俐地取出酒瓶，食物，放到桌上。做完這事，她走開，面帶笑容，站到門口。「這裏我就是我！現在你懂得伯伯嗎？」她的神情向羅斯托夫說。怎麼會不懂：不僅尼考拉，而且娜塔莎也懂得了伯伯，和鐵眉的意義，快樂自滿笑容的意義，這笑容在阿尼西亞·費道羅芙娜進房時使他鐵起嘴唇。盤上有香草酒，菓汁，菌子，黑麵，酪餅，鮮蜂蜜，煮熟的和起沫的蜜酒，蘋果，生的和烤熟的胡桃，和蜜餞胡桃。然後阿尼西亞·費道羅芙娜送來蜜和糖的餞食，火腿，和剛煎好的鷄。

這一切都是阿尼西亞·費道羅芙娜預備、保存、饜製的。這一切的香氣，和滋味都像她自己。一切都顯出她的豐潤，清潔，素白，與悅意的笑容。

「噯一點，伯爵小姐，」她說，給娜塔莎時而這個，時而那個。娜塔莎吃了一切，她覺得這樣的餞餅，這樣香美的餞食，蜜餞胡桃，和這樣的雞，是她從來未見過未吃過的。阿尼西亞·費道羅芙娜走出

去了。羅斯托夫和伯伯在飯後飲酒，談到過去的和未來的獵，如加伊，和依拉根狗。娜塔莎帶着閃亮的眼睛挺直地坐在沙發上，聽他們說。她幾次企圖喚醒彼洽，要他吃點東西，但他說了一些不可懂的話，顯然沒有醒。娜塔莎心裏是那麽愉快，在這個環境裏覺得那麽舒服，她只怕馬車來得太快接她回去。在偶然發生的沉默之後——這幾乎是人們第一次在自己家裏招待朋友時所常有的事——伯伯說話，回答他客人心中的思想：

「我就是這樣地過日子……人要死——前進，好極了——什麼也不留。爲什麼犯罪呢！」

當他說這話時，伯伯的臉色是很莊重的，甚至是美麗的。羅斯托夫此時不覺地想起他聽父親和鄰人所說的伯伯的一切好處。伯伯在這一帶的地方負有大度與公正怪人的名望。他被邀請解決家庭糾紛，他被請做執行人，把秘密告訴給他，他被選爲裁判人，並盡別的義務，但他總是固執地拒絕公共的職務，春秋二季他騎栗色馬在田間，冬季他坐在家，夏季他騎在牛長樹木的花園裏。

「爲什麼你不服務呢，伯伯？」

「服務過的，但放棄了。我不適宜，前進好極了，我做不出什麼事情來。這是你們的事情，我沒有這種智慧。打獵又是一回事了。前進好極了，開門」，他大聲說。「爲什麼開了門！」走廊（伯伯叫走廊）上的門通獵人的房；獵人們的休息室叫這個名字。赤腳迅速地躡着，不可見的手開了獵人房的門。走廊上清晰地傳來手琴聲，顯然是有一個能手在彈奏。娜塔莎聽了這聲音很久，現在走到走廊上，要聽

得更清楚。

「這是我的車夫米威卡！我替他買了一個手琴，我歡喜聽」，伯伯說。伯伯有一個習慣，就是當他打獵回家時，米威卡便在獵人的房裏彈手琴。伯伯愛聽這種音樂。

「多麼好啊！確實好極了，」尼考拉帶着幾分不自覺的輕視說，好像他羞于承認他很注意這種樂聲。

「怎麼好極了？」娜塔莎譴責地說，感覺到他哥哥的語氣。「不是好極了，而是美極了，確實的！」正如回她覺得伯伯的菌子、蜜、和菓汁是世界上最好的，她也覺得這個樂聲在此時是音樂的美之峯極。

「再彈，請再彈，」手琴剛停止時，娜塔莎在門口說。米威卡調了音，又帶着過門與花腔彈了夫人曲。伯伯坐着聽，把頭歪向一邊，帶着微微的笑容。夫人曲的曲調重複了一百次。手琴調了幾次音，又彈出同樣的樂聲，聽的人不厭煩，只希望再聽，再聽這個曲子。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走進來，把肥壯的身體倚在門邊上。

「承你聽，」她向娜塔莎說，帶着笑容，極似伯伯的笑容。「他在我們這裏彈得很好」她說。

「這裏的一節他彈得不對」，伯伯忽然帶着興奮的姿勢說。「這裏要停一下——前進好極了，停下。」

「你也會彈嗎？」娜塔莎問。

伯伯笑而不答。

「你看看，阿尼茜尤施卡，六弦琴上的孩子是不是好的？手早已不拿了——前進好極了，——我拋了。」

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樂意地用輕快的脚步去執行主人的命令，並帶來了六弦琴。

伯伯誰也不看，吹去灰塵，用有骨的手指輕彈六弦琴的上部，調了音，在安樂椅上坐正。他拿着六弦琴的頸上部（左臂的肘端向外曲，有幾分舞台姿勢），向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眨眼，未彈夫人曲，却彈出一個響亮的、純粹的和音，於是韻律地、鎮靜地，但堅決地用極慢的拍子開始彈出名曲大街曲。曲聲適時地合着拍子，帶着鎮靜的愉快（就是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全身所表現的那種愉快）感動了尼考拉與娜塔莎的心。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臉紅了，用手帕蒙了臉，笑着走出房間。伯伯繼續純熟地、用心地、生動地、堅決地彈着曲子，用變色的激動的目光看着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離開的地方。在他臉上灰鬚子下的一邊漸漸地有了笑聲，當曲子彈得更久，拍子更快，在邊門偶有間斷時，他的笑聲更高。

「美極了，美極了，伯伯！再彈！再彈！」他剛剛完結，娜塔莎便大聲說。她從位子上跳起，抱住伯伯，並吻他。「尼考林卡，尼考林卡！」她說，看着哥哥，好像問他：「這是什麼回事啊！」

尼考拉也很歡喜伯伯的彈奏。伯伯把這曲子又彈了一次。阿尼茜亞·費道羅芙娜的笑臉又出現在門口，在她後邊還有別的面孔。：「爲汲冷泉水，呼女且暫待！」伯伯彈着，又彈了一個邊門，停止，

並搖肩。

「嗷，嗷，親愛的，伯伯，」娜塔莎用那種懇求的聲音眼着，好像她的生活決定在此。伯伯站起，好像他是兩個人，——一個嚴肅地笑那愉快的人，而那愉快的人做了跳舞前單純的、精確的準備。

「嗷，姪女兒！」伯伯大聲說，向娜塔莎伸出那隻彈了一個和音的手。

娜塔莎拋掉了那裹在身上的披巾，跑到伯伯的前面，把手叉在腰上，用肩頭做了動作，並站起。

何處，如何，何時，這個由僑外的法國女子所教育的伯爵小姐，從她所呼吸的俄國空氣中吸取了這種精神，她從何處獲得了披肩舞〔註〕所早該去除的動作呢？但這種精神和這些動作正是那不可模倣的，不可教學的，俄國式的，是伯伯所期待於她的。她剛剛站起，並勝利地、驕傲地、狡猾地、愉快地微笑後，最初支配了尼考拉和別人的恐懼——她跳不出來——便過去了，他們已經愛慕她了。

她跳得正對，並且那麼正確，那麼完全正確地跳起來，阿尼茜亞·賈道羅芙娜立刻遞給了她在這個跳舞中所必須的手巾，在笑中含淚，注視那個縹緲的、端麗的、那麼與她不同的、在絲綢與天鵝絨中長大的伯爵小姐，她聽夠了解阿尼茜亞，和阿尼茜亞的父親，母親，姑母，和每個俄國人心中的的一切。

「嗷，伯爵小姐兒，——前進好極了，」伯伯說，完結了跳舞，高興地發笑。「啊，好一個姪女兒！只要替你選一個好小伙子做女婿了，——前進好極了！」

〔註〕這是一種法國舞，她的姿勢與俄國民舞正相反。——毛

「已經選了，」尼考拉笑着說。

「噢？」伯伯驚異地說，疑問地看娜塔莎。娜塔莎帶着快樂的笑容肯定地點頭。

「還是那樣好！」她說。但她剛剛說了這話，另一串新的思想和情緒在她心中發生了。「尼考拉說：『已經選了』時，他的笑容是什麼意思呢？他歡喜呢，還是不歡喜呢？他似乎以為我的保爾康斯基不贊同不了解我們這種喜悅。不，他會懂得一切。現在他在何處呢？」娜塔莎想，她面臉頓然變為嚴肅。但這只經過了一秒鐘。「不要想，不敢想到這個，」她向自己說，笑着，又坐到伯伯的身邊，求他再彈點什麼。

伯伯又彈了一個歌曲和華爾滋曲；然後，沉默，沉默，睜了眼眶，唱了他心愛的戀歌。

暮色已蒼茫，

新雪紛紛降……

伯伯唱得和農民們一樣，帶着完全的單純的信仰，以為歌中一切的意義只含在文字裏，腔調是天成的，單獨的腔調是沒有的；而腔調——只是爲了文字的。因此伯伯的這個無意的腔調，好像鳥雀的腔調一樣，是異常美好。娜塔莎因為伯伯的歌而狂喜。她決定了不再學鋼琴，只學六弦琴了。她向伯伯要了六弦琴，立刻彈起了歌詞。

十點鐘，來了一輛寬坐車，一輛敞車，和三個派出尋找他們的騎者，迎接娜塔莎和彼治。據派來的

人說，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道他們在何處，很聖心。

彼治被抬起放在寬敞車上，好像死屍，娜塔莎和尼考拉坐在敞車上。伯伯把娜塔莎裹了起來，帶着
一種全新的溫柔和她道別。他步行送他們到橋上，到涉水處應該繞過這座橋，他命獵人們帶燈籠在前
走。

「再見，親愛的姪女！」他的聲音在黑暗中喊叫，這聲音不是娜塔莎先前的，而是那唱『黃昏降雪』的
「昏降雪」的。

在他們經過的村莊有紅火，並有愉快的烟氣。

「這個伯伯是多麼可愛呵！」娜塔莎說，這時他們已上了大路。

「是的」，尼考拉說，「你不冷嗎？」

「不，我很好，很好。我這麼舒服，」娜塔莎甚至迷感地說。他們沉默了很久。

夜黑暗而潮濕。看不見馬；只聽到牠們在看不見的泥濘中踐踏。

在這個幼稚的易感的心靈中發生了什麼呢——牠急切地抓住一切各種不同的人生印象作爲己有？這
一切是怎麼疊積在她心中的呢？但她是很快樂的。快到家時，她忽然唱起『黃昏降雪』的曲調，這曲
調她一路上唱着，終於唱會了。

「唱會了嗎？」尼考拉問。

「你現在想什麼呢，尼考林卡？」娜塔莎問。他們歡喜互相問這個問題。

「我嗎？」尼考拉說，回憶着；「你看吧，我起先想到如加伊，紅毛狗，像伯伯，假使牠是人，牠一定會把伯伯留在家裏，假使不是因為騎馬，那麼用和聲也能留住他。伯伯，他多麼和諧啊！是不是呢？——噢，你呢？」

「我嗎？等一下，等一下。我起初想到，我們在這裏趕車，並且以為我們是向家裏走，但上帝知道我們在這個黑暗裏到何處去，忽然我們要到了，並且發現我們不在奧特拉德諾，却是在仙境裏。然後我又想到：沒有，沒有別的了。」

「我知道，你一定想到他，」尼考拉笑着說，因為娜塔莎能從他的聲音上明白。

「不是」，娜塔莎回答。雖然確實她同時想到安德來郡王，又想到他會歡喜伯伯。「我還是在重複，一路上重複：阿尼茜尤施卡走路多麼好啊，好啊！」娜塔莎說。於是尼考拉聽到了她的響亮的、無故的、快樂的笑聲。

「你知道」，她忽然說，「我知道，我決不會再像現在這樣地快樂安靜了。」

「多麼無聊，笑話，廢話，」尼考拉說，並且想：「我的這個娜塔莎是多麼可愛啊！別的這樣的朋友，我沒有，並且將來也不會有。爲什麼她要出嫁呢？永遠和她這樣駕車吧！」

「這個尼考拉是多麼可愛啊！」娜塔莎想。

「啊！客廳裏還有火光呢，」她說，指着屋子的窗子，屋子在潮濕的、天鵝絨般的夜之黑暗中美麗地亮着。

八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辭去了貴族代表的職務，因為這個職務引起了太大的花費。但他的情形並未改善。娜塔莎和尼考拉常常看見父母祕密的、不安的談話，聽到他們談到出賣羅斯托夫家富麗的祖宅和莫斯科郊外的田莊。不做貴族代表，便不需要有那麼大的交際，並且奧特拉德諾的生活可以比從前諸年更加安靜；但大房子和廂屋裏仍然滿是人，飯車上仍然要坐二十人以上。這都是他們自己的、在家裏住慣了的人，幾乎是家人，或者是似乎絕對必須住在伯爵家的人。這些人是狄姆勒——音樂家及其夫人，禰蓋爾——跳舞教師和他的家庭，老太太別洛發，還有許多別人；彼洽的教師們，小姐的老女教師，以及其他的人們——他們只覺得住在伯爵家較之在自己家是更好更有益。沒有了從前那樣大規模的交遊，但生活態度仍然是那樣，不那樣伯爵和伯爵夫人便不能感覺到是在生活。尼考拉所擴大的獵隊是如舊；五十匹馬和十五個馬夫是如舊；命名日的貴重禮物，請全區的隆重宴會是如舊；伯爵的維斯特牌和波士頓牌仍然如舊，玩牌時，他讓所有的人看見他的牌，讓鄰人們每天贏他幾百盧布，他們認為和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做賭博的權利是一種有利的收入。

伯爵在他的事務中，好像是在一個大網中，他企圖不相信他是陷在紛亂中，却逐步地更陷入紛亂中，並且覺得自己既無力擴張那糾纏他的網，又不能小心地耐煩地去解除牠們。伯爵夫人用憐愛之心感覺到她的子女們都墮落了，伯爵是無罪的，他不能辨不是他那樣，他自己因為感覺到自己與子女們墮落而痛苦（雖然是隱瞞着），她尋找方法，來改遣情形。從她的婦女觀點上看來，唯一的方法——尼考拉娶富家女子。她覺得，這是最後的希望，覺得假使尼考拉拒絕她爲他尋找的配偶，則永沒有改善境況的可能了。這個配偶是尤麗·卡拉根，是優美、善良父母的女兒，從小和羅斯托夫家相識，現在，因爲最後一個哥哥的死而成爲富實的女子。

伯爵夫人直接寫信到莫斯科給卡拉根夫人，向她提議她的女兒和自己兒子的婚事，並獲得了她滿意的答覆。卡拉根夫人回答說，她自己那方面是同意的，說一切都決定于她女兒的意向。卡拉根夫人遂尼考拉到莫斯科去。

幾次眼中含淚，伯爵夫人向兒子說，現在她兩個女兒都大事定了，她唯一的希望是看見他結婚。她說，假使這件事情做成了，她睡在棺材裏也安心。然後她說她心目有一個美女，並試探他對結婚的意見。在別的談話裏，她稱贊尤麗，並勸尼考拉在假日去莫斯科要娶。尼考拉猶透了他母親的談話是向目的，在某一次的談話中要求她完全坦白。她向他說，改善境況的一切希望，現在都在他要卡拉根小姐。

「那末，假使我愛一個沒有嫁產的女子，你當真要求我，媽媽，要我犧牲我的情感和榮譽而爲了金錢嗎？」他問媽媽，不明白這個問題的殘忍，只是希望表現出他的高貴情緒。

「不是，你沒有懂得我，」母親說，不知如何自辯。「你沒有懂得我，尼考林卡。我願你有幸福，」她添說，並覺得她說假話，她荒亂了。她流淚。

「媽媽，不要哭，只要你向我說你希望如此，你知道，我要拿出我整個的生命，拿出一切，使你安心，」尼考拉說。「我要爲你犧牲一切，甚至我的情感。」

但伯爵夫人不希望那樣提出問題：她不希望兒子爲她犧牲，她自己希望爲兒子犧牲。

「不是，你沒有懂得我，我們不要說了吧，」她拭淚說。

「是的，也許，我是愛無錢的女子，」尼考拉向自己說，「怎麼，我要爲了嫁產，而犧牲我的情感和榮譽嗎？我詫異，媽媽怎麼能夠向我說這話。因爲索尼亞貧窮，所以我不能愛她，」他想，「我不能報答她的忠實專一的愛情。確實我同她比較同任何囹圄般的尤麗是更快樂。爲了我家庭的幸福而犧牲我的情感，我總是能夠的，」他向自己說，「但我不能夠控制我的情感。假使我愛索尼亞，那個情感對我，強于、高于、一切。」

尼考拉沒有去莫斯科，伯爵夫人未同他重提婚事，却愁悶地、有時憤慨地看見兒子和無嫁產的索尼

亞之間逐漸親密的一切象徵。她爲這事責備自己，但不能不申斥並責備索尼亞，常常無故地止住她，稱

她『慈』和『我的親愛的姑娘』。最使仁慈的伯爵夫人向索尼亞發怒的，是這個可憐的、黑眼的甥女是麼溫柔，那麼善良，那麼誠意感激她的恩人，並且那麼可靠地、不變地、自我犧牲地愛尼考拉，沒有地方可以責備她。

尼考拉要在家里把假期過完。接到了安德來郡王從羅馬寄來的第四封信，他在信裏說，假使不是在溫暖的氣候中他的傷處突然開口，他早已首途返俄國了，還使他把歸期延宕到來年的開始。娜塔莎是仍然愛她的未婚夫，這愛情仍使她安心，對於一切的人生喜樂仍歸是易感受；但在同他別後的第四個月末，她開始有了愁悶的時候，這是她不能掙扎的。她惋惜自己，惋惜空虛地、不為任何人、損失了這全部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裏他覺得自己能夠那麼去愛、並被愛。

羅斯托夫家不愉快了。

九

耶誕節來到了，在大彌撒，在隣人與家奴的莊重而厭煩的慶賀，在大家所穿的新衣以外，沒有任何特別的掌袖來慶祝聖誕，但在無風的二十度〔註〕嚴寒中，在日間明亮輝煌的太陽光下，在夜間有星光閃爍之下，覺得這時候需要一種慶祝。

〔註〕等於華氏零度下十三度——毛

在誕節假期的第三天飯後，全家的人各回到自己的房裏。是日間最乏味的時候。尼考拉早晨會去拜訪隣居，睡在沙發上。老伯爵在自己房裏休息。索尼亞坐在客廳的圓桌上抄綉花圖案。伯爵夫人在排牌玩。小丑娜斯塔斯亞·依發諾芙娜帶着愁戚的面孔和兩個老婦人坐在窗前。娜塔莎進了房，走到索尼亞面前，看了她在做什麼，然後走到母親面前，沉默地站住。

「爲什麼你走動着像無家的人？」母親說。「你需要什麼？」

「我需要他，」立刻，就是此刻我需要他，」娜塔莎說，閃爍眼睛，沒有笑容。伯爵夫人抬頭，注意地看女兒。

「不要看我，媽媽，不要看我，我馬上就要哭了。」

「坐下，和我坐下，」伯爵夫人說。

「媽媽我需要他。爲什麼我這樣損失時間，媽媽？」她的聲音中斷了，淚水從眼裏流出，她爲了隱藏，迅速轉過身，走出房間。她走進休息室，停住，思忖片刻，進了女僕室。那里一個女僕在罵一個女孩，她是從外邊冷空氣中喘息着跑進房的。

「你玩夠了，」老婦人說，「什麼事都有個時候。」

「讓她去吧，康德拉切芙娜，」娜塔莎說。「去吧，馬富路莎，去吧。」

賓走了馬富路莎，娜塔莎穿過大廳，走到前廳，一個老人和兩個年輕的遊差在玩牌。他們歇了牌，

在小姐進來時立起來。「我的們們做什麼呢？」娜塔莎想。

「是的，尼基他，請你去……」我派他到那單去呢？」……「是的，到院子裏去，請你拿隻雞來；還有你，米沙，拿點雀麥來」〔註〕

「只拿一點雀麥嗎？」米沙快樂地說。

「去，趕快去」，老人肯定地說。

「費道爾，你去替我拿點粉筆來。」

走滿廚房時，她命人預備茶飲，雖然這不是時候。

衛子福卡是全家最有脾氣的人。娜塔莎歡喜向他試驗自己的權力。他不相信她，並去問是否真的。

「已經是小姐了！」福卡說，虛偽地向娜塔莎皺眉。

家裏沒有人像娜塔莎這樣地差遣許多人，給他們許多工作。她不能夠淡淡地看見僕人而不派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她似乎要試驗，他們當中是否有誰發脾氣，或對她討厭，但僕人們沒有那麼樂意地執行任何人的命令，像執行娜塔莎的。「我要做什麼呢？我該到那裏去？」娜塔莎想，遲遲地在走廊上徘徊。

「娜斯塔斯亞，你發誓笑娜我要生養什麼呢？」她問小丑，她穿着女衣迎面走來。

「你生蛋子，蜻蜓，炸螞，」小丑回答。

〔註〕在地上置穀物，聽家禽啄食，為耶誕時卜吉凶的一種風俗。——毛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總是一樣。呵，我到那里去呢？我要向自己做什麼呢？」于是她躡着腳，跑上樓去看福蓋爾，他和夫人住在頂層。在福蓋爾的房裏坐着兩個女教師，桌上有幾碟葡萄、胡桃、與杏仁。女教師們談到何處生活較廉，在莫斯科抑是在奧皆薩。娜塔莎坐下，帶着嚴肅沉思的臉聽他們說又站起。

「馬達加斯加島，」她說，「馬達加斯加，」她清晰地震複每一音節，沒有回答邵斯夫人的問題：她在說什麼；她走出了房間。

彼洽，她的弟弟，也在樓上；他同一個侍從在準備夜間要放的烟火。「彼洽！彼其卡！」她向他說，「帶我下樓。」

彼洽跑到她面前，用背對她。她跑到他背後，用手摟他頸子，他跳着和她同跑。「不，不該；馬達加斯加島，」她說，從他背後跳開，下了樓。

似乎巡視過她的國土，試驗了她的權力，並相信全都順從，但仍然乏味，娜塔莎走進大廳，拿起六絃琴，坐到書櫃後的黑暗角落裏，開始在絃上彈低音，奏出一個樂節，這是她從一個歌劇中記得的，她曾與安德來郡主一同在彼得堡聽過這歌劇。

對於別的聽的人，她在六絃琴上所奏出的聲音沒有任何意義，但在她的想像中，這些聲音喚起了整串的回憶。她坐在書櫃的後邊，注視書房的門裏面進來一道光線，聽着自己並作回憶，她處在回憶的心

索尼亞拿着一個杯子經過大廳走進廚房。娜塔莎從廚房的門縫裡窺看她，她覺得她記得光線曾經從廚房的門縫裏漏了進來，而索尼亞拿着杯子走過。「這是的，這完全是，完全是一樣的，」娜塔莎想。

「索尼亞，這是什麼？」娜塔莎大聲說，手指彈着粗弦。

「呵，你在這里！」索尼亞說，驚了一下，走來諦聽。「我不知道，暴風嗎？」她羞怯地說，恐怕有錯。

「呸，她，完全同樣地，驚了一下，在從前發生這事的時候，她完全同樣地走來，並羞怯地笑着」娜塔莎想，「完全一樣……我覺得缺少什麼。」

「不是，這是沒水曲」註裏的合唱，你聽，」於是娜塔莎唱出了合唱的調子，讓索尼亞懂得。「你那里去？」娜塔莎問。

「換杯子裡的水，我馬上就要塗完圖案前彩色。」

「你總是忙，我却不能夠，」娜塔莎說。「尼考林卡在哪里？」

「好像是睡了。」

「索尼亞，你去叫醒他。」娜塔莎說。「你說，我叫他唱歌。」

【註】這是Charubini一八〇四年歌劇傑作。——毛

她坐了一下，想着過去一切的意義，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亦毫不惋惜，又在想像中回憶到那個時候，那時她和他在在一起，他用愛憐的眼睛看娜。

「呵，他趕快來吧！我那麼怕，這是不會有的！更壞的：我老了，就是這樣！我現在所有的，將來會沒有了。呵，也許，他今天來，馬上來，也許他來了坐在那里，在客廳裏。也許，他昨天已來了，我忘記了。」娜站起來，放下六弦琴，走進客廳。全家的人，教師們，女教師們，和客人已經坐在茶桌上。僕人們待立于桌子四周。但安德來都王不在，仍然是從前的生活。

「呵，在這裡，」依利亞·安德來伊支說，看見了進房的娜塔莎。「噯，坐到我這裏來。」但娜塔莎站在母親旁邊，環顧四周，好像她尋找什麼。

「媽媽！」她說。「把他給我，給我，媽媽，趕快，趕快，」她又難以抑制她的哭咽。

她坐到桌前，聽老人們和尼考拉——他也來到茶桌前了——談話。「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同樣的人，同樣的談話，同樣的爸爸拿着茶杯，同樣地吹着！」娜塔莎想，恐怖地感覺到心中所生的對于全家的厭惡，因為他們總是一樣的。

茶後尼考拉，索尼亞，和娜塔莎走進休息室裏他們心愛的角落裏，他們總是在這裏開始他們最知心的談話。

十

「你有過嗎，」當他們在休息室坐定時，娜塔莎向哥哥說，「你有過嗎，就是你覺得將來什麼也沒有——什麼你也沒有；一切好的都是過去的？並且覺得不是厭煩，而是悲哀嗎？」

「當然！」他說。「我有過，一切都好，一切愉快，但我覺得一切都討厭，一切都該死去。有一次在那隊裏，我找不到好玩的，那里奏着音樂，……我忽然覺得厭煩……！」

「呵，這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娜塔莎同意。「我還小的時候，便有過這種情緒。你記得，我有一次因為梅子而受處罰，你們都跳舞，我坐在課室裡哭；我決不會忘記，我覺得悲哀，我可惜一切的人。可惜我自己，可惜一切——一切的人。主要的是我沒過錯，」娜塔莎說，「你記得嗎？」

「我記得，」尼考拉說。「我記得，後來我走到你面前，我想安慰你，你知道，我怕羞。我們是常常可笑的。我那時還有一個木偶，我想給你。你記得嗎？」

「你記得，」娜塔莎帶着沉思的笑容說，「很久很久以前，我們還完全是小孩的時候，伯伯叫我們進了書房，不是在老屋子裏，而且黑暗，——我們進去了，忽然那里站了……！」

「一個黑人，」尼考拉帶着欣喜的笑容說完，「怎麼會不記得呢？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不是一個黑人，或者是我們在夢裏看見的，或者是他們向我們說的。」

「他是灰的，你記得，有白牙齒，——站着看我們……」

「你記得嗎，索尼亞？」尼考拉問。

「是的，是的，我也記得一點」，索尼亞羞怯地回答……

「我向爸爸和媽媽問到過這個黑人，」娜塔莎說，「他們說，並沒有什麼黑人。但你却記得這個！」

「當然就同現在一樣，我記得他的牙齒。」

「這是多麼奇怪呵，好像是做夢，我歡喜這個。」

「你記得，我們在大廳怎麼滾雞蛋，忽然來了兩個老女人，並且開始在地毯上打滾。這事情有過沒有過？你記得這是多麼好？」

「是的。你記得，爸爸怎樣地穿了藍皮襖在階梯上放槍。」他們笑着喜樂地回顧他們的回憶，——不是悲哀的老年的，而是詩的幼年的回憶，最遙遠的過去的回忆，在那里，夢境混合了真實。他們微笑着，欣喜着。

索尼亞總是落在他們後邊，雖然他們的回憶是共同的。

在他們所回憶的事情當中，索尼亞記得很少，而她所記得的，並不引起她詩的情緒，如他們所有的

。這只是因他們的喜悅而喜樂，企圖同樂。

只在他們回籠索尼亞的初到時，她才插言。索尼亞說是如何伯尼考拉，因為在他衣服上有繩子，她的保姆說他們要用繩子細她。

「我記得：他們向我說，你是在卷心菜底下生的，」娜塔莎說，「我記得，我那時不敢相信，但我知道這是不確實的，我覺得那麼不舒服。」

「在這個談話的時候，從後邊休息室的門裡伸進來一個女僕的頭。

「小姐，鷄拿來了，」女僕低聲說。

「不要了，波利亞，叫他們帶走，」娜塔莎說。

在休息室中這些談話的當中，狄姆勒走進房來，走到房角落裏的豎琴前。他去了布套，在豎琴上彈出不諧和的音。

「愛杜阿爾·卡爾累支，請你彈我心愛的費爾德先生的夜曲吧，」老伯爵夫人的聲音在客廳裡說。

狄姆勒彈了一個和音，轉向娜塔莎，尼考拉，和索尼亞說：

「年輕人們，坐得多安靜！」

「是的，我們在談哲學，」娜塔莎說，頓了一下，繼續說話。談話現在涉及做夢。

狄姆勒開始彈奏。娜塔莎無聲地，用腳趾尖走到桌前，拿了蠟燭，把牠送走，又回轉，輕輕坐到自

已位子上。房間裏，尤其是他們所坐的沙發上，是黑暗的，但在大窗子裏有圓月的銀光照在地上。

「你知道，我想，」娜塔莎低聲說，「攏近尼考拉與索尼亞，這時狄姆勒已經彈完，仍然坐着，精力地撥動琴弦，顯然是猶豫着，停止呢，還是開始彈新的，」當你那樣回憶時，你回憶，回憶一切，到直你回憶到，回想到我入世以前的事情……」

「這是輪迴，」索尼亞說，她聲音總是好，記得一切。「埃及人相信我們的靈魂曾經是動物，將來還要成爲動物。」

「不，你知道，我不相信，我們曾經是動物，」娜塔莎仍舊低聲說，雖然音樂已經完結了，「我確實知道，我們是那里什麼地方的天使並且在這里來過，因此我們記得一切……」

「我可以加入你們嗎？」輕輕走來的狄姆勒說，並坐到身邊。

「假使我們是天使，那麼爲什麼我們落得更低呢？」尼考拉說。「不是，這是不可能的？」

「不是更低，誰向你說低？」爲什麼我知道我從前存在過，」娜塔莎確信地反駁。「要曉得靈魂是不死的……所以，假使我要永遠地活，那末我從前也活過，我在整個的永恆中活過。」

「是的，但我們難以設想永恆，」狄姆勒說，他曾帶着微微的輕視的笑容走到年輕人當中，但現在也同他們一樣的低聲嚴肅地說話。

「爲什麼難以設想永恆呢？」娜塔莎說。「今天是有前，明天是要有的，永久是要有的，並且昨天

是有過的，前天是有過的……」

「娜塔莎！現在輪到你。替我唱點甚麼吧，」伯爵夫人的聲音說。「爲什麼你們坐着，全像同謀者。」

「媽媽！我一點也不想，」娜塔莎說，但同時站起來。

他們所有的人，甚至年紀不小的狄姆勒，都不願打斷談話而從休息室的角度裏走出，但娜塔莎站起了，尼考拉坐到鋼琴前。和平常一樣，站在大廳的當中，選擇了反響最好的地方，娜塔莎開始唱她母親最心愛的歌。

她說過不想唱，但她以前很久並且以後很久都沒有像這天晚上那樣的唱過。依利亞·安得來伊支伯爵在他與米清卡談話的房間裏聽她唱歌，他好像一個小學生，急着要玩，結束着功課，向管家的發命時，說錯了話，最後沉默了，於是米清卡也聽着唱歌，無言的笑着，在伯爵面前站着。尼考拉的眼睛不離開妹妹，和她同時呼吸。索尼亞嚶着，想到她和她的朋友間的差別是多麼大，她即使有幾分像她表妹那樣的動人也不可能。老伯爵夫人帶着快樂又悲哀的笑容坐着，眼中含淚，時時地搖頭。她想到娜塔莎，也想到自己的幼年，想到在目前娜塔莎與安得來那王的婚事中怎麼有了不自然的、可怕的地方。

狄姆勒，坐在伯爵夫人身邊，閉着眼睛。

「不，伯爵夫人，」他終於說，「這是歐洲的才能，他無須再學了，那種輕軟，溫柔，力量，……」

「呵，我多麼爲她担心呵，我怕，」伯爵夫人說，不記得同誰在說話。她的母性的本能向她說，娜

塔莎有了什麼太多的東西，她將因此不快樂。

娜塔莎還未唱完，興奮的、十四歲的彼洽便跑進房來，報告說花面們來了。

娜塔莎忽然停止。

「傻瓜！」她向弟弟大聲說，跑到椅前坐下哭泣，好久不能停止。

「沒有什麼，媽媽，實在沒有什麼，那樣：彼洽駭了我，」她說，想笑，但淚仍在流，哽噎塞住了喉嚨。

化裝的家奴們：熊，士爾其人，旅店主，婦女，顯得密可笑，——帶來了冷氣與愉快，起初羞怯地擁擠在外廳；然後，互相閃躲着，擠進了大廳；起初覺得拘束，後來漸漸快活地一致地開始唱歌，跳舞，作誕節遊戲。伯爵夫人認出了人，笑他們的化裝，走進了客廳。依利亞·安得伊支伯爵帶着鮮明的笑容坐在大廳裏，稱贊着玩耍的人。年輕的溜到別處去了。

半小時後，大廳中在其他化裝的人之間，又出現個穿圍裙的老太婆——這是尼考拉。士爾其女子是彼洽。小丑——這是狄姆勒。驃騎兵——娜塔莎，切爾開斯人——索尼亞有焦軟木畫的鬚眉。

獲得了未化裝的人們的垂愛的驚異、不認識、與稱贊之後，年輕人們的服裝是那麼好，應該還向什麼別人去表現一下。

尼考拉希望能在好路上把所有的人都聚在他的三馬轎車上，他提議帶十來個化裝的家奴去領事家。

「不行，爲什麼你要去打擾老人呢？」伯爵夫人說，「他那里沒有轉身的地方，要去，就到波留考夫家去。」

波留考夫夫人不是一個寡婦，有各種年齡的子女，也有男女教師們，住在羅斯托夫家四里之外。

「親愛的，好主意，」提起精神的伯爵插言了。「讓我立刻化裝，同你們一道去。我要叫巴爾特提神。」

但伯爵夫人不讓伯爵去：他這幾天腿上有病。決定了，依利亞·安得來伊·伯爵不能去，但假使路易薩·依發諾芙娜（都斯夫人）去，則小姐們可以到波留考夫夫人家去。索尼亞，一向羞怯而畏縮。却最懇切地勸路易薩·依發諾芙娜不要拒絕他們。

索尼亞的化裝比大家都好。她的鬚眉異常適合她。大家都向她說她很好看，于是她處在非她素有的活潑興奮的心情中。有一個內在的聲音向她說，今天就要、或首永不會、決定她的命運，她穿了男裝，好像完全另一個人。路易薩·依發諾芙娜同意了，半小時後四輛有鈴鐺的三馬擡車，滑木在凍結的雪上吱啞着，來到階前。

娜塔莎最先發出誕節的愉快聲，這愉快從這人反映那人身上，漸漸加強，當他們都走到冰上，交談，互相呼喚，發笑，喊叫坐上擡車，牠達到最高點。

兩輛三馬擡車是家常用的，第三輛是老伯爵的，有一匹粵爾洛夫的純種快馬；第四輛是尼考拉自己

的，有一匹矮小黑色多毛的挽馬；尼考拉穿了老婦人服裝，上面加了一件有腰帶的驃騎兵的外衣，他站着雪車的中，執着韁繩。

天色是那麽明亮，他看見月光下閃爍的車上金盤和馬眼，馬眼驚惶地環顧在黑暗門樓下發響的乘者。在尼考拉的雪車裏坐着娜塔莎，索尼亞，邵斯夫人和兩個女僕。在老伯爵的車裏坐着狄姆勒夫婦和彼洽，其餘的車上坐着化裝的家奴們。

「走上前，薩哈爾！」尼考拉向父親的車夫說，以便在路上趕他。

老伯爵的三馬權車——上面坐着狄姆勒和別的化裝的人——向前移動了，滑木吱啞着，好像和雪凍在一起，低響的鈴子叮噠着。外挽馬貼上中挽馬的車杠，踏進並踢起堅硬發亮如糖的雪。

尼考拉隨着第一輛雪車出動，其餘的在後面發出吱啞的聲音。起初在狹窄的路上小步走。當他們走過花園時，空枝的影子常常橫映在道上，遮隱了明亮的月光，但一出籬垣，閃耀如寶石，有白色光芒的雪蓋的平原，便展開在各方面，一切都浸沉在月光中，沒有動靜，啞啞，窪洞顛簸了前面的權車，同樣地顛簸了後面的權車，權車前後相連地展延着，大胆地打破了鐵打的寂靜。

「兔子的足跡，許多足跡！」娜塔莎的聲音在凍結了的空中響起來。

「多麼明亮呵，尼考拉，」索尼亞的聲音說，

尼考拉頓頭索尼亞，並俯下身去，並跪地看她的臉，她一個個全副的可愛面臉，帶着黑色鬚眉，從紹

毛中向外看，在月光中，若近，若遠。

「這從前是索尼亞」，尼考拉想。他更近地笑着看她。

「你有什麼事，尼考拉！」

「沒有什麼，」他說 又轉過身向馬。

上了踏成的、被滑木磨平的大路——路上有馬蹄痕跡，在月光下可以看見——馬匹開始自動地拽曳韁繩，並加速了步子。左邊的挽馬，彎着頭，跳着頭動了挽革，中挽馬搖蕩着，響起耳朵，好像是問：「開始了，抑是還早呢？」前面，在白雪上可以清楚地看見薩哈爾的黑色糧車，已經走了很遠，響着很遠的、低沉的鈴聲。可以聽到他的雪車裏，化裝者的叫聲、笑聲、和話聲。

「你們上勁，乖乖！」尼考拉大聲說，在一邊拉動韁繩，用鞭柄移動着。只憑了加強的，好像是迎面的風，憑了緊張的、加快了跑步的挽馬之震動，便可以看到雪車飛得多麼快。尼考拉回頭向後看。別的車子帶着叫聲，與吱喳聲，揮着鞭子，使挽馬奔馳着，加快起來了。挽馬在輓下強力地震動着，沒有放鬆，却準備在必要時更加跑快。

尼考拉趕上了第一輛雪車，他們下了山，來到河旁草場上一條寬大的、踏成的道路上。

「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尼考拉想，「應該是在科索伊草場上。但不是，這是什麼新的地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不是科索伊草場，也不是焦姆吉那山，上帝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新的仙境的。噯

，無論那裏有什麼！」于是他向馬嘶叫，開始繞越第一輛橫車。

薩哈爾勒住了馬，轉過來他的白鬚齊眉的臉。

尼考拉縱馬馳奔；薩哈爾伸手向前，咬緊嘴唇，放了他的馬馳奔。

「吸，當心，老爺」，他說。

橫車更快地並駕齊馳，馬匹迅速地踏著蹄子。尼考拉開始搶上前。薩哈爾，未改變伸出前手的姿勢，舉起了一隻握韁繩的手。

「無聊，老爺」，他向尼考拉說。尼考拉放了所有的馬奔騰，越過了薩哈爾。馬匹濺了細碎的乾雪在乘車者的臉上，在他們旁邊響着急馳的鈴聲；迅速踏動的馬蹄，和被越過的橫車的影子混亂在一起。滑木在槽上喳喳着，各方面有女子的叫聲。

尼考拉又停了馬，環顧四周。四周仍然是那浸透了月光的仙境的平地，上面有稀疏的星。

「薩哈爾喊我向左轉；但爲什麼向右呢？」尼考拉想。「我們是到滅留考夫家去嗎，這果真是滅留考夫卡嗎？上帝知道我們向何處，上帝知道我們要做什么事——我們所做的事是很奇怪很好的。」他在車上盼顧。

「看，他的鬚鬚和眼毛全白了」，在坐着的、奇怪的、美麗的、生疏的人當中一個有好看的鬚鬚的人說。

「這好像是娜塔莎」，尼考拉想，「那是邵斯夫人；但也許不是的，這儂有鬚鬚的切爾開斯人不知道是誰，但我愛她。」

「你們不冷嗎？」他問。他們不回答，發笑。狄姆勒在後邊的櫃車裏喊叫了什麼，也許是可笑的事，但不能夠聽清他叫了什麼。

「是，是，」許多聲音笑着回答。

但現在有了一種仙境般的森林，有交錯的黑影和發亮的鑽石，有一段大理石的階層，有仙房的銀頂。有某種野獸的尖銳的叫聲。「假使這就是滅留考夫卡，那就更奇怪了，上帝知道我們到了何處，到了滅留考夫卡家」，尼考拉想。

確實這是滅留考夫卡家，女僕們和聽差們帶着蠟燭和喜悅的臉跑到了門口。

「是誰？」門口的人問。

「伯爵家裏化裝的人，從馬上看出來的」，許多聲音回答。

十一

撒拉蓋亞·大尼洛芙娜·滅留考夫，一個寬闊的、生動的女人，戴眼鏡，穿鬆大的便服，坐在客廳裏，環繞着女兒們，她極力要使她們不感到乏味。她們安靜地滴蠟，看着顯出的形狀的影子，這時，前

聽有了來人的步聲與話聲。

驃騎兵，小姐，唄巫，小丑，熊——咳嗽着，在前廳裏拭着臉上的白霜，走進了大廳，這里有人着着點蠟燭。小丑狄姆勤和老婦尼考拉開了舞。環繞了喊叫的孩子們，化裝的人隱藏着臉，變了聲音，在女主人面前鞠躬後，便散立在房間裏。

「呵，不能認出來！呵娜塔莎！你看，她像誰！當冥，她像什麼人。愛杜阿爾·卡爾累支多麼好看呵！我認不出來。他怎麼樣在跳呵！呵呀，有一個切爾爾斯人呢；當冥，索紐施卡多麼合式呵！這是誰呢？嗚，你們使我們高興呵！把桌子搬走，尼基他，發尼亞。我們坐着多麼安靜呵！」

「哈——哈——哈……驃騎兵，驃騎兵呵！完全是小孩，還有腿……我不能看見……」許多聲音說。

娜塔莎——減留考夫家小輩的好友——和他們一同消失到後邊的房間裏去了，那里需要焦木和各樣睡衣及男裝，這些都由女子的光手臂，在半開的門裏，從聽差的手裏接了進去。十分鐘後，減留考夫家所有的幼輩都加入了化裝的人中。

撒拉蓋亞·大尼洛芙娜，吩咐着爲客人們打掃地方，並招待主僕們，沒有取下眼鏡，帶着壓制的笑容，走在化裝的人當中，貼近地看他們的臉，認不出任何人。她不但認識羅斯托夫們和狄姆勤，而且一點也認不出自己的女兒們，認不出她們身上的故夫睡衣和軍服。

「這是誰？」她向她的女教師說，看着化裝爲卡桑的韃靼人的女兒。「好像是羅斯托夫家的什麼人。呵你，驃騎兵先生，在哪一團服務呢？」她問娜塔莎。「土耳其人呵，給土耳其人乾果吧」，她向送東西的廚子說；「這是法律不禁止的。」

有時，看着奇怪但可笑的跳步，——這是跳舞人所做的，他們自始至終認定了他們是化裝的，沒有人認識他們，因此不覺得拘束，——撒維亞·大尼洛芙娜用手帕蒙了臉，她整個肥大的身體，因爲不可約制的、美意的、老年的笑容，而顫動。

「我的薩舍涅特，薩舍涅特！」她說。

在俄國舞與合唱之後，撒維亞·大尼洛芙娜集合了全體的主僕們，成一大圈；他們帶來了一個環，一根繩，一個銀盧布，準備作共同的遊戲。

一小時後，所有的衣服都壓扁了，零亂了。焦炭的鬚眉在發汗的、發熱的、快活的臉上消失了。撒維亞·大尼洛芙娜開始認出了化裝的人，她稱贊他們的服裝是多麼好，這些服裝是如何特別稱適小姐們，並感謝了他們全體，因爲他們那樣使她愉快。客人們被邀在客廳裏吃夜飯，僕人們在大廳裏受招待。

「呵，在洗澡房裏碰運氣，這是可怕的！」住在滅留考夫家的一個老處女在飯後說。

「爲什麼？」滅留考夫家的大女兒問。

「但你不要去，那里需要勇氣……」

「我要去」，索尼亞說。

「你說，這位小姐遇到了什麼？」臧留考夫二女兒說。

「是這樣的，一位小姐走進來了」，老處女說，「拿了一隻雞，兩套食具——合式地，她坐下。坐了一會，忽然聽到有人來了：有車鈴，有馬鈴，擡軍來了；聽到他來了。完全像人一樣，他進來了，好像是一個軍官，走近，和她坐在食具的旁邊」。

「呵！呵！……」娜塔莎嘶叫，恐怖地轉動眼睛。

「他還有什麼呢，還說話嗎？」

「是的，像人一樣，一切都正合式，於是開始，開始說服她，她應該和他談話一直到鷄叫；但她胆小；——只是胆小，用手蒙了臉。他抓住了她。好，那時女僕跑進來……」

「噢，爲什麼駭他們！」撒嫩蓋亞。大尼洛芙娜說。

「媽媽，你自己也碰運氣……」女兒說。

「他們怎麼樣在倉裏碰運氣呢？」索尼亞問。

「就是像現在的時候，他們去到倉裏聽。你叫到：敲槌，輕叩，——這不好，但歸穀子——這是好；但有時……」

「媽媽，你說，你在倉裏遇見了什麼？」

撒她蓋亞·大尼洛夫娜笑着。

「但是我忘記了！」她說。「你們沒有人去嗎？」

「不，我要去；撒她蓋亞·大尼洛夫娜，讓我去，我要去」，索尼亞說。

「噢，當然，假使你不怕。」

「路易莎·依賽路芙娜，我能去嗎？」索尼亞問。

無論他們是玩環，玩繩，或者玩虛布，像現在這樣談話，尼考拉總不離索尼亞，用全新的眼睛看着她。他似乎覺得，只是今天，由于焦炭的新鬚，他第一次充分認識她。索尼亞確實這天晚上最愉快、活潑、美麗的，尼考拉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這樣。

「她就是這樣的，我多麼呆！」他想，看着她的燭灼的眼睛，和快樂的、狂喜的、在新鬚下的腮上漾出酒窩的笑容，這是他從前沒有看見過的。

「我什麼都不怕」，索尼亞說。「馬上可以嗎？」她站起。他們告訴了索尼亞倉在何處，她要如何沉默地站着去聽，他們給了她一件皮外衣。她將牠披在自己的頭上，並一瞥尼考拉。

「這個姑娘多麼美呵！」他想。「直到現在我想了些什麼呢！」

索尼亞走上走廊，到倉裏去。尼考拉趕快地走到前面的階層上，說他覺得熱。確實屋裏面因為擁擠

的人而覺得氣悶。

院子裏是同樣的寧靜的寒冷，同樣的月，只是更明亮。光是那麼強，雪上的星是那麼多，令人不想瞻望天空，真正的星是看不見的。天空黑暗而慘淡，地上愉快。

「我是傻子，傻子！直到現在等待什麼呢？」尼考拉想，跑過階層，他順着通後面階層的小徑繞過屋角。他知道索尼亞要走過這里。在路當中有一沙繩高的一堆木柴，上面有雪，映了影子；在這個木堆的那邊，在她的一邊，有老菩提樹空枝的交錯的影子，撒在雪上和路上。路通倉屋。倉屋的裂縫的牆和蓋雪的頂，好像是由寶石刻成的，在月光中閃耀。園中有了樹木的折斷聲，一切又完全安靜。似乎他的胸部不是吸入空氣，而是某種永久年輕的力量與喜悅。

在女僕住房的階前有腳步在層級上的踏動聲，在最後的、堆了雪的一級上有了響壓聲；老女僕的聲音說：

「對直，對直，願這條路，小姐。只是不要掉頭望！」

「我不怕」，索尼亞的聲音回答，於是順着路，對着尼考拉，索尼亞穿瘦鞋的腳響壓着，吱吱着。

索尼亞裹了皮大氅。她在兩步之外看見了他；她也看他不像她從前所知的那樣，她從前總是有點怕他。他穿了女人衣服，有紛亂的頭髮，有快樂的、和索尼亞覺得新鮮的笑容。索尼亞趕快跑到他面前。

『完全不同，而又完全如舊』，尼考拉想，看着她的長月光完全照亮臉。他把手伸進裏着她的頸的皮外衣下邊，摟抱她，把她貼緊自己，吻她的嘴唇，脣上有鬚鬚，並發出燒焦的軟木氣味。索尼亞也在嘴唇的當中吻他，並抽出了小手，從兩邊摟他的腮。

「索尼亞！……尼考拉！」他們只說了這個。他們跑到倉屋前，又轉回，各人走上自己的階層。

十二

當大家都從撤蓋亞·大尼洛夫家回轉時，娜塔莎，總是看着注意着一切，佈置了那樣的更動，就是路易薩·依發諾芙娜同她和狄姆勒坐一輛種車，索尼亞和尼考拉及女僕們坐一輛。

尼考拉已不趕越，在歸途上平靜地趕着車，仍舊在這個奇怪的月光中盼顧索尼亞，在這個不斷變動着的光線中，在鬚眉下尋找他的那個從前的和現在的索尼亞，他決定了同她永不分離。他盼顧，當他認出了那個舊的和新的索尼亞時，他想起了那個混雜着接吻情緒的焦炭氣味，他深深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氣，看着馳奔的地，和光明的天，他覺得自己又在仙境中。

「索尼亞，你好嗎？」他時時問。

「是的」，索尼亞回答。「你呢？」

在中途，尼考拉讓車夫勒住了馬，跑到娜塔莎的燒車上，在車旁站了一會。

「娜塔莎」，他低聲用法文向她說，「你知道，對於索尼亞我決定了。」

「你向她說了嗎？」娜塔莎問，忽然面現歡喜的顏色。

「呵，你有這些鬚眉是多麼奇怪。娜塔莎！你高興嗎！」

「我很高興，很高興！我已經對你發火了。我沒有向你說過，但你對她的行爲是不好的。那樣好的心，尼考拉。我多麼高興！我有時可嫌，但若是我獨自快樂而沒有索尼亞，我便覺得羞」，娜塔莎繼續說。「現在我是那麼高興，呶，快跑到她那里去吧。」

「不，等一下，呵，你多麼可笑！」尼考拉說，仍舊注視她，在妹妹身上他也發現了那種新的、異常的、動人溫柔的地方，這是他從前沒有看過的。「娜塔莎，有點仙意。呵？」

「是的」，她回答，「你做的很好。」

「假使我從前看見她像她現在這樣」，尼考拉想，「我便早已問過她要什麼，做了她所吩咐的一切，而一切都好了。」

「你那麼高興，我做得對嗎？」

「呵，很對！我不久還同媽媽爲這事吵了一下。媽媽說要抓住你。怎麼能說這話！我同媽媽幾乎大吵起來。我決不讓任何人對於她說到、想到、任何不好的事情，因爲她只有好的地方。」

「那末這樣好嗎？」尼考拉說，又注視一次妹妹臉上的表情，要看出這是否是真的，於是靴子擦擦

着雪，他從棧旁跳下，跑回自己的轎車。那個快樂的、笑着的、有鬚鬚、和耀明的眼睛在貂皮帽下看人的切爾開斯人，仍舊坐在那里，這個切爾開斯人是索尼亞，這個索尼亞是他確實的、未來的、快樂的、恩愛的夫人。

到了家，向母親說了他們在減留考夫家時的情形，小姐們便回到自己的房裏。換了衣服，却沒有拭去焦炭的鬍子，她們坐了很久，談到她們的幸福。她們談到她們結婚後將如何生活，她們的丈夫將是朋友，她們將是快樂的。在娜塔莎的桌上，還有杜妮亞莎在晚間所準備的鏡子。

「只是何時才有這一切呢？我怕，永不！這是太好了！」娜塔莎說，站起來，走到鏡前。

「坐下，娜塔莎，也許你會看見他」，索尼亞說。

娜塔莎點了蠟燭坐下。

「我看見一個有鬍子的人」，娜塔莎說，看自己的臉。

「不該發笑，小姐」，杜妮亞莎說。

娜塔莎藉索尼亞與女僕的幫助使鏡子的位置合式了；她臉上顯出嚴肅的表情，她沉默。她坐了很久，看着鏡中一串離開的蠟燭，假定着（根據她所聽的故事）她看見了棺材，又看見了他，安德來郡主，在那最後、混亂、朦朧的方形中。但無論她怎麼準備着把極微小的點子當作人或棺材的形狀，她却什麼也看不見。她開始頻頻眨眼，離開鏡子。

「爲什麼別人看見，我什麼都不見呢？」她說。「你坐下吧，索尼亞；今天你一定必須」，她說。「只是爲我看！我今天覺得那麼可怕！」

索尼亞坐到鏡前，弄好姿勢，開始觀看。

「現在索麥亞·亞力山德羅芙娜一定會看見」，杜妮亞莎低聲說；「你總是發笑。」

索尼亞聽到了這話，又聽到娜塔莎低聲說：

「我知道會看見的；她去年也看見的。」

大家沉默了三分鐘。「一定的！」娜塔莎低聲說，沒有說完。……忽然索尼亞推開她手裏的鏡子，用手蒙了臉。

「呵，娜塔莎！」她說。

「看見了嗎？看見了嗎？看見了什麼？」娜塔莎大聲說，扶着鏡子。

索尼亞什麼也未看見，當她聽到娜塔莎的聲音說「一定的」時，她只想眯眼，站起來。她不願欺騙杜妮亞莎和娜塔莎，坐着覺得難受。她自己不知道當她用手蒙眼時，如何並爲何她發出叫聲。

「看見他了嗎？」娜塔莎問，抓住她的手。

「是的。等一下！我！看見了他」，索尼亞不覺地說，尙不知道娜塔莎說的是指誰；他！尼考拉呵，或者他——安德來！

「但爲什麼我不說我看見了東西呢？別人都看見！誰能發覺我是看見，或者是沒有呢？」在索尼亞的心中閃過。

「是的，我看見了他」，她說。

「怎樣的？怎樣的？坐着還是躺着？」

「不，我看見……先是什麼也沒有，忽然我看見了，他躺着。」

「安德來躺着嗎？他病了嗎？」娜塔莎問，用不動的眼睛驚惶地看着她的朋友。

「不是，相反，——相反，愉快的臉，他向我轉過來」，在她說這話時，她自己覺得，她看見了她所說的。

「噫還有呢，索尼亞？……」

「那時我看不清了，什麼藍的和紅的東西……」

「索尼亞！他何時回來？我何時看見他呢？我的上帝呵！我多麼爲他爲我自己而怕呵，我覺得一切是可怕的！」娜塔莎說，對於索尼亞的安慰不回隻字，在床上躺着，在蠟燭熄滅後很久，她帶着睜開的眼睛，不動地躺在床上，從結冰的窗子裏看着凍冷的月光。

在耶誕節後不久，尼考拉向母親說明了他對索尼亞的愛情，和他要娶她的堅決意向。伯爵夫人早已注意到索尼亞與尼考拉的間所發生的事情，並期望這個說明，她沉默地聽了他的話，並向兒子說，他可以娶他所願意娶的；但她和父親都不會祝福他這件婚事。尼考拉第一次感覺到他的母親不滿意他，雖然她對他有一切的慈愛，她却不對他讓步。她不看兒子，冷淡地派了人去請丈夫；當他來時，伯爵夫人想簡略地冷靜地當尼考拉的面向他說明是什麼事情，但她約制不住；她流出了煩惱之淚，走出了房。老伯爵開始猶豫地規勸尼考拉，求他放棄他的計畫，尼考拉回答說，他不能收回他的話，於是父親嘆氣並顯然是慌亂了，極快地打斷了自己的話，走到伯爵夫人那里。在他和兒子的一切衝突中，伯爵總是因為家境的不振而覺得自己對兒子有過失，因此他不能因為兒子拒絕娶富家女子並選擇無嫁產的索尼亞對兒子發火，——在這種情形中他只更生動地想補這個，就是，假如家道不是這樣零落，則尼考拉即兼須要有比索尼亞更好的妻子了；想起家窳衰落的責任只是在他自己和他的米清卡，和他的不可克制的習慣。

父母不再和兒子談到這件事；但幾天以後，伯爵夫人把索尼亞叫到自己面前，用了彼此都想不到的殘忍，伯爵夫人責備了甥女引誘她的兒子，和忘恩負義。索尼亞無言地垂著眼睛，聽了伯爵夫人的殘忍的話，不懂得要求她的是什麼。她準備為她的恩人而犧牲一切。自我犧牲的思想是她所心愛的思想；但在這個情形中，她不能明白，她該犧牲什麼，並對誰。她不能夠不愛伯爵夫人和羅斯托夫的全家，也不能不愛尼考拉，不能不知道他的幸福繫于這個愛情。她沉默，悲哀，未作回答。尼考拉似乎覺得他不能

再忍受這種情形，他去向母親說明。尼考拉時而請求母親饒恕他和索尼亞，並同意他們的婚事，時而威脅母親，說假使索尼亞要受到迫害，他便立刻和她祕密結婚。

伯爵夫人帶着兒子從未見過的冷淡回答兒子說，他已成年了，說安德來郡王將不得父親的同意而結婚，說他也可以這麼做，但她決不承認這個女陰謀家是她自己的女兒。

被女陰謀家這個名詞所激怒，尼考拉提高了聲音向母親說，他從來沒有想到她要使他出賣自己的情感；並且假使是如此，那末他最後一次說：「但他不及說出這個決定時字，這個字由于他臉上的表情，他母親恐怖地等候着，並且這個字也許要在他們之間永遠留下殘忍的回憶。他不及說完，因為娜塔莎帶着發白的嚴肅的臉從門外進了房，她會在門外竊聽。

「尼考林卡，你說廢話，不要說，不要說！我告訴你，不要說！」她幾乎是喊起來，要壓下他的聲音。

「媽媽，親愛的，這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心愛的，可憐的」，她向母親說，母親覺得自己是在深淵的邊際，恐怖地看兒子，但因為爭執的堅決與興奮，她不顧並且不能讓步。「尼考林卡，我要向你說明，你去，——你聽，親愛的媽媽」，她向母親說。

她的話是無意義的；但這些話達到了她所求的目的。

伯爵夫人痛哭，把臉藏在女兒的懷中，尼考拉站起，搔頭，走出了房。

娜塔莎努力進行和解，並且達到了這樣的結果，就是，尼考拉獲得了母親的許諾，索尼亞不會受窘迫，他自己也給了許諾，他不瞞着父母做任何事情。

帶着堅決的計畫，——處置了部隊中自己的事情，即辭職，來家，娶索尼亞，——尼考拉在一月初回返他的部隊，他愁悶而嚴肅，和父母有了意見，但他覺得是在熟練中。

在尼考拉走後，羅斯托夫家比從前更慘淡了。伯爵夫人因為心緒零亂而生病了。

索尼亞因為尼考拉的離別，更因為伯爵夫人不能對她沒有的那種仇意語氣，顯得愁戚。伯爵因為家務的不振而空前地煩惱，這事需要一種決定的步驟。莫斯科的房子和莫斯科郊外的房產都必須出售，為了出售房產必須去莫斯科。但伯爵夫人的健康使行期一天一天的延遲。

娜塔莎在起初輕易地甚至愉快地忍受着未婚夫的離別，現在一天一天變得與舊更不耐煩了。她最好的時光，應當用於愛他，却空空地不為任何人而損失了，——這思想不斷地苦惱她。他的信大都使她惱怒。她想到這種事情便覺得委屈，就是，當她只在對他的思想中生活時，他却過着現實的生活，他看見新地方，和他覺得有趣味的新人。他的信愈有趣味，她愈覺得煩惱。她寫給他的信，不僅不給她安慰，而且使她覺得是厭煩的虛偽的義務。她不能寫，因為她不能夠在信中真實地表現千分之一她所慣於用聲音、笑容、與目光表現的。她寫給他古典的、一個樣的、枯燥的信，她不認為這些信有絲毫的意義。這些信由伯爵夫人在底稿上改正了她的拚綴的錯誤。

伯爵夫人的健康仍然沒有改進；但延期去莫斯科已不可能。必須預備嫁產，必須出售房子，此外安德來郡王要先到莫斯科，這個冬季尼科拉·安德來伊支老郡王住在這里，娜塔莎相信他已經到了。

伯爵夫人留在鄉間，伯爵帶了索尼亞和娜塔莎，在一月末，赴莫斯科。

第五部

一

彼挨爾在安德來郡王與娜塔莎訂婚之後，沒有任何顯著的理由，忽然覺得不能夠繼續從前的生活。無論他怎麼堅決地相信他的恩人展示給他的真理，無論他在內心自我完善之工作的初期是怎麼樣快樂，——對於這個工作他帶着那樣的熱情專心以赴，——但在安德來郡王和娜塔莎的訂婚以後，在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死後——這個消息他幾乎是同時獲得的，——他覺得以前那種生活的全部美麗都忽然消失了。只留下了一個生活的骨架：他的家的一個顯赫的夫人——她現在享受着一個要人的恩寵，他和全彼得堡的交遊，他的職務和乏味的禮節。這種以前的生活，忽然使彼挨爾感覺到意外的厭憎。他停止了寫日記，避免弟兄們的團體，又開始赴俱樂部，開始飲很多的酒，又和單身的朋友們交遊，並開始過那樣的生活，以致葉命娜。愛西娜葉芙利伯爵夫人認為必須對他作嚴格的注意。彼挨爾覺得她是對的，爲了不同夫人妥協，他去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剛剛進了他的大屋子，這里有憔悴了的和正憔悴的郡主們，有很多的僕人，他剛剛在趕車過城時看見了依佛斯教堂和金龕前無數的燭炬，看見了克來姆勒廣場和未轆踏的丑，趕車夫們，

和謝夫采夫·夫拉鐮克託的柵子，看見了莫斯科老紳士們什麼也不希望，什麼地方也不急着要去，過着他們的餘年，看見了老太太們，莫斯科的小姐們，莫斯科的跳舞會，和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他硬覺得自己如居家，如在安靜的休息處。他在莫斯科覺得安靜，溫暖，習慣，而汗穢，好像是穿舊睡衣。

莫斯科的交際界，自老婦至小孩，都接待彼挨爾如同久所期待的客人，他的地位總是準備着的，並且是空着的。對於莫斯科的交際界，彼挨爾是最可愛、最仁慈、最聰明、最愉快、最寬宏的怪人，是不經心的、誠懇的、俄國舊式的紳士。他的錢袋總是空的，因為他對一切的人都是敞開的。

從事遊藝會，惡劣的圖畫，雕像，慈善團體，吉卜賽人歌團，學校，捐款的宴會，酒會，共濟會員，教會，書笈——沒有任何人任何事遭他的拒絕，假若不是他的兩個朋友借去他很多的錢，並將他處在他們的保護之下，他便會散掉一切。在俱樂部裏，沒有一次宴會一個夜會沒有他。在他吃了兩瓶馬告酒之後剛剛躺在沙發上他的地方休息時，他便被人圍住，開始了談話，爭論，談諧。有爭吵的地方，他——單用他的仁慈的笑容，和順便說出的笑話——去和解。共濟會的飯堂，假如他不在場，便顯得無趣，冷靜。

在一次單身漢的夜飯之後，他帶着仁慈的好意的笑容，同意了快活的團體的請求，上了車，和他們同去，這時，在年輕人之間，發出了喜悅的，勝利的叫聲。在跳舞會上，假使缺少舞伴，他便跳舞。年輕的小姐太太們歡喜他，因為他不專愛任何人，他是同樣地愛所有的人，尤其是在夜飯後。「他是可愛

的，他是沒有性別的。」大家這麼說到他。

彼挨爾是退休的，傲遊地在莫斯科度日的御前侍臣，這種人有九百個。（註）

假使七年前，當他剛從國外回國時，有誰向他說，他無須尋找並思索任何東西，他的路徑早已闢成，永久地注定了，說他無論怎麼轉動，他還是那樣，如同一切的人在地位那樣，——他要覺得多麼可怕。他不會相信這話的！他不是誠意地希望過：要在俄國造成共和國，自己要做拿破崙，做哲學家，做軍略家，拿破崙的征服者嗎？他不是看見了那種可能性，且熱情地希望過：改造墮落的人類，並使自己達到最高度的完善嗎？他不是設立了學校和病院並放了他的農奴嗎？

但代替這一切的，他在這里是一個不忠實妻子的有錢的丈夫，致仕的御前侍臣，愛吃、喝、敞開衣服徵資政府，是莫斯科英國俱樂部會員，莫斯科交際界大家所愛的人。對於這種思想他好久不能安心，就是，他正是那種致仕的莫斯科的御前侍臣，對於這種人他在七年前是那麼深加輕視。

有時他用這種思想安慰自己，就是，他只是暫時過這種生活；但後來，別的思想又使他恐懼，就是，許多像他這樣的人，帶着全部的牙齒和頭髮，暫時走進這種生活和俱樂部，而出來時已沒有牙齒和頭髮了。

在自得之時，當他想到自己地位時，他覺得，他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和其餘致仕的，他從前所輕

「註」御前侍臣 Канейеро 比御前侍從 кананрсп 稍高。——識

視的御前侍臣們不同，他們是鄙陋的、愚蠢的、滿意並安心他們的地位，「但我甚至在現在仍然不滿，我仍然希望爲人類做點事情，」在自得時他向自己說。『也許我所有的同事們，正和我一樣作奮鬥，尋找一種新的自己的生活道路，並且正和我一樣，被環境，社會，家庭的力量，人類無力反對的主要力量，帶到我所到的地方』，在謙遜時他向自己說。莫斯科住了一些時候，他已不輕視他的命定的同事們，却開始愛他們，尊敬他們，可憐他們，正如同時他自己一樣。

彼挨爾已不像從前那樣對於生活有失望，悲愁、厭憎的時候；但從前表現於邊烈襲擊的那種痛苦，被趕到內部去了，沒有一刻離開他。『有何目的？爲什麼？世界上所進行的是什麼？』他一天幾次迷惑地向自己，不覺地開始思索生命現象的意義；但憑經驗，他知道對於這些問題是沒有回答的，他企圖迅速地避開這些問題，拿書看，或者趕到俱樂部去，或者到阿波隆·尼考拉維支那里去談城市的瑣聞。

『葉倫娜·發西莉芙娜除了自己的身體從來不要任何東西，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彼挨爾想。她在人面前成爲智惠與優雅之峯極，他們崇拜她。拿破崙·保拿巴特，在他成爲偉人之前，被人輕視，在他成了可憐的小丑時，法蘭西斯皇帝力求把女兒和他締成不合法的婚姻。西班牙人藉天主教教士向上帝祈禱，爲了他們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國人而感恩，但法國人藉同樣的天主教教士作祈禱，爲了他們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濟會的弟兄們用血發誓，說他們準備爲鄰人犧牲一切，但對於濟貧捐款却一個盧布也，不付並且挑唆阿斯特利阿反對尋求神食的人，並且爲真正的蘇格蘭地

愁而紛忙，寫一個法規而紛忙，這法規的意義連寫作的人也不知道，而且沒有任何人需要牠。我們都宣傳想罪與愛隣的基督教律——因為這個律，我們在莫斯科建起了四十乘四十的教堂，——但昨天還鞭打一團逃兵，而這個愛，恕之律的服務人，神甫，在行刑之前讓兵士吻十字架。彼挨爾這麼想，那整個輩逼的、大家承認的、他所習慣的欺騙，好像是什麼新的東西，每次都使他詫異。「我懂了這個欺騙和糾紛」，他想，「但我如何告訴他們我所懂得的一切呢？我試驗過，並且總是發現他們在心深處也懂得牠，如我一樣，但只是他們企圖不看見牠。所以是應該那樣的！但我，我該到哪里去呢？」彼挨爾想。

他具有許多人們的，特別是俄國人們的，那種不幸的性靈，——就是看見並且相信善良與真理的可能，而且把生活的醜惡與虛偽看得太清楚，以便能夠在生活中採取嚴肅的態度。任何活動的領域，在他心目中，都和醜惡與欺騙相聯。無論他想像成爲什麼樣的人，無論他做什麼事！醜惡與虛偽都拒絕他，並且阻擋他一切活動的路徑。但同時必須生活，必須有所事事。處於這些未解決的人生問題的壓迫下是太可怕了，於是他自縱於第一種嗜好，只是爲了忘記牠們。他赴各種社交團體，縱飲，購買圖畫，建築，主要的是讀書。

他讀書，讀一切碰到手的新書，並且是那樣讀書，當他到了家而僕人尚在替他脫衣服的時候，他已經拿了書閱讀——從讀書到睡覺，從睡覺以至在客廳與俱樂部的談話，從談話到狂飲與女色，從狂飲又至談話，讀書飲酒。飲酒，對於他，漸漸成爲生理的同時是心理的尋求。雖然醫生們向他說過，由於他的肥

醉，酒對於他是危險的，他仍飲酒很多。當他自己不知如何，大嘴裏注進了幾杯酒，感覺到身體上愉快的溫暖，對一切親近之人的柔情，以及心理上準備浮淺地反應任何思想而不深究其實際時，！只有在這種時候，他才覺得充分地舒適。只有在飲了一兩瓶酒之後，他才模糊地意識到，那個混亂的，可怕的時候，曾經令他惶懼的人生之謎，並不顯得那麼可怕。談話時，聽人說話時，或者在午飯夜餐後讀書時，他頭腦裏噴濺着，不斷地看見這個謎，牠的某方面。但只在酒力之下他才向自己說：「這個不算什麼。我要解開這個！我的解釋已經準備好了。但現在沒有功夫，——我以後再思索這一切！」但這個「以後」從未來到過。

早晨空腹時，一切從前的問題顯得那麼不能解決而可怕，於是彼挨爾急忙找書，並且在有人來看他時，他便歡喜。

有時彼挨爾想起他所聽過的傳說，在戰爭中兵士們在掩蔽物下遭受攻擊，當他們無事可作時，便盡力爲自己尋找事情做，以便輕易地忍受危險。於是彼挨爾覺得所有的人都是這種逃避生活的兵士們：有人用野心，有人用牌，有人用法律的寫作，有人用女色，有人用玩具，有人用馬匹，有人用政治，有人用狩獵，有人用酒，有人用政事。「無事不重要，無事重要，都是一樣：只要如我所能的去逃避牠！」彼挨爾想。「只要不看見牠，那個可怕的牠」。

二

冬初，尼考·安德來伊支·保爾康斯基郡王和女兒來到莫斯科。由於他的過去，由於他的智慧與幹卓，特別是由于當時對亞歷山大皇帝治國的熱望之薄弱，以及由於莫斯科當時的反法及愛國情緒，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立即成爲莫斯科人士特殊尊敬之對象，和莫斯科反對派的中心。

這一年郡王很老邁了。他顯出了顯著的老態：突然的打盹，最近事件的遺忘，過去的回憶，以及幼稚的虛榮，他因此而担任莫斯科反對派的首領。雖然，當老人，特別是在晚間，穿了皮襖戴了打粉假髮，出來吃茶時，由於別人的觸動，開始他的關於過去的急遽談話，或者關於現在的更急遽而尖銳的批評時，他便在所有客人的心中引起同一的肅然敬意。這全部的老屋子和大鏡，革命前的家具，打粉的聽差們，過去時代的嚴厲智慧的老人自己，和他的溫柔的女兒，美麗的法國女子，兩人都尊重他——對於客人們，顯得是莊嚴愉快的情景。但客人們沒有想到，在他們看見主人的這兩三小時之外，在一晝夜中還有二十二小時，在這個時候過着密祕的內部的家庭生活。

近來在莫斯科，這種內部的生活對於瑪麗亞郡主是很難過的。她在莫斯科失去了自己最大的喜悅——和辭徒談話，靜獨——牠們在黃山使她精神活潑；並且她沒有都市生活的任何利益與喜悅。她不赴交際場；大家知道，她父親不許她不跟他自己而出去，但他由於不健康而不能出去，於是沒有人請她赴宴或夜

會。結婚的希望瑪麗亞郡主完全拋棄了。他看到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主接待與送送年輕人時時的冷淡與憤怒，他們有時來到她家，可以做她的求婚者。瑪麗亞郡主沒有朋友：她這次來到莫斯科，對於兩個她最親近的朋友都失望了，部銳邱小姐，她以前不能夠和她完全地坦白，現在更覺得她可憐，並且由於某種原因，她開始疏遠她。尤麗住在莫斯科，瑪麗亞郡主曾和她連續通信五年，當瑪麗亞郡主與她重行親目會面時，她變得完全生疏了。尤麗此時，由於弟兄之死，成爲莫斯科最富的閨女之一，處在社交快樂的峯點。她被青年們環繞着，她覺得他們都忽然看重了她的美德。尤麗是在年大的社交小姐的這種年紀，覺得已到了結婚的最後機會，現在就要或者永不決定她的命運。瑪麗亞郡主在每個星期四帶着憂悵的笑容想起她現在不能寄信給誰了，因爲尤麗在此，並且每週和她相見，而她之在此却不能給她任何快樂。好像年老的僑民拒絕娶一個女子，他曾在這個女子家度過數年來的夜晚，——她惋惜尤麗在此，她無人可以通信。瑪麗亞郡主在莫斯科無人談心，無人訴告自己的苦惱，在這時增加了很多新的苦惱。安德來郡主，歸期和他的婚期都臨近了，而他委託她爲這事疏通父親，這委託不僅沒有執行，而且相反，這事情似乎完全無望了，並且提到羅斯托夫伯爵小姐便要引起老郡主發怒，他大部分的時間是情緒不好的。瑪麗亞郡主近來新添的苦惱，是她教給六歲姪兒的各項功課。在她對尼考拉·施卡的態度上她恐怖地發覺自己具有父親的暴燥脾氣。無論她向自己說多少次，不該在教姪兒時讓自己發火，却幾乎每次當她坐下來拿着指尺指示法文字母表時，她希望更快地更輕易地把自己的知識傾注給小孩，他是已經怕姑母要發

怒，她在小孩有絲毫不注意時，便發抖，着急，憤怒，提高聲音，有時拉住他的手，罰站在角落裏。罰了他站在角落之後，她自己開始因為自己的暴燥惡劣的性格而哭，於是尼考盧施卡隨着她哭不得允許即走出角落，到她身邊，把她的濕手從臉上拿開，並要她哭。但對於瑪麗亞郡主最大，最大的苦惱是她父親的暴燥，這總是對女兒發作，並且近來達到殘酷的程度。假使他要她整夜地跪，假使他打她，使她挑柴汲水，——她決不會想到她的地位困難；但這位親愛的殘暴者，最爲殘酷，因爲他親她，因此他磨難自己和她，——他心中知道不但委屈她侮辱她，而且向她證明，她時時並且處處有過錯。近來他發現了新的特徵，最使瑪麗亞郡主痛苦——這就是他和部銳昂小姐的更加親近。在最初知道關於兒子意向的消息時，他有了一種思想，就是，假使安德來郡主結婚，則他自己也娶部銳昂小姐——這思想顯然使他高興，並且他近來只爲了侮辱她（瑪麗亞郡主覺得如此）而固執地向部銳昂小姐表示特別的親愛，並且藉他對部銳昂小姐的愛情表示，而表示自己對女兒的不滿。

有一天在莫斯科，當瑪麗亞郡主的面（她覺得父親有意在她面前做遺事），老郡主吻了部銳昂小姐的手，並將她拉到自己面前，親熱地摟她。瑪麗亞郡主臉赤，跑出了房間。幾分鐘後，部銳昂小姐來到瑪麗亞郡主的房裏，笑着，用她悅意的聲愉快地說了什麼。瑪麗亞郡主趕快拭去了淚，用堅決的步子走近部銳昂，顯然她自己並不覺得，她帶着憤怒的急遽，用斷續向聲音，開始向法國女子咆哮。

「利用弱點……是可憎的卑鄙的，不人道的……」她沒有說完。「從我房裏出去吧！」她大叫，並哭泣。

次日，郡王未向女兒說一個字；但在吃飯的時候她注意到他吩咐先從部銳那小姐上菜。在吃飯完結時當廚字按照的習慣，先從郡主上咖啡下，郡王忽然發怒，把拐杖向菲利普拋去，並立刻吩咐了送他去當兵。

「他不聽話，……說了兩次！……他不聽！……她是這個屋裏的第一個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郡主大聲說。「假使你再要讓你自己」，他第一次對着瑪麗亞郡主發火地說，「你敢像昨天……在她面前忘形，我就要讓你明白，誰是這個家的主人。去！我不要看見你；向她求恕！」

瑪麗亞郡主爲了自己，爲了央她求情的廚子非利普，向阿瑪利亞，葉美蓋涅娜美和父親求了恕。

在這種時候瑪麗亞郡主心中的情緒，是對於犧牲之驕傲。忽然在這種時候她所批評的這位父親，或者尋找着眼睛，手在眼鏡旁邊摸着却沒有看見，或者忘記了剛才所發生的，或用衰弱的腿子走不均勻的步子，並環顧是否有誰看見了他的衰弱，或者，更壞的，在吃飯時，沒有客人激動他，他便忽然打墮落下餐巾，把搖擺的頭俯到碟子上。「他老了衰了，我敢批評他！」在這種時候她想着，並厭惡自己。

二

一八一一年在莫斯科住着一個迅速地時髦起來的醫生，一個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和法國人一樣有禮貌，且如全莫斯科的人所說的，一個異常才幹的醫生——美提帶那，上層社會的人家接待他，不像是對

于醫生，却像是平等的人。

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一向嘲笑醫生，近來由于部銳昂小姐的勸告，准許了這個醫生來看他，且對他習慣了。美提弗耶一星期來看郡王兩次。

在尼科拉日，郡王的命名日，全莫斯科都來到他家的門口，但他不許接待任何人；只命令邀請小數的人來吃飯，他們的名字交給了 麗亞郡主。

美提弗耶，早晨來道賀，以醫生資格，覺得該當違背禁令（*De force lo nature*），如同他對瑪麗亞郡主所說的，他進去看了郡王。情形是如此，在這命名日早晨，老郡王是在一種最壞的心情中。他整個的早晨在家中徘徊，向所有的人找錯，並且裝着不懂別人向他所說的，別人也不懂得他。瑪麗亞郡主知道這種低聲怒罵的心情，這通常是結束于憤怒的發洩，並且好像在實彈的拔開了機槍的步槍前，她徘徊了整個的早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爆發。在醫生來到之前，這個早晨良好。讓醫生進去後，瑪麗亞郡主拿着書坐在客廳的門旁，在這是她可以聽到書房中發生的一切。

起初她單聽到美提弗耶的聲音。然後父親的聲音，然後兩個聲音一陣說話；門打開了，在門口出現了美提弗耶驚恐的美麗的身材和他的黑髮簇，以及穿睡衣戴睡帽，面孔因憤怒而變樣的，眼眸下垂的郡主的身材。

「你不懂嗎？」郡王咆哮，「但我懂！法國的偵探，保拿巴特的奴隸，偵探，從我家走出去——出

去，我說的！」於是他猛力閉門。

美提弗耶聳着肩，走近部銳昂小姐，她聽到聲音而從隣室跑來。

「郡主不很好，有惡脾氣和腦充血。你安心，我明天來看，」美提弗耶說，把手指放在脰上，匆忙走出，

在門那邊可以聽到跛鞋聲與叫聲：「偵探，好細，處處是好細！我家裏沒有一分鐘安靜！」

在美提弗耶走後，老郡主把女兒叫到面前，他全部的怒火都對他發洩了。她的罪過是讓這個偵探來看他。他不是說過，向她說過，要她作一個名單，那些不在名單上的都不讓進來嗎？爲什麼讓這個流氓進來呢？她要負全責。同她在一起，他不能有一分鐘的安寧，不能安寧地死，他這麼說。

「不，姑娘，要分離的，你知道這個，你知道！我現在不能夠再忍受了，」他說過，走出房間。好像是怕他會找得安慰，他回到她面前，企圖作出安靜的神情，添說：「不要以我是在發怒的時候向你說這話的，但我安靜，我思索過這個；這就是——要分離的，爲你自己去找個地方！」但他不能約制，他帶着只有愛人的人才會有的那種怒氣，他，顯然是自己痛苦着，搖着拳頭向她大聲說：

「假若是有什麼呆子娶了她！他猛閉門，把部銳昂小姐叫到面前，于是在書房裏安靜了。

兩點鐘時，六個選定的人來吃飯。客人們——著名的拉斯托卜卿伯爵「註」洛普亨郡王和他的姪兒，治特羅夫將軍——郡王的老戰友，年輕的有彼挨爾與保理斯，德略別茲考——在客廳裏等候他。

保里斯新近請假來到莫斯科，希望得見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並能那樣地邀獲他的好感，以致郡王在他所不接待的一切單身年輕人中對於他做了例外的事。

郡王家不能稱爲「交際場」，但這是那麼小的團體，這個小團體雖然在談話中沒有聽到，但在這裏受到接待是最榮幸的。保里斯在一周之前知道了這個，那時，拉斯托卜卿當他面向那請他在尼科拉日吃飯的縣督說，他不能應召：

「在這天我總是去到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的神骨前去致敬。」

「呵，是，是，」縣督回答。「他怎樣？……」

這個小團體在飯前要集在舊式的，高大的，有舊式家具的客廳裏，類似一個開會的嚴肅的法庭會議。大家都沉默，即使說話，也話聲很低。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走了出來，嚴肅而沉默。瑪麗亞郡主比平時顯得更端靜更羞怯。客人們都不願和她說話，因爲他們看到，她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談話。只有拉他斯托卿一個人維持談話的線索，談到最近城市的與政治的新聞。

洛普亨和老將軍偶而插言。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聽着，好像審判長聽他們的報告，只偶而用沉默或簡語表示他在注意他們報告的。談話的語氣是那樣的，就是大家明白，沒有人贊同政界上所做的事情。他們談到的事件顯然證明一切漸漸變壞；在任何談話與批評中令人注意的是，每次在批評會許

【註】他【一七六三——一八二六】在一八一二年是莫斯科總督，是政治家著作家。——毛

涉及皇帝陛下本人時，談話的人便停止，或者被停止。

在吃飯時，談話是關於最近政治新聞，關於拿破崙攫取奧爾頓堡公爵的領土，關於俄國送給歐洲各國朝廷的反對拿破崙的牒文。

「保拿巴特對待歐洲，如同海盜對待奪得的船，」拉斯托卜卿伯爵說，重複他說過多次的話。「我們只驚異君王們的久忍或盲目。現在是教皇的事情了，保拿巴特已經沒有顧忌地要罷免天主教的首領，大家不說話！只有我們的皇帝反對他攫取奧爾頓堡公爵的領土。甚至……」拉斯托卜卿伯爵沉默了，覺得他已經到了不能批評的界限。

「他們提議用別的領土代替奧爾頓堡的公國，」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說。「好像我把農奴們從童山移居到保古洽羅佛和鏡阿桑田莊，他這樣地對待公爵們，」

「奧爾頓堡公爵用驚人的意志力和屈從，忍受了他的不幸，」保理斯說，恭敬地插言。他說這話，因為他從彼得堡來時，曾有榮幸看見公爵。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那樣地看這個年輕人，好像他要向他說點什麼，但變了主意，認為他太年輕了。

「我看過了我們關於奧爾頓堡事件的抗議，我詫異這個通牒的惡劣的文體，」拉斯托卜卿伯爵說，用不當心的語氣，好像一個人批評他很熟悉的事。

彼挨爾帶着單純的驚異看拉斯托卜卿，不明白爲什麼這個牒文的惡劣文體令他不安。

「伯爵，無論這個牒文怎麼措辭，不都是一樣嗎，」他說，「假使牠的內容是有力量的？」

「我親愛的，有我們的五十萬軍隊，要有美麗的文體應是容易的，」拉斯托卜卿伯爵說。

彼埃爾明白了爲何牒文的措辭使拉斯托卜卿不安：

「似乎寫的人是夠多的，」老郡王說：「在彼得堡大家都在那里寫，不僅是牒文，——都在寫新的法律。我的安德柔沙在那里爲俄羅斯寫了一整卷的法律。現在大家都在寫！」他不自然地發笑。

談話靜止了一會；老將軍眼珠子要人向他注意。

「請問你聽到過最近在彼得堡的檢閱的事情嗎？法國的新大使怎樣發表意見呵！」

「什麼？是的，我聽到一點；他向陛下說了失禮的話。」

「陛下要他注意擲彈兵師和裝閱式行軍，將軍繼續說，「似乎大使一點也不注意，並似乎大胆地說，我們在法國並不注意這種瑣事。陛下什麼也未說。在下一次的檢閱中，據說，皇帝一次也未向他注意。」

大家沉默：對於這個關係皇帝本人的事情，不能夠表示任何批評。

「無恥之徒！」郡王說。「你知道美提弗耶嗎？我今天把他從我家趕走了。他來過這里，進來看我，我却不要讓任何人來看我，」郡王說，憤怒地看女兒。于是他說了他和法國醫生的全部談話，和他相信美提弗耶是偵探的理由。雖然這些理由很不充足而且不明白，却沒有任何一人反對。

在烤肉之後，斟了香檳酒。客人們從位子上站來慶祝老郡王。瑪麗亞郡主也走到他面前。

他用冷淡的兇狠的目光看她，把打皺的刺過的腮伸給她。他臉上全部的表情向她說，他們早晨的談話並未忘去，他的決心仍然像先前那樣的堅強，只是由於客人在場，他現在不向她說這個。

在客廳飲咖啡時，老人們坐在一起。

尼考拉，安德來伊支郡王更加興奮，並說出他對於目前戰事的意見，他說，我們和保拿巴特的戰爭，在我們獲得了日耳曼人聯盟，並捲入了歐洲事件的時候，是不幸的——提爾西特和議把我們牽入了歐洲事件中。我們不該爲奧大利也不該對奧大利作戰。我們的政治是在東方，對於保拿巴特唯一的事，是邊境上的武備和政治的安定，他決不敢越入俄國的邊境，如同一八〇七一樣。」

「郡王，我們要在何處和法國打仗呢！」拉斯托卜卿伯爵說。「我們能夠武裝起來反對我們的教師和上帝嗎？你看我們的年輕人，看我們的小姐們。我們的上帝——法國人，我們的天國——巴黎。」

他開始說得更高，顯然，爲了要大家都聽見。

「法國的服裝，法國的思想，法國的情感！你在這裏把美提弗耶抓鬚子趕走了，因爲他是法國人，是無賴，但我們的小姐們却匍匐向他面前爬。昨天我在一個夜會上，在五個小姐當中有三個是天主教徒，得教皇的允許，在星期日刺綉。她們差不多是光身坐着好像公共浴室的廣告，恕我還不說。哎，你看我們的年輕人，郡王，便要從古賓室裏拿出彼得大帝時棍杖，照俄國的樣式打斷幾根肋骨敲出他們的所有呆滯！」

大家無言。老郡主面帶笑容拉斯托卜卿，并且贊同搖頭。

「噢，再見，大人，不要不舒服，」拉斯托卜卿說，帶着特有的迅速動作站起，向郡王伸手。

「再見，我親愛的，——金玉之言，我永遠要聽的！」老郡王說，握住他的手，把腮伸給他吻，別人和拉斯托卜卿一同站起。

四

瑪麗亞郡主，坐在客廳裏，聽着老人的這些談話與批評，一點也不懂得他所聽到的；她只想到，所有的客人們是否注意到她父親對她的仇視態度。她甚至沒心注意到德路別茲考在全部吃飯時間對她所表示的特別注意與可愛處，這是他第三次來他們家。

瑪麗亞郡主用神散的疑問目光注視彼挨爾，他是客人中最後的一個人，手拿帽子，面帶鑷容，在郡主已走出，只有他們在客廳，他走到她面前。

「可以再坐一會嗎？」他說，他的肥胖的身軀落在瑪麗亞郡主旁邊的椅子上。

「呵，是的」，她說。「你什麼也未注意到嗎？」她的目光說。

彼挨爾是在飯後的，注意的心情中。他看着前面，溫和地笑着。

「你認識這個年輕人很久嗎，郡主？」他說。

「哪一個？」

「德路別茲考。」

「不，不久……」

「那麼他令你滿意嗎？」

是的，他是悅人意的年輕人。……爲什麼你問我這話？」瑪麗亞郡主說，仍舊想到早晨她和父親的談話。

「因爲我做了觀察。——年輕人由彼得堡告假來莫斯科通常只是爲了娶娶有錢的閨女。」

「你做了這種觀察嗎？」瑪麗亞郡主說。

「是的，」彼埃爾繼續笑着說，「這個年輕人現在的行爲是這樣的，在有富家閨女的地方，他也在那里。我看他，好像看一本書。他現在還不能決定，他要進攻誰：是你，或者是尤麗卡拉根小姐。他很注意她。」

「他去看他們嗎？」

「是的，很勤。你知道求愛的新方法嗎？」彼埃爾帶着愉快笑容說，顯然是在善意諷語的愉快心情中，爲了這個他在日記中那麼常常責備自己。

「不知道，」瑪麗亞郡主說。

「現在要討好莫斯科的姑娘們，便該顯得憂悵。他對於卡拉根小姐是很憂悵的，」彼挨爾說。

「真的嗎？」瑪麗亞郡主說，看着彼挨爾善良的臉，並且不停地想着自己的煩惱。「假使」，她想，「我決定了信告什麼人我所感覺的一切，我便覺得輕鬆了。我正要向彼挨爾說一切。他那麼仁慈，高貴。我會覺得輕鬆的。他會給我意見的！」

「你會嫁他嗎！」彼挨爾說。

「呵，我的上帝，伯爵！有過這樣的時候；我要嫁給任何人，」忽然出她自己意外，瑪麗亞郡主聲音裏帶着眼淚說。「呵，要愛一個親近的人，並且覺得」，（她繼續用顫抖的聲音說）「除了苦惱，不能對他做出任何事情，並且在你知道你不能改變這個情形的時候，那是多麼痛苦啊。那時只有一個辦法——走開，但我走到何處去呢？……」

「你怎麼，你怎麼了，郡主？」

但郡主沒有說完，已流淚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了。不要聽我，忘掉我向你說的吧。」

彼挨爾所有的愉快都消失了。他焦急地問郡主，求她說出一切，把她的苦惱信告他；但她只重複地求他忘掉她所說的，說她不記得她所說的，說她沒有苦惱，只除了那個，他知道的那個苦惱——就是安德來郡王的婚事會惹起父子的爭吵。

「你聽到羅斯托夫家的消息嗎？」她問，爲了改變談話。「我聽說，他們就要來了。安德來我也每天等待。我希望他們在這裏會面」。

「他現在對於這件事是什麼態度呢？」彼挨爾說，他是指老郡王。瑪麗亞郡主搖頭。

「但有什麼辦法呢？到年只廢幾個月了。這樣是不可能的。我只願望在最初的時候拯救我的哥哥。我願望他們趕快來。我希望和他見面……你早就認識他們，」瑪麗亞郡主說，「把手放在心上，告訴我一切真正的事實，這個姑娘是怎麼樣的，你覺得她如何？但要是全部的事實；因爲你明白，安德來冒那麼多危險，違背父親意志做這件事，我願知道……」

一種不明確的本能向彼挨爾說，在這些談話中，和重複的要他說全部事實的請求中，表現了瑪麗亞郡主對於她未來嫂嫂的惡意，並且她希望彼挨爾不贊同安德來郡王的選擇；但彼挨爾說了他所感覺的，不是理想的。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的問題，」他說，臉紅，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確實不知道這個姑娘是怎麼的；我一點也不能分析她。她是迷人的。但爲什麼，我不知道；這是關於她所能說的一切。」

瑪麗亞郡主嘆氣，她臉上的表情說：「是的，我期望並且駭怕這個。」

「她聰明嗎？」瑪麗亞郡主問。彼挨爾想了一下。

「我想不，」他說「但又是。她不願現得聰明……是，不，她是迷人的，沒有別的了。」

瑪麗亞郡主又不贊同地搖頭。

「呵，我是那麼願意愛她！假使你在我先看見她，你向她說這話」。

「我聽說，他們日內就要來了，」彼挨爾說。

瑪麗亞郡主向彼挨爾說了自己的計畫，在羅斯托夫們一到時，她便要 and 未來嫂嫂接近，並且要設法使老郡王看得慣她。

五

保里斯在彼得堡娶富家閨女的婚事未能成功，于是他帶着這個目的來莫斯科。在莫斯科，保里斯在兩個極富的閨女之間——尤麗和瑪麗亞郡主——不能決定娶誰。雖然瑪麗亞郡主不美，但他看來却比尤麗更動人，因為什麼原因他覺得向保爾康斯基求愛是不自在的。在他最後和她的會面中，在老郡王的命名日，對於他同她熱情談話的一切嘗試，她不對顯地回答他，且顯然沒有聽他說話。

尤麗，相反，雖然是用特別的，她獨有的方法，却樂意地接受了他的愛情。

尤麗是二十七歲。在她哥哥死後，她變得很富。她現在完全不美了；但她覺得，她不僅還是那麼美麗，而且遠比從前動人。使她相信這種錯誤的是，第一，她成了很富實的閨女，第二，她愈老，她對於男子們是愈無危險，男子對待她可以更自由，並無須有任何義務，而享受她的夜餐，夜會，和集合在她

家生動的團體。有一個在十年前嫁了不累及她，不束縛自己，而怕每天來到十七歲姑娘家的人，現在勇敢地每天來看她，並且對待她不像對於要出閣的閨女，却像對於沒有性別的知友。

卡拉根家在這年冬季是莫斯科最悅人意的，最好客的一家。在正式邀請的夜會與宴餐之外，每天在卡拉根家聚集了巨大的團體，特別是男子們，他們夜間十二時吃飯，並一直坐到三點鐘。沒有一個跳舞會，宴會，戲場裏沒有尤麗。她的夜裝總是最時樣的。但雖然如此，尤麗却似乎令大家失望，她向每個人說，她既不相信友誼，也不相信愛情，也不相信任何人生喜悅，她只等待着那裏（*There*）的安寧。她採用那樣的女孩子的語氣，這女孩忍受了巨大的失望，好像是失去了她所愛的人，或者是受了他殘酷的欺騙。雖然她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大家看她却是如此的，她自己也相信她在生活中受了很多的苦。這種憂悒。既不妨礙她自已快活。又不妨礙在她家的年輕人悅意地度過時光。到她家來的每個客人，都對女主人的憂悒的心情盡了自己的義務。然後即從事社交談話。跳舞，智慧的遊戲，和卡拉根家流行的韻詩比賽。只有少數的年輕人，保理斯在內，較為深解尤麗的憂悒心情，對於這些年輕人她有較長久的和單獨的談話，談到塵世一切的空虛，她向他們打開自己的手冊，下面寫着傷愁的圖畫，¹³ 碎句，和詩句。

尤麗對於保理斯是特別親愛：惋惜他對於人生的早年的失望，給他她所能給的友誼的安慰，她自己已在人生中受了那麼多痛苦；她向他打開自己的手冊。保理斯在手冊上畫了兩棵樹，並寫了：『鄉村的樹，你的暗淡的枝柯在我身上洒下了黑暗與憂悒。』

在另一處他畫了一個墳，並寫了：

「死又安全，死又安靜，

阿！對於悲哀別無隱遁。」

尤麗說，這是極美的。

「在憂悵之笑中有某種那麼消魂的東西，」她逐字地向保里斯說了從書中抄出的這一段。「這是陰影中的一道光線，是悲哀與失望間的間色，他表示安慰是可能的」。

爲酬答這個，保里斯爲她寫了法文的詩句：

「太敏感的靈魂之有毒食品，

無你則幸福對我即不可能，

溫柔的憂悵，呵，來安慰我吧，

來安慰我悽慘隱居的苦感，

並且帶來一塊祕密的甜甘

放入我覺在流的眼淚裏吧。」（註）

尤麗爲保里斯在豎琴上彈了最悲哀的夜曲。保里斯爲她誦讀可憐的莉薩（註），並且屢次因爲阻礙

【註】韻脚勉強照原樣。——譯

他呼吸的興奮而中斷。在大團體中相會時，尤麗和保里斯彼此注視，好像是對於世界上唯一的，淡漠的彼此了解的人。

安娜·米哈洛夫娜帶來卡拉根家，做母親的牌伴，同時探問真實的消息，要陪嫁尤麗什麼東西（陪嫁她平薩省的兩個田莊和尼惹高羅德省的森林）。安娜·米哈洛夫娜，帶着對天意的服從，和柔情，注視那連結了她的兒子和富貴而尤麗的美緻的悲哀。

「你總是豔麗的，憂懼的，可愛的尤麗，」她向女兒說。「保里斯說，他在你家得到靈魂的休息。他忍受過那麼多的失望，並且那麼敏感」，她向母親說。

「呵，我親愛的，近來我是多麼歡喜尤麗呵，」她向自己兒子說，「不能向你細說！但是誰能夠不愛她呢？她不是地上的人物！呵，保里斯！保里斯！」她停了一分鐘。「我多麼可憐她的媽媽，」她繼續說，「今天我給我看平了薩省寄來的賬目和信（他們有很大的田莊在那裏）並且她是可憐而孤獨的人：他們那樣欺騙她！」

保里斯微笑着聽母親說。他溫和地笑她簡單的狡猾，却注聽着，有時注意地向她問到平薩省與尼惹高羅德省的田莊。

〔註〕這是 Karaulov 在一七九二年問世的著名哀情小說，描寫一農家女愛一貴族，因被遺棄而

投水自盡。——毛

尤麗早已等待她愛他的崇拜者的求婚。並準備接受她；但某種對於她的，對於她熱情的結婚願望的，對於她不自然處的，祕密的厭惡情緒，和那對於否認真正愛情之可能的恐懼情緒，仍使保理斯遲疑。他的假期快完結了。許多整日，並且每天都改在卡拉根家，並且每天批評自己時，保理斯向自己說，他明天求婚。但在尤麗的面前，看到她的紅臉和一向敷衍的下頰，看到她的濕潤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他表示時時準備從愛他立刻變到結婚幸福的不自然狂喜——保理斯便不能說出決定的話；雖然他早已在自己的想像中認爲自己是平薩省與尼惹萬羅德省田莊的主人，並劃定了牠們收入的用途。尤麗看到了保理斯的遲疑，有時她想到她是他所不滿的；但立刻女性的自說給了她安慰，並且她向自己說，他只是因爲愛情而拘束。但她的愛他開始變爲暴驟，並且在保理斯起程前不久，她採取了決定的計劃。同時，在保理斯的假期完結時，在莫斯科，並且不用說，也在卡拉根家客廳中，出現了阿那托爾·庫拉根，於是尤麗，頓然放棄了愛他，對庫拉根變得很愉快，很注意。

「我親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向兒子說，「我從可靠的來源知道了發西利郡王派他的兒子來莫斯科，爲了替他娶尤麗。我那麼愛尤麗，我很爲她惋惜。你覺如何，我親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說。

受了愚弄，空損失了一整月對於尤麗的艱苦愛他的服務，看到他想像中一切已經指定作適當用途的平薩省田莊的收入落到人手裏，尤其是呆笨的阿那托爾手裏，——這種思想使保理斯傷心。他帶了家藏的堅決計畫去到卡拉根家。尤麗帶着愉快的，不當心的神情迎接他，隨意地說到她在夜晚的跳舞會上是

多麼快樂，並且問他何時走。雖然保理斯來此有意說到他的愛情，並因此要顯得溫柔，他却暴躁地開始說到女性的無恒，說到女人們會輕易地由悲愁而變為喜悅，說到她們的心情只決定於誰留心她們。尤麗被冒犯了，並說這是真的，女人們需要變化，總是一樣便會使任何人厭煩。

「爲了這個我要勸告你……」保理斯開言，希望向他說點狠惡的話；但同時他有了這種傷心的思想，他會許不達目的，空費勞力（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而離開莫斯科。他在談話的當中停止，垂着眼睛，爲了不看見她的不悅地憤怒的，不堅決的臉，並說：「我完全不是爲了要和你吵嘴到這裏來的。相反……」他看她，要認定他能不能繼續說。她所有的怒氣頓然消失了，並且不安的，懇求的眼睛帶着急切的期望直視他。

「我總是能够使自己很少看她」，保理斯想。「但事情已經開始，應當做完！」他臉色發紅，抬起眼睛看她，並向她說：「你知道我對你的情感！」不須再多說：尤麗的臉顯得勝利與自足；但她使保理斯說了一切在這種情形裏所要說的，說他愛她，說從未比愛她更愛過別的女子。她知道，爲平薩省的田莊與尼惹高惹德的森林她能夠要求這個，她獲得了她所要求的。

未婚夫婦，不再記起那酒給他們黑暗與憂悵的樹木，却計劃了將來在彼得堡極其燦爛的家庭，做了許多訪問，並爲顯赫的結婚準備了一切。

六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在一月底和娜塔莎及索尼亞來到莫斯科。伯爵夫人仍然是沒有康復，不能上路，——但能夠等待她復元；莫斯科方面每天期待安德來郡王；此外，尚須購買妝盒，需要出售莫斯科外郊的田莊，並且需要利用老郡王在莫斯科尚機會，把未來媳婦介紹給他。羅斯托夫在莫斯科的房子沒有生火；此外，他們來此是短時期，伯爵夫人沒有同他們來，因此依利亞·安德來伊支決定了在莫斯科住在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阿郝羅謝摩夫家，她早已向伯爵提出了招待之意。

晚間很遲的時候，羅斯托夫家的四輛三車進了舊馬棚街的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院子。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是獨居。她已經把她的女兒出嫁了。她的兒子們都在服役。

她的態度仍舊是挺直地，她仍舊是坦直、高聲、堅決地向大家說她的意見，她整個的特點好像是責備別人們的一切弱點、熱情、和愛好、他們的可能她不承認。清晨，她穿着便服，料理家事，然後，如在節日，她出門作彌撒，彌撒後去監獄與囚牢，她在那裏有事〔註〕這她從未向人說過；如在平常的日子，穿衣後，即在家接見各種階級裏的請求人，他們每天來找她，然後用膳；在豐富鮮美的飯桌上有三四個客人，膳後她玩波士頓牌；夜晚，她要人向她誦讀報紙和新書，她自己已打毛繩。她很少例外地出門

〔註〕俄國囚人的生活辛苦。有一個組織良好的基督徒義務團體供給他們的需要。——毛

，即使出門，也只是到城裡最重要的人家去。

當羅斯托夫們來到時，她還沒有睡，前廳前門在滑車上擦響，讓羅斯托夫和仆人們從冷空氣中走進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眼鏡掛在鼻子上，頭向後仰，站在大廳的門口，帶着嚴厲的憤怒的神情看進來的人。假使她這時向仆人發出細心的命令：如何安頓客人們和他們的東西，便會以為她是對來客發怒並要立刻趕走他們了。

「伯爵的？放這裏來，」她說，指着箱子，不同任何人問好。「小姐們的，從這裏向左。喲，你們挨什麼！」他向女僕們說。「去煮茶炊！她胖了，漂亮了，」她說，從帽子後邊把凍得發紅的娜塔莎拉到自己面前。「喲，她冷！你趕快脫衣服吧，」她向伯爵大聲說，他想來吻她的手。「受凍了，不錯的。把茶裏放甜酒！索紙施卡 Bichok（你好）」，她向索尼亞說，用這個法文的問候語襯出她對索尼亞的微微輕視的，然而親熱的態度。

當他們都脫了外衣，在旅途後整頓了身體，來吃茶時，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按次吻了全體。

「滿心歡喜，你們來了，並且住在我家，」她說。「早該來了，」她說，有意義地看了看娜塔莎；「老人在這裏，他們每天望包兒子。應該，應該去認識他們。喲，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她添說，看了看索尼亞，表示她不願在她面前說到這個。「現在你聽，」她向伯爵說，「明天你要做什麼？你要找誰？沈升嗎？」她轉了一個手指；「好哭的安娜·米哈洛夫娜嗎？——兩個。她和兒子在這裏。兒子要

結婚了！還有別素號夫吧？他和夫人在這裏。他跑開她，她却跟他後邊跑來了。星期三他在我家吃過飯。嗚，她們，」她指姑娘們，「我明天要帶着去依佛爾斯基教堂，然後我們去找奧柏·涉爾美。（註）似乎，你們全要做的新的吧？不要注意我，現在的袖子，就是這樣！那天年輕的依銳哪·發西莉葉芙娜郡主來到我這裏：看來可怕，正如同手臂上套了兩隻桶。現在，每天一個新樣子。你自己是有什麼事情？」她嚴厲地向伯爵說。

「一切都忽然地來了」，伯爵回答。「要買地毯，這裏還有一個莫斯科郊外田莊，和房子的買主。假使你肯賞光，我就選一個時候，把姑娘們丟給你，我到瑪麗英斯考去一天」。

「好，好，她們在我這裏沒有問題的。在我這裏就像在信託銀行一樣。我要帶她們去到應該去的地方，我要罵的，也要疼的，」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用大手摸她心愛的教女娜塔莎的腮。

次日晨，瑪麗亞·德來特銳葉芙娜帶姑娘去依佛爾斯基教堂，並去奧柏·涉爾美夫人處，她是那樣怕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總是虧本地把衣服賣給她，只爲了要她趕快離開自己。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幾乎定了全部的妝奩。回家後，她把所有的人趕出房，除了娜塔莎，把她心愛的叫到自己的靠椅前。

「嗚，現在我們談談。我賀你和你的未婚夫。你釣到了一個很好的人。我爲你歡喜；從這樣的年紀

【註】此處是雙關的文字遊戲，有「大流氓」之意。——毛

我儘認識他」(她舉手離地一阿爾申高)。娜塔莎欣喜地臉紅。「我歡喜他和他家。現在你聽。你當然知道尼考拉老郡王不願兒子結婚。古怪的老頭子！那不用說，安德來郡王不是小孩，沒有他也得過，但違反父意而到他家，是不好的。應該和平，親愛。你是聰明女子，你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你要善良地聰明地應付。這樣一切都會好的」。

娜塔莎無言，瑪麗亞·撫米特銳葉芙娜以爲她是因爲羞澀，但事實上娜塔莎是不樂意別人過問她對安德來郡王的愛情，她覺得這是和一切的人事那麼不同，在她看來，沒有人能夠懂得這個。她只愛、只知道一個安德來郡王，他愛她，並且要在日內來此帶她去。此外她不再需要別的了。

「你看，我早就認識他，還有瑪盛卡，你的姑子，我愛她。小姑是攪亂者，但她連蒼蠅也不傷害。她求我把你帶去和她見面。你明天和父親去看她，要好好她表示親善：你比她年輕。在你的人回來時，你便已經同他妹妹和父親熟識，他們已經愛你了。是不是呢？這樣頂好嗎？」

「頂好，」娜塔莎勉強地回答。

七

次日，邊瑪麗亞·米特銳葉芙娜的勸告，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帶了娜塔莎去看尼考拉·安德伊支郡王。伯爵帶着不愉快的心情作這次的訪問：他心裏覺得可怕。最後一次的會面是在徵集民團時，

那時，作爲回答他的宴請，伯爵聽了他的發火的話，因爲徵集人數不夠，這事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還記得。娜塔莎穿了她的最好的衣服，她相反，是在最愉快的心情中。「他們不愛我是不可能的」，她想：「大家總是愛我。我是那麼準備了爲他們去做他們所願望的事，那麼準備了去愛他——因爲他是他父親，去愛她——因爲她是他的妹妹，他們毫無理由不愛我！」

他們坐車來到夫司德維任卡街陰暗的老屋子，進了門廊。

「呸，上帝慈悲！」伯爵半玩笑半嚴肅地說；但娜塔莎注意到，她的父親，進前廳時顯得匆忙，並且羞怯地低聲地問郡王和郡主是否在家。在通報過他們的來訪之後，郡王的僕人中發生了慌亂。一個跑着去通報的聽差，被另一個聽差在大廳中止住，他們低聲說了什麼。一個女僕跑進了客廳，匆忙地說了什麼，提到郡主。最後一個年老的、帶着憤怒面色的聽差走出來向羅斯托夫說，郡王不能見客，但郡主請他們去。部銳昂小姐最先出來迎接客人們。她特別有禮貌地接待父女倆，並伴他們去看郡主。郡主帶着興奮的、驚惶的、佈着紅雲的臉，步伐沉重地跑出來，迎接客人們，她試圖顯得自由、誠懇，却不能夠。娜塔莎在初見之下未使瑪麗亞郡主滿意。她覺得娜塔莎穿得太華麗，太輕浮快活，並愛虛榮。瑪麗亞郡主不知道，在她未看見未來嫂嫂之前，她已經對她沒有好感，因爲她不禁地嫉妒她的美麗，年輕，與辛福，並嫉妒哥哥的愛情。在對她的這種不可壓制的反感之外，瑪麗亞郡主這時還受了這樣的激動，就是，在通報羅斯托夫來訪時，郡王大聲說他不愛看他們，說假使瑪麗亞郡主願意，她就去接見，但不

要讓他們看他。瑪麗亞郡主決定了接見羅斯托夫，但時時怕郡主什麼脾氣，因為他似乎因羅斯托夫的來訪而很激動。

「嗚，現在，親愛的郡主，我把我的女歌人帶給你，」伯爵說，隨足鞠躬，並不安心地站著，好像他怕老郡主進來。「我多麼高興，你們要熟識起來了，……可惜，可惜郡主仍然不好過，」又說了幾句普通的話，他站起了。「假使賜許，郡主，我把娜塔莎在你這裏丟一刻鐘，我就去走一趟，離這半兩步遠，到狗場街去看安娜·塞米諾夫娜，我再回來接她」。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想出這個外交計謀，是爲了要讓未來姑子有時間和未來嫂嫂談話（他後來向女兒這麼說），還爲了要避免遇見他所怕的郡主這種可能。他未向女兒說到這個，但娜塔莎明白她父親的這種恐懼與不安，並覺得自己受了屈辱。她爲了父親臉紅，爲了臉紅更憤怒，並且用勇敢的、挑撥的目光看了看郡主，好像是說她不怕任何人。郡主向伯爵說，她很高興，請他在安娜·塞米諾夫娜家多坐一下，於是依利亞·安德來伊支離去。

部銳昂小姐，不願瑪麗亞郡主視在她的、不安的目光，想和娜塔莎面對面說話，未走出房間，堅決地維持着關於莫斯科娛樂與戲院的談話。娜塔莎因爲前廳裏的遲緩、父親的不安、和郡主不自然的語氣、——她覺得，郡主接見她是費光——而覺得被冒犯。於是她覺得一切都是不悅意的。她不滿意瑪麗亞郡主。她覺得她很醜，作假，冷淡。娜塔莎忽然精神上萎縮起來，不覺地採取了那種不當心的語氣，這

更使瑪麗亞郡主發生反感。在五分鐘無趣的虛偽的談話之後，聽到了來近的、迅速的、跋鞋的步聲。瑪麗亞郡主的臉上顯得驚恐，房門打開了，郡主穿着睡衣，戴白帽走了進來。

「呵，小姐，」他說，「小姐，伯爵小姐！……羅斯托夫伯爵小姐，假使沒有弄錯，……請你原諒，原諒……，我不知道，小姐。上帝看見我不知道你駕臨舍下，我穿了這樣的衣服來看我女兒。請你原諒，……上帝看見我不知道，」他那麼不自然地說着，說到「上帝」時加重語氣，並且那麼不悅意，以致瑪麗亞郡主站立起來，垂了眼睛，不敢看父親，也不敢看娜塔莎。娜塔莎站起來行禮，也不知道她要怎麼辦。只有部銳昂小姐悅意地笑着。

「請你原諒，請你原諒！上帝看見我不知道，」老人低語，把娜塔莎從頭到腳看了一下，走了出去。

部銳昂小姐在他走後最先恢復了神志，開始感到郡主的不舒服。娜塔莎和瑪麗亞郡主無言地彼此注視，她們無言地彼此注視愈久，不說她們要說的話，她們彼此愈懷惡意。

當伯爵回轉時，娜塔莎無禮地對他表示欣喜，並急忙要走：在這時她幾乎仇恨那個年大的，無情的郡主，她能夠使她處在這樣的禱形中，阿她過了半小時，一句話也不說到安德來郡王。「在這個法國女人面前，我不能夠先開口說到他，」娜塔莎想。瑪麗亞郡主同時也因而而苦惱。她知道她應該向娜塔莎說話，但她不能夠做這個，因為部銳昂小姐妨礙她，又因為她自己不知道，為何她那麼難以開

始說到這個婚事。當伯爵已走出房間時，瑪麗亞郡主快步走到娜塔莎面前，抓住她的手，深深嘆氣，說：「等一下，我要……」娜塔莎嘲笑地看瑪麗亞郡主，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親愛的娜塔麗，」瑪麗亞郡主說，「你要知道，我高興，哥哥得到了快樂……」她停住，覺得她說假話。娜塔莎注意到這個停頓，並且猜中牠的原因。

「我想，郡主，現在不宜說到這個，」娜塔莎帶着外表的尊嚴與冷淡說，覺得喉嚨裏有淚。

「我說了什麼，我做了什麼！」她剛走出房便想。

這天他們等娜塔莎吃飯等了很久。她坐在自己房屋裏哭，好像小孩，鼻子抽吸着，哽咽着。索尼亞站在她面前，吻她的頭髮。

「娜塔莎你爲什麼？」她說。「他們於你何干呢？一切都要過去的，娜塔莎。」

「不，假使你知道這是多麼侮辱……好像我……」

「不要說，娜塔莎，這本不是你的錯，這於你何干呢？吻我吧，」索尼亞說。

娜塔莎抬起頭，在嘴唇上吻了她的朋友，把自己的淚臉貼着她。

「我不能夠說，我不知道。誰都沒有錯，」娜塔莎說，「我有錯。但這一切是可怕的。呵，爲什麼他不來！……」

她帶了紅眼睛出去吃飯。瑪麗亞·德來特銳葉芙娜知道了郡主怎麼接待羅斯托夫，她做出不注意娜塔莎頹亂面孔的神情，堅決地，大聲地在桌上和伯爵及別的客人們說笑話。

八

這天晚上羅斯托夫家的人去看歌劇，瑪麗亞·特銳葉芙娜爲他們定了包廂。

娜塔莎不想去，但不能夠拒絕瑪麗亞·德來特銳葉芙娜的善意，這完全是爲她的。當她穿了衣裳，進了大廳，等候父親，並照大鏡子時，她看見了，她美麗，很美麗，她還覺得更傷愁，但這是甜蜜、可愛的傷愁。

「我的上帝，假使他在這裏，那時我就不像從前那樣，爲什麼事而帶着笨拙的羞怯了，但新穎地、簡單地擁抱他，貼緊他，要使他用那種搜索的、好奇的眼睛看我，他常常用這種眼睛看我，然後我要使他笑，如同他那時所笑的，他的眼睛——我如何看這雙眼睛！」娜塔莎想。「他的父親和妹妹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愛他，他，他，和那隻臉同那雙眼睛，和他的男子氣而又孩子氣的笑容，……不，最好不想到他，不想，忘記，在這時完全忘記。我不能忍受這個等待，我馬上就要哭，」於是她離開鏡子，努力約制自己已不哭。「索尼亞怎麼能夠那麼平靜地、安心地愛尼考林卡，並且等待了那麼久而且耐煩呢！」她想，看着進門的，也穿好了衣服的，手拿扇子向索尼亞。「不，她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夠！」

娜塔莎在這時候覺得自己是那麼柔弱的性情，她愛，並知道她被愛，這是不夠的；她需要現在，需要立刻擁抱她所愛的人，向他說，並聽他說情話，她心中充滿了情話。她在車子裏和父親併坐，沉思地看着在結凍的窗子上閃過的街燈的光，這時她覺得自己更在戀愛中，並且更傷愁，並且忘記了她同誰在乘車並向何處去。進了車輛的行列中時，羅斯托夫的車子在雪上遲緩地吱啞着輪子，趕到劇院。娜塔莎與索尼亞提着衣服急忙地跳下車子；伯爵由隨從們扶下車子，在進院的男女與賣戲目單的人之間，他們三個人走到包廂的走廊。隔着關閉的門已可聽到音樂聲。

「娜塔麗，你的頭髮……」索尼亞低聲說。包廂侍者恭敬地急忙地跳到小姐們的前面，打開包廂的門。在門口可以更清楚地聽到音樂聲，看見明亮的、有婦女們袒肩袒臂的包廂行列，嘈雜的、軍裝燦爛的正廳。一個走進鄰近包廂裏的婦人用女性的、嫉妒的目光看娜塔莎。幕尚未升啓，在奏序樂。娜塔莎理了衣服，和索尼亞一同走進去坐下，環顧着明亮的、對面的成列的包廂。九百隻眼睛看她的袒臂與頸項，這種久未經歷的感覺忽然愉悅地又不愉悅地抓住她，喚起整串的、與這感覺有關的回憶、願望、熱情。

兩個異常美麗的姑娘，娜塔莎和索尼亞，和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他好久不在莫斯科露面，——他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此外，大家模糊地知道娜塔莎和安德來都王的婚約，知道羅斯托夫家從那時起住在鄉下，並且好奇地看這個閨女，俄羅斯最好的配偶之一。

娜塔莎在鄉村裏長漂亮了，大家向她這麼說，這天晚上，由於她的興奮的心情，她特別漂亮。她給人的驚人印象，是她充滿了生命與美麗，並且對四周所有的人漠不關心。她的黑眼睛看着羣衆，不尋找任何人，她纖細的、袒到肘上的手臂搭在天鵝絨憑欄上，顯然是無意識地，接着序樂的拍子，攥拳又放鬆，揉皺了戲目單。

你看，阿列妮娜在濟里，」索尼亞說，「好像回她母親！」

「呵喲！米洽伊·基銳累支又胖了，」老伯爵說。

「你看！我們的安娜·米洽洛夫娜戴那樣的帽子！」

「卡拉根家的人，尤麗，保理斯，和他們。立刻便看出來是訂了婚的男女。」

「德路別茲考求過婚了！是的，今天聽到的，」沈升說，他走進了羅斯托夫的包廂。

娜塔莎看着父親所看的方向，看見了尤麗，她的胖而紅的頸子上戴着珍珠，（娜塔莎知道，她頸上搽了粉），她帶着快樂的神情，和母親併坐著。

在他們後邊，可以看見帶着笑容的，把耳朵俯近尤麗口邊的，頭髮梳光的，保理斯的美麗的頭。他俯着頭看羅斯托夫們，笑着向未婚妻說了什麼。

「他們說到我們，說到我和他！」娜塔莎想。「他一定是在安慰他的未婚妻對我的嫉妒；用不着心不安！只要他們知道，我對於他們當中任何人毫無關係。」

安娜·米洽洛芙娜，帶着順從上帝意志的、快樂的、喜樂的面孔，戴了綠帽子，坐在後邊。他們的包廂裏籠罩着那種未婚夫婦的氣氛，這是娜塔莎很知道、很愛的。她轉過身來，忽然想起了早晨拜訪中一切侮辱的情形。

「他什麼權利不願意容納我到他的家庭裏去？呵，最好不要想到這個，在他回來之前不要想到！」她向自己說，開始環顧大廳上相識的和不相識的臉。在大廳的前面，在最當中，道洛號夫穿着波斯服裝，大簇鬚髮向上梳，背對音樂隊的邊櫃站着。他站在戲院裏最惹目的地方，知道他引起了全廳的注意，他是那麼自由，好像是站在自己房間裏。在他的旁邊擁擠着莫斯科最顯赫的青年們，顯然他是他們的首領。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笑着，以肘輕觸臉發紅的索尼亞，向她指示昔日的崇拜者。

「認識嗎？」他問。「他從哪里出來的，」伯爵向沈升說，「他不是藏到別處去了嗎？」

「藏過了，」沈升回答。「在高加索，從那里跑走，據說，在波斯的一個在位親王那里做大臣，在那里殺了波斯王的兄弟；莫斯科的姑娘們都對他發瘋了！波斯人道洛號夫，這就完了。我們現在沒有一句話沒有道洛號夫：他們憑他發誓，邀人去看他，好像是看鱸魚，」沈升說。「道洛號夫和阿那托爾·庫拉根把我們小姐的心都帶走了。」

在鄰近的包廂裏走進來了一個高大美麗的婦人，她有巨大的編法，很袒的、肥白的肩膀，頸上有兩

串大珍珠，很久她才坐下來，攆着她的寬大綢衣。

娜塔莎不覺地注視這個頸子，肩膀，珍珠，髮裝，並且羨慕肩與珍珠的美。在娜塔莎第二次看她時，這個婦人環顧，並遇見了依利亞。安德來伊支的目光，向他點頭並笑。這是別素號夫伯爵夫人，彼挨爾的妻子。依利亞·安德來伊支認識交際場上所有的人，向她鞠躬，並和她交談。

「來了很久嗎，伯爵夫人？」他說。「我來了，來了，吻你的手，我來這里有事情，把女兒也帶來了。據說，塞米諾發表演得無比，」依利亞·安德來伊支說。「彼得·基銳洛羅支伯爵從來不忘記我們。他在這里嗎？」

「是的，他想來，」愛倫說，注意地看娜塔莎。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又坐回自己的位子。

「漂亮嗎？」他低聲向娜塔莎說。

「美極了！」娜塔莎說，「可以愛她的！」

這時響了序樂的最後的和音，指揮者的指揮棒輕輕敲了一下。大廳裏遲到的男女們走到坐位上，幕升起。

幕剛剛升起，在包廂與正廳裏大家都肅靜了，所有年老、年少、穿軍服與禮服的男子們，所有光潤上戴寶石的婦女們，都熱切好奇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娜塔莎也開始觀看。

九

舞台上有一平的地板在正中，兩邊有代表樹木的彩色佈景，後邊有布幕垂到地板上。舞台的正中坐着一穿紅胸衣白裙子的女子們。一個很胖的、穿白綢衣的女子，單獨坐在一個矮凳子上，在她後邊黏了一塊綠色紙板，她們都在唱什麼。當她們唱完歌曲時，穿白衣的女子走近提示人的地方，一個胖腿上穿緊綢褲的男子，帶着羽毛和劍走到她面前，開始唱歌，並搖擺手臂。

穿緊褲子的男子獨唱，然後她唱。然後兩人沉默，奏了音樂，男子開始用手指摸白衣女子的手，顯然是等着拍子，和她一同開唱。他們唱了一個合唱，戲院裏所有的人開始拍手喝彩，而舞台上表演一對情人的男女開始笑着拍手鞠躬。

在鄉居之後，在她所處的嚴肅心情中，娜塔莎覺得這一切是粗野的驚人的。她不能夠隨着歌劇的進度，甚至不能夠聽到音樂；她只看見彩色背景和奇裝的男女在明亮光線中奇怪地動作、說話、唱歌；她知道這一切所要表現的是什麼，但這一切是那麼虛偽做作而不自然，她覺得這些演員們又可羞，又可笑。她環顧四周觀眾們的臉，在他們臉上尋我着她所有的那種嘲笑與疑惑；但所的臉都注意在舞台上的表演，並且表現了虛偽的——娜塔莎覺得如是——喜悅。「這是應該這樣的！」娜塔莎想。她輪流地環顧上廳中成列的搽油的頭，和包廂裏袒臂的婦女，特別是她的隣人愛倫，她完全未穿衣服，帶着安靜沉着

的笑容，眼不移動地看着舞台。浸沉在充滿全廳的明亮光線中，和羣衆弄熱的溫暖空氣裏，娜塔莎開始漸漸進入她久未經驗的沉醉心情中。她不明白她是什麼，她在何處，她眼前發生了什麼。她想，而最奇怪的思想，意外地，沒有連接地，在她心中閃過。時而她想到要跳過臺邊，唱那女角所唱的歌調，時而她想用扇子觸她附近的一個老頭子，時而想對愛倫彎着腰去搔痒她。

有一次，當舞台上一切都安靜，等候歌調開始時，在羅斯托夫包廂那邊的，通大廳的門嚮了一下，有了一個遲到的男子足音。「這就是庫拉根，」沈升低聲說。別素號夫伯爵夫人笑着，向進來的人轉過頭。娜塔莎向別素號夫伯爵夫人眼睛的方向看去，看見了一個異常美麗的副官，帶着自信而又恭敬的神情走進他們的包廂。這人是阿那托爾·庫拉根，她在彼得堡的跳舞中早已看過並注意過他。他現在穿着副官制服，有一個肩章和肩結。他走着控制的活潑的步子，假若他不是那麼美、假若不是在美麗的臉上，有那種善良的滿足與愉快表情，這種步態便顯得可笑了。雖然表演正在進行，他却不急忙，輕輕碰着馬刺和佩刀，從容地高抬着他的打過香水的、美麗的頭，在走廊的地毯上走過。看了看娜塔莎，他走到她面前，把戴着合手的手套的手，放在她的包廂的邊上，向她點頭，並俯身問了什麼，指着娜塔莎。

「很可愛！」他說，顯然是說娜塔莎，他沒有聽到，却從他嘴唇的運動上懂得了。然後走到第一行，坐在道洛號夫旁邊，用肘端友誼地、隨便地碰了碰那個道洛號夫，腳靠在台邊上。

「弟弟多麼像姊姊呵！」伯爵說。「兩個人多麼像！」

沈升低聲地開始向伯爵說到庫拉根在莫斯科的惡作劇，娜塔莎注聽，正是因爲他說她「可愛。」

第一幕完結了，大廳裏的人都站起，雜混，並開始走動着，並走出去。

保里斯來到羅斯托夫的包廂，很簡單地接受了慶賀，抬起眉毛，帶着不經心的笑容，向娜塔莎和索尼亞轉達了未婚妻要她們參與婚禮的邀請即走出。娜塔莎帶着愉快的，媚人的笑容和他話說，並慶祝了那個保里斯的婚姻——這個保里斯就是她從前戀愛過的。在她所處的那種沉醉的情形中，一切都似乎簡單而自然。

祖身的愛窩坐在她旁邊，仍舊不變地笑着；娜塔莎也同樣地向保里斯笑。

愛窩的包廂裏充滿着，並且靠正廳的那邊環繞最著名最聰明的男子們，他們似乎向大家競相表示他們和她相識。

庫拉根在這整個的換幕時間和道洛號夫站在營口前，看着羅斯托夫的包廂。娜塔莎知道他在說她，這使了她滿意。她甚至這樣地轉過頭，讓他們在最適當的地位上——她持此意見——看見她的側面。在第二幕開始之前，在大廳裡出現了彼挨爾的身體，羅斯托夫們在到此之後尚未看見過他。他的臉色愁悶，在娜塔莎上次看見他之後，他更胖了。他什麼人也不注意，走到最前列。阿那托爾走近他，開始向他說了什麼，看着並指着羅斯托夫的包廂。彼挨爾見了娜塔莎，便活潑起來，並且趕快地從大廳行列中走到他們的包廂。走到了他們面前，他支着手臂，笑着和娜塔莎談了好久。在她和彼挨爾談話時，娜塔莎

聽到了別素號夫伯爵夫人包廂裏男子的聲音，並且因為什麼原因知道這是庫拉根。她瓊願，交遇了他的眼睛。幾乎是笑着，用那種羨慕的，親善的目光對直地看她的眼睛，好像是覺得奇怪；她離他那麼近，那樣地看她，她那麼相信他歡喜她，却不同他相識。

在第二幕中有代表山岳的佈景，在布幕上有一個代表月亮亮的洞，台燈上都罩了燈傘，號與大笛開始吹出低音，左右兩邊走出許多穿黑袍的人。這些人開始揮動手臂，他們的手裏拿着劍之類的東西；然後又跑來幾個人，開始搶走那個女子，她先前穿白衣，現在穿藍衣。他們並不一定把她搶走，却同她唱了很久，但後來又搶她，在佈景的後邊敲了三下金屬的東西，於是全都跪下，唱禱文。這些表演被觀衆熱烈的叫聲打斷了幾次。

在這一幕當中，娜塔莎每次看大廳時，便看見阿那托爾·庫拉根把手臂搭在椅背上看着她。她悅意看見她被擄獲，她沒有想到這件事裏有一點不對的地方。

在第二幕完結時，別素號夫伯爵夫人站起，轉向羅斯托夫的包廂（她的胸口是完全袒露的），用戴手套的手指把老伯爵招到她面前，不注意進她包廂裡的人，開始可愛地笑着同他說話。

「讓我認識認識你的優美的女兒們吧」，她說。「全城都稱贊她們，但我還不認識她們。」
娜塔莎站起，向華麗的伯爵夫人行禮。娜塔莎那麼悅意受這個醜態美人的稱贊，她竟滿意得臉紅。

「我現在也想成爲莫斯科人了，」愛命說。「你把這樣的珠寶藏在鄉村裏怎不覺得羞！」

別索號夫伯爵夫人確實是有迷人的美女的聲譽。她能夠十分簡單而自然地說出她不加思索的話，特別是阿諛。

「不，親愛的伯爵，你讓我來陪陪你的女兒們。我雖然現在在這里不久。你也是不久。我要設法使她們快活。我在彼得堡已經聽到很多關於你的話，我早想認識你，」她帶着同一的美麗的笑容向娜塔莎說。「我從我的侍僕——德路別茲考聽到你，你知道他要結婚了。還從我丈夫的朋友——保爾康斯基，安德來·保爾康斯基郡王，」她特別加重語氣說，藉此暗示她知道他和娜塔莎的關係。爲了更加認識，她要求准許姑娘中的一個在其餘的表演時間坐在她的包廂裏，於是娜塔莎轉到她那里。

在第三幕中舞台上的佈景是宮殿，宮殿裏點了許多蠟燭，並且掛了許多圖畫代表有鬍子的武士。在當中大概是站着皇帝與皇后，皇帝揮動右手，並且神經質地惡劣地唱了什麼，坐到赭色寶座上。那個最初穿白衣後來穿藍衣的女子，現在只穿一件襯衫，頭髮披垂，站在寶座旁邊。她憂傷地唱了什麼，對着皇后；但皇帝嚴厲地揮手，於是從兩邊走出光腿的男女，開始在一起跳舞。然後提琴奏得很尖銳愉快，女子之一，帶着光，肥的腿和細瘦的臂，離開別的，走到佈景的後邊，理了理胸衣，走到當中，開始跳躍，並迅速用一隻腳踢另一隻腳。大廳裏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然後一個男子站到角上。音樂隊裏的鑼鼓和喇叭奏得更高，這個單獨的光腿的男子開始跳得很高，並走俏步。（這人是手報黑，用這種技藝每年收入六萬。）所有在正廳、在包廂、在邊廂的人都開始拍手，並用盡力聲拍手喝采，這個人站着，開

始笑着向各方面行禮。然後又有別人跳舞，光腿的男女，然後皇帝合着音樂聲喊了什麼，全體開始唱歌。但忽然起了猛烈聲，在音樂隊裏聽到了半音階與漸低的七和音。所有的人都跑走，並且又在佈景後邊，挖着了一個演員，於是幕垂。在觀眾之中又起了可怕的雜聲與叫聲，所有的人都帶着激烈的臉開始高呼：

「丟報黑！丟報黑！丟報黑！」

娜塔莎已不覺得這個奇怪。她滿意地、高興地笑着，看她的四周。

「丟報黑可欽佩，是不是？」愛侖向她說。

「噢，是的，」娜塔莎回答。

十

換幕時，愛侖的包廂裡吹進一陣冷氣，門開了，阿那托爾走了進來，彎着腰，企圖不碰到任何人。

「讓我替你介紹我的弟弟，」愛侖說，眼睛不安地從娜塔莎移到阿那托爾。娜塔莎把她美麗的小頭兒從光肩上轉向美男子，並向他笑。阿那托爾在近處是和遠處同樣美麗，他坐到她旁邊，並說，從那兒施金跳舞會以後，他久想有此愉快，在那個跳舞會上，他未忘記，他會有幸看見她。庫拉涅和婦女們在一起，較之在男子團體中，遠為聰明而爽直。他勇敢地簡單地說話，娜塔莎奇异地悅意地覺得，不僅這個人沒有任何那麼可怕的地方，關於這個人他們說的那麼多，而且相反，他有最單純、愉快、善良的笑容。

庫拉根問到她對於表演的印象，向她說到如何在上一幕中塞米諾發在表演時跌倒。

「呵，你知道，伯爵小姐，」他忽然對她說，好像是對早已相識的老友，「我們要舉行一個化裝跳舞會；你應該加入；那是很愉快的。大家都聚在卡拉根家。請你去，當真，呵？」他說。

說這話時，他未放笑眼離開娜塔莎的臉、頸、和光臂。娜塔莎無疑地知道他羨慕她。她樂意如此，但因爲什麼原故她在他面前覺得拘束、難受。當她不看他的時候，她覺得他看她的肩，於是她不自覺地抓住他的目光，讓他更清楚地看她的臉。但，看見了他的眼睛，她恐懼地覺得在他與她之間，完全沒有羞恥的阻礙，這是她向未在自己與別的粵人間所覺得的。她，自己也不知如何的，在五分鐘內覺得自己與這個人是可怕地接近。當她轉過身時，她怕他會從後邊抓她的光臂，吻她的頸子。他們談到最簡單的事情，她覺得他們接近，她從來不曾同男子如此。娜塔莎環顧愛命和父親，好像是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但愛命在同一個將軍談話，沒有回答她的目光，而父親的目光什麼也未向她說，但只有他一向所說的話：「你愉快，我也歡喜。」

在一次不自在的沉默中，——在這種時候阿那托爾用凸出的眼睛安靜地固執地看她，——娜塔莎爲了打破這種沉默，問他對於莫斯科的印象如何。娜塔莎問了，並且臉紅。她不斷地覺得，她問他說話時做了什麼不當的事。阿那托爾笑着，好像稱贊她。

「起初我不很歡喜，因爲，使城市可愛的，是美麗的女子，是不是？」他問，「我很歡喜，」他說，含

意地看她。「你要赴輪轉戲會嗎，伯爵小姐？請去，」他說，把手伸到她的花環前，壓低聲音，說：「你要成爲最美的。去，親愛而伯爵小姐，把這花給我做保證。」

娜塔莎和他自己一樣，不懂他所說的，但她覺得，在他的不可懂的話裏有無禮的思想。她不知道要說什麼，於是轉過身，好像她未聽到他所說的。但她剛轉過身，她便覺得他在身後，離她那麼近。

「他現作怎麼了？他發窘嗎？發怒嗎？應當糾正嗎？」她問自己。她不能夠約制自己不回顧。她直視他的眼睛，他的接近，與信念、和善良笑容的親暱，征服了她。她和他同樣地笑着，直視他的眼睛。她又恐懼地覺得在他與她之間沒有任何阻礙。

幕又升啓。阿那托爾走出包廂，鎮靜愉快。娜塔莎回到父親的包廂，完全順服了她所處的那種世勢。在她面前所發生的一切，她已覺得完全自然；但因此，她從前一切關於未婚夫、瑪麗亞郡主、鄉村生活的思想不再來到她心中，好像這一切是長久、長久的過去。

在第四幕中有一個魔鬼，他唱，揮着手，直到他脚下的板離開，他墮落下去。娜塔莎只看見第四幕中的這一點；有什麼東西使她與然苦惱，而這個與奮的原因是庫拉根，她的眼睛不覺地注視他。當她們出戲院時，阿那托爾走到他們面前，喊來他們的車子，扶他們坐上。扶娜塔莎時，他捏她肘肘的上邊。娜塔莎，興奮臉紅，回顧他。他，眼睛發光，溫柔地笑着看她。

只是到家後，娜塔莎才能清楚地想到她所發生的一切，於是忽然想起了安德來郡王，她恐懼起來，吃茶時——散戲後大家都坐着吃茶——她在大家面前高聲呻吟，並紅着臉跑出房間。「我的上帝！我毀了！」她向自己說。「我怎能夠做到這樣的事？」她想。她用手蒙着發紅的臉坐了很久，企望明確地回答她發生了什麼，却既不能懂得她發生了什麼，也不明白她所感覺的。她覺得一切黑暗，晦澀，可怕。那里，在那個巨大輝煌的大廳裏，穿金線短襖的丟報墨用光腿含着音樂在地板上跳躍，少女們，老人，袒露的，帶着鎮靜驕傲笑容的愛命熱情地叫好，——那里，在這個愛命的陰影下，在那里。這一切都明確而簡單；但現在單獨時，獨自相處時，這個是不可解。「這是什麼回事？我對他所感覺的恐怖是什麼？我現在所感覺的良心痛苦是什麼？她想。

娜塔莎只能夜間在床上向老伯爵夫人一個人說出她所感覺的一切。她知道索尼亞具有嚴格的整心眼兒的見解，或者什麼都不懂，或者懼怕她的自認。娜塔莎企圖獨自解決那苦惱她的問題。

「我是否毀棄了安德來郡王的愛情？」她問自己，並且帶着安慰的嘲笑回答自己：「我問這話是多麼呆呵！我發生了什麼呢？沒有什麼。我未做任何事情，未用任何東西引起這件事。沒有任何人知道，並且我決不再見他。」她向自己說。明明是，什麼也未曾發生，沒有任何地方要懺悔，安德來郡王可以愛我這樣的人。但爲何愛我這樣的人？上帝呵，我的上帝！爲什麼他不在這里？」娜塔莎安靜了俄頃，但後來又有一種本能向她說，雖然這一切是真的，雖然未發生任何事情，——本能向她說，她從前對安

德來郡王前愛情純潔却毀滅了。於是她又在自己的想像中重複了她和庫拉根的全部談話，並想起這個美麗勇敢男子捏她手臂時的面孔、姿態、與溫柔的笑容。

十一

阿那托爾·庫拉根住在莫斯科，因為他父親把他送出了彼得堡，在那里他每年要用兩萬現款，並且還有同樣數目的債，債主們向他父親討索。

父親向兒子說，這是他最後一次替他贖還一半債務；但唯一的條件是他要去莫斯科做總督的副官，這是他爲兒子忙到的，並且他要在那里最後結一門好親。他向兒子指出了瑪麗亞郡主和尤麗·卡拉根。

阿那托爾同意了，並且來到莫斯科住在彼埃爾家。彼埃爾起初勉強地接待阿那托爾，但後來對他習慣了，有時同他去赴酒會，並以借貸方式給他錢。

阿那托爾，如同沈升所正確地說過的，來到莫斯科後，便使所有莫斯科姑娘們對他發狂，特別是由於他不注意她們，並公然愛慕吉卜賽女子與法國女僮們，她們當中出色的繞之小姐，據說，和他有親密的關係。他不放過大尼洛夫和莫斯科的其他快樂哥兒們的一次酒會，通宵飲酒，飲勝所有的人，他赴上層社會裏一切之夜會與跳舞會。他們說到他和莫斯科婦女的首次私通，在跳舞會中他向幾個婦女調情。

但對於姑娘們，特別是對於有錢的閨女們——她們大部分是很醜的——他不接近，此外，除了他最親密的朋友，沒有人知道，阿那托爾在兩年前結過婚了。兩年前他的隊伍駐紮在波蘭時，一個無錢的波蘭地主使阿那托爾娶了他的女兒。

阿那托爾很快地拋棄了自己的妻子，並且因為他同意了寄給丈人的一筆錢，他保留了做單身漢的權利。

阿那托爾總是滿意他的地位，滿意自己，和別人。他本能地用真個的心靈相信，除了他所有的這種生活方式，他不能夠別樣地過活，並且他平生從未做過任何壞事。他不能夠想到他的行為能使別人發生何種反應，以及他的種種行為會產生什麼結果。他相信，正似鴨子是那麼靱造的，就是牠應該永遠在水生活中，同樣地，他是由上帝這麼靱造的，就是他應該每年用三萬，在社會上總是佔高等地位。他那麼堅決地相信這個，就是，別人看見他時，也相信這個，並且既不拒絕他在社會上的高等地位，也不拒絕他錢，這是他顯然不贖還地向無論什麼人去借的。

他不是賭博，至少他從來不想贏錢。他不好虛榮。無論他們怎麼想到他，在他是完全一樣。他更不會被資有野心。他幾度破壞了自己的事業，使父親發怒，他嘲笑一切的榮譽。他不吝嗇，不曾拒絕過任何人對他的請求。他唯一所愛的，是娛樂與婦女，因為按照他的見解，在這些趣味裏沒有任何不高貴的地方，他又不能想到他的趣味而滿足對於別人會產生什麼影響，所以他在心裏認為自己是不可賣的人，

誠意地輕視惡徒與壞人，並且帶着安泰的良心高昂着頭。

浪子們，馬格達林男子們有一種無罪意識的祕密感覺，正如馬格達林女子們一樣，這種感覺是建立在同樣的饒恕之希望上。「她的一切將被饒恕，因為她變了很多；他的一切將被饒恕，因為他自己娛樂了很多。」

道洛號夫，在他的被逐與波斯的冒險之後，這年又在莫斯科出現，過着奢華，賭博荒唐的生活，會合了他的彼得堡老友庫拉根，利用他達自己目的。

阿那托爾因為道洛號夫的聰明與勇敢而誠意地愛他。道洛號夫需要阿那托爾·庫拉根的名譽，地位、和關係，爲了要把富家少年們引誘到他的賭場，他不讓庫拉根覺得到這個，利用他，並用他而自娛。在需要利用阿那托爾謀利而外，控制他人意志——這件事本身對於道洛號夫是一種喜樂、習慣、和需要。

娜塔莎給了庫拉根深刻的印象。散戲後，在吃夜飯時，他帶着鑒賞家的風度對道洛號夫分析她的手、肩、腿、髮、的優點，並說出他要追求她的決心。這種追求會產生什麼結果——阿那托爾不能想到，不能知道，正如他從來不知道他的每件行爲有何結果。

「她漂亮，但老兄，不是爲我們的，」道洛號夫向他說。

「我向姊姊說，要她請她吃飯，」阿那托爾說，「啊？」

「你最好等她結了婚……」

「你知道，」阿那托爾說，「我崇拜女孩子；她們會立刻失主。」

「你已經碰過一次女孩子了，」道洛巒夫說，他知道阿那托爾的婚事。「當心！」

「不能做兩次！呵？」阿那托爾說，善意地笑。

十一

觀戲的次日，羅斯托夫們未去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人來看他們。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因為什麼隨着娜塔莎和她父親談話。娜塔莎猜到他們是說到老郡王並計畫什麼，這使她不安而憤慨。她時刻盼待安德來郡王，這天她兩次派人到夫司德維任卡街去探聽他到了沒有。他沒有到。她現在覺得比初到的那幾天更為難受。在她的不耐煩、和爲他傷感而外，又添了他關於她和瑪麗亞郡主及老郡王會面的不愉快的回憶，和一種恐怖與不安，牠們的原因她不知道。她仍然覺得，或者他將永遠不來，或者在他來到之前，她要發生什麼事情。她不能夠像從前那樣安靜地長時地獨自想到他。她一開始想到他，關於他的回憶便混合了關於老郡王、關於瑪麗亞郡主、關於演戲、以及關於庫拉根的回忆。她又想起了這個問題，她是否有錯，她對安德來郡王的信心是否已被破壞，她可使自己極瑣細地想見那個人的每個字、每個姿勢和面部表情的每個動作，那個人能夠在心中喚起她不了解的、可怕的情緒。在家裏人的目光中，娜塔莎

似乎比平常更活潑了，但她遠不如從前那麼安靜、快樂。

在星期天的早晨，瑪麗亞·德米銳特葉芙娜邀了她的客人們到摩給爾策街的烏斯撒尼亞區教堂去做彌撒。

「我不歡喜那些時髦的教堂，」她說，顯然誇耀她的自由思想。「各處上帝只有一個。我們的神甫是傑出的人，他的祈禱很合式很尊嚴，執事也如此。唱歌隊有音樂會便是很神聖了嗎？我不歡喜，只是放縱！」

瑪麗亞·德米銳特葉芙娜歡喜星期日，並知道如何過星期日。她的屋子在星期六都洗刷擦淨；僕人們和她都不工作，都穿着假日的衣服，都去做彌撒。主人吃飯時添菜，僕人們有麥酒，和烤鵝或小豬。但在全家之內有任何東西像瑪麗亞·德米銳特葉芙娜的寬大嚴格的臉上那樣顯出假日氣象，她的臉在這天顯出不變的嚴肅表情。

在彌撒後吃了咖啡時，在家具去了布套的客廳裏，瑪麗亞·德米銳特葉芙娜聽說車子準備好了，於是她帶着嚴肅的臉，穿着她在訪問時所穿的見客的肩巾，站立起來，說她赴尼考拉·安德來伊支·保爾康斯基那家，和他去談娜塔莎的事。

在瑪麗亞·德米銳特葉芙娜走後，莎爾美夫人那里的女成衣匠來看羅斯托夫，娜塔莎關了通運客室的門，很滿意這個散心的事，忙着試新衣。她穿上匆促縫繙的無袖子的緊身，編着頭看鏡子，看後身的

樣式，正在這時候，她聽見了客廳裏她父親和另一個女子的生動的說話聲，這使她臉紅。那個聲音是愛倫的聲音。娜塔莎尚未及脫下她試過身的繫身，門已打開，別素號夫伯爵夫人帶着美惠的親愛的笑容，穿深紫色高領子的天鵝絨袍，走進房來。

「呵，我的俊俏的！」她向臉紅的娜塔莎說。「可愛呵！不，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我親愛的伯爵」她向跟她進來的依利亞·安德來伊支說。「怎能夠住在莫斯科却什麼地方不去呢？不，我不讓你們走掉的。今天晚上繞芝小姐在我那裏背誦，並且有些人要到；假使你不把你的比繞芝小姐還好的美女帶去，我就不同你做朋友了。我丈夫不在這里，他到維埃爾去了，或者我派他來邀你們。一定要來，一定，在九點鐘。」她向那個她所認識的，對她恭敬地行禮的女成衣匠點頭，坐到鏡旁的椅子上，如畫地理開她的天鵝絨衣摺。她不停止善良愉快的談話，不停地稱贊娜塔莎的美麗。她觀看她的衣服，並稱贊牠們，並且稱贊自己的一件新的「金氣」的衣服，這是她從巴黎接到的，她勸娜塔莎也做同樣的。

「況且，一切都適合你，我的俊俏的」，她說。

滿意的笑容沒有離開娜塔莎的臉。她覺得自己在這個可愛的別素號夫伯爵夫人的稱贊下是快樂的，榮盛的，她從前似乎是一個那樣不可近的，尊嚴的婦人，而且現在對她那麼仁慈。娜塔莎愉快起來，她覺得自己幾乎是愛上了這個那麼美麗的，那麼美良的婦人。愛倫在她那方面是誠意羨慕娜塔莎，並希望使她快活。呵那托爾勸她拉攏他和娜塔莎，她爲了這個來看羅斯托夫，拉攏她弟弟和娜塔莎，這意思使

她樂意。

雖然她從前懷恨娜塔莎，因為她在彼得堡奪去了她的保理斯，她現在却想不到這個，並且誠意地，按照她的方法，希望娜塔莎好。離開羅斯托夫時，她把她心愛的人領到一旁。

「昨天我的弟弟在我家吃飯——我們笑得要死！他什麼也不吃並且爲你嘆氣，我的俊俏的。他瘋了，但是因爲愛你發瘋的，我親愛的。」

娜塔莎聽了這活臉色發赤。

「她如何臉紅，如何臉紅，我的俊俏的！」愛倫說。「一定要來。假使你愛什麼人，我的俊俏的，這不是你遁世的理由。即使你是訂婚的，我相信你的未婚夫也願意你當他不在這里的時候去赴交際場，而不讓你無聊得憔悴。」

「那末她知道我是訂婚的。那末他們和她的丈夫，和彼挨爾，和那個公正的彼挨爾，」娜塔莎想，「說到並且笑這個。那末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於是又在愛倫的影響下，先前覺得可怕的，又似乎簡單而自然了。「她是那麼高貴的婦人，那麼可愛，並且那麼顯然地一心一意地愛我，」娜塔莎想。「爲什麼不自己快活呢？」娜塔莎想，用驚異的大張的眼睛看愛倫。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回來吃飯，沉默，嚴肅，顯然在老郡主那里遭受了失敗。她還因爲所經過

的衝突而太興奮，不能安靜地說這件事。對於伯爵的問題，她回答說一切都好，她明天再向他說。知道了別素號夫伯爵夫人的訪問，和邀請赴夜會，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婦說：

「我不歡喜也不勸你和別素號夫夫人來往；但假使你答應了，你就去。你散散心」，她向娜塔莎添說。

十二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帶了女兒去別素號夫伯爵夫人處。夜會裏有許多人。但所有的人幾乎全是娜塔莎不認識的。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不滿意地注意到，在這整個的團體裏，大部分是以行動自由而著名的男女。繞芝小姐，被青年們環繞着，站在客廳的角落上。有幾個法國人，美提弗耶在內，他自己命來此後，即成爲她家的常臨之客。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決定了不玩牌，不離開女兒，在繞芝的表演唱完結時即走。

阿那托爾顯然是，在門口等候羅斯托夫進來。他立刻向伯爵問好，走到娜塔莎面前，跟隨着她身後。娜塔莎剛看見了他，便和在戲院裏一樣，那種同樣的感覺支配了她，——這感覺是虛榮的滿足；她令他滿意，以及她與他之向缺少道德阻轉的恐懼。

愛倫歡喜地接待娜塔莎，並大聲稱贊她的美麗與服裝。他們到後不久，繞芝小姐即走出房，去更衣

客廳裏開始排列了椅子，並且都坐了下來。阿那托爾爲娜塔莎拉了椅子，並想坐在她旁邊，但伯爵顯不離開娜塔莎，坐在她旁邊。阿那托爾坐到後邊。

繞芝小姐，帶着袒露的有窩窩的胖臂膀，紅肩巾披在一邊的肩膀上，走到椅子當中爲她留下來的地方，在不自然的姿勢中站住。聽到熱烈的低語聲。

繞芝小姐嚴厲地愁戚地環顧觀衆，開始用法文背誦詩句，辭意是說到她對兒子的有罪的愛情。有些地方她提高聲音，有些地方低聲，嚴肅地抬着頭，有些地方停頓，並眼喉嚨，轉動眼睛。

「優美，神聖，絕妙！」各方面的聲音。娜塔莎看肥胖的繞芝，但什麼也未聽見，也不看見也不懂得她面前所發生的任何事情；她只感覺到自己又完全不可拔地處在那種奇怪的，無意義的世界中，牠和從前的相隔那麼遙遠，在這個世界中不能夠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有意義，什麼無意義。阿那托爾坐在她後邊，她感覺到他的接近，並驚恐地期待什麼。

在第一個獨白之後所有的人都站起，環繞了繞芝小姐，向她表示他們的欽佩。

「她多麼漂亮！」娜塔莎向父親說，他和別人一同站起，在人羣中走近女優。

「看見你，我覺得不自然，」阿那托爾說，跟隨着娜塔莎。他在只有她一個人能夠聽見他的時候說了這話。「你俊俏，自從我看見了你，我沒有停止！」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娜塔莎，」伯爵回身向女兒說。「多麼漂亮！」

娜塔莎，什麼也未說，走到父親面前，用疑問，驚異的眼睛看他。

在幾次背誦之後，繞芝小姐便走了，別素號夫伯爵夫人請大家進了客廳。

伯爵想走，但愛命求他不要破壞她的臨時跳舞會。羅斯托夫們留下了。阿那托爾邀了娜塔莎跳華姿舞，在跳華姿舞時，他緊捏她的腰和手，向她說，她是迷人的，他要她。在蘇格蘭舞時，她又和庫拉根跳，當他們單獨在一處時，阿那托爾什麼也未向她說，只看着她。娜塔莎懷疑她是否在夢裏夢見了他在華姿舞時向她所說的。在第一個舞節的末尾，他又捏她的手。娜塔莎抬起粗驚惶的眼睛看他，但在他親善的目光與笑容中，有那樣自信的溫柔的表情，在她看他的時候，她不能夠向他說出她應當向他說出的。她垂了眼睛。

「不要向我說這種話，我訂過婚了，愛別的人，」她迅速地說；她看了看他。阿那托爾既不窘迫也惱怒她所說的。

「不要向我說到這個。這於我何干呢？」他說。「我說我瘋狂地，瘋狂地愛你。你是迷人的，難道是我的錯嗎？……我們要開始了。」

娜塔莎，興奮而不安，用大睜的驚惶的眼睛環顧四周，似乎比尋常更愉快。她幾乎毫不明白這天晚上所發生的事。他們跳了蘇格蘭舞和「祖父舞，」父親要她走，她要求留下。無論她在何處。無論她同誰說話，她都覺得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後來她記得她請求父親准許她到更衣室去整理衣服，愛命跟隨了

她，笑着向她說到她弟弟的愛情，並且在小休息裏又遇見了阿那托爾，愛命退隱到什麼地方去了，留下他們兩個人在一起，阿那托爾抓住她的手，用溫柔的聲音說：

「我不能夠去看你，但我會永遠看不見你了嗎？我瘋狂地愛你。難道永不……？」他攔住她的路，把他的臉湊近她的臉。

他的炯炯的男性的大眼睛離她的眼睛那麼近，除了這雙眼睛，她不能夠看見別的。

「娜塔麗，」他的聲音疑問地低聲說，有誰把她的手捏得發痛。「娜塔麗？」

「我什麼也不懂，我不說，」她的目光說。

欠熱的嘴唇壓上了她的嘴唇，就在這時候她覺得自己又自由了，在房間裏又聽見了愛命衣履聲。娜塔莎回頭愛命，後來，她臉紅着，抖索着，驚惶地疑問地看了看他，走向門邊。

「一個字，只有一個，爲了上帝的原故，」阿那托爾說。她停住，她是那麼需要他說出這個字，他將向她說明發生了什麼，她要向他回答這個字。

「娜塔麗，一個字，只是一個……」他仍舊重複，顯然不知道要說什麼，一直重複着到愛命走近他們。

愛命又同娜塔莎一道走進客廳。未等吃夜飯，羅斯托夫們就走了。

回家後，娜塔莎整夜未眠：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苦惱她，她愛誰呢，阿那托爾抑安德來耶王？她愛

過安德來郡王——她清楚地記得，她如何熱烈地愛他。但阿那托爾她也愛，這是無疑的。「不然，會發生這一切麼？」她想。「假使我後來和他分別時，能夠以笑容回答他的笑容，假使我能夠許可這個，這意思就是我对他一見傾心。意思就是，她仁慈，高貴，優美，不能夠不愛他。在我愛他又愛別人時，我該怎麼辦呢？」她向自己說，對於這些可怕的問題，找不到回答。

十四

早晨帶着牠的煩心與喧囂來到了。大家起來，活潑，談話；成衣匠又來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又出去了；又來人叫吃茶。娜塔莎用大睜的眼睛不安地環顧所有的人，好像她希望交切每一道注視她的目光。她企圖顯得她是和平常一樣。

在早飯後（這是她最好的時間）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坐在自己的靠背椅子上，把娜塔莎和老伯爵叫到自己面前。

「嗚，我的朋友，現在我思索了全部的問題，這就是我給你們的勸告，」她開言。「你們知道，昨天我在尼考拉郡王家；嗚，我和他談了一下。……他想咆哮。但沒有把我嚇住！我向他說出了一切！」

「那末他是怎樣的呢？」伯爵問。

「他怎麼樣嗎？瘋了，……不想聽；嗚，說什麼呢，我們這樣地苦惱了可憐的姑娘，」瑪麗亞·德

米特銳葉芙娜說。「我給你們的勸告，就是把事情結束了回家，回奧特拉德諾，……在那里等候……」

「呵，不！」娜塔莎大聲說。

「不，回去，」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在那里等候。假使你的未婚夫現在來到這里，——不會沒有爭吵的，但他要單獨在這裏和老人談了一切，然後去看你。」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贊同這個提議，立刻懂得了她的周全。假使老人和軟，那末最好回到莫斯科或童山去看他，遲一遲：假如不然，那末違背他意思的結婚，只可以在奧特拉德諾談舉行，」

「這是確確實實的」他說。「我們懊悔我去看他並且帶了她一道，」老伯爵說。

「不，悔懊什麼呢？到了這里，不能夠不盡禮節。呶，他不接受，是他的事」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說，在提袋裡搜索什麼，妝奩也準備好了，你們還等什麼呢？沒有準備的，我派人通知你。雖然我可惜你們要走，但是最好還是託上帝保佑走吧。」在提袋中找到了她所要找的。她送給了娜塔莎。這是瑪麗亞郡主的信。「寫給你的。她多麼苦惱呵，可憐的！她怕你以為她不歡喜你。」

「但她是不歡喜我，」娜塔莎說。

「廢話，不要說，」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

「我誰也不相信；我知道她不歡喜我，」娜塔莎勇敢地說，拿了信，她的臉上顯出了無情的，憤怒的堅決，使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更注意看她並皺眉。

「你，好姑娘，不要那樣回答我，」她說。「我說的是真話，你寫封回信。」

娜塔莎未答話，走到自己房裏去讀瑪麗亞郡主的信。

瑪麗亞郡主寫道，她因為她們當中所生的誤會而失望。無論她父親的感覺是如何的，瑪麗亞郡主信上說，她請求娜塔莎相信，她不能不愛她，正如對於她哥哥所選的人，爲了她哥哥的幸福她準備犧牲一切。

「然而」她寫道。「不要以爲我父親是對你沒有好意。他是一個有病的老人，應該原諒他；但他仁慈，寬宏，並且要愛那使他兒子有幸福的人。」瑪麗亞郡主還請求娜塔莎指定一個時間她可以再看見她。

看完了信，娜塔莎坐到寫字台前寫回信：「親愛的郡主，」她迅速地機械地寫過，又停頓。在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之後，她還能再寫什麼呢？「是的，是的，這一切是過去的，現在這一切全不同了，她想，對着已閉端的信。『應該拒絕他嗎？當真應該嗎？這是可怕的！』……爲了想不到這些可怕的思想，她去找索尼亞，和她一同開始選擇花樣子。

飯後娜塔莎又走到自己的房裏，又拿起了瑪麗亞郡主的信。「當真一切都已經完了嗎？」「難道這一切發生得這麼快，並且把從前的一切都毀滅了嗎？」她以從前的那樣力量回想了她對安德來郡主的愛情，同時她覺得她愛庫拉根。她生動地想像到安德來郡主的妻子，想像到在她的想像中重演了許多次的

，她和他的快樂情景，同時，因興奮而臉發熱，她想像到她昨天和阿那托爾見面的詳情。

「爲什麼不能夠同時如此呢？」，她有時在完全的迷惑中想。「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我才完全快樂。現在我應該選擇，兩個當中沒有一個我便不能快樂。只有」她想，「向安德來郡王說出所發生的事，或者隱瞞——同樣地不可能。但對於這個人並無任何不好的事，但當真我要永遠失去我所久享的。安德來郡王的愛情的幸福嗎？」

「小姐」進房的女僕帶着神祕的面色低聲說，「一個人叫我給你」。女僕給了她一信。「只是爲了基督的原故，……」女僕又說，這時娜塔莎不加思索，用機械的動作啓了封口，讀阿那托爾的情書，她一個字也不明白，只懂——這封信是他的，她所愛的那人的。「是的，她愛他，不然，怎能會發生了那發生的事呢？她手裏怎能有他的情書呢？」

娜塔莎用抖索的手拿着這封熱烈情書，還是道洛號夫爲阿那托爾起稿的，她讀着這封信，在信中感覺到她自己所感覺的一切的回音。

「從昨天晚上起，我的命運決定了：被你愛或者死。我沒有別的出路，」信邊開始。然後他信上說，他知道她的親屬不會把她給他，給阿那托爾，說這裡面有許多祕密的原因，他只能向她一個人公開，但假使她愛他，則她只要說一個字，便沒有任何人力妨礙他們的幸福。愛情戰勝一切，他要奮得她，攜她去地角天涯。

「是的，是的，我愛他！」娜塔莎想，第二十遍重讀這信，在他的每個字尋找着什麼特別深奧的意思。

這天晚上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要赴阿爾哈羅夫家，並提議了要姑娘們同一道去。娜塔莎藉口頭痛，留在家裏。

十五

晚間很遲地回來時，索尼亞來到娜塔莎的房裏，令她驚異的，她發現她沒有脫衣服，睡在沙發上。在旁邊的棹上放着打開的阿那托爾的信，索尼亞拿了信，開始閱讀。

她讀信，並且看睡着的娜塔莎，在她的臉上尋找着她所讀的這信的說明，沒有找到。她的臉安靜，文雅，快樂。抓着胸口，以免嗆咳，索尼亞坐到靠背椅上流淚，因恐懼與興奮而發白發抖。

「怎麼我什麼也未看見？怎麼這事會達到這種程度？當真她不愛安德來郡主了嗎？她怎麼會讓庫拉根如此？他是騙子是惡徒，這是明顯的，尼考拉，親愛的高貴的尼考拉，知道這事時，他將怎麼辦呢？這就是前天，昨天，今天她興奮的，堅決的，不自然的面孔的意義，」索尼亞想，「但她愛他，這是不可能的！也許她開了這信，不知道是誰寄來的。也許她憤慨。她不會做出這種事？」

索尼亞拭去眼淚，走近娜塔莎，又細看她的臉。

「娜塔莎！」她說得幾乎不能聽見。

娜塔莎醒來，看見了索尼亞。

呵，回來了？」

帶着堅決和睡覺醒時所有的溫柔，她抱她的朋友，但注意到索尼亞臉上的窘狀，娜塔莎臉上表現了窘迫與懷疑，

「索尼亞，你念了信嗎？」她說。

「是的，」索尼亞低聲說。

娜塔莎熱喜地笑着。

「不，索尼亞，我不能夠再這樣了！」她說。「我不能夠再瞞你了。你知道，我們相愛；索尼亞，親愛的，他寫……索尼亞……」

索尼亞，好像不相信自已耳朵，大睜眼看娜塔莎。

「但保你康斯基呢？」她說，

「呵，索尼亞，呵，假使你知道我多快樂！」娜塔莎說。「你不知道，什麼是愛情……」

「但娜塔莎，當真那一切都完了嗎？」

娜塔莎用大的睜開的眼看索尼亞，好像不懂她的問題。

「那末你攔絕安德來郡王嗎？」索尼亞說。

「呵，你什麼也不懂，你要說呆話，你聽，」娜塔莎帶着暫時的煩惱說。

「不，我不能相信這個。」索尼亞說「我不懂。怎麼你整年愛一個人，忽然……其實你只看見他三次。娜塔莎，我不信你，你說笑話，三天之內忘掉一切，那樣……」

「三天」娜塔莎說。「我覺得，我愛了他一百年。我覺得在他之前，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人。你不會懂得這個，索尼亞，等一下，坐這里來。」娜塔莎抱她吻她。「他們向我說過，這事是這樣的，你當然聽過，但我只是現在才感覺到這種愛情。這不是從前的那種。我一看見他，我便覺得，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婢，並且我不能不愛他，是的，奴婢！他命令我什麼，我便做什麼。你不懂這個。我要怎麼辦呢？我要怎麼辦呢，索尼亞？」娜塔莎帶着快樂的驚惶的臉說。

「但你想想看，你在做什麼，」索尼亞說。「我不能夠讓這件事如此，這些祕密的信。……你怎麼讓他弄到這個地步？」她帶着恐懼和不能遮隱的憎惡說。

「我向你說過，」娜塔莎回答，「我沒有意志，你怎麼會不懂得這個：我愛他！」

「我不讓這件事這樣，我要說，」索尼亞流淚大聲說。

「你什麼意思？爲了上帝的原故……假使你要說，你就是我的敵人，」娜塔莎說。「你要我不幸，你想我們分裂——」

看到娜塔莎的這樣恐懼，索尼亞為她的朋友流下羞恥與憐憫之淚。

「但你們當中發生了什麼？」她問。「他向你說了什麼？為什麼他不到家裏來？」

娜塔莎未回答她的問題。

「爲了上帝的原故，索尼亞，不要告訴任何人，不要磨難我」，娜塔莎請求。「你記着，不能夠干預這類事情的。我向你公開了……」

「但爲什麼有這些祕密？爲什麼他不到家裏？」索尼亞說。「爲什麼他不直接來求你的手呢？（求婚意——譯）要知道安德來郡王給了你完全的自由，假使是如此；但我不相信這個。娜塔莎，你想過，有什麼樣的祕密的原因嗎？」

娜塔莎用驚惶的眼睛看索尼亞。顯然她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什麼樣的原因，我不知道，但一定是原因！」

索尼亞嘆氣，不信任地搖頭。

「假便是有原因……」她開言。但娜塔莎猜着她的懷疑，驚悸地打斷她。

「索尼亞，不能夠懷疑他，不能夠，不能夠，你懂了嗎？」她大聲說。

「他愛你嗎？」

「愛我嗎？」娜塔莎重複，帶着笑容，表示可憐她朋友的不知道。「你念過了信，你看過他

「但假使他是不名譽的人？」

「他……不名譽人？好像你知道！」娜塔莎說。

「假使他是高貴的，那末或者他要表示他的意思，或者不再和你見面；假使你不願做這個，我就做這個，我寫信給他，我告訴爸爸，」索尼亞堅決地說。

「但我沒有他不能生活！」娜塔莎大聲說。

「娜塔莎，我不懂得你。你在說什麼！想想父親，和尼考拉。」

「我什麼人也不需要，我什麼人也不愛，只除了他。你怎麼敢說他不名譽？你難道不知道我愛他嗎？」娜塔莎大聲說。「索尼亞。你去，我不想和你爭吵，你去，爲了上帝的原故，你去：你看到我多麼苦惱，」娜塔莎用約到的憤怒失望的聲音佛然地說。索尼亞哭着跑出房。

「娜塔莎走到桌前，一分鐘也不想，給瑪麗亞郡主寫了她整個早晨寫不出來的回信。在信中她簡短地向瑪麗亞郡主說，他們所有的誤會都完結了，說安德來郡主起程時給了她完全自由，說她要利用安德來郡王的大度，請她忘記一切，並寬恕她，假使她對她有過失，但她不能做她哥哥的妻子。她覺得這一切在這時是那麽輕易、簡單、而明顯。」

羅斯托夫們要在星期五回鄉下，但伯爵在星期三同買主去到莫斯科郊外的田莊。

在伯爵出去的那天，索尼亞和娜塔莎被邀請赴卡拉根家的大宴會，瑪麗亞·德米特銳蕙萃娜帶她們去。在這個宴會上娜塔莎又遇到阿那托爾，索尼亞注意到，娜塔莎和他說了什麼，不願被人聽見，在全部宴會時間，她比從前更加興奮。當他們回家時，娜塔莎最先開言向索尼亞說了她的女友所期待的說明。

「呵，索尼亞，你說了許多關於他的呆話」，娜塔莎用溫和的聲音開始，這聲音是小孩們希望受人稱贊時所有的。「我今天同他說明了。」

「噯，怎樣的，怎樣的？噯，他怎樣說的？娜塔莎，我多麼高興呵，你不向我發脾氣。告訴我一切，全部的事實。他怎麼說的？」

娜塔莎想了一下。

「呵，索尼亞，只要你能像我一樣知道他！他說，……他問我，我怎麼答應保爾康斯基的。他高興，我可以拒絕他。」

索尼亞愁悶地嘆氣。

「但你沒有拒絕保爾康斯基吧？」她說。

「也許我已經拒絕過了。也許同保爾康斯基一切都完結了。為什麼你對於我想得這麼壞呢？」

「我什麼也沒有想，我只是不懂這個……」

「索尼亞，等一等，你一切都懂了。你會看到他是什麼的人。你不要對我對他想得不好。」

「我沒有對任何人想得不好：我愛所有的人，我可憐所有的人。但我有什麼辦法呢？」

索尼亞沒有投降娜塔莎對她所用的溫柔語調。娜塔莎臉上表情愈柔和愈邀寵，索尼亞的臉便愈莊重愈嚴厲。

「娜塔莎」，她說，「你求過我不要同你說，我沒有說，現在你自己開口的。娜塔莎，我不相信他爲什麼祕密？」

「又說了，又說了！」娜塔莎打斷她。

「娜塔莎，我爲你怕。」

「怕什麼呢？」

「我怕你毀了自己」，索尼亞堅決地說，自己也因爲所說的而驚訝。

娜塔莎臉上又有怒氣。

「我要毀壞，毀壞，趕快毀壞自己。不是你的事。不是你，是我不好。讓我，讓我在這里吧。我恨你！」

「娜塔莎！」索尼亞驚恐地訴求。

「我恨你，我恨你！你永遠是我的仇人！」

娜塔莎跑出了房。

娜塔莎不再同索尼亞說話，並躲避了她。帶着同樣的興奮的驚異與過錯之表情，她在房中徘徊，時而做這件事，時而做那件事，但立刻又拋棄。

無論索尼亞覺得多麼難受，但她眼不離開地注視她的女友。

在伯爵應該回來的這天前一天，索尼亞注意到，娜塔莎整個的早晨坐在客廳的窗前，好像等待着什麼，並且她向一個經過的軍官做暗號，這人索尼亞認為是阿那托爾。

索尼亞開始更注意地觀察她的女友，注意到娜塔莎，在整個的吃飯時間和晚間，處在一種奇怪的、不自然的情形中（她不對題地回答別人問她的問題，開口說話又說不完結，對一切都笑。）

在吃茶後，索尼亞看見了一個畏怯的女僕在娜塔莎的門口等她。她讓她進去了，並在門外注聽，知道了又交了一封信。

忽然索尼亞明白了娜塔莎今天晚上要有什麼可怕的計畫。索尼亞敲門進來。娜塔莎不讓她進來。

『她要同他逃跑！』索尼亞想。她什麼事都做得出。今天她臉上有什麼特別可憐的堅決的神情。她和舅舅分別時，她哭的，索尼亞想了起來。『是的，這是確實的，她要和他逃跑，——但我有什麼辦法呢？』索尼亞想，現在想起了那些徵象，牠們明確地證明爲什麼娜塔莎有某種可怕的計畫。『伯爵不在這裏。我該怎麼辦呢？寫信給庫拉根，要求他說明嗎？但誰命他回答呢？如安德來都王所請求的，遇

有不小時，寫信給彼挨爾嗎？……但，也許她已經抗拒絕了保爾康斯基（她昨天送了信給瑪麗亞郡主。『舅舅不在這裏！』）

告訴瑪麗亞·德米特魏葉芙娜，她那麼信任娜塔莎，這對於索尼亞是可怕的。

『但這樣或者那樣』索尼亞站在黑暗的走廊上想：『現在或者永遠沒有機會表示我記得他們家的恩惠，和我愛尼考拉。不，我雖然三夜不睡覺，我也不離開這個走廊，我強迫不讓她走，我不讓他們的家庭玷辱』，她想。

十六

阿那托爾近來遷居在道洛號夫家。引誘娜塔莎·羅斯托夫的計畫是道洛號夫在幾天前所想出並準備好的，這天，當索尼亞在門口竊聽娜塔莎並決定保護她時，這個計畫要付諸實施。娜塔莎答應了。在晚間十點鐘從後門去會庫拉根。庫拉根要把她放上預備好了的騾棧車上，帶到莫斯科六十哩外卡明卡村莊上，那里準備了一個剝奪教權的神甫，他將為他們證婚。在卡明卡準備了輛替的馬，這里兩馬要把他們送到華沙，從那里他們用驛馬逃到國外。

阿那托爾有了護照和換馬命令，有姊姊備的一萬盧布，和道洛號夫替他借的一萬盧布。

兩個見證人——赫羅斯其考夫，他曾為小吏，道洛號夫賭錢時用到他，和馬卡閩，退職的驛騎兵，

一個善良的軟弱的人，對庫拉根有着無限的熱情，——坐在外房吃茶。

道洛號夫的大房間的牆上，一直到天花板都掛了波斯氈子，熊皮，和武器，道洛號夫在房中，穿着旅行長袍和靴子，坐在打開的櫃子前，櫃子上有一個算盤和成封的鈔票。阿那托爾穿着未扣衣鈕的軍裝，從見證人坐着的房間裏，穿過大房間，到他的法國聽差和別的僕人們在收拾最後物品的後房，來往走動。道洛號夫在數錢並鈔賬。

「嗶」，他說，「郝福斯其攷夫應該給他兩千。」

「嗶，給吧」，阿那托爾說。

「馬卡爾卡」(他們這麼稱呼馬卡閏)，「他爲你赴火下水，不計利害。嗶，現在賬算完了」，道洛號夫說，把賬目給他看。「是這樣嗎？」

「是的，沒有問題，是這樣的」，阿那托爾說，顯然未聽道洛號夫，並帶着不離臉的笑容向前看着。道洛號夫猛然關了櫃子，帶着嘲諷的笑容對着阿那托爾。

「你知道的——丟下這一切吧：還有時間！」他說。

「呆子！」阿那托爾說。「不要說呆話了。假使你知道……鬼知道這是什麼！」

「確實最好是丟下吧，」道洛號夫說。「我向你說正經話。你所計畫的不是笑話嗎？」

「嗶，又，又戲弄嗎？去見鬼！呵……」阿那托爾皺眉說。「確實我不懂你的笑笑話。」他走出了房間。

阿那托爾出去後，道洛號夫輕視地傲慢地笑着。

「你等一下」，他在阿那托爾身後說，「我不說笑話，我說正經話，來，到這裏來。」

阿那托爾又走進房，企圖集中注意力看道洛號夫，顯然是勉強地順從他。

「你聽我話，我最後一次向你說。爲什麼我要同你說笑話？我阻撓過你嗎？誰替你佈置一切的，誰找神甫的，誰辦護照的，誰籌錢的？都是我。」

「呔，謝謝你。你以爲我忘恩負義嗎？」阿那托爾嘆氣，並撲抱道洛號夫。

「我幫助了你，但我們仍然要向你說真話：事情是危險的，假使分析一下，是愚蠢的。呔，你把她帶走，」好的。事情就會這樣的嗎？事情會發現的，你結過婚。要曉得他們要把你帶上刑事法庭的！

「」

「呵！廢話，廢話！」阿那托爾又皺眉說。「你曉得我向你說過了。呵？」阿那托爾，帶着特別的，對於自己智力所獲的結論而有的偏好（這是鈍人所有的），重複那向道洛號夫說過一百次的理論。「你知道我向你說過，我決定了：假使這個婚事是無效的」，他說，轉着一個指頭，「意思就是我不負責；那末假使是有效的，一切都是一樣：在國外（註）沒有任何人會知道，呔你看是嗎？不要向我說，不要說，不要說！」

〔註〕他的結婚的波蘭那塊地方，在當時對於他是「國外」，因爲他在俄國。——毛

「確實，丟手吧！你只是自找麻煩……」

「你去見鬼」，阿那托爾說，抓著頭髮，走進別的房間，立刻又回來，盤腿坐在道洛號夫前面附近的靠背椅上。「鬼知道這是什麼回事！呵？你看，怎樣在跳！」他拉了道洛號夫的手放在自己的心上。

「啊！多麼好的腿，我親愛的，多麼好的目光！一個女神！呵？」

道洛號夫冷淡地笑着，閃爍着美麗的、傲慢的眼睛，看着他，顯然還想以他而自娛。

「嗷，錢要完的，那時怎麼辦？」

「那時怎辦？呵？」阿那托爾重複，想到將來，帶着誠實的疑惑。「那時怎麼辦？那時我不知道怎麼辦……嗷，說什麼樣的廢話！」他看了看鐘。「時候到了！」

阿那托爾走進後邊的房。

「嗷，你們快完了嗎？你們在這里，捨挨！」他向仆人們叫。

道洛號夫把錢收去，叫了仆人，命他預備一點吃的和喝的再上路，他走進郝羅斯其考夫和馬卡門所坐的房間裏。

阿那托爾躺在房間裏的沙發上，用肘支着身子，沉思地笑着，向自己溫柔地低語着什麼。

「來，吃點東西。嗷，喝一點！」道洛號夫在鄰室向他叫。

「我不想！」阿那托爾回答，仍舊笑着。

「來，巴拉加來了。」

阿那托爾站起，走進飯廳。巴拉加是有名的工車夫，認識道洛號夫與阿那托爾已六年，替他們趕他的騾撞車。當阿那托爾的隊伍駐紮在特維埃爾時，他屢次把他在晚間載出特維埃爾，天亮時載到莫斯科，第二天晚上又把他載回去。他屢次載道洛號夫逃出追趕。他屢次在城裡載他們和卜吉賽人及花姑娘們——如巴拉加所說的。他屢次爲了他們的事在莫斯科撞倒行人和車夫。每次他的紳士們——他這麼稱呼他們——總救出他。他爲他們趕壞，不止一匹馬。他屢次被他們打，他們屢次給他喝香檳酒，和他所嗜好的馬德拉酒，他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惡作劇已不止一次，這種事早已能把平常的人送往西比利亞。在他們的酒會中，他們常叫巴拉加去，給他飲酒並和卜吉賽人跳舞，他們的錢由他手裏經過的已不止一千。替他們服務時，他一年要有二十次冒險自己的生命和皮肉，爲了他們而損耗的馬，多於他們贖付他的錢。但他愛他們，愛那種瘋狂的馳騁，每小時十八個，他愛在莫斯科撞倒車夫撞跌行人，並用全速率飛過莫斯科街道。他愛聽身後那種醉聲的野叫：「快趕！快趕！快趕！」那時候已不能比這樣趕得再快了；他愛用鞭子痛打那不願死活向邊上讓路的農夫的頸子。「真正的紳士們！」他想。

阿那托爾和道洛號夫也愛巴拉加，因爲他的趕車的技术，因爲他也愛他們所愛的東西。對於別人巴拉加要講價，兩小時的趕車要二十五六盧布，對於別人他自己很少趕車，通常是他派他的小伙子去趕。但對於自己的紳士們，——他這麼稱呼，——他總是自己趕車，從來不爲自己工作要求任何東西。只是從

聽差那里知道了何時有錢，他便幾個月一次，在早晨，鎮靜地，低躬着腰，去求援助。紳士們總是要他坐下。

「請你們扶助我一下，賈道你，依波內支先生，或者大人，」他說。「簡直沒有馬了，隨便借一驢，讓我上集場吧。」

阿那托爾和道洛號夫有錢時，便給他一兩千盧布。

巴拉加是一個金髮的，紅臉的，有特別紅胖頸項的，矮胖的，扁鼻農的人，三十七歲，有炯炯的小眼睛和小鬍子。他穿着一件精緻的藍色的有綢條子的長袍，披着一件皮外套。

他在前廳街角落裏對了十字，走近道洛號夫，伸出黑的小手。

「白費道爾，依凡諾維支行禮！」他鞠躬着說。

「你好，老兄。噢，他來了。」

「你好，大人，」他向進房的阿那托爾說，也向他伸手。

「我向你說。巴拉加，」阿那托爾說，把手放在他肩上，「你愛不愛我？呵？現在要你盡力……用什麼馬來的？呵？」

「像送信吩咐的，你心愛的畜牲，」巴拉加說。

「噢，你聽，巴拉加！趕死那三匹，要在三個鐘頭內到這里來。呵？」

「趕死了，怎麼走呢？」巴拉加眯着眼睛說。

「噯，我要打碎你的臉，你不要玩笑！」阿那托爾忽然大叫，駭動眼睛。

「怎麼是玩笑？」車夫笑着說。「我會爲了我的紳士們吝惜什麼嗎？馬能多麼快，我們就走多快。」

「呵！」阿那托爾說。「噯，坐下吧。」

「那末，坐上！」道洛驃夫說。

「我站着，發道，依發諧雜支。」

「坐下，無聊，喝一點，」阿那托爾說，給他倒了一大杯馬德拉酒。車夫的眼睛對着酒發亮了。爲了禮節而推辭了一下，他飲盡，並用放在帽下的紅絲手帕拭嘴。

「那末，什麼時候走呢，大人？」

「這個……」（阿那托爾看鐘）「馬上就走。當心，巴拉加。呵？你趕得上嗎？」

「要走上路走是幸運不幸運了，不然爲什麼趕不上呢？」巴拉加說。「趕到特維埃爾，七個鐘頭就夠了。你該記得，大人。」

「你記得嗎，有一天在耶誕節我離開特維埃爾，」阿那托爾帶着回憶之笑容向馬卡因說，他大聲會眼睛動情地看庫拉根。「你相信嗎，馬卡爾卡，我們飛跑，不能喘氣。我們趕進了車列，從兩輛鐵

車上跳過去。呵？」

「也是馬呵！」巴拉加繼續說。「我那時把兩匹小的外挽馬和栗色馬繫在一起。」轉向道洛號夫，「你相信嗎，費道爾，依發內支，畜牲們跑走了六十里；不能夠抓着，手麻木了，着冰的天氣。我拋了韁繩，我說，大人你自己抓吧，我那樣地在三車里捲着。他們用不着趕的，不到了地方不能夠抓住的。三個鐘頭，鬼帶到了地方。只有左邊的死了。」

十七

阿拉托爾從房裏走出，幾分鐘後穿了繫着銀色腰帶的皮襖走回來，紹皮帽活潑地戴在一邊，很稱合他的美麗的臉。對鏡裏看了一下，並用他在鏡前的同樣姿勢站在道洛號夫面前，他拿了一杯酒。

「噫，費佳，再會，謝謝一切，再見，」阿拉托爾說。「呵，伙伴們，朋友們，……」他想了一下，「我的幼年的朋友們……再見，」他向馬卡岡及別人說。

雖然他們都同他一道走，阿那托爾却顯然想在他對伙伴們的說話中做一點動人的嚴肅的事情。他用遲緩的，高大的聲音說，挺起胸膛，搖動了一隻腿。

「大家舉杯；也有你？巴拉加。噫，伙伴們，我的幼年的朋友們，我們快樂過，生活過，快樂過。呵？現在我們何時再見？我要到國外去了，我們生活過，再見了，兒郎們。祝大家健康！噶啦！……」

他說，飲盡了自己的杯子，把牠擲到地上。

「祝你的健康」巴拉加說，也領鑿了自己的一杯，並用手帕拭嘴。馬卡闖賊中含淚擁抱阿那托爾。

「哎，郡王，和你分別，我多麼傷心呵，」他說。

「走了，走了！」阿那托爾大叫。

巴拉加要走出房。

「不，等一下，」阿那托爾說。「關門，應該坐下。像這樣的。」關了門，大家坐下了。「註」

「哎，現在，快走，兒郎們！」阿那托爾站起着說。

聽差約瑟夫給了阿那托爾背囊和劍，大家都走到外廳。

「皮袍在那里？」道洛誠夫說。「哎，依格那特卡！到馬特備娜，馬特維葉芙娜那裏去，要皮袍，

紹皮袍。我聽到過如何私奔」，道洛誠夫眯眼說。「女的不死不活地跳出來，如同坐在家裏那樣；微

微就擱一下，然後是限淚，好爸爸，好媽媽，立刻凍麻木了，又回去——你用皮袍立刻把殯包起來，帶

上三車。」

聽差取來狐皮女大衣。

「呆瓜，我向拿說紹皮的。哎，馬特備娜卡，紹皮的，」他那麼大聲叫，隔幾個房都聽見他的聲音

。「註」一種俄國的迷信，是在起程時應做的事情——毛

一個美麗的，消瘦的，蒼白的吉卜賽女子，有嫵媚的黑眼睛，和黑色卷曲而帶藍的髮，披紅肩巾，肘上搭着貂毛女大衣，跑出來。

「當然，我不吝惜，你拿，」她說，顯然怕她的主人，並可惜皮大衣。

道洛號夫未答她，拿了大衣披在馬特饒莎身上，將她裹了起來。

「就是這樣的，」道洛號夫說。「然後這樣，」他說，把領子拉起圍住她的頭，只在面上留一塊空
的。「然後這樣，你看見了嗎？」他使阿那托爾的靠近領子所留下的空處，從這裡可見馬特饒莎饒的鮮明
的笑。

「噢，再見，馬特饒莎，」阿那托爾說，吻她。「噢，我在這里一切的快樂都完了！替我向斯喬施
卡問好。噢。再見！再見，馬特饒莎；你祝我幸福。」

「噢。郡王，上帝給你大幸福」，馬特饒莎用吉卜賽人的發音說。

階前停了兩輛驂轎車，兩個強壯的車夫牽着。巴拉加坐上前一輛，高抬着肘肘，從容地理着韁繩，
阿那托爾和道洛號夫坐在他的車上。馬卡閏，郝羅斯其考夫及聽差坐在另一輛驂轎車上。

「預備好了嗎？」巴拉加問。

「走！」他叫着，把韁繩繞在手上，於是驂轎車在尼基茲基樹道上疾馳。

「特卜如！走開，噢！……特卜如，」只聽到坐在御座上的巴拉加和年輕人的聲音，在阿爾巴特廣上

揚，驛車撞了一輛馬車，有什麼東西碰擊了一聲，聽到了叫聲，於是驛車順阿爾巴特街向前飛跑。在波德諾文新基街轉了兩個彎，巴拉加開始約住了馬，向回轉，把馬停在老馬棚街的十字路口。

年輕的跳下來，牽住馬勒，阿娜托爾和道洛號夫順邊道走去，走到了門口，道洛號夫打唿哨。唿哨有了回答，隨着跑出來了一個女僕。

「到了院子裏來，不然會看見的，她馬就出來，」她說。

道洛號夫站在門口。阿那托爾跟女僕進了院子，轉了角，跑上階層。

瑪麗亞·德米特鏡葉笑那的高大的出門跟班加夫鏡洛遇見了阿那托爾。

「請去見女主人」，聽差低聲說，擋住門道。

「見什麼女主人，你是誰？」阿那托爾喘息着低聲問。

「請進，奉命領路。」

「庫拉根！回轉！」道洛號夫大聲說，「欺騙！回轉！」

道洛號夫站在小門邊，和閹者爭執，他想在進來了阿那托爾後邊把門關住。道洛號夫用了最後的氣力，推開了閹者，抓住跑出的阿那托爾的手，把他推出門外，和他跑回驛車。

十八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在走廊上看見了流淚的索尼亞，使她招認了一切。奪了娜塔莎的信並讀完，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手拿信去看娜塔莎。

「下流的丫頭！無恥的！」她向她說。「我什麼也不要聽！」推開了用驚惶乾燥的眼睛看她的娜塔莎，她用鑰匙把門鎖了起來。並命閹者讓那些今天晚上要來的人進來，但不放他們出去，反命鑿差帶這些人來見她，她坐在客廳裏，等候拐子。

當加夫銳洛來向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報告說來的人又跑走時，她皺眉站起，把手放在背後，在房來回走了很久，考慮着她要做什么。在夜間十二時，她在衣袋中摸着鑰匙，走到娜塔莎的房。索尼亞坐在走廊上哭泣。「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爲了上帝的原故讓我去看她！」她說。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未答她，把門打開，走了進去。「可恨，可惡，……在我家裏……下流的丫頭……我只可憐她父親！」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想，企圖平息自己怒火。「無論是多麼困難，我也要叫所有的人不說，並且瞞住伯爵。」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用堅決的步子走進房，娜塔莎躺在沙發上，用手蒙住頭，動也不動，她鴉鶩的姿勢邊象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離開她時那樣。

「好，很好！」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在我家裏約情人會面，用不齋裝假。我向你說話的

時候，你要聽。」瑪麗亞，德米特銳她美娜推動她的手臂「我向你說話的時候，你要聽。你侮辱了自己，好像最下等的娼妓。我可以任意處置你，我可憐你的父親。我要瞞他。」

娜塔莎未變姿勢，只是她的全身因為無聲的。抽搐的哭泣震顫，這哭泣使他窒息。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俯顧了索尼亞，坐到娜塔莎旁的沙發上。

「他僕倖，從我手裏跑開了；但我要找到他，」她用粗聲音說；「你聽見了我說的嗎？」她把自己的大手放在娜塔莎的臉下面，把臉轉過來對着自己。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和索尼亞看見了娜塔莎的臉都驚駭。她的眼睛發光而乾燥，嘴唇緊閉，腮下凹。

「不要……管……我……我什麼……要死，」她說。用憤怒的力氣避開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躺回先前的姿勢。

「娜塔莎！……」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說。「我願你好，你躺著，就這麼躺著，我不動你，你聽，……我不要說你是如何錯誤。你自己知道。但現在你父親明天要來，我要向他說什麼呢？呵？」

娜塔莎身體又因為哭泣而震動。

「噯，他會知道的，噯，還有你的哥哥，你的未婚夫！」

「我沒有未婚夫，我拒絕了」娜塔莎大聲說。

「這都是一樣，」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繼續說。「他們要曉得的，——他們會讓這件事如此嗎？」

！要曉得他，你父親，我知道他，假使他向人挑鬥，這樣好嗎？呵？」

「呵，讓我吧，爲什麼你妨礙一切呢？爲什麼？爲什麼？誰求你的？」娜塔莎大叫，在沙發上坐起來，憤怒地看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

「但你想怎樣呢？」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又發火地大叫。「爲什麼把你關起來嗎？誰妨礙他進屋嗎？爲什麼要把你像吉卜賽娼妓一樣拐走呢？……」呵，他把你帶走了，你以爲他們找不到他嗎？你父親，或者你哥哥，或者你未婚夫。他是一個無賴，惡棍，這就是他！」

「他比你們都好，」娜塔莎大聲說，站起來。「假使你們不妨礙……呵，我的上帝，這是什麼回事！索尼亞，你爲什麼要？去吧！……」她那麼失望地哭泣，這失望只是人們覺得他們自己造成了苦惱而哭時才有的。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又開始說話，但娜塔莎大聲叫：「你們走，你們走，你們都恨我，輕視我！」她又衝到沙發上。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還繼續向娜塔莎解說了相當時候，並向她力說要把這一切瞞住伯爵，並且沒有人會知道任何情形的，只要娜塔莎自己忘記一切，不向任何人顯出發生了事情的樣子。娜塔莎未回答。她也不再哭，但她發抖抖頭。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替她墊了一個枕頭，蓋上兩床被服，親自替她拿來桂花茶，但娜塔莎沒有反應她。

「噢，讓她睡吧，」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走出房，以爲她要睡了。但娜塔莎未睡，白臉上不動的睜開的眼睛直視前方。這個整夜娜塔莎未睡也未哭，也未同索尼亞談話，索尼亞起來幾次走去看她。

第二天吃早飯時，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如所預定地從莫斯科郊外回來了。他很愉快：和買主的事情談妥了，現在沒有任何事情再逗留他在莫斯科而與夫人分別，他很思念她。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迎接他，並向他說明娜塔莎昨天很不舒服，說請過了醫生，但現她好些了。娜塔莎這天早晨未出自己的房。帶着緊閉的、乾枯的嘴唇，和乾燥的不動的眼睛，她坐在窗前，不安地注視街上來往的人，並急忙回顧進房的人。她顯然是期待關於他的消息。期待他自己來，或寫信寄她。

當伯爵來看她時，她不安地回顧他的男子的足音，她的臉上顯出先前冷淡的甚至憤怒的表情。她甚至不站起來迎接他。

「你怎樣了，我的天使，病嗎？」他問。娜塔莎沉默片刻。

「是的，病了，」她回答。

對於伯爵的不安的問題——爲什麼她這麼愁悶，是否和未婚夫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回答說沒有什麼事情，並求他不要思念。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伯爵證實了娜塔莎的話，說沒有發生什麼。伯爵根據假病、女兒的失措、以及索尼亞與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臉上的慌張，明確地看到在他離開的時候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但要他想到他的愛女發生了什麼可羞的事情，是太可怕了，他那麼愛自己的愉快的寧靜，他避免問題，並盡力使自己相信並未發生任何特別的事情，他只憂悶；因為他的不舒服，把他們下鄉的時期延遲了。

十九

自從夫人來到莫斯科那天，彼挨爾即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只是爲了不同她在一起。在羅斯托夫們來到莫斯科之後不久，娜塔莎給他的印象，使他忙着去實行他的計畫。他到特維埃爾去看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的寡婦，她早已允許過將死者的文稿給他。

當彼挨爾回莫斯科時，他接到一封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信，她信上請他去她那里處理一件極重要的事，關於安德來·保爾庫斯基和他未婚妻的。彼挨爾以躲避娜塔莎。他覺得，他對她的情感超過一個結婚男子對於朋友的未婚妻所應有的。一種命運不斷地使他碰見她。

「發生了什麼事呢？他們這事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他想，穿着衣服，要去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家。「安德來郡王趕快回來娶她吧！」彼挨爾在赴阿郝羅謝摩夫家的途中想。

在特維埃爾斯基樹道上有誰叫他名字。

「彼挨爾，來了很久嗎？」一個熟識的聲音喊他。彼挨爾抬起頭。阿那托爾和他的永遠的伙伴馬卡

圍在一輛灰雙馬的三車上急馳而過，馬踏起泥塊濺在三車的前面。阿那托爾挺直地坐着，擺出軍界花花公子的正統的姿勢，把臉下部藏在獺皮領子裏，頭微微彎曲。他的臉紅潤而新鮮，白翎帽子戴在頭角上，露出整曲的、擦油的、落了細的泥髮。

「確實，這是真正的哲人！」彼挨爾想，「超過目前的快樂，他看不見任何別的了；沒有任何東西煩惱他；因此他永遠愉快、滿足、安心。只要能像他那樣，我什麼都拿出來！」彼挨爾豔羨地想。

在阿那托爾謝慶夫的前廳裏，聽差脫着彼挨爾的皮大衣，說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請他到她的臥室去見她。

推開大廳的門，彼挨爾看見娜塔莎帶着消瘦、蒼白、憤怒的臉坐在窗前。她回顧他，皺眉，並帶着冷淡威靈的表情走出了房。

「發生了什麼事情？」彼挨爾，走進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房時，問。

「好事情，」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回答：「我在世界上活過了五十八年，沒有見過這樣醜事。

「聽彼挨爾直了誓不洩漏他所知道的一切，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他說，娜塔莎不通知父母便解除她的婚約，說這次破裂的原因是阿那托爾·庫拉根，而彼挨爾夫人從中拉攏，並且娜塔莎想趁他父親不在這里的時候和他私奔，好祕密結婚。

彼挨爾聳肩張嘴，聽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他所說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來郡王的未

婚妻，那麼被他熱戀的，從前那個可愛的娜塔莎·羅斯托夫，捨保爾康斯基而取那已結婚的（彼挨爾知道他結婚的祕密）呆瓜阿那托爾，並且那麼愛他，竟同意和他私奔！——這彼挨爾既不能懂，也不能設想。

他從小認識的那個娜塔莎的可愛的印象，在他心中，不能夠和她新近卑鄙、愚笨、與殘忍的觀念合在一起。他想起了自己的夫人。「她們都是完全一樣的，」他向自己說，覺得，不僅是他一個人的不幸的命運同卑鄙的女人連在一起。但他仍然爲安德來郡王，爲自己的驕傲傷心得要流淚。他愈同情他的朋友，便愈帶着巨大的輕視，甚至憎惡，而想到娜塔莎，她剛才帶着那種冷淡嚴肅的表情在大廳中從他身邊走過。他不知道，娜塔莎心中充滿了失望、羞恥、侮辱，她的臉偶然顯出安靜的尊嚴與嚴肅，這不是她的過錯。

「怎麼能結婚呢！」彼挨爾對於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莎的話說。「他不能結婚的：他結過婚了。」

「情形逐漸變壞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他是好小子！好一個惡徒！她期待他，期待他兩天了。必須告訴她，至少要停止期待他。」

從彼挨爾知道了阿那托爾結婚的詳情，用咒罵的話對他發洩了怒火，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他說了她的爲什麼叫他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恐怕伯爵或者保爾康斯基——他隨時會到的——知道了

這件事，要向庫拉根挑鬥，——不過她企望贖住他們，——因此他請他代表她，命令他的小舅子離開莫斯科，要他莫敢出現在她眼前。彼挨爾答應了執行她的願望，他直到現在才懂得那威魯老伯爵、尼考拉、和安德來郡王的危險。簡短地精確地向他提出要求後，她放他進了客廳。

「當心，伯爵什麼也不知道。你做着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她向他說。「我去向她說，什麼也不要期待了！在這里吃飯，假如你願意，」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彼挨爾大聲說。

彼挨爾遇見了老伯爵。他煩躁而心亂。這天早晨娜塔莎向他說她和保爾康斯基解約了。

「不幸，不幸，我親愛的，」他向彼挨爾說，「母親不在這裏，帶這些女孩們，是不幸；我懊悔我來了。我向你推誠。你聽過，解除婚約，什麼也不問人！我承認，對於這件婚事我從來沒有覺得過復雜喜。我們承認，他是一個好男子，但不過，違背父親的意志是沒有幸福的，而娜塔莎不會沒有人求婚的。但仍然已經經過這麼久了，不告訴父母便採取這個步驟！現在她病了，上帝知道是什麼！不好，伯爵，帶着女孩們沒有母親，是不好的……」彼挨爾看到伯爵是很心亂，企圖把談話引到別的题目上，但伯爵又回到他的苦惱上。

索尼亞帶着驚訝的臉走進客廳。

「娜塔莎不好過；她在自己的房間裏，希望看見你。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在她那里，也請你去

「是的，你是保爾康斯基很好的朋友，一定是她想傳達什麼，」伯爵說。「呵，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過去一切是多麼好呵！」搔着稀疏的灰髮，伯爵走出了房。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娜塔莎說阿那托爾結婚了。娜塔莎不相信她，並且要求彼挨爾自己的證實。索尼亞在走廊上領彼挨爾去娜塔莎房間時，向他說了這話。

娜塔莎，蒼白，嚴厲，坐在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旁邊，用火熱明亮的、疑問的目光在門口迎接彼挨爾。她笑笑，不向他點頭，她只固執地看他，她的目光只向他問到這個：對於阿那托爾，他是一個友人呢，還是一個仇人，像所有別的人呢？彼挨爾自己顯然對於她是不存在的。

「他知道一切，」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指着彼挨爾向娜塔莎說。「讓他自己向你說，我說的是不是真的。」

娜塔莎，好像一個受傷的、被追趕的野獸看着臨近的狗與獵人，時而看這個人，時而看那個人。

「娜塔莎，依莉尼支娜，」彼挨爾說，垂下眼睛，覺得可憐她，並憎惡他一定要隨行的那個手術，「這是真或者是假，這對於你應該都是一樣的，因為……」

「那麼他結婚是假的嗎？」

「不假，是真的。」

「他結婚很久嗎？」她問，「真話嗎？」

彼挨爾向她發了誓。

「他還在這裡嗎？」她迅速地問。

「是的，我剛才看見他。」

她顯然無力說話，並做手勢要他們讓她安靜。

二十

彼挨爾沒有留下來喫吃，但立刻走出娜塔莎房間，離去了。他在城裏四處尋找阿那托爾·庫拉根，現在想到他，彼挨爾所有的血都向心裏湧，他覺得呼吸困難。在冰山上，在吉卜賽人那里，在考摩索諾——沒有他。彼挨爾赴俱樂部。俱樂部裏的一切都合乎尋常的秩序；來喫飯的客人們成羣地坐着，和彼莎爾問好，談論城市的新聞，一個侍役，知道他的朋友和習慣，向他問好後，對他說，他的位子還留在小客廳裏，說米哈伊·薩哈銳支那王在圍奪盜，巴弗爾·齊摩非伊支還未來。在關於天氣的談話當中，彼挨爾的一個熟人問他是否聽到了庫拉根和羅斯托夫小姐的私奔，城裏都在說這件事，這是不是真的？彼挨爾笑着說這是廢話，因為他剛從羅斯托夫那里來。他向所有的人問到阿那托爾；有的說他還未來，有的說他晚上要來喫飯。彼挨爾看見這羣安靜的、漠然的人們不知道他心靈中所發生的事，覺得奇怪。他在大廳裏走着，直到所有的人都來了，他沒有等到阿那托爾，也沒有喫飯，便回家了。

他所尋找的阿那托爾，這天在這洛號夫家喫飯，和他商量如何補救那失敗的事情。他覺得必須會見羅斯托夫小姐。晚間他去會姊姊，同她商量佈置這次會面的方法。當彼挨爾走到全城沒有結果而回家時，聽差向他報告說阿那托爾·發西利也維支郡王在伯爵夫人那里。伯爵夫人的客廳裏滿是客人。

彼挨爾回來以後還沒有看見他的夫人，（他現在比任何時候更恨她），他沒有向她問好，走進客廳，看見了阿那托爾，即走到他身邊。

「阿，彼挨爾，」伯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說。「你不知道我們的阿那托爾處在什麼樣的情形中呵！」她站住，在丈夫低垂的頭上，在他炯炯的眼睛裏，在他堅決的步態中，看見那種可怕的憤怒與力量之表情，還安情在他與道洛號夫決鬥後她自己知道過，並經驗過。

「你在何處——何處便有墮落與罪惡」，彼挨爾向妻子說。「阿那托爾，來，我要同你說話，」他用法文說。

阿那托爾回顧姊姊，並順從地站起，準備跟彼挨爾走。

彼挨爾抓住他手臂，拉近自己，走出房間。

「假使你讓你自己在我客廳裏，……」愛侖低聲說；但彼爾未回答她，走出房間。

阿那托爾用尋常的，活潑的步態跟他走。但他的臉上顯出了不安。

進了自己的房，彼挨爾關了門，向阿那托爾說話，却不看着他。

「你答應了羅斯托夫小姐娶她麼？想和她私奔嗎？」

「我親愛的，」阿那托爾用法文回答（全部談話都是用法文的），「我不覺得自己應該回答用這種氣提出的問題。」

彼挨爾先前發白的臉因爲憤怒而歪曲了。他用他的大手抓住阿那托爾軍裝的領子，開始把他向兩邊搖，直到阿那托爾的臉顯出充分的驚惶。

「當我說我需要同你說話的時候……」彼挨爾重複。

「噯，什麼，還是笨的。呵？」阿那托爾說，摸着連布撕下的一個領扣。

「你是一個流氓，一個惡棍，我不知道什麼東西阻止我痛快地用這個東西敲碎你的頭，」彼挨爾說，表現得那麼不自然，因爲他說法文。他拿起一個鑲嵌，威脅地舉起來，立刻又急忙地放還原處。

「你答應了她結婚嗎？」

「我，我，我不想：不過我從來沒有答應過，因爲……」

彼挨爾打斷了他。

「你有她的信嗎？你有她的信嗎？」彼挨爾重複，走近阿那托爾。

阿那托爾注視他，立刻伸手入衣袋取出手冊。

彼挨爾接了遞給他的信，推開擋路的桌子，到躺沙發上。

「我不發火，不要怕，」彼挨爾說，回答阿那托爾驚惶的姿勢。「——信——」彼挨爾說，好像自己複述功課。「二」，在暫時的沉默之後，他繼續說，又站起來並開始走動，「你明天要離開莫斯科。」

「但我怎能够……」

「三」，彼挨爾繼續說，沒有聽他，「你永遠不得有一個字說到你和伯爵小姐間的事情。這，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你，但假使你有一點良心……」彼挨爾沉默地在房中徘徊了幾次。阿那托爾坐在桌旁，咬唇皺眉。

「總之你不能不懂，在你的快樂之外，還有別人的幸福和安寧，並且因為你想自己娛樂，你要毀壞你全部的生活。同我內人這一類的女人們在一起娛樂——和她們在一起是你的權利，她們知道你從她們希望什麼。她們用同樣的墮落經驗防禦你；但答應了小姑娘要娶她……欺騙，私奔，……怎麼你不懂這正好像打一個老人或小孩——一樣的卑鄙！……」

彼挨爾沉默，注視阿那托爾，用的已不是憤怒的，而是疑問的目光。

「這個我不知道。呵？」阿那托爾說，因為彼挨爾壓制了怒火而胆大起來。「這個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說，不看着彼挨爾，並且下顎微微打顫，「但你向我說了這樣的話：下賤，和這一類的話，我是一個榮譽的人，我不許任何人說這話的。」

彼挨爾驚異地看他，不明白他需要什麼。

「雖然這是面對面的，」阿那托爾繼續說，「但我不能，……」

「那麼你要賠禮嗎？」彼挨爾嘲笑地說。

「至少你可以收回你的話。呵？假使你願意，我就執行你的意志。呵？」

「我收，收回，」彼挨爾說，「並且請你原諒我。」彼挨爾不覺地看見了扯下的扣子，「還有錢，假使你在路上需要。」

阿那托爾笑着。這種畏縮的卑鄙的笑容激怒了彼挨爾，這笑容在他妻子臉上看慣了。

「阿，卑鄙的，沒有心肝的人！」他說，走出了房。

次日，阿那托爾起程赴彼得堡。

二十一

彼挨爾乘車去看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報告她的願望的執行——趕庫拉根出莫斯科。全家都在驚惶與奮中。娜塔莎病得很重；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祕密地向他說，在她向她說阿那托爾已結婚了這話的當晚，她服了砒，這是她暗下弄到的。服了一點之後，她是那麼驚恐，她叫醒了索尼亞，向她說明了她所做的事。消毒的法方適時地採用了，現在她已脫險；但還是那麼軟弱，他們不能夠打算送她下

鄉，並且派了人去請伯爵夫人。彼挨爾看見了心亂的伯爵和流淚的索尼亞，但不能看見娜塔莎。

彼挨爾這天在俱樂部裏吃飯，從各方面聽人談到羅斯托夫小姐私奔的計劃，並且堅決地否認這些談話，向大家證明，只是他的小舅子向羅斯托夫小姐求婚被拒絕，此外便沒有任何別的了。彼挨爾覺得，掩飾這全部事件，和恢復羅斯托夫小姐的名譽，是他的責任。

他恐懼地等待安德來郡王的回來，並且每天到老郡王那裏去探聽他的消息。

尼科拉，安德來伊支郎王經過部銳昂小姐而知道了城裏流行的全部流言，並且讀了娜塔莎寫給瑪麗亞郡主解除婚約的通知。似乎她比平常更愉快，並且更不耐煩地等着兒子。

在阿那托爾走後好幾天，彼挨爾接到安德來郡王的信，向他通知他的到臨，並請彼挨爾去看他。

安德來郡王到莫斯科後，在他來到的第一分鐘，便從父親手裏接到了娜塔莎寫給瑪麗亞郡主的解除婚約的通知（這個通知是部銳昂小姐從瑪麗亞郡主那里偷來給郡王的），並且從父親口裏聽到娜塔莎私奔的故事，並有所增附。

安德來郡王是前一天的晚上到的。彼挨爾在第二天早晨去看他。彼挨爾期望看見安德來郡王幾乎處在娜塔莎所處的同樣情形中，因此，當他進客廳時，他聽到安德來郡王在書裏用大聲音生動地談到某種彼得堡的陰謀，他驚異了。老郡王和幾個人的聲音時而打斷他。瑪麗亞郡主出來迎接彼挨爾。她嘆氣，用眼睛指示門，安德來郡王在門內，顯然她希望表示她對他的不幸的同情；但彼挨爾在瑪麗亞郡主的臉

上看到，她高興所發生的事，和哥哥聽到婚變時的態度。

「他說，他料到了這件事，」她說。「我知道，他的驕傲不許他表現自己的情感，但他仍然忍受了這個，遠勝過我所期望的。好像，該當如此的！……」

「但果真一切都完全了結了嗎？」彼埃爾說。

瑪麗亞郡主驚異地看他。她甚至不明白，怎麼能夠問這樣的問題。彼埃爾走進書房。安德來郡王，大大地改變了，顯然健康了，但在眉毛間有一條新的橫皺，他穿常服，站在父親和滅澈爾斯基郡王的對面，熱烈地爭論，做着有力的手勢。

談話是關於斯撒然斯基，關於他突然貶謫與假定叛變的消息才到莫斯科。

「一個月前所有的佩服他的人，和不能明白他目的的人，現在都批評他歸罪他了」（斯撒然斯基），安德來郡王說。「批評一個失意的人，把別人所有的過錯都推給他，這是容易的。但我裏說，假使在本朝做了什麼好事情，那末一切好事都是他做的——他一個人做的……」他停住，看見了彼埃爾。他的臉發抖，並且立刻露出憤怒的表情。「後世的人要給他公道」，他說完，立刻轉向彼埃爾。

「噯，你怎麼樣了？又胖了」，他活潑地說，但新出現的皺紋在他的額上顯得更深。「是的，我好」，他回答彼埃爾的問題，並發笑。彼埃爾明白，他的笑是說：「我好，但我的健康沒有任何人需要」。

同彼埃爾簡略地說到波蘭邊境上可怕的道路，說他如何在瑞士遇見了認識彼埃爾的人們，說到代澈

勒先生，這是他從國外爲兒子請來的教師，然後安德來郡王又熱烈地加入了兩個老人繼續着的關於斯基然斯基的談話。

「假使是有叛變，並且有他和拿破崙秘密來往的證明，那末就該把這些東西公開宣布」，他熱烈地急速地說。「我個人不歡喜也不會歡喜過斯基然斯基，但我愛正義。」

彼挨爾現在看出了：他的朋友有那種他太熟悉的興奮與爭論身外問題之要求，只是爲了要壓下那太痛苦的，內心的思想。

當撤爾斯基郡王離開時，安德來郡王抓住彼挨爾的手臂，讓他進了那指定給他的房間。房間裏有一個摺床，打開的大箱和皮箱。安德來郡王走近一隻箱子，取出一個盒子。從盒子裏取出了一束紙。他無言地做這一切，他又站起來，喉嚨噪。他的臉發燙，嘴唇打顫。

「原諒我，假使我麻煩你……」彼挨爾懂得，安德來郡王想說到娜塔莎，他的寬大的臉上顯出同情與憐憫。彼挨爾臉上的這種表情觸怒了安德來郡王；他堅決地、大聲地、不悅地繼續說：「我接到了羅斯托夫伯爵小姐的拒絕，我聽說你的舅子向他求婚，或者這類的事。這是真的嗎？」

「真的又不真」，彼挨爾開始說；但安德來郡王打斷他。

「這裏是她的信和畫像，」他說。他從桌上拿了盒子交給彼挨爾。

「把這交給伯爵小姐……假使你要見到她」。

「她病得很重」，彼挨爾說。

「那末她還在這裏嗎？」安德來郡王說。○「庫拉根郡王呢？」他迅速地說。

「他早已走了。她快要死了……」

「很可惜她的病」，安德來郡王說。他冷淡地、憤怒地、不悅地發笑，好像他的父親。

「那末是庫拉根先生不肯接受羅斯托夫伯爵小姐嗎？」安德來郡王說。他噴了幾次鼻子。

「他不能夠結婚，因為他已經結婚了」，彼挨爾說。

安德來郡王不悅地發笑，又好像他的父親。

「但你的舅子，他現在何處，我可以知道嗎？」他說。

「他到彼得堡去了……不過我不知道」，彼挨爾說。

「噢，這都是一樣」，安德來郡王說。「傳告羅斯托夫伯爵小姐，她過去是，現在也是完全自由的

，我願她有福」。

彼挨爾把紙束接到手。安德來郡王用不動的目光看他，好像忽然想起他是否還要向他說點什麼，或者時候彼挨爾說點什麼。

「聽著，你記得我們在彼得堡的討論嗎？」彼挨爾說，「記得嗎？……」

「記得」，安德來郡王急忙地回答，「我說過，應該原諒墮落的女子，但我沒有說過我能寬恕人。我

不能。」

「你能夠比較這個嗎？……」彼挨爾說。安德來郡王打斷他。他尖銳地叫起來：

「是的，再向她求婚，要大度，和這一類的事嗎？……是的，這是很高貴的，但我不能夠踏紳士的足跡。假使你願做我的朋友，永遠不要同我說到這個……這一切。嗚，再會。那末你轉交……」

彼挨爾走出，並去看老郡王和瑪麗亞郡主。

老郡王似乎比尋常更活潑。瑪麗亞郡主是同平素一樣，但在她對哥哥的同情之外，彼挨爾看見她高與她哥哥的婚事破壞了。看看他們，彼挨爾懂得：他們都對於羅斯托夫家是多麼輕視、憤怒、懂得：他甚至不能夠在他們面前提起那個女子的名字，這女子能夠取任何人而捨安德來郡王。

吃飯時，談話是關於戰爭，戰爭臨近的已是很明顯。安德來郡王不斷地談話，時而同父親爭論，時而同瑞士的教師代撒勒爭論，並且顯得比平常更加活潑，這活潑的內心原因是彼挨爾知道得那麼清楚的。

二十一

當天晚上彼挨爾去羅斯托夫家執行他的使命。娜塔莎在床上，伯爵在俱樂部，彼挨爾把信交給了索尼亞，即去看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她很想知道安德來郡王接到這個消息時的態度。十分鐘後，索尼亞來看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

娜塔莎一定要見彼得·基銳洛銳支伯爵，」他說。

「那末，帶他去見她嗎？你們那裏還沒有收拾，」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

「不，她穿了衣裳，到客廳去了，」索尼亞說。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只聳肩。

「這位伯爵夫人何時來呢，她把我苦壞了。你當心不要向她說了一切，」她向彼挨爾說。「沒有心賚備她，她那麼可憐，那麼可憐。」

娜塔莎消瘦了，帶着蒼白，蹙眉削臉（毫無羞意，不如彼挨爾所期待的），站在客廳的當中。當彼挨爾在門口出現時，她慌忙了一下，顯然不能決定，走近他呢，抑是等他走來呢。

彼挨爾趕快地走近她。他想她要如平常一樣伸手給他；但他走近她身邊，站住了，困難地呼吸着，無生氣地垂着手，完全是她來到大廳當中要唱歌時的那種姿勢，但帶着完全不同的表情。

「彼得·基銳泉支，」她開始迅速地說，「保爾·康斯基過去是你的朋友，他現在也是你的朋友，」她更正（她覺得，一切都是過去時。而現在一切都不同了）。「他那時向我說過，要我找你……」

彼挨爾無言地吸鼻孔，看着她。他直到現在在心裏責備她，並試圖輕視她；但現在他是那麼可憐她，他心中沒有了責備的餘地。

「他現在在這裏，告訴他，要他饒我饒恕我」。她站位，呼吸更艱促，但未流淚。

「是！我向他說，」彼挨爾說，「但！」他不知道說什麼。

娜塔莎顯然懼怕彼挨爾心中會有的那種思想。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急疾地說。「不，這永遠是不可能的。我只因為我對他所做的錯誤而苦惱。只向他說，我請他饒恕，饒恕我一切！」她全身發抖，坐到椅上。

一種從未經驗過的憐憫情緒充滿彼挨爾的心。

「我向他說，我把一切再向他說一次，」彼挨爾說，「但！我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知道什麼？」娜塔莎的目光說。

「我要知道，你是否愛過……」彼挨爾不知道如何稱呼阿那托爾，並且想到他便臉紅，「你是否愛過

那個壞人？」

「不要叫他壞人」，娜塔莎說。「但我什麼——什麼也不知道……」她又流淚。

憐憫，溫柔，與愛的情緒更支配了彼挨爾。他覺得淚在眼鏡下邊流，並希望不被人看見。

「我們不要再說了，我親愛的，」彼挨爾說。

娜塔莎忽然覺得他文雅、溫柔、熱誠的聲音是那麼可怕。

「我們不要說了，我親愛的，我要向他說一切；但我只求你一件事——把我當你的朋友，假使你需
要幫助，意見，或者只需要向什麼人傾吐自己的心事——不是現在，而是當你心裏明白時，——你想到

我。「他握她的手吻。「假若我能夠；我就快樂了……」，彼挨爾慌亂了。

「不要這樣對我說：我植不上！」娜塔莎大聲說，並想走出房間，但彼挨爾抓住她的手。他知道他還需要向她說什麼。但他說出時，他詫異自己的話。

「停住，停住，全部的生活在你的前面，」他向她說。

「在我前面嗎？不！我的一切都完了，」她羞恥地自卑地說。

「一切完了嗎？」他重複。「假使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世界上最美的、最聰明、最好的人，假使我是自由的，我馬上就跪下來求你的手和愛」。

娜塔莎多日以來第一次流出感激與熱情之淚，看着彼挨爾，走出了房。

彼挨爾也跟着她幾乎跑進前廳，約制着硬在喉嚨裏的柔情與快樂之淚，穿上皮袍坐上三車，却找不到袖筒。

「現在到哪裏？」車夫問。

「哪裏？」彼挨爾問自己。「現在要到哪裏去呢？去俱樂部，還是訪人？」比之他所感到的那種柔情與愛的情緒，比之娜塔莎最後一次在眼淚中看他時的那種柔軟，感激的目光，一切的人都似乎那麼可憐、可憫。

「回家，」彼挨爾說，雖然是十度〔註〕的嚴寒，却敞着熊皮外套在寬闊的，喜悅地呼吸的胸前。

天氣寒冷而明亮。在汗穢的，半暗的街道上，在黑色屋頂上，是黑暗而有星的天空。彼挨爾只看着天空，不感覺到：比之他心靈的崇高，一切人世事物的可憎的卑鄙。到遠阿爾巴特廣場時，有星的黑暗的天空之廣大的空間，展開在彼挨爾眼前。幾乎是在下來其斯清斯基樹道上邊天空的當中，高懸着巨大輝煌的一八一二年的慧星，各方面圍拱着星辰，但因為牠接近地面，牠的白光，和長的上翹的尾巴，而與衆星不同，這顆慧星，據說，預兆一切恐怖和世界末日。但在彼挨爾心中，這個有長而發光的尾巴明亮的星，沒有引起任何可怕的情緒。相反，彼挨爾欣喜地用淚濕的眼睛看這個明亮的星，這慧星，好像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無限的空間，按照拋物線而飛馳，忽然好像一枝射入地球的箭，插在黑暗天空中選定的地方，並且停住，猛力地高舉尾巴，發着光，用牠的白光在無數的，別的，閃耀的星星之間戲弄着。彼挨爾覺得這慧星完全嚮應了——他的向新生活開展的，柔和的，勇敢的心靈中的東西。

【註】俄國通常用 Rionnus 表，十度約合○度上十度或華氏二十二度半。——毛



駱駝書店刊行

安徒生童話選集(六册)	雲 荒野的呼喚 虎	紅馬 野 豹	煙草 馬 路	相持 草 路	雙城記 佛爾	奧列佛 爾	匹克威克外傳(全二册)	大衛·科汶菲爾(全二册)	城裏年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即自由	戰爭與和平(全四册)	高老頭	亞爾培·薩伐龍	狼羣	貝多芬傳	約翰·克利斯朵夫(全四册)	
安徒生著	傑克倫敦著	傑克倫敦著	斯坦倍克著	加德維爾著	斯坦倍克著	迭更司著	迭更司著	迭更司著	迭更司著	費定著	尼克拉索夫著	托爾斯泰著	巴爾扎克著	巴爾扎克著	羅曼羅蘭著	羅曼羅蘭著	
陳敬容譯	蔣天佐譯	蔣天佐譯	董秋斯譯	董秋斯譯	董秋斯譯	董秋斯譯	羅稷南譯	蔣天佐譯	蔣天佐譯	曹靖華譯	董秋斯譯	高寒譯	郭沫若合譯	傅雷譯	傅雷譯	沈起予譯	傅雷譯



戰 爭 與 和 平

著 者 L. 托爾斯泰

譯 者 高 郭 法 若

出 版 者 駱 書 店

定 價 全 四 冊 六 十 五 元

◇ 有 版 權 ◇

中華民國卅六年一月初版(3011—250)
中華民國卅七年八月三版(3011—250)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 2 *

